

争春园

作者：清·春越溪外史

又名《三剑传》《剑侠奇中奇全传》

叙

图赞

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

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

第三回 雪浮亭豪杰助阵

第四回 松林内仙长指迷

第五回 假响马勇劫小姐

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强人

第七回 破佛寺白璧遭险

第八回 紫霞轩赤绳联姻

第九回 吴经略奉旨伐寇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游湖

第十一回 昧理谋奸身受辱

第十二回 仗义医疮遇异人

第十三回 聚义赠剑说冤枉

第十四回 施计放火盗人头

第十五回 为友除病忘天理

第十六回 报医入狱起沉疴

第十七回 张仲怕累鸣知府

第十八回 马俊喜逢活真师

第十九回 阮氏卖俏寻男子

第二十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

第二十一回 顾明园鲍刚逢友

第二十二回 金鸡巷太守白冤

第二十三回 假传圣旨害忠良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顺奸恶

第二十五回 救凤公一人报德

第二十六回 杀赃官百姓施恩

第二十七回 凤栖霞误入烟花

第二十八回 常云仙欣逢贞烈

第二十九回 篋骗邀饮空欢喜

第三十回 丫鬟泄漏脱灾危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冶容惹祸
第三十二回 武大汉妒奸行凶
第三十三回 狠上狠杀头灭口
第三十四回 误中误认假为真
第三十五回 三进开封索宝剑
第三十六回 两案人命审真情
第三十七回 因贪财横死奸党
第三十八回 为施恩放走家丁
第三十九回 铁球山喜燃花烛
第四十回 银安殿笑接彩球
第四十一回 常让怒怪假柳绪
第四十二回 马俊义奏真史通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坚持异见
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恩封功臣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结父子
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
第四十七回 真驸马承恩招赘
第四十八回 众公侯奉旨团圆
叙

人不奇不传，事不奇不传，其人其事俱奇，无奇文以演说之，亦不传。郝鲍诸人，率性而行，忠君信友，奇人也，奇事也，即奇文也。而编中尤为马俊描写尽致，极相知于囹圄，脱淑媛于陷阱。除险恶，则直探虎穴，保君上，则深入龙宫，是书之第一人，亦千古侠客之第一人耶。题其名曰《争春园》，言郝而不言鲍马，提纲也。言栖霞而不言孙佩，对景也。园名‘争春’，地之灵，实人之杰矣。云收月上，凭栏读之，一击节一浮大白，如见玉蛺蝶栩栩然来往也已。时在己卯暮春修禊日，寄生氏题于塔影楼之西偏。

图赞

郝鸾：

铁球同聚义，金殿共称臣，
济困无双品，扶危第一人。

鲍刚：

一片侠肠，千寻浩气，
胆壮心粗，杀人如戏。

马俊：

忽为盗，忽为贼，大功凭尔成，
沉冤凭尔泄，行走直如飞，正是玉蛱蝶。

司马傲：

宝剑赠与烈士，助他名就功成，
助他良友缔姻盟，鼎足人原鼎盛。

孙佩：

性温存运颠沛，千古公冶长，纆继非其罪。

凤栖霞：

不作贵人妾，甘为文士妻，
凤兮有义一，迨告稳双栖。

柳绪：

奇遇彩楼前，彩球抛半天，
红丝牢系定，难被俗人牵。

米公子：

纨袴膏粱未便夸，几曾彩凤肯随鸦，
分明想食天鹅肉，赢得人呼井癞蟆。

第一回 升平桥义侠赠剑

话说汉朝洛阳有一世宦，姓郝名鸾，字跨凤。他父在日，曾授镇殿将军。母亲吴氏。父母双亡，又无兄妹。这郝鸾生得面如重枣，两道浓眉，身長七尺有余，肩宽背阔，勇力过人。若论诗词歌赋，可以成篇，武艺刀枪，件件皆精。他父母所遗下万金家资产业，怎当得他结交天下豪杰。而且济困扶危，挥金如土，不上几年，家资费净。不意房屋又被天火烧焚，家人奴仆各自散去，只有一个老家人相随。欲要重新起造房屋，无奈家内无资。有几个相好助他的银子，郝鸾却不肯受人分文。只得与家人住在祠堂之中，每日演习拳棒而已。

光阴迅速，不觉一年有余。时至隆冬天气，大雪纷纷。却有朋友请至城中，饮酒赏雪，至晚方回。出城归来，那雪更大，风狂迷眼，房舍如银装砌的一般。这郝鸾冒雪而回。走到升仙桥中，正走上桥时，只听得说：“卖剑。”连叫几声。那郝鸾听了“卖剑”二字，他便住了脚。回头一看，只见一个道者，头带铁冠，身穿元色道袍，手捧着三口剑。

这郝鸾走到道者跟前，将手一拱说道：“道翁手内宝剑，可借与弟子观看否？”那道者把郝鸾上下一看，便说道：“壮士，你要看贫道的宝剑么？”郝鸾道：“正是。”道者道：“这大雪纷纷，却怎好看？可去背雪之处，方才好看。”郝鸾道：“此处离弟子舍下不远，请老师到舍下去何如？”道者道

：“怎敢造府？”彼此二人走到家中，见礼坐下。郝鸾问道：“老师仙居何处？宝剑何名？”道者笑道：“贫道游于四方，遍访天下的好汉。贫道姓司马，名傲，别号裊裊子。壮士可是郝跨凤么？”郝鸾闻言吃惊，说道：“弟子有眼无珠，多有得罪。”郝鸾与道者重又见礼，坐下。司马傲道：“公子要看贫道的宝剑么？”遂双手捧着，递与郝鸾。郝鸾接过剑来，掣出剑鞘，只见那剑光华夺目，霞彩惊人。遂摘一根头发，放在剑口上，便吹一口气，那发即两段。真乃吹毛利刃之宝。三口宝剑郝鸾一一看过，爱之不尽。说道：“弟子不识三口宝剑何名，请问仙长指教。”司马傲道：“公子不必相问，只看剑靶上三个字，便知其名。”郝鸾重又将剑掣出来，看上写着三字，甚是明白，一名“龙泉剑”，一名“攒鹿剑”，一名“诛虎剑”。看毕，道：“请教仙长，每口价银多少？”司马傲道：“每口要紫赤金一千两，也不为多。”郝鸾道：“弟子手内之钞，买不起，真正得罪，望仙长恕罪。”司马傲道：“公子此言差矣。大丈夫志在四方，怎么说‘买不起’三字？贫道看公子尊品非等闲之辈，日后必有大富大贵之兆。古人说得好：‘宝剑赠与烈士，红粉赠与佳人。’若公子有爱剑之心，贫道三口宝剑，俱送与公子何如？”郝鸾道：“仙长是取笑小生了。”司马傲道：“贫道怎敢取笑于公子？但公子终身富贵，俱在此剑上出。只是公子只用一口，那两口另有英雄用他。贫道烦公子访寻好汉，若有比公子强些的，便可赠他，日后做的一番事业。”郝鸾道：“蒙仙师指教，又赠宝剑与弟子，但不知英雄出于何处？”司马傲道：“此处并无人，可到河南开封府去寻访。那时，自然遇见奇异义气之人。但贫道理当奉陪前去才是，奈贫道还有些正事。”言毕，起身就走。那郝鸾谢之不尽，又留他不住。那司马傲临别之时，说道：“公子千万莫负贫道这三口剑。”郝鸾点头相应，说道：“弟子谨依师命。”就拱手而别。只见司马傲是个高人，却也不敢违他吩咐，就与老家人商议道：“此地到河南开封府去，路途遥远，盘费全无，怎生去得？”那老家人道：“大爷虑得极是。且把今岁过了，到明岁开春时节，再做区处。那时待老奴慢慢作法。”郝鸾依言。光阴似箭，不觉已到岁暮，除夕已过，正是：

诗曰：

爆竹一声催腊去，梅花几点送春来。

郝鸾过了元宵佳节，又对老家人说：“正月将终，我要行走动身出门，你还是怎样替我作法。”老家人道：“为今之计，只得与那些受过大爷恩惠的，与他们借些盘费行李衣服才好。”郝鸾道：“怎好与他们启齿？”老家人道：“相公不必开言，等我与他们说便了。”郝鸾道：“你可就去请他们来。”

那老家人去不多时，请了有四十多位人来。到家中，与郝鸾见礼已毕，依

次坐下。只见众人齐道：“大爷呼唤，有何吩咐？”郝鸾只不开口。老家人在旁说道：“我家大爷请列位到此，并无别事，只因要到河南开封府去，有一亲眷，几年未曾望看。前月有信到此，请大爷前去走走。奈路途过远，欠缺盘费行李衣服，想来想去，并无别处作法，到是老奴思想到列位身上。大家量力帮助，日后加利奉还。所以请列位来一同商议。”那众人道：“我等蒙大爷天高地厚之恩，尚且无以可报。”内有一个说道：“我的父母，承大爷多少恩情。”又有一人说道：“我们有了官司，是我大爷救出来的。”众人说道：“我们的家私情愿与大爷分用。”郝鸾道：“列位若说此言，我郝鸾就当受不起，连帮我的盘费分文都不敢领了。”众人见郝鸾如此之话，便说道：“小弟说话一时唐突，大爷休怪。”小弟们又说道：“我们等大爷动身之时，我等量力而行便了。”郝鸾说道：“承列位雅爱，容日自当并谢。”众人告辞，说道：“小弟们权且告退，明日即当送上。”郝鸾道：“真真蒙情。”送众人出门，长揖而别。

且说众人到一个僻静所在，通同说道：“这郝兄是个大丈夫。他来日要出门，况且没有向人开口说过借贷的话。今日我等大家开了名字，一一凑出程仪。”有二两的，也有送他一两五钱的，亦有多少不等。登时写了六十多两银子起来。还有些人未曾开写。众人各自散去。到次日，总凑在一堆，俱到郝家。众人道：“蒙大爷吩咐，小弟们不敢违命。”遂将银子并各人名字开单，放在桌上。郝鸾道：“蒙列位的厚情，我实不过意。”众人道：“小弟理当奉敬，怎当的此话？”大家朝上一揖，躬身而散。郝鸾的家人把银子单帖收了。次日，还有好些朋友听见郝鸾到开封府去，齐来帮助。郝鸾一一收了，有二百多金。叫家人去备了行李衣服，又借了几个牲口，郝鸾又谢了众人，择了二月初二日起程。众人备酒与他送行，直到初一日，又买了三牲，祭礼拜辞了家庙，又到坟前祭辞父母。当晚，用下夜饭，又丢了几两银子与老家人，又拜托众朋友照看他老家人，次日天明，用过了早膳，吩咐老家人：“我去之后，用心好好照管门户，我多至半年，少则两三月，就回来了。”那家人道：“不必大爷吩咐，我自然小心领命。大爷路上须要小心。”便把行李牲口备办成了，郝鸾把银子收在身边，腰中挂了龙泉剑，那两口宝剑收在行李之内，跨上了牲口，奔河南开封府而去。

一路晓行夜宿，非止一日。那日，到了河南开封府。进得城来，寻了下处，进了客店，便把行李叫人搬进客店。店小二拿了一壶茶来，说道：“相公用饭？”郝鸾道：“取来。”小二取了酒饭，郝鸾用过，小二取去。一宵已过，到了次日，郝鸾来到街坊，寻访英雄。虽有几个人，入眼不上。又访了几日，并无一人。

一日，站在店门口，便问小二道：“这里可有甚热闹所在顽顽吗？”小二道：“相公要顽去，出了西门，不上二里路，有一争春园，里面百花开放，何不去饮酒散闷？”郝鸾闻言此处却有顽处，便将房门锁了，叫小二：“看好了房门，我去去就来。”郝鸾出了店门，奔争春园而来。只见顽的人三三两两而去。郝鸾随了众人伙内，行走有二里路，远远望见园林，只见挂着一面白粉的招牌，上写着“争春园”三个字，内里共有三十多座亭台，两边数不尽的楼阁。当中有一个小亭子，上写着“四贤亭”三字。郝鸾便走上亭来。当中一张八仙桌子，八张椅子。就在椅子上坐下。只见一个书童扫地，他就放了笊帚，在炉上泡了一盖碗细茶，捧到郝鸾的面前，叫声：“爷请茶。”郝鸾认是园内倒来的茶，一饮而净。将碗放在桌子半边。那书童又到郝鸾面前：“爷还是饮酒？还是游玩？”郝鸾道：“你问我则甚？”书童道：“非是小人放肆，这亭子是我家定下的。爷若用酒，请到别处，恐怕家爷来责罚小的，故此得罪爷。”郝鸾道：“说得有理，少刻就走。”小童依旧扫地。不一时，那书童跪到郝鸾面前，说道：“家爷来了，请爷速行。”郝鸾因他照会过的，起身要走，那位尊长早已到来，头带金线方巾，身穿大红直裰，绫袜珠履，花白胡须，年方六十以下，后随一位书生，头带片玉方巾，身穿天蓝直裰，珠履绫袜，后跟二名管家，抬了食盒。那老翁见郝鸾头带红将巾抹额，淡红箭衣，犴皮靴子，面如重枣，两道浓眉，气象昂昂，威风凛凛。那老翁爱之不尽。想道：“天下还有这等英雄。”笑嘻嘻拱手说道：“老夫与兄一叙。”便到阶前，一手挽住郝鸾。郝鸾连忙躬身道：“晚生惊驾，望大人恕罪。”二人到亭子上，见礼坐下，书童献茶。那老翁道：“足下不是开封府人，贵处何方？”郝鸾道：“晚生是洛阳人氏。”老翁道：“兄是洛阳，老夫有一相知，兄可认识否？”郝鸾道：“不知大人的相知是何人？”老翁道：“老夫相知之人，声名浩大，世人都称他为小孟尝。此人交结四方朋友，名叫郝跨凤。他父在日，与我同盟，况又同僚。兄可知么？”郝鸾闻言道：“小侄郝鸾，不识金面，多有得罪。”老翁惊道：“原来是跨凤贤侄。”站起身来见礼。礼毕，郝鸾道：“不知老伯尊姓大名？”老翁道：“姓凤名竹，字名山，曾授太常寺少卿。因有病，辞职。”又指那书生道：“此是小婿，姓孙名佩，字玉琢，他父亲曾做过武昌府，亦与令尊同盟。”郝鸾道：“先父在日，曾向小侄言过，不知老伯今日驾临在此，小侄孤身路远，少来与老伯孙世兄候安聚会。”孙佩道：“真乃幸遇，望兄恕罪。”郝鸾

起身辞别道：“小侄失陪。”凤公与孙佩道：“今日幸会，连请也请不至，怎出此言？”郝鸾道：“怎好叨扰？”那凤公道：“请坐。”不上一会，摆下酒席。那凤公请郝鸾首座，郝鸾道：“老伯请上坐，小侄怎敢上坐？”孙佩

道：“郝兄是客，家岳是主，那有主人僭坐之礼？”凤公又道：“小婿言之有理。”谦逊了一会，郝鸾只得告坐。凤公对坐，孙佩横坐。家人送酒上来，饮了几杯。只见两乘大轿到来，跟随仆妇们竟奔四贤亭上来。家人向凤公道：“夫人小姐到了。”凤公道：“请他们往浮山亭去罢，此处有孙姑爷，在此不便。”家人领命，叫那轿子抬到浮山亭，转弯抹角去了。郝鸾道：“小侄有屈老伯母世妹了，今日礼该拜见，恐其不恭，唐突不便，明日到府去见礼罢。”凤公道：“明日少不得过来奉请到舍叙谈。”又敬了几杯酒，各谈些闲话，又见孙佩谈些诗文，郝鸾谈些武艺，谈得甚是投机。凤公大悦。正谈得高兴，下面又到了一起人来。先一位人，头戴方巾，身穿大红直摆，面麻无须，足穿粉底乌靴。左首一人，面麻有须，儒巾儒服的打扮。右首一人，不上三尺，也是一样儒服方巾。随后到有二十多名管家跟随。凤公孙佩吃了一惊，不知这三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争春园英雄救人

话说那位公子同了两个帮闲的，正到园中之时，朝四贤亭一看，低言向二人说道：“老鲍，你看亭子上面，却是老凤同了孙佩在此，我大爷正要寻他，今日却好撞见，待我抓他下来，打他一顿，与我大爷出气。”那矮子道：“这却不可，我自有道理。”对公子低言说道：“门下才听得有人说他家夫人小姐也在园内顽耍，大爷可将打手传来，抬一乘小轿子伺候抬凤小姐。况且，那同坐的红脸汉子却是个精壮之人，此时动手，恐那汉子动气。我们的人此刻少，等打手到此，人多势众，不怕那人；再把凤小姐抢去，与大爷完姻，就是老凤与孙佩告状，门下做个硬保，就到官，官不能断离。不知大爷意下如何？”公子道：“老石的计策甚好。提起孙佩夺我婚姻，恨不得食他之肉，方泄我恨。”那姓鲍的说道：“大爷不要性急，少不得处他。”公子点头，道：“叫家人回府，唤齐打手快来。”公子同鲍、石二人往雪浮亭去了。

且说凤公、孙佩见三人去了，凤公对孙佩说道：“早知遇见此贼，不来倒也罢了。”郝鸾看见他郎丈二人低言细语，面上失色，有些惧怕之意，便问道：“方才面麻之人是谁？”凤公道：“不瞒贤侄说，老夫与他不知那世的冤仇。此人姓米，名玉，字斌仪，他父乃当朝宰相，名叫米中立。那长汉姓鲍，名叫成仁，那个矮汉子姓石，名谈，只因他生得矮小，人人叫他石敢当。我无子侄，只生一女，名栖霞，今年十六岁，虽没有天姿国色，却也端正。米斌仪知小女的才貌好，叫鲍成仁、石敢当前来说媒。我见那米中立是个奸臣，日后有祸，况且他儿子米斌仪生得丑陋无才，倚仗他父亲之力，信鲍石二人的奸计，所为不公不法之事，却也无数，强占民家妇女，用强夺人田地，无所不为，无法无天。虽有地方官，不敢拿他。老夫所以不允。他见前月小女许配孙佩

，米斌仪闻知甚是不悦，屡与我翁婿不对。况我年已六旬，再者小婿书儒，不和他作对，屡屡受他之气，今却在此又会他，岂不是狭路相逢，恐其吃他的苦。”孙佩道：“米家打手甚凶，而且岳母在此不便。”郝鸾听了，怒道：“开封府内怎么容得此人？若论别的，不敢领教，若说‘打’字，小侄最喜的。有小侄在此处，他也不敢来打，他就是来打，总在小侄身上，不怕他。”凤公道：“虽然如此，贤侄如何打得许多人？”郝鸾道：“非是小侄夸口，有名的好汉，也不知见过多少，何况这一船鼠贼。”凤公和孙佩见他如此说来，却不好再说惧怕，只愁在心内。三人又饮了几杯酒。

且喜米府的家丁吩咐开园的道：“我家公子与那四贤亭上凤公作对。”店主人听了，叫小二和那些饮酒之人说明，叫关门先去，米公子今日抢凤小姐，打那老凤与那孙佩。那些人听了这个消息，那个敢来多事？总都散了。凤公见人纷纷四散，心内越发着急，又不好催郝鸾动身。那店小二忙忙的来收拾碗盏，恐怕打碎。走堂的收拾桌椅，小二捧着碗盏，往后就走。方才转弯，不防又有一人在此解手，站立身来，才把裤子摠好，小二不曾提防，这人将那些碗盏一撞，打在地下，那些油汤油水，泼了一身。那汉子说道：“亡八禽的，你家里死了人，这等慌忙，油汤浣了我一身。”小二肉一看，吃了一惊，见此人身长九尺，就像钟馗一般，白布扎头，青布箭衣，下穿一双皮靴。小二连忙陪罪道：“小人因米府要抢凤小姐，恐其相打之时，特来收拾家伙，因慌忙了些，多得罪爷。碗盏打碎，总是小人的晦气了。”说毕，却将那打碎的碗盏拿了就走。那人拦住说道：“你把话说明再走，也不要你陪衣服；若说不明，俺就打死你这个狗头。”小二道：“我的爷，莫动气，待小二说与你听：我这开封府姓凤的，他家曾作过太常寺，只生一女，十分美貌。有个姓米的，他父是朝中首相，他公子要与凤家求婚，凤家不允，就将小姐许配孙佩，那米家心中不悦。今日那凤爷同孙相公，又有一红面人在四贤亭上饮酒顽耍，他夫人小姐在后亭子上顽耍，米公子看见，叫了许多打手，要抢小姐回府。我家店主恐怕打碎了家伙，故而收拾。爷是外路人，不可在此处，龙蛇混杂，恐有不便，请爷出去罢。”那人道：“天下有这等事。你去收拾家伙。”

你道是谁？乃京都顺天府人，姓鲍，名刚，号子英，有个别号叫“披头太岁”。这人性情粗鲁，他祖父也有许多家业留下，被他结交习学拳棒，无心在家，每日闲游闹市，惯打报不平之事。那日街上有个“坐地虎”叫做王命，父子叔侄兄弟九人，专放利债，与人吵闹。那日遇见老鲍性起，打死王家五人，逃到开封府。闻有一个争春园热闹，由路而行，进园来游玩饮酒一回。听了小二之言，心中不忿，道：“清平世界，要抢良家女子，俺且看那红脸汉子可能保他翁婿。鲍刚就走到四贤亭，一看，见那郝鸾坐在那里用酒，如一只猛虎

。鲍刚暗道：“此人勇壮，可保二人了，我不必在此，且往雪浮亭去保那女眷要紧。”转过弯，又只见门后一条门闩，拿了，悄悄的躲在后亭，等候那米家人抢小姐之时，好动手打他。

且言米公子生性好狠，养一班亡命在家，以为羽党，有十个最狠的，总有别号：

猛似虎的项羽，爬山虎的樊哙，
摸着天的王剪，金头太岁章邯，
银背金刚廉颇，五花蛇的李牧，
黑天王伍明甫，铁头和尚卞庄，
笑面虎白起，有勇无谋袁达。

还有八名好汉，比做恶星：

大将军金白礼，灾害星的卞元，
大凶神的方朋，岁杀星李元甫，
官符星的周瑞，吊客星的毛进，
岁寇星的詹常，白虎星邹成文。

这十八条好汉领头走进，后跟乃三十多人，都到争春园赌胜。到园内雪浮亭上来，见米公子说道：“大爷呼唤小人等，那方使用？”石敢当道：“列位并无别言，只因孙佩占了大爷的亲事，那凤竹先得大爷的财礼，有我同鲍兄为媒，今又许孙佩。今日夫人、小姐、凤竹、孙佩都在此园游玩，列位把小姐抢回府，再辱打孙佩、凤竹二贼，事成之后，重重有赏。”那些人道：“凤贼如此欺心。古人云：‘一个女儿，吃不得两家茶。’先许大爷，又许孙佩，其情可恶。总在我们身上，代大爷出气。”一个个脱去了衣服，穿扎亭当。鲍成仁叫小二拿酒饭与众人壮威。那石敢当道：“那几位到雪浮亭去抢小姐？那几位到四贤亭上打孙凤二人？”那金白礼道：“我去。”领十多人，抬一乘轿子，往雪浮亭去。此时，园内门已闭了。由米公子领一班凶人，来打凤公孙佩。二人看见，目瞪口呆。孙佩说声：“不好，打得来了。”郝鸾见米家打来，想道：我先夸过口的，如今已打将来，料凤孙二人必遭毒手，不免乘势打他们一顿，一者保他二人，二者显我的武威。郝鸾道：“老伯与贤弟莫怕，有我在此。”把头巾按了一按，衣角摠在带内，四下一望，并无帮手之物，挺胸站在亭前，道：“有我在此，谁敢上来？来的算是个好汉。”石敢当道：“你这红脸的汉子，不识时务，米相爷家的公子在此，快快下来，免你死罪。”郝鸾道：“那个叫米斌仪？”米公子听了他叫名字，仗了人多，便向前说道：“你这狗头，敢叫我大爷的名字。”郝鸾道：“尔这麻狗头敢来？”米公子大怒，便拢扎衣袖，走上街沿。那郝鸾道：我不免先下手打他个利害。米公子才要打来

，那郝鸾两条腿如飞风一般，把米公子右手用左手压下，翻上右掌打来。米公子说声：“不好”，闪不及，早打在腮下，滚将下来。鲍成仁、石敢当二人上前扶起，说道：“大爷站稳了，怎么滚下来？”那米斌仪连话也说不出，只是乱张嘴。石敢当道：“快些快些，大爷下腮被这狗头打下来了。”典韦上前用手捧住，往上一凑，公子道：“这贱狗头，好打呀，怎么我被他打了下腮来？那个代我把那狗头抓他下来，赏他银子。”有爬山虎的樊哙，当先手提两根锡头棍上前，将手举起打来。郝鸾伸手捏住他的七寸子，翻起腿来往肚子上一脚，樊哙走不及，早已跌倒，两根棍子早被郝鸾拿在手内。项羽见樊哙跌倒，心中大怒，一齐上前，郝鸾手起棍落，打得人一个个跌下，也有打断膀子的，也有打破头的，哭哭啼啼，哀声不止。鲍成仁又叫人回府，再叫些打手来帮打。

且说那十个凶神去抢凤小姐，恰恰遇见狼太岁，不知怎样相打，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雪浮亭豪杰助阵

话说金白礼、卞元、方明等，领着多人，个个争先。当头李元甫，一脚把亭子那边小门踢开。凤夫人与小姐正在那里饮酒说话，忽见一个汉子把园门踢开，仆妇看见，骂道：“此是女眷之处，你是那里来的冒失鬼，敢进来窥看么？”李元甫喝道：“我打你这贱人，如此大胆。”提起拳来，把那仆妇一掌打在地下。三十多人俱往里拥，把个夫人小姐吓得魂不附体，无处可逃。李元甫把小姐抓住，往外就走。

且说鲍刚听了小二之言，躲在雪浮亭后，等了一会，不见动静，好不心焦，便睡着了。耳边只听得喧哗之声，才惊醒了，便跑起来，提着那条棍子，就急急走出。又只见那些人罗唣。那鲍刚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大喝一声，道：“你这一班狗头，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有我在此，谁敢大胆动手？”那班打手正在高兴之际，忽跑出一个汉子来，吃了一惊。众人问道：“你这汉子，敢来管我们的闲事且说鲍刚听了小二之言，躲在雪浮亭后，等了一会，不见动静，好不心焦，便睡着了。耳边只听得喧哗之声，才惊醒了，便跑起来，提着那条棍子，就急急走出。又只见那些人罗唣。那鲍刚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大喝一声，道：“你这一班狗头，谁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有我在此，谁敢大胆动手？”那班打手正在高兴之际，忽跑出一个汉子来，吃了一惊。众人问道：“你这汉子，敢来管我们的闲事姐抢出来，往轿子内一推，那轿夫即便飞跑去了。那凤小姐犹如死的一般，却也不知人事。且说众人抵挡不住，只得退下去，却不知鲍刚紧紧相随不放。跑到米斌仪面前，道：“大爷快走，后面那黑汉子赶来了。”又有一人说道：“那小姐已被卞元抢入轿子去了

。”话言未了，那鲍刚早已到来，尤如凶神一般。那米公子道：“这凤老儿怎么聘了这个狠人在此？”石敢当说：“大爷快快走罢。”那米公子与鲍成仁和众人一齐往后面跑去了。那郝鸾在后追赶，听见人说凤小姐是卞元抢上轿子抬去了，又见后面一个黑汉子追来，找寻人乱打。便对凤公说：“老伯还不走，等待何时？”那凤公、孙佩、众家人随着郝鸾走来，当面撞着鲍刚。便叫道：“红脸朋友，俺和你打到这狗男女家里去。”郝鸾问道：“虽然如此，可知抢小姐往那里去了？”鲍刚说道：“小姐是那米家抢了去了。”那郝鸾见鲍刚出言吐语，便知他是个有勇无谋之人，便说道：“俺竟不知小姐竟被他们抢去了，我与你将小姐赶回来才好。”鲍刚听说，道：“既如此，俺与你就急行快走便了。”那郝鸾依言，一同出了园门，向前赶去。那凤公着家人先将夫人抬回去，又命三四个家人跟了那孙佩。亦着三四名家人跟随。

不言家人跟随凤公与孙佩同回府第料理，却说那郝鸾、鲍刚出了园门，赶到那边，远远望见一乘小轿，他二人急急赶那轿子。再说米贼家人石炎、鲍成仁同众打手等，见小姐的轿子抬动了身，他们就一哄四散走了，止有家人卞元、金白礼十多人跟随轿后。看见二人赶来，又抵挡不住，又不敢擅自将小姐的轿子丢下，又在个荒野之中，无处躲避，只见前面有所庙宇，众人将轿子就叫抬到前面庙宇躲避。转弯抹角，急急抬进，把山门紧紧闭上，只望米府还有人来帮助。那鲍刚、郝鸾已急急赶上来，不见了轿子与众人。那鲍刚说道：“这庙门关着，想必这贼囚躲在里边。”便提起腿来，往山门就是一脚。那庙门年深日久，那山门也损坏了，二者鲍刚的力大，只一腿，有千斤之力，那损坏的山门被他踢下来了。那些众人听门响动，见事不谐，只得把轿子丢了，众人躲往后面，就把后面矮土墙推倒，一个个都跳过墙，溜回家去了。那郝鸾、鲍刚进了庙门，往后面寻来。见众人往墙外爬跳，鲍刚拿着短棍赶来，郝鸾见轿子在此，忙将轿帘掀起，看见小姐在内，便大叫：“好汉转来，不必追他，凤小姐在此。”那鲍刚听得凤小姐在此，方才转身，口中还骂道：“这班打不死的狗头，我鲍爷爷权且饶你们性命，改日再与你们算账。”便回身与郝鸾拱拱手，问道：“朋友，你与凤家是亲否？”郝鸾答道：“并不是亲，不过是一面之交，见此不平之事，所以帮助。”转问道：“朋友，你何人？”鲍刚道：“我是个游玩之人，因见米家行凶，要抢凤家小姐，所以报个不平，打这班狗头。”郝鸾想道：此人到有几分义气，莫非他是司马傲指点于我？此人如此猛勇，亦未可知。正欲问他名姓，忽有凤、孙两家的家人说道：“方才不是二位爷勇猛，那小姐焉能抢回来？”众人急送小姐回府，凤公与夫人见了，拜谢感恩不尽。夫人就叫丫鬟将小姐送上楼去，即同小姐诉说今日在园中被此险害事情，若非郝鸾与那汉同往追转回家，焉得完聚？那凤公意欲要酬谢他二人

，又想到：他二人今日在孙家住歇，次日我设宴请他二人致谢，方成个道理。

不言凤公，再说孙佩跑到家中，神不归体，满身雨汗长流，又不知他父母好歹，郝鸾的消息。正在厅上焦躁，忽见随去的家人走进来说道：“小人奉相公之命，请了二位爷回来，现在门外。”孙佩闻言，即整衣迎出大门，请进二位到大厅，见礼坐下。茶罢，孙佩躬身说道：“适闻若不是二位的虎威，险遭毒手，希乎性命难存。”就问：“此位尊姓大名？贵处何方？”鲍刚见问，便道：“是顺天府人氏，姓鲍名刚，字子英，世人见俺粗鲁，替俺起了浑号，叫做‘披头太岁’。前因本籍见市上有一件不公的事情，欺害人民，俺一时之气，打死了王家父子叔侄五人，街上设有阻挡拿我，我只得逃走到这里。方才遇见米家行势，俺见了要报不平，幸遇此位相帮，方才夺回凤家小姐，打散众人，又蒙兄雅爱相召，只是造府不当。”指着郝鸾说道：“此位是个义气英雄，却不知尊姓大名？”郝鸾暗道：这鲍刚是个直汉，说话竟不隐匿已事，倒是豪爽的汉子。便回道：“在下祖籍是洛阳，姓郝名鸾，字跨凤。”那鲍刚听见大惊，问道：“尊兄莫非就是孟尝兄么？”郝鸾道：“那不过是人乱称，怎么就当得其名？”鲍刚道：“小弟闻兄虎名，轰雷灌耳，今日巧遇，真天幸也。”孙佩暗想：谅米家不能开交，不若与郝、鲍拜了生死弟兄，养他二人在家，若米府后来寻事于我，有他二人在此，却也不怕他怎样，待完姻之后，带着岳父岳母家眷，同到洛阳，借郝鸾之势。况这鲍刚又是过犯之人，逃走到此，他自可住在一处避难。又想到：大丈夫志在四方，功名得意，那时回籍，米家却也不得把我怎的。便开言说道：“小弟是个书儒，欲忝在二位兄长名下，结个金兰好友，不知二位兄长可肯提携否？”郝鸾未及开言，鲍刚就跳起身来说道：“妙极妙极，小弟亦有此意，就拜个朋友也是件美事，又是五伦之内。”郝鸾道：“小弟是个愚夫，怎好高攀？”孙佩见他二人依允，叫家人捧上饭来，三人共吃，用完了饭，吩咐家人备办三牲，供献圣帝纸马香烛元宝，各叙了年庚日月，郝鸾是二十五岁，鲍刚是二十岁，孙佩是十九岁。郝鸾居长，鲍刚第二，孙佩第三，各各盟誓，情愿一同生死，永远不负此言。三人拜毕，不一时，摆上酒席，三人畅饮，不言。

再说米斌仪领着一班羽党回到府中，米斌仪骂道：“你们这一班无用的狗才，那样一个人打他不过，要你们这班人做甚么？”忽见金白礼同卞元跑回府中，气喘吁吁说道：“好不凑巧，小人们抢得凤小姐上轿子，抬了已到半路之间，谁知又被红黑二贼夺回去了，小人们好不着急，无人帮助。”米公子听了此言，越发动气，鲍成仁等却不敢多言。那众打手虽然吃了苦，却不曾伤人，那些被打受伤之人，各归房去医治，那不曾打伤之人，俱低着头，不敢言语。那石敢当猛然叫道：“大爷休得如此纳闷，据门下细细想来，叫做一不做

，二不休，依门下的主意，再齐起那些打手与家丁，竟到孙佩家去，把那孙佩抢到府中，锁在书房，细细拷打，那时才出大爷一口毒气，不知尊意若何？”那米公子说道：“先前打输了，如今打复仗，谅也不能全胜。”石敢当笑道：“先在争春园，有那两个野汉相帮，所以不利；如今难道还有那两小人相帮不成？”米斌仪道：“老石说得甚是，须要个认得孙家的人引路方好。”石敢当道：“门下认得孙家，愿为引路。”米公子道：“今日已晚，你们且歇宿，明日前去便了。”

过了一夜，次日天还未明，米公子传齐了家人打手，到孙家去。你看这些打手，拢扎的拢扎，吃酒饭的吃酒饭，好不高兴，独有那鲍成仁奸猾，并不则声，看见石敢当脸上有晦气色，又有黑色贯顶，双眼泡上带着土色，他这一去，不知死活如何，况在禁城之内就撵夺米大爷抢起凤小姐来，不想天理难容。却遇见两个英雄，打得大败亏输，今日又撮合大爷打孙家去，且只些件件违条犯法，将来不得干休。我不免假装头疼，可以避得此祸。想罢，睡在床上，只叫头疼不好过，不能起来，难去帮打。米公子闻听，心中想道：“大约他昨日费了精神，所以今日头疼，留他在家睡睡罢。”不一时，打手人等拢扎停当，共有五十多人，石敢当在前引路，竟奔孙家去了。此一回去，有分教，打得孙家七零八落，人离财散。这叫做：清清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松林内仙长指迷

话说石敢当辞别了米斌仪，领着多人，一路雄纠纠，狐假虎威，打奔前来。早到孙家门口，说道：“诸位，此处便是孙家，你们进去时，须要猛勇争先，把孙佩抢到府中，自有重赏。”此时孙家大门开着，他却不曾提防米家打来。石敢当就进大门，又吩咐道：“恐孙佩溜出大门，诸位进来时，必须把大门关了为妙。”众人依言，果然把大门关了。

且说郝鸾、鲍刚、孙佩三人，饮酒已毕，各自安歇一宵。到了天明，梳洗已毕，忽见一个家人，慌慌忙忙跑到面前叫道：“大爷不好了，祸事到来，今有米府带领多人打将来。”郝鸾道：“那个米府打来？”家人回道：“就是昨日在争春园抢凤小姐的米斌仪家打来。”话言未了，石敢当早已到了阶前，大叫：“孙佩，你这狗头躲在那里？”孙佩闻言，吓得魂不附体。那鲍刚因昨晚多用了几杯，宿酒还未醒呢，听得家人说米家打来，那里容得？便站起身来，按不住心头火起，也不开言，走向前来，一把将石敢当抓住，平空举起，大喝道：“你这狗头，可认得我太岁爷爷么？”原来这石敢当不在意他二人还在此，也不提防，被鲍刚举起那时，方才知他在争春园打架的黑汉子。便哀求道：“小的们不知爷在此，多有得罪，求爷放了小的，以后再不敢来打孙

家了。”鲍刚道：“你这狗头叫做石敢当么？”石敢当道：“只都是别人叫我的。”鲍刚道：“每每看见巷口立着一块石头，上刻‘太山石敢当’，你叫做石敢当，毕竟你这颗头是个坚固的，俺把你这颗头在石上撞下，看是如何？”鲍刚见厅上有个石墩，便把石敢当的头朝下脚朝上，尽力往石墩上一撞，可怜人头怎比得石头，此时那石敢当脑浆花红一齐流出，一命呜呼，死于地下。鲍刚道：“原来你这狗头碰不过石头。”那些打手众人见石敢当死在地下，齐声叫道：“不好了，打死人了。”一齐喊声不绝，往上一拥，要捉鲍刚，鲍刚那里容得？内中一个家人，名唤米兴，有些笨力，便认定鲍刚打来。鲍刚闪过一旁，飞起右腿，一腿兜裆踢来，米兴闪不及，早被鲍刚踢倒在地，气已绝了。众人又道：“又打死一个了，还不拿他到官，等待何时？”有二十多人上前捉拿孙佩。郝鸾见鲍刚打死二人，被众人围住，正欲上前帮助，又见众人打将上来，恐孙佩被捉，只得把孙佩拦在背后，双拳挡住众人。郝鸾虽然拳棒精通，那里挡得住多人？况且那班人都是会些手脚，顾前不顾后，早离开几步。内中有一个家人眼快，便走上前来，拿捉孙佩。孙佩家人来救，又被别人挡住，那米家家人一把抓住孙佩，夹在身边，往后门走去。郝鸾不见了孙佩，谅不能脱身，便帮着鲍刚，打得那一班家人，打来打去，哀声不止，欲要往外跑，大门先又关了，众人道：“总坏在石玉嘴里，只管叫我们关起门来。”众人要命，一齐将门撮开，跑的跑了，跌的跌了。鲍刚赶上前来，踢死了几个，余者散去。郝鸾、鲍刚回头不见孙佩，只见尸横满地，四下里找寻孙佩不表。

却说米府众人将孙佩夹到府中，喊道：“不好了，打死了多少人了。”米公子见把孙佩抢来进府，又听得众人喊叫“打死人了。”便问道：“打死那一个？”众人道：“岂知孙佩将昨日那两个凶徒留在家里，石相公不曾提防，被那黑汉子双手举起来，头朝下脚朝天，往石墩上一撞，碰死了。小的见了，正要打他，有米兴争先，又被他一脚踢死，还不知打伤了许多人，小的见势头不好，先将孙佩抢来，不知打得怎样。”话言未了，只见这班被打之人，一一跑回府来，说道：“罢了，罢了，打死了。”米公子一看，只见众人都带伤回来，也有的打断肩肋，也有打破了头脸，也有打断鼻梁骨，一个个呼疼叫痛，血流满地。米公子见了，大惊道：“怎么就打得这班难看？”此时鲍成仁闻听得石敢当已被打死，心内暗想道：我老鲍可以算得一个相士，我见石敢当面黑而滞，必死无疑，亏我不曾去，若去了，难免此劫。想罢，便起身走出房来。米公子见成仁出来，便道：“老鲍，石敢当被人打死，这便如何是好？”鲍成仁看见众人倒少了一大半，便问道：“石玉带了多少人去的？”米旺道：“连我与石相公，共五十八个。”那鲍成仁一一点数，只得二十二人回来，共打死了

三十六名。那米公子道：“这孙佩家藏凶徒，就打死我大爷家多少人，且将小畜生吊打他一番，出我之气。”那众人正欲动手，鲍成仁说道：“不可乱动，如今孙佩若是不曾打伤人命，吊打他一番却不为过，况且孙佩隐藏凶徒在家，打死三十多人，理应送官，当堂治罪偿命，若是私下里打他，身带伤痕，至到官之时，他就有话说。”米公子道：“老鲍说得有理。”即写了名帖，着家丁送与祥符县去。去不多时就来了四名公差，便把孙佩带往县前去了。米公子赏了差役东礼，四名差役随即押了孙佩，往县前去了。又有石敢当的妻子，听得丈夫被人打死，就写了一纸状子，亦到县前投递。那三十五家的苦主俱到县前告状。

且说郝鸾、鲍刚在内找寻孙佩一会并不见了。有孙家的家人说道：“我家相公被米家抢了去。”郝鸾听了，说道：“孙家兄弟被他抢了去，我和你出去找寻。若是寻得孙家兄弟，一同避此大难。”鲍刚一同离了孙家，一路找寻，只听得街坊上人说道：“孙相公家藏两个大汉，打死了米府多少人，适才有四个公差，把孙相公锁到县里去了。”又有的人说：“孙相公是个忠厚人，也是气他不过，寻了两个大汉防身，不意就打死了多少人。如今定要抵命，我们去看看。”说的说，去的去。且说郝鸾、鲍刚听了此言，二人心中甚苦。也跟随众人来到县前。鲍刚心内要做不怕王法的事，意欲动手，要抢孙佩，郝鸾见鲍刚黑脸上怒气冲冲，怕他惹出事来，便把鲍刚一拽，点点头，齐走出来。二人竟到寓中收拾行李，想道：我若骑了牲口恐怕孙兄弟怪我，不若舍去了罢。便与店家说道：我这牲口权且寄在宝店，另日来取，所有草料，照数补你。”又兑了房钱饭钱与店家，他背了行李，二人悄悄出城去了。

再说凤公，次日清晨，叫家人拿了名帖，去请郝鸾、鲍刚同孙佩爷爷到来。正在打点，忽有孙家家人报道：“今早米家又着石敢当带了多少人打到我家里，却被昨日那两位打死了多少人，我家大爷被米家抢去送官去了。”凤公听了，如同青天打个霹雳一般，忙叫家人拿银到县里料理，不提。

且说郝鸾、鲍刚离了城市，约有三十余里，见一松林，二人走进松林，塌地坐下。鲍刚道：“大哥，你我如今打死了米家多少人，你我逃走，却把孙兄弟拿去抵命，你我心内何忍？也过意不去，必须作个法儿，救他才好，才是个道理。”郝鸾说道：“孙家兄弟原是请你我二人防身降福，谁知反降其祸。若要救他，你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救他。必须要寻访个努力的好汉，方能救得。我和你海外天涯，一定找寻了英雄高人，前来搭救。”二人商量了一回，取路前行。行了十多里路，忽走到一座黑松林内。只见四无人烟，一带都是松树。二人歇下，忽来了一位道人，上前相见，说：“公子别来许久，可还认得贫道么？”那郝鸾上前，定睛一看，认得是以前在家时赠他宝剑之人。急忙

上来与道人见礼。道人又与鲍刚见礼，问道：“此位壮士何名？”鲍刚道：“在下姓鲍名刚，顺天人氏。”道人道：“公子既到开封，可曾访得英雄好汉么？”郝鸾道：“尚未有人。”遂将如何离家到此，为因游玩争春园，遇见凤公、孙佩饮酒，忽有米府公子来抢凤小姐，路见不平，同这位鲍贤弟帮打，抢得小姐回家。次日，米家叫人来到孙家打闹，抢了孙佩而去，我们出来寻人帮助。得遇老师，望早早指示。”司马傲笑道：“贫道先前也曾言过，今已祸在危急。”指着鲍刚说道：“此位乃当世的英雄，可以赠他宝剑一口。”又在袖内取出柬帖二张，付与郝鸾道：“你二人可照帖内行事便了，贫道暂且告别，后会有期。”言毕，竟飘然而去。郝鸾打开了柬帖看时，只见上写着四句诗曰：

我今指你迷途路，离了开封往浙行。

口天便是安身处，舟中巧遇异奇人。

郝鸾看完了柬帖，说道：“司马傲先生出口成文，他叫我离了开封，往浙江而行，杭州府口天便是安身之处。想我母舅姓吴名兰，住在杭州，曾做过总兵之职，我今欲投母舅处安身。不知贤弟投奔何处？”鲍刚道：“方才那先生亦有柬帖一张赠我，我如今拆开一看，便知端的。”只一看了，有分教，又做出一番惊天动地勇猛之事。不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假响马勇劫小姐

话说司马傲先生赠了二人的柬帖，郝鸾先自看过，鲍刚也将赠他自己柬帖也展开看时是，上写道：“本月十六日，可在湖广道上救凤小姐之难，不可有误。”鲍刚看毕，不知其意。郝鸾道：“这是高人指点，必有应验。”郝鸾见鲍刚没有盘费，便打开行李，取出白银十两，衣服两套与他，宝剑一口，是攒鹿剑，付与鲍刚。说道：“这是银子十两，衣服两套，宝剑一口，送与贤弟，好在路上防身。成事之后，兄弟可到杭州吴经略府中来找我便了。”鲍刚道：“小弟初会大哥，又忝在教下，怎好收大哥的礼物？”郝鸾道：“贤弟说那里话来？况且是司马傲先生指示，愚兄怎敢不遵？”鲍刚只得收了，把剑佩在腰间，将行李卷好，二人洒泪而别，各办各事去了，且自不言，后有交代。

再说开封府祥符县知县，是湖广人，姓孙名淡转，是科甲出身，为官甚是贪赃，人都叫他做“孙剥皮”。今日见了这些人命状子，并米斌仪的拜帖，立刻叫齐人役忤作人等，竟到孙家去众验。那保甲四邻人等俱在孙家伺候。不一时，知县也到了孙家，厅上坐下，问道：“禁城之内，怎么就有这等大事，打死许多人命？”便叫忤作人一一验伤，已毕，忤作人跪下禀道：“石玉是头脸碰碎而死，三十五人皆是脚尖踢伤致命。”书吏填了尸单，知县便叫孙家家人买了三十六口棺木，收殓众人，俱用尸单封皮铁局停在尸场。知县便打道回衙

。孙知县见是人命重案，不敢停留，随即升堂，差人押过孙佩，苦主四邻，坊保人等跪了一堂。知县先叫石玉妻子上来问口供。这石敢当的妻子是何氏，生得有几分人才，时常与米公子有些勾当，今日是鲍成仁教成了口供，便上来哀哀哭道：“求太老爷作主，替小妇人丈夫伸冤。”孙知县道：“你就是石玉的妻子？你丈夫平日做何事业？怎么今日被孙佩打死？”何氏哭道：“小妇人的丈夫平日陪伴米大爷顽耍，孙佩恨小妇人的丈夫不陪他顽耍，就聘请了两个大汉，将我丈夫平空挽至家中。米府众大叔见孙家将丈夫挽去，便随后赶来护佑，却被黑汉将我丈夫碰死。红面的大汉又将米府的大叔打死。求太爷恩典，速拿凶手抵命，以正王法。”说罢，又哭。知县又叫四邻上来，问道：“孙佩家中藏两个凶手也非止一日，早晚出入，谅你们也知道。”众人一齐回道：“小的们俱是出外小本生意，早出晚归，并不曾看见，求太爷问孙佩便知端的。”

”知县就把孙佩带到当堂。孙佩见堂上跪的众人并不见郝鸾、鲍刚，心中暗喜，难得他二人走了，纵有天大的事情，总在我一人身上抵命就是了。”那知县喝问道：“你小小年纪，就敢与米府相斗，隐藏外来野棍，打死米府多人。这两个凶手姓甚名谁？如今藏在那里？从实招来，免受刑法。”孙佩哭道：“小的祖籍书香务本之家，从不结交匪类，每日在家攻书。昨日随了小的岳父，在争春园吃酒，不意有米公子带领了许多的打手，来打小的翁婿二人，不想园内撞见两个大汉，他报不平，打散了众人，救了小的翁婿，小的感他们恩德，将他二人请到家，置席酬谢。不意今日石敢当带领多人，打到小的家内，那两个大汉见众人打来，彼此两下乱打，不料就打死了多少人，他二人惧王法走了，小的不曾问他姓名，小的情愿抵偿，求太爷做主。”知县大怒道：“岂有人在你家过了一夜不知姓名之理？情愿抵偿，其中必有隐情。不打不招，左右，与我夹起。”两边一声答应，孙佩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两边不由分说，早将孙佩鞋袜拉下夹

起来。孙佩早已昏死在地，半晌方醒，说道：“小的实在不知那两人姓名，小的情愿抵偿，求太爷开恩。”知县说道：“任你熬刑，难免本县三拷六问，左右，与我敲。”孙佩任他敲打，抵死不招。知县见孙佩不肯招认，心内想道：若再拷问，恐他不能受刑，倘有疏虞，反为不美，不若叫他画了供，申详上司，看上司如何批发便了。便叫道：“孙佩，你果然不知凶手的姓名么？”孙佩道：“小的实情不知他二人姓名。”知县便叫松了刑具，画了供，将孙佩上了刑具，带下收监，出了详文，访拿凶手。又向众人说道：“孙佩熬刑不肯招出两个凶手的姓名，本县另自出差缉拿凶手，尔等且自回去，各安生理，毋得妄动。”众人叩头说道：“小人们怎敢妄为？只求太爷追拿凶手，以正王法。”知县打点退堂，众人各散。孙知县同师爷商议，出申详文，忽见米家

家丁前来说道：“要捉拿凶身，封锁孙家门户。”知县因见米斌仪的父亲现任堂堂的宰相，怎敢违他？言出计从，即发封皮，将孙家的宅子封锁。孙家家人带了些细软的物件，各自去了。

再说凤公着人去铺监，禁卒得了重贿，并不难为孙佩。凤公将此事与夫人小姐说了，凤夫人闻知大哭，小姐含羞，苦在心中。凤公与夫人商议道：“我凤竹年已六旬，止生一女，想寻个乘龙的佳婿，选来选去，选中了孙佩，不意又有这等风波。若是不救孙佩，女儿终身无靠；若要救他之时，怎奈我年老势孤，事在两难，如何是好？”夫人道：“你我年纪共有一百有余，指望年老倚靠女婿，那知道有此大变，终不然看船沉到底之理？相公必须进京叩阍，方好救得孙佩出来，一者使他夫妇团圆，二者你我老来有靠，可是么？”凤公道：“说得有理，怎奈京都路途遥远，非止一日可到。况且米斌仪屡屡行凶，他若知我不在家中，就要倚强欺弱，我那里放心得下？必须要将你母女二人寄顿在别处安身，我才放心前去。夫人道：“想得极是，只是投奔那里去好？”凤公想了一会，说道：“有了有了，我想，到别处去，却也放心不下，你二叔前日着人来看我，我如今不免将你母女二人送到湖广兄弟家，住下些时方好。”

原来凤公有一个胞弟，是个秀才，因凤公在京做官，家内力单，被米斌仪缠扰不过，就搬往湖广襄阳府，投他岳父张于仲家安住去了，却时常往来。所以凤公想到自己兄弟身上，如在自己家中一样，只是路途遥远。如今要救女婿，也顾不得远近。夫人小姐闻言，心中大喜。凤公取历日一看，择了本月十三日黄道吉日起程，叫了几名得力的家人，收拾行囊，催备骡轿牲口，又着家人到监中知照孙佩，送些银子与禁子使用。只见那些家人忙忙碌碌收拾行李，不知其故，早传到米斌仪耳内。就与鲍成仁商议道：“我大爷为了凤小姐，不知费了许多心机，方才把孙佩问成死罪在狱，今闻得凤老择于十三日带领家眷往湖广投奔他兄弟凤林，我想他往湖广去了，路阻千山，把一个小小姐白白的脱了圈套，成了一场虚话。”鲍成仁闻言，躬身上前说道：“恭喜大爷，贺喜大爷。”米公子道：“如今他到要别处了，喜从何来？”鲍成仁道：“非是门下夸口，若是老凤稳稳坐在家中，若要小姐与大爷完姻，却是登天之难，如今老凤带着家眷远出，小姐必在其内，此乃天助大爷的良缘，如吹灰之易，到是老凤失其算矣。”米公子见他说得有理爽快，又动了火，道：“鲍成仁说得太容易了，你有何计策可以到手？”鲍成仁说道：“计策却有一条，要大爷做个响马头儿，才得到手。”米公子道：“我大爷乃宰相的公子样，怎做得强盗？是做不得的。”鲍成仁笑道：“大爷说差了，目下不是叫公子真做强盗，若是真强盗，莫说大爷不肯做，连我们也不敢做。不过是权做一次，倚大盗之名，那时方能劫抢凤小姐

。”米公子道：“怎样干法？”鲍成仁道：“为今之计，大爷领着家丁人等，扮做响马，出开封府，离城百余里，有一地名叫做上道，过了上道，就是蒲村，村中共有百十户人家，颇有下处，那凤公必要在那里宿歇，等他动身之时，截住他的去路，劫他的小姐与大爷成亲，有谁知道？这是天赐良缘。”米公子闻言，拍手呵呵大笑，道：“好计，好计，真是老凤失算也。”传齐了家丁打手，共有三十三名。却其是十一日，鲍成仁带了盘费，行李内藏了兵器。到了十二日，预先起程，住在蒲村，着人打探凤公的消息不提。

且说凤公，到了十二日，拜辞了祖先，家中事情托老成的管家看守料理。到了十三日，五更起身，收拾行李，请夫人小姐上了骡轿，跟随三四房妇女，亦是骡轿。管家婆扶夫人小姐上了轿，悄悄的出了北门，直奔湖广大路而行。

一路行来，天色已晚，前面到了蒲村地方，那掌鞭的对凤公道：“天色已晚，请爷在蒲村安歇，若过了此处，前面没有宿店，俱是山林空野。”凤公道：“我恨不得一时就到了，方遂我意。今日到有月色，且此走，打算今晚放个夜站。”掌鞭的说道：“这夜站走不得，清路上恐有歹人不便。”凤公笑道：“我又不是任漏的官府，却不怕他来短劫。”掌鞭的不敢违逆，只得赶入蒲村。大家用过酒饭，喂了牲口，算还了酒饭钱，离了蒲村大路而行。

且说米府家丁打探的明白，前来报道：“小人们打探得明白，适才凤老爷在村中用了酒饭，竟放夜站下去。”鲍成仁笑道：“此乃天赐大爷姻缘。”米斌仪便叫家人会了房钱，离了蒲村，到了无人之处，俱用颜色涂了面目，白布缠头，手执兵器，赶将下来。凤公骑的是骡子，又有家眷骡轿，所以走得慢。米公子人等骑的是快马，所以来的快。离了蒲村有四十多里，早已赶到。鲍成仁又问那探信的家人说道：“那乘骡轿内坐的是凤小姐？”家人回道：“小人看见跟随的妇女俱是店门外下轿的，只有两顶锡顶轿在店内下的。”鲍成仁道：“那锡顶轿内定是夫人小姐。”吩咐家丁打手，认定锡顶轿子抢来。当时就有李成孝一马当先，从凤公的右首跑去，复兜转马对面跑来。早被掌鞭的看破，大叫道：“不好了，强盗来了。”正是：

将离虎尾黄幡客，又遇丧门吊客星。

不知后事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真英雄冲散强人

话说凤公在蒲村打过了尖，放下了夜站，走了四十多里，忽一匹马在面前冲过，复又回来。掌鞭的道：“不好了，响马来了。”凤公惊问道：“你怎么就知道？”掌鞭道：“方才一匹马从左边闯过去，又迎面兜转来，这是响马的暗号。”话言未了，左道又是一匹马冲过去了。凤公看见，心内大惊，就叫家

人把骡轿就下了牲口，将夫人小姐的骡轿攢在居中。方才放下骡轿，只听得放出一枝响箭，箭后，就拥出许多的响马。凤公见了响马来得势头不好，心中想道：我不免上前哀求他便了。算计已定，纵着牲口上前叫道：“列位大王在上，我凤竹不是客商，也不是任滞的赃官，只因避祸过此，没有重资，求大王开一线之恩，放我过去，恩同再造。”那铁头和尚姚期上前喝道：“咱们那里管你甚么避恶不避恶，只要你留下买路钱来，放你过去。”凤公道：“所有者不过是几两银子，几件衣服，大王若要时，老汉一一奉上。”姚期道：“连你身上的衣服都要剥下来，方才放你过去。”凤公又求道：“大王说话差矣，自古道：杀人不净其命。还求大王开恩。”鲍成仁向米公子说道：“大王不必在此，可领几个家人分路去抢小姐要紧，只管在此与他说甚么闲话？”米公子依言，领了四名打手，从右首下来。此时约有二更时，皓月当空，如同白昼。那凤公的家人一齐埋怨老爷不听好言，一心要放夜站，果然遇见了响马，如何是好？小姐听见凤公与强盗说话，心内想道：做响马的不是好人，他怎肯准这情面？放心不下，便揭起轿门望外张看，却被米公子在月光之下看时，只见当中锡顶轿内现出一个白面佳人，伸头朝外探望。那米公子便叫四五个家人，说道：“那乘轿内的白面佳人，就是凤家的小姐。”就有五个家人打马往中一冲，凤公家人等却被响马冲散，不能存身，却被爬山虎樊哙跳下马来，把凤小姐一把拉出轿来，回米公子马前，马上一递，樊哙上马随了米公子，一齐加鞭，骑马随后也去了。凤公还与响马在前面说话，忽听有人喊道：“宝贝已到手，你等还不快走，等待何时？”鲍成仁听了此言，便拨马加鞭，亦跑去了。不一时，响马散了，并无强人。凤公暗喜道：“响马被我片言软语不劫而去，他真是有宝动手，无宝动止。”正在欢颜悦色，忽然听得妇女人等齐声哭起来。凤公闻声吃了一惊，心中想道：必是响马用计与我答话，他将我后面东西劫去。虽然把几十两银子劫去，也不在我心上，只求合家团圆平安。拨转了牲口，来到夫人的轿前，就听得夫人啼哭。凤公道：“夫人不必啼哭，可是强徒将你衣服银子劫去么？”夫人道：“女儿被强徒劫去了。”说罢，夫人又大哭。凤公听得此言，大

惊，问道：“小姐怎么不见了？衣服可曾拿去？”妇女哭禀道：“适才老爷与响马说话，有五匹马冲到轿前，竟把小姐劫去了，并不曾劫去衣服银钱。”凤公听了此言，痴了半会。那些家人见响马去后，方敢出来，跑到凤公面前，说道：“小人们本事不佳，不能救护，不知如今响马到那里去了。”凤公因小姐不见，心中如若刀割，并不回言。一个个目瞪口呆。只见松林内跳出一个大汉，手执短棍，头带一顶毡帽，身穿短短的青衣，脚下是踢土的皮靴，腰挂一口宝剑，从林内跳出来，口内大叫道：“好混账，好混账，怎么失其重托

，俺来迟也。”

你道这大汉是谁？乃是鲍刚。前日与郝鸾分别，又有司马傲指点。今日在蒲村饮酒吃饭，完时，就在这街上找寻。等至更深，潜入在松林之中，只得和衣靠在松树略睡片时，直至此时方醒。猛然想起，此时急急跑出松林，只见那大路上有一丛人在那里喧哗，鲍刚提短棍，大叫道：“俺来也。”凤公又见是有人喊叫来了，又吃一惊。家人道：“响马方才退散，短路的又来了。”鲍刚喊道：“你们可是凤老爷家眷？”内中有一胆大的家人，答道：“我们正是凤老爷的家眷。”鲍刚道：“俺乃是顺天府的鲍刚，曾在争春园与郝鸾大哥大家打散米家多少人，蒙孙兄弟的盛情，请我到家中拜为兄弟，谁知米家又打来，被我碰死了石敢当，又打死了多少人，便与郝大哥逃进城来，遇着了司马傲先生，指点今日凤府家眷从此经过，叫俺在此保护小姐，果应其言，真乃高人也。”凤公闻言，便下了牲口，与鲍刚见礼已毕，说道：“好汉果然来迟了。”便将方才这小姐被劫之事说了一遍。鲍刚大叫道：“真真俺误事了，如今强盗往那里去了？”凤公道：“强盗将小女抢去，往西方去了。”鲍刚道：“谅他们也去不远，老爷在此少坐片时，待俺赶上强人，将小姐夺回交还老爷便了。”说罢，提着短棍，两脚如飞去了。

那凤公正在大路上等鲍刚的回信，只见树林内走出五六个人来，俱是随常打扮，骑着牲口，喊道：“你们可是开封府的凤竹老爷么？”家人答道：“正是。”那六个人下了牲口，说道：“我们奉司马傲先生指点，特来迎接凤爷，还有司马傲的柬帖在此，请老爷观看便知分晓。”凤公接过柬帖，家人掌起灯来，拆开看时，上写道：

司马裊裊子字奉岐山凤老先生台下启者：贫道细论阴阳，数该如此，但令爱遭逢此难，鲍刚只可破贼，未必能救令爱，恐日后自有相逢之日。所以令婿该有百日囹圄之难，自有义士救他。屈老先生可同陈雷等，共上铁球山安身。湖广不日为患，老先生若不依从，后必有祸，那时悔之晚矣。请自思之，至嘱，至嘱。

凤公看毕，想：前日郝鸾言及：司马傲赠他三口宝剑，往开封府访寻好汉。方才那鲍刚又说司马傲指点今日在此护救我家眷，此时又是司马傲的柬帖叫我不可到湖广去，若要去就有灾难。我想那司马先生定是个高人，但不知铁球山是个甚么去处，不若依他柬帖而行，料也不能误我。况他又说鲍刚只可破贼，不能救我女儿回来。那鲍刚是个真汉，他救不回我女儿，定无面见我，我不免由着他们去罢。主意已定，便叫家人抬了骡轿，与陈雷等之往铁球山去了。后来自有交待，只等到玉蟾蝶三闹开封府之时，共上铁球山，才有交待，后话且自不言。

再说米公子等劫了凤小姐，走了二十多里，那鲍成仁猛然想起一计，对米公子说道：“今日约有三更时分，带到别处去也不便，离此不远有一古庙，名为破佛寺，寺内并无僧道，大爷可将小姐带入寺中，先成亲事。那凤公的小姐到了明日便塞口难言，待天明时节，雇轿抬回府中。”米公子道：“那有在寺内成亲之理？岂不有犯神圣？”鲍成仁道：“若不与他成亲，路上恐其生变，不若成其亲事。”米公子笑道：“老鲍，我今晚成亲，明日着人重修庙宇便了。”说罢，也到了寺前。下了牲口，家丁忙将毡条铺在地下，将小姐抱入寺中。众打手便将寺门闭上，站在门口等候。米公子将小姐放在毡条之上，此时凤小姐连人事都不知，浑身冰冷，一者受了惊吓，二者在马上耽了一会，犹如死的一般。米公子想道：“费尽了心机抢来，又是个死的，两次抢到手中不能成亲，想是无缘，不若弃之。想罢，往外就走。只听得“哎哟”一声，米公子回头看时，见小姐叹气醒来，便立住了脚。那小姐醒来，睁眼看时，不像在骡轿里的模样。米公子上前深深一揖，叫声：“小姐，我米斌仪在此等候多时。”小姐闻言，便立起身来，道：“你是何人？焉敢劫我到这里来？我的父母如今还在何处？你好好送我回去，万事干休；如若不依，便鸣官究治。”米公子笑道：“小姐，你说那里话来？自古道：既来之，则安之。小生却不是匪类，亦不是下流之人，家父乃当朝宰相。因上年小生屡次求婚，奈你令尊大人执意不允，后来你家令尊将小姐许配孙佩，小生实在不悦。况孙佩隐藏两个凶徒，打死石敢当与小生舍下的家丁三十五人，如今孙佩也问成死罪，只候京详文到时，就要处决。今闻令尊将小姐带奔湖广，小生同鲍成仁议论扮着响马，止抢小姐一人，财物等件分毫不动。况且今日乃是黄道吉日，小生先与小姐成亲。百年大事，不知尊意若何？”凤小姐闻言吃了一惊，大骂道：“你这大胆的强盗，弄得我七零八落，我父母被你这贼子算计不过，方才离了开封避你之恶，岂知你又假扮大盗将我劫来。你做无法无天的恶事，我凤栖霞宁可今日一死，怎肯失节于你这强徒？”米斌仪道：“小生为了小姐，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方才到手，怎肯不成姻缘之理？”说罢，便走向前来抱。小姐见米公子前来，便往后退，不想退到了墙跟顶壁之处，没处回避，骂不绝口。米公子去近身旁，说道：“莫说小姐骂，就是打，小生也不认真。”就仰着呆脸向着凤小姐，说道：“请小姐打小生一顿出出气罢。”那小姐此时恨不得一口吞他下肚，方遂心意，见米公子送脸过来叫打，便提起右手，恨了一声，尽力一下，却打着米公子下腮来

。公子双手捧着下腮，喊道：“不好了，下腮又打下来了。”

你道这凤小姐乃是个闺中弱女，有何气力就打得这米公子下腮来？一者，凤小姐带着孙佩行定的八宝嵌珠紫金镯，举手之时，那两支镯落在虎腕之下

；二者，米公子前日在争春园被郝鸾打了一掌，将下腮打下，至今尚未养全，今又被凤小姐打着旧病，所以下腮打下。但不知小姐可能脱得此难，且看下部书中分解。

第七回 破佛寺白璧遭险

话说米斌仪将凤小姐抢至破佛寺强成亲事，却被凤小姐一镬将下腮打下来，公子捧着下腮，哼声不绝。

再表鲍刚提着短棍，赶将下来，远远望见高山有一丛人马，鲍刚大叫道：“响马，你们往那里走，好好将小姐留下，万事全休，如若不依，叫你这般强盗粉骨碎身。”鲍刚大骂不提。且说那鲍成仁同众人正在寺门口，听得喊叫，只见大路上如飞的一般跑了一个大汉来，手提短棍，高声喊骂道：“快留下凤小姐，万事干休。”鲍成仁道：“事已如此，顾不得了，有个大汉来了，快快请大爷上马。”樊哙道：“大爷在里面与凤小姐成亲，怎好去？”鲍成仁道：“事已如此，顾不得许多了。”众人一齐将门推开，只见米公子在那里捧着下腮，哼声不止。又见凤小姐站在一边。鲍成仁叫道：“大爷。”并不则声，只是乱张。樊哙说道：“旧病发了。”鲍成仁把米公子的下腮捧着，望上一凑，米公子方才住疼。说道：“你们为甚么事这等慌张？”鲍成仁说道：“请公子快快上马趲行，外面大路上有个大汉赶来了。”米公子听得此言，便惊得手足无措，只得撇了凤小姐，一同鲍成仁众人走出了寺门。鲍成仁扶了公子上马，然后一齐上了马，跑下了山岗。鲍刚早已赶上不远，口口骂道：“狗强盗，你们往那里走？好好把凤小姐留下来。”就放脚踏大步，赶到这众人。那鲍成仁道：“我看此大汉好像在争春园与那红脸汉子打散众人的那个黑汉子一般。”那家丁道：“正是，正是，快拿他到官问罪。”又有个家丁说道：“动不得手，我们今日假扮响马，却也不得干净，不若快些走的为妙。”那鲍成仁说道：“动不得。”鲍刚看得明白，况且强人又多，不知小姐在也不在，他只是紧紧追赶。鲍成仁道：“你看那个大汉紧紧赶来，我们却怎生是好？”想了一会，说道：“有了，此汉子口中喊叫要留下凤小姐，欲要与他说，又怕他不信；若不言明白，又要赶来乱打，岂不吃苦？倘若赶到天明，被人看见，反为不美。如今有一计，使他首尾难顾。”就叫家人四散跑开。那鲍刚赶了半晌，只见四下皆强徒，要赶东又不是，赶西又不好。想了一会，望见强徒远了。况且鲍刚是步行，赶了许多路程，不觉腿疲脚软，那米公子人等骑的是快马，是去远了。鲍刚心中想道：俺如今救不得凤小姐，不如回去罢，凤爷夫人到湖广去罢。急转身往大路上看时，凤老爷与夫人却也不见了。鲍刚想道：他们是等不得先去了，待俺追赶他便了。

不言鲍刚到湖广找寻，再说米斌仪等到天明，陆续进城回府，迳将凤小姐

丢在破佛寺中，且自不言。单说破佛寺东首有一乡林，名为仙人乡，内中有个莫家庄，庄上有数十个人家，离破佛寺有二里多路，这莫家庄一个破落户，此人叫作莫伦，自幼丧母，其父鳏居。当年家中稍可过得，年长二十六岁，为人奸猾，赌钱吃酒，无所不为，乡中人代他起个混名，叫作“莫上天”。前日与人赌钱，输了十多两银子，又借些典当衣服银子，被人逼得无法。其父莫士玉虽有几两银子，却不肯代儿子还债。莫伦回不过债主，想来其实难挨。无可奈何，拿了绳子，赶早来到破佛寺中来寻短见。方才进得庙门，自己哭道：“我莫伦生得这样命苦，今日今时就是我的断头的日子了。”此时天已将亮，尚未大明，莫伦正在落地扣绳子，猛然抬头一看，只见大殿上有一个女子，吃了一惊，想道：我才要寻死，就有吊死鬼来了，便上前大着胆子道：“你是个什么人？在此勾代？”再说凤小姐因见米公子去后，坐在红毡上思了一会，正要起身自缢，忽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头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一件破衣，手中拿一条绳子，阴阴的哭进庙门。又见他问是什么鬼，凤小姐便答道：“我乃是人，你何言我是鬼？”莫伦道：“你既是人么？怎孤身在此？却是为何？”凤小姐道：“奴家是开封府凤竹之女，因被奸人谋算不过，父亲带着我同母亲，到湖广投叔父家去避祸，行到此处，被大盗把我劫到庙中，不知响马被甚么人擒去了，把我丢在此处。望求君子送我回去，父母重逢，恩同再造。”莫伦闻言暗想道：开封府离此不远，有二百多里，不上三两日就到了，那凤老爷见我送他女儿回去，自然重重谢我，那时我有了银子，还了众人，所剩几两银子再去赌他一场，何必寻死？这才是死中得活。便将那条绳子丢在地下，说道：“原来是位小姐，小人失敬了。”又道：“小姐住家离此不远就是。小人姓莫，叫作孝先，今早到此寻个相知，顺便拢寺中，却遇贵人。小生不才，愿送小姐到开封府去。”凤小姐道：“我却不到开封府去，我父母总到湖广去了，君子若肯送到湖广去，少不得重重相谢。”莫伦道：“小姐既不回开封府，小人愿送小姐到湖广去便了。请小姐先到舍下住一日，雇个车轿，送小姐到湖广去便了。”此时凤小姐在危急之间，欲要不同莫伦去，又怕米斌仪寻；欲要同了莫伦去上湖广，又不知莫伦作人如何。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话说小姐站起身来道：“既承君子雅爱，奴家只得造府。”莫伦道：“小姐何出此言？天地世间，方便第一，又恐怠慢不恭。”说罢，又见地下铺着一条红毡，将红毡卷起拿在手中，与凤小姐出了庙门，上了高岗。此时天色微明，莫伦偷眼将小姐一看，吃了一惊。想道：小姐生得如花，小生不若带他回去强他成亲，也不枉人生在世。又想道：不好，不好，倘他不从，叫喊起来，反为不美。前日有个算命先生，算我今年行的才运，有千金的财发，莫非应在此

人身上？一头想，一头走，不觉到了自家门首。用手将门推开，莫伦将手望他父亲朝外一指，莫士玉是个三教九流之人，早已会了意，晓得外面有人，便不作声。莫伦道：“此位是开封府凤老爷的小姐，今被强人劫了在破佛寺内，歹人不知#切，一人在寺内，却会见孩儿，便将小姐请来，明日还要送他到湖广去。”那莫士玉见了凤小姐如九天仙女一般，便说道：“原来是凤老爷的千金小姐，老汉失敬了。”言毕上前打了一恭，说道：“久仰令尊大人。”凤小姐答礼，又说道：“我因被强人抢了，幸遇令郎救回到府，又允送我到湖广去我父母团圆，那时，我父母必当重重相谢。”莫士玉道：“小儿顽劣，况且小姐往湖广去，路途遥远，恐路上不便，老汉在家却也没事，一同小姐往湖广去，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小姐道：“既蒙老爷相送，好极。”莫伦就去收拾。

一日已过，到晚黄昏，莫士玉就将自己的房屋让与小姐安宿，他父子一同就在外面地下，将绒毡铺下安歇。一宿已过，到了次日天明，那莫伦父子起来，备办早饭，与小姐用过。凤小姐说道：“昨日蒙老爷恩德，说送我到湖广去，不知几时起身？”莫士玉说道：“不瞒小姐说，此去湖广有三千余里，循路非有两月不能到地，约有盘费五十多金，方才到得湖广。我老汉要问亲友家去借行李方才起程。”小姐闻言，暗想道：我看这莫家父子贫寒不过，那里去借得许多银子来？纵然借来，也没有许多。若是久住此地，恐生不测，我身边却没有银子，怎生是好？想了一会，说道：“有了，有了，我想，别的东西却当不得几两银子，不如将孙郎聘定我这对金镯，不若叫他取去当了银，早早起程方好，免除后患。”就在手上便将那八宝嵌珠金镯除下来，不觉的就伤心起来，眼中流下泪来，暗暗说道：“当初那孙郎定我，只望天长地久，永戴此镯，不意祸起萧墙。如今孙郎身陷囹圄，又不知何日俱脱此难。今日无急可奈，只得弃了此镯，待等到了襄阳府，着人前来取赎便了，就把金镯放在桌上说道：“我想那老爹与人挪借银子一时不到手，这对八宝嵌珠金镯是我家亲娘幼年间的，老爹可拿去典当盘费，早早起程便了。”那莫伦拿在手中，细细的看了一看，只见上面紫雾腾腾，光华耀目，上有珍珠二十多粒。莫士玉又说道：“既如此，老汉只得尊命便了。”便对儿子说道：“你可将这金镯拿去当他五六十两银子回来。”莫伦依言，凤小姐又说：“君子，只可当，千万不可兑换。”莫伦道：“我怎敢变卖？”言毕，竟自出门去了，拿着这对金镯，那里去典当？就三文不值二文的，他就与人家兑换了七十多两银子。换到手中，就还了赌债，又买了几件衣服，又治了一付行李，又寻人写了一张假当票，拿了回来，交与小姐。那小姐那里认得真假？便收了起来。你道这副金镯要等孙佩开封府灾难满了，此金镯仍归小姐，这是后话。再讲那莫士玉一连收拾了三四日，雇了车子，那日方才起程。这凤小姐见莫家父子为人老实，却也放

心前去，不知竟把凤小姐拐骗扬州，卖入烟花寨内。如今按下不提。

再说鲍刚有勇无谋，冲散了响马，定往寺内去看看小姐。若鲍刚有见识，那凤小姐怎得落难在奸人之手，流落在烟花之内？后来不知费了许多心机，方能脱得这番魔难。此是后话休提；但不知莫家父子可送凤小姐到湖广去与不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紫霞轩赤绳联姻

话说莫家父子雇下了车轿，送凤小姐往湖广襄阳而去，且自不言；单讲郝鸾自从在开封府与鲍刚逃出城来，又得了司马傲的柬帖，一路奔浙江而来。又想到：司马先生说到杭州寻访好汉，方才救得孙家兄弟。我想杭州是个文风所在，那里有得好汉？一路上逢州过县，多住两天，略略寻访。正是晓行夜宿，渴饮饥食，非止一日。

那日到了杭州，天色已晚。想到：我母舅是个好兴头的，若是今晚冒然而去，惹他见怪，不若寻个寓所，安住一宵，待天明之时，进府也不为迟。又走了几步，只见面前挂了一个灯笼，上写着“公文下处。”郝鸾便走到门首，叫道：“里面有人么？”店小二忙忙走出来道：“爷可是下店的？”郝鸾道：“正是。”小二道：“请爷上楼安歇。”那郝鸾的？”郝鸾道：“正是。”小二道：“请爷上楼安歇。”那郝鸾便把行李交付小二，小二提着行李灯笼引路。郝鸾进门来，只见柜内坐着一个人，面如蓝靛，发似珠砂，头扎花布手巾，插着一支金簪。时直三月，天气微热，身上穿着一件青布箭衣，大红裙裤，旁边站着一个小使，斟酒与那大汉吃。那汉子见郝鸾，并不起身，昂然坐着。郝鸾见了大怒，想到：只狗头好生无理，若不忍气打他一顿。想罢就同小二上得楼来。小二将行李放下，点着灯火，跑下楼去。小二取了一盆热水上来，叫道：“请爷洗脸。”郝鸾随即洗了手脸。小二又拿了一壶茶上楼来，放下了一个破碗。郝鸾见了就是一肚子恶气。正在不悦，小二又拿了一本号簿，一枝笔上楼来，对郝鸾说道：“请问爷尊姓大名，那里人氏？”郝鸾道：“你问我怎的？”小二道：“只是奉上司的行文，开饭店的，来往客商俱要上号写簿，每月初一十五，要到县内去点卯，恐有来历不明之人，俱要我们干系，故要问个名姓住处。”郝鸾见他说得有理，便说道：“我是洛阳人，叫做胡士信。”小二也不知其意，写了号簿，送付那大汉去了。随即送上饭来。郝鸾看见是糙米饭，一盘荠菜豆腐。郝鸾大怒，骂道：“你这个该死的狗娘养的，爷到此处，就该煮白米饭，大鱼大肉好酒与俺吃，难道俺不把钱与你么？”小二笑道：“爷，你说差了，东边也有店，西边也有店，那些店内才有鱼肉白米饭好酒，独我店中只得这样菜饭，到明日算账之时，只要每天白银一两，那时放你出门；如少一厘，还要补上大钱一文。”郝鸾听了此言，就将这盆菜饭泼将下来

，把小二打了一下。小二被打得疼痛，就跑下楼喊道：“只要你打得过，我去把大爷请来便了。”郝鸾道：“你就将金刚请来，看爷可怕他？”那小二跑到前面，禀那蓝面大汉道：“小人被那恶汉打伤，望爷替小人报仇。”那汉道：“他因何事打你？”小二道：“那人要白米饭好酒肥肉大鱼吃，小人回他我们店中没有，他就大怒起来，将饭食等物掬在地下，将小人脸都打破了，连爷多骂的。”那汉闻言大怒，道：“这狗头焉敢如此大胆！”便走到楼下骂道：“你是那里来的野囚，敢在爷店内打人？你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你敢下来打么？”那郝鸾早已晓

得是那个蓝面大汉前来斗骂，便将那腰内系绦一束，将衣角摠好，挺身站在楼门口，骂道：“你这不知死的狗头，敢上楼来？”那汉道：“你敢下来算你是个好汉。”郝鸾道：“我便下来，看你怎样？”便将那扶手用力搬起，认定那汉打来。那汉侧身躲过，郝鸾乘空跑下楼来。那汉抢一步，认定郝鸾面上一拳打来，郝鸾转身让过，举起右手，对那汉头上打了一下，那汉晃了几晃翻身跌倒。郝鸾正要赶上再打，那汉连忙摇手道：“大爷不要打，小弟得罪，爷可是洛阳人么？”郝鸾见那汉服软，他便住手道：“你怎么知道？”那汉陪着笑说道：“请爷到后面去少叙少叙。”郝鸾道：“你敢是诱我到后面还添些打手么？”那汉道：“做好汉的，要打个对手才是，好汉爷怎么说添打手呢？”郝鸾道：“纵有甚么险处，我却也不怕你。”说罢，就与那汉子走到后面。却是大大的三间房子，收拾的干干净净，摆着许多军器，桌椅等物俱是新的。那汉换了衣服，与郝鸾见礼已毕，坐下。那汉问道：“爷尊姓大名，实对弟说，乞爷见教。”郝鸾道：“在下实系洛阳人氏，姓郝名鸾，字跨凤。”那汉起身说道：“原来是孟尝君，小弟多多得罪，望乞恕罪。”郝鸾道：“足下姓甚名谁？也要请教。”那汉道：“小弟姓陈名雷，字电霞，山东东昌府人氏，世人见小弟性格粗鲁，为小弟起一绰号，叫做‘值年太岁’，不知爷驾到此有何贵干？”郝鸾道：“因父母双亡，家业凋零，飘流四处。前日母舅着人呼唤小弟，今日所以到此探望母舅。”陈雷道：“令母舅大人姓甚名谁？”郝鸾道：“家母舅曾做过经略大元帅之职，因年老告假回家。”陈雷道：“莫非吴甸汉爷爷么？”郝鸾道：“正是。”陈雷道：“小弟久慕吴老爷的大名，却未曾会过。”就唤小二取什酒肴，与郝鸾开怀畅饮。〔陈〕雷道：“只因小弟接了凤老爷的家眷，上山之后，复到杭州，开张饭店为由，访寻好汉是实。”此时二人俱各言其心事。

一宿已过，到了次日早晨，郝鸾起身洗面已毕，换了衣服，别了陈雷，离了店门，走往吴府而来。一路问来，已到吴府门首，只见一个大大的一座虎座门楼，对面冲高的照壁八字的墙门，门内放着两张大懒凳，凳上坐了十几个家

丁，真真威武。那郝鸾走到门首，问道：“你们这里可是吴老爷府中么？”家丁答道：“正是。你问他怎的？”郝鸾道：“烦你通报一声，说我是洛阳人郝鸾，特来看望你老爷。”内中有个老家人，晓得郝鸾是老爷的外甥，却不曾会过，便起身说道：“莫非是姑太太的公子么？”郝鸾道：“正是。”众家丁齐站起身来，说道：“小的们不知大爷到来，望乞恕罪。”郝鸾道：“恕你们无罪。”老家丁道：“请大爷到厅上少坐片时，待老爷出来再请相见。”那家丁进内，一会出来说道：“老爷请大爷到后堂相见。”郝鸾便走至后堂，只见母舅舅母俱在堂上，便抢步上前，双膝拜倒，说道：“舅舅舅母在上，愚甥拜见。”吴公双手扶起，道：“一路风霜，只行常礼罢。”夫人道：“几年不曾见你，如此长成人了。”郝鸾又与表妹见礼，礼毕，坐下说道：“愚甥自幼父母西游，家业凋零，一向少来问安，望乞恕罪。”夫人道：“自离姑娘之后，叫我日日思想，今日你方才到此，你可以不要回去，在我这里也罢了。况且，我与你母舅年纪已老，将来无人倚靠。你是外甥，也同儿子一样。”郝鸾点头道：“谨遵严命便了。”妇女捧上了茶来，又摆上午饭，用过。那郝鸾叫家丁到陈雷饭店里去取行李，当晚饮酒谈了些家常淡话。那吴公着人到书房收拾，铺设床帐，便请郝鸾到书房安歇。原来吴公无子，止生一女，小名叫若兰，年方十六岁，尚未聘婚。只因若兰容貌端庄，如花似玉，琴棋书画，件件皆通，吟诗答对，事事俱全。那吴公夫妇爱如珍宝。因见若兰才貌双全，求婚的人家也不知其数。那吴公一概不允，要选个才貌双全乘龙佳婿方肯允聘。

那日吴公与郝鸾正在书房谈讲家常之话，忽有个家人通报，说道常、柳二位相公来了。吴公道：“请他二人进来。”对郝鸾说道：“他二人在外游学，今日方回。这常、柳二生颇有才学，旧岁进了黉门。”不一时，常、柳二人进来。两个后生前面一人顶戴方巾，身穿天蓝直缀，朱履缎袜，面如传粉，年纪不足二十；后面一人头戴武生巾，身穿大绒直缀，亦是朱履绫袜。此二位面貌仿佛，年纪相同，笑容而进，说道：“老年伯在上，小侄特来叩见。”吴公道：“贤侄一路风霜，行常礼罢。”礼毕，便问道：“此位是谁？”吴公答道：“只是舍甥，姓郝，名鸾。”常、柳二人又与郝鸾见礼，方才坐下。吴公指道：“此位姓常，名让，号叫云。他乃吏部右侍郎常如春之子。这位姓柳，名绪，号贵之，乃兵部左侍郎柳逢春之子。”各人谈了一会。只见家丁禀道：“史相公来了。”吴公道：“请进来。”对郝鸾道：“因他自幼在我家来往，如今不好意思阻他。”常让道：“自幼曾与他同窗，幼时还尊重，目下随着门下客走了几年，习出满口的流言。”柳绪道：“我们正谈得有趣，不知这废物从何而来。”正说之间，只听得史通从外面叫道：“老伯，小侄史通来也。”郝鸾把史通上下一看，只见他头戴逍遥巾，身穿元色直摆，朱履绫袜，与柳

绪面貌相仿。后跟着一个门客，头戴鸭嘴巾，身穿天蓝直缀，却也生得不俗。只史通见常、柳二人，忙笑道：“原来常、柳二兄在此，却不知几时来的？就瞒着我先到老伯府上。”柳绪道：“小弟二人才来的，尚未拜府。”史通与吴公见礼，问道：“此位是何人？”常让道：“此乃是老伯令甥。”史通亦与郝鸾见礼。那门客姓刘名栋，亦见礼。已毕，史通便老着脸坐下，说道：“小侄忝在老伯教下，非止一日，今日难得常、柳二兄在此，况且郝兄又是初会，不论残酒残肴，愿领一杯。”当时与刘栋坐下。

酒至数巡，史通道：“二兄游学在外，可曾访得几个名妓么？”常让道：“小弟寻访名师，习学正事，这些不要紧的闲话，小弟到不知。”史通道：“你二人又来推托了，想是老伯在此，你反装老实。”因说道：“小弟到访得一个名妓，生得千娇百媚，若是看他两眼，令人魂消。明日小弟作东，请郝兄与二位同乐一番，有何不可？”郝鸾想道：母舅之言果然不谬，只史通真个是不成人的，与他交而无益。吴公见史通出言不遂，又不好当面说他，便起身道：“我身上有些不快，要后堂安歇安歇，你们在此少坐片时。”史通大喜道：“既然老伯身子不快，请后面安歇便了。”

不言吴公回后，再说史通见吴公进去，便说道：“方才只因老伯在此拘束，不便言其花柳行中妙处，如今老伯进后，待小弟一一奉告。”便一连吃了三杯酒，怎样长，怎样短，一派胡言，说个不了。那常、柳二生奈烦不住，又不好抢白，便起身说道：“小弟今日方才回来，却不曾到家，虽是书童先回家去，恐老母在家悬望，不便久陪。”那史通正说得高兴，见他二人要回家去，真真扫兴，又不好留他，只得起身散去。郝鸾送他们出府。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吴经略奉旨伐寇

话说常让离了吴府，对柳绪说道：“我看郝鸾兄到有十分义气，我等正说得高兴，却被那厌物吵掉了。明日我家设个香案，我与你同郝兄结个金兰，不知兄意下如何？”柳绪道：“弟也有此意，须要悄悄的把郝兄请来，瞒着那厌物。”二人算计已定，就叫家人如此如此请他，说罢各回家去了。

再说史通与刘栋，吃了几杯酒，真真有情有趣，却被常、柳二生打破。出得门来，刘栋道：“大爷可知常、柳二人的意思？”史通道：“不知。”刘栋道：“大爷说话，他二人愁眉苦脸，两人丢眼色出门之时，又同家人唧唧啾啾的说话。”史通道：“他们为何厌起我来？”刘栋道：“门下谅那常、柳二人明日必要请郝鸾饮酒，大爷与门下再去闹他一闹。”史通道：“说得有理，明日一定要去走走。”

再说郝鸾见常、柳二人着人相请，便来告禀吴公，说：“常、柳二人着家

人相请，愚甥明日要到他家去饮酒，不知母舅意下如何？”吴公道：“若是常、柳二人请你，你可自去，下次不必告我；但史通那个畜生，不可同他来往。”郝鸾道：“谨领严命。”当晚吴公设宴，在后堂与夫人郝鸾同饮。饮酒之间，谈论些家务，又说道：“老夫只生你表妹一人，为他择婿费了多少心机？止有常、柳二生中我之意。柳绪有了岳家，常让尚未聘定。我意欲将你表妹许配他，却无人作伐。幸得你来，可以从中说合。”郝鸾道：“常让果有才学，明日愚甥与柳绪从中说合便了。”郝鸾辞了吴公、夫人，回书房安歇。

一宿已过，次日天明，常、柳二人又着人悄悄的来请。郝鸾便换了几件新衣，带着家丁往常府而来。到了常府，家丁进内通报，柳绪早已先到，二人出来迎接到大厅，见礼已毕，坐下，茶罢，常、柳二人笑谢道：“昨承老伯与兄雅爱。”郝鸾道：“肴馔不恭，何劳称谢。”常让道：“非怪小弟唐突，怎奈史通忒厌，所以得罪。”柳绪道：“小弟意欲斗胆忝在教下，不知尊意若何？”郝鸾道：“弟乃山野愚夫，既蒙雅爱，敢不从命。”常、柳二生见郝鸾允了，心中大喜，便叫家人摆上香案，叙了年庚，郝鸾居长，常让第二，柳绪第三。三人焚香发誓，愿同生死。拜毕，起身。郝鸾又到后堂见常夫人，常让道：“今日本该请郝兄大厅饮酒才是，惟恐厌物寻来不便，不若请郝兄到紫霞轩叙谈。”郝鸾与常、柳二生走进轩来，一看，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到有无数的奇花异果。当下三人坐定，家人摆下酒肴，饮了一会。郝鸾道：“今日幸会二位贤弟，实乃天幸，我意欲烦柳贤弟代舍表妹做个月老，与常贤弟结亲，不知尊意如何？”柳绪道：“好极，妙极。”常让道：“小弟焉敢高攀？”柳绪道：“仁兄不必推辞，待明日小弟同郝兄回会老伯，一言为定便了。”三人正说得高兴，忽见门公进来禀道：“史相公同刘相公来了。”常让道：“这厮怎么访得这样确？你怎样回他的？”门公道：“史相公问老奴：你相公可在家？老奴回他在家呢。史相公又问郝相公柳相公可在这里？老奴回他在此。”常让大怒道：“你这老奴才，就该回他不在家才是。”话言未了，只见史通同刘栋外面走进，大叫道：“小弟有甚么不是处，三位兄就不携带顽顽？到亏我会找。”常让道：“非是小弟今日不来相请，只因郝兄偶然光降，小弟不过平常小饮，并非待客之礼，故此不敢奉请，得罪得罪。”史通道：“如此说来，到是小弟闯席了。”又向郝鸾道：“是日舍下还要恭候。”说罢坐下，家人添上杯筷，史通也不则声，就吃个不歇杯。那柳绪、郝鸾心中十分厌他。史通一连饮了十多杯，方才落嘴，说道：“郝兄从北至南来，尚未曾游过西湖，明日小弟作东，将杭州有名的妓女带入舟中，来游玩西湖，作乐一番，有何不可？”郝鸾道：“俺是出外之人，却不喜甚么名妓，只要寻访豪杰，是俺平生之志。”史通笑道：“郝兄之言差矣，自古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兄虽

是这等说，只恐见了那妖娆妇女，就不是这等说了。”那郝鸾就将脸一沉，低头不答。常让见郝鸾不爽快，自己又不曾止住史通的口。柳绪却不奈烦，便说道：“史兄休怪小弟多言，今日蒙常兄雅爱，你我都是书香一脉，理当讲些文才；况且郝

兄是个忠直的豪杰，兄饮酒只饮酒，何必说那忘八的事情？”史通听了，大怒道：“谁是忘八？我同你是世交，因何骂我？同你到明伦堂上去说理。”常让见史通发怒，恐闹出事来，便劝道：“史兄不必动气，柳兄非是骂你。”史通道：“现骂我是王八，兄怎言不是骂我？”常让道：“恰才兄言花街柳巷之事，柳兄方才不曾分破得清。圣人云：一日宿娼，忘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故为‘忘八’。这岂不是怪错了人？”史通道：“虽然如此，太唐突了些。”刘栋道：“大爷休怪柳相公，还是大爷唐突了些。”史通道：“据你说，是我唐突了，到是小弟得罪柳兄，罚我三杯，算我赔礼。”就一连吃了三杯。郝鸾见史通不成交，便起身说道：“恐我舅舅舅母悬望，另日再谢罢。”言毕起身出席。常、柳二人说道：“请兄再饮几杯，怎么这样匆匆而行？”史通道：“郝兄是厌着小弟，故此回府。”郝鸾道：“岂有此理。”当时五人出了大门，一哄而散。郝鸾自回吴府，常、柳二人回府，闷闷不悦。

且说史通同刘栋回到自己书房，坐下说道：“老刘，方才郝鸾与常、柳二人俱是厌我，你有何法叫他们与我相好？”刘栋道：“据门下看来，常、柳二人是懦夫，郝鸾是一匹夫小人，大爷何必与他们结交？”史通道：“说得有理，他三人不过朝夕饮酒顽耍，我同你日日去闹他，却看怎生奈何你我？”

不言史通，再说柳绪，次日到吴府说了结亲之事，吴公大喜。常让择了吉日，行了聘礼。一日，吴公与郝鸾、常让正在书房闲谈，忽有人来报道：“启老爷，今有圣旨到来，召老爷高升，城内文武各官俱在北新关等候老爷开读圣旨。”吴公闻言，吃了一惊，说道：“今圣旨来召我，却为何事呢？况老夫久居林下，想我又无过犯，这却为何？”常、柳二生也慌在一堆，郝鸾道：“母舅且不必惊疑，竟到北新关接旨，看是甚么事情，再作道理。”吴公进内，与夫人小姐说知，这一惊不小。吴公换了朝服，带着家丁，郝鸾、常让、柳绪一同相随而行，来至北新关前。那些文武官员俱欠背躬身，说道：“我等众卑职在此等候大人多时，俟大人开读旨意后，卑职等再行礼罢。”吴公就昂然走进亭来，只见亭上已摆着香案。不一时钦差到来，立在上面，吴公执笏，朝上拜了二十四拜，文武官员俱一齐俯伏。那钦差展开圣旨，高声读道：“圣旨已来，跪听宣读。”诏曰：

朕闻安邦定国，皆武臣之力，文臣之才也。今有登莱等处地方，海寇屡犯境界，民不安生，诸将莫能御敌。朕思卿有将相之才，兹特封经略大元帅，加

兵部侍郎，提调松、镇二营，统领大军五十万，即日征伐海寇，俟有功班师之日，另行升赏，尔其钦哉。

当时读罢圣旨，吴公山呼万岁，谢恩已毕，钦差即捧过兵符帅印，递与吴公，吴公接了，又将圣旨供在桌上，就与钦差各官见礼，然后叙爵，挨次坐下。献茶毕，钦差又对吴公说道：“此是圣上的隆恩浩荡，老先生即要起程提兵征寇，不日得胜班师，足见老先生大功。”吴公说道：“老夫年已六旬之外，今蒙圣恩，敢不尽心为国？所奈事未清楚，三日之后，方能起程，一者大人未候，二者家中料理料理。”便先差家将吴龙，领了令箭，飞奔松江，调兵二十五万，在西路等候；又差家将吴豹，领支令箭，到京口调兵二十五万，会合松江人马，亦在西路等候。二人领令前去，不提。再说文武官员参见吴公已毕，请钦差大人到公馆安歇，吴公告别回府。郝鸾接着，大喜，夫人小姐一齐上前施礼。小姐道：“恭喜爹爹又荣升显任。”吴公道：“虽是如此，怎奈为父的老朽不堪，只恐这几块老骨头，抛在他乡。”夫人道：“一者靠皇上洪福，二者仗老爷虎威，此去定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小姐道：“爹爹自幼身为将帅，不知临过多少大阵，何况一海寇呢？”吴公道：“三日后就要起程。”夫人便叫摆酒，与老爷饯行。当晚，吴公在后堂与郝鸾无人吴公道：“我如今奉旨征寇，幸得贤甥在此，老夫却放心得下。只有一件，我却放心不下。”郝鸾道：“请问母舅大人，那一件放心不下？”吴公道：“若要我放心，贤甥切不可同史通交结来往。”郝鸾道：“史通乃一匹夫，母舅不必以他为虑。”吴公道：“贤甥，你却不知，从前史德明原与我相好，后因他拜在米相门下，我就不与他往来，又与他争闹几场，我恐有不测，故而告病归家。史通又假言父命，烦府县为媒，要你表妹为妻。我推辞不允，他就怀恨在心，说道：看你女儿把个甚么人家？故此言意不和。前日听见我与常家做亲，他自然毒恨在心。我如今远征他方，恐那史通与刘栋生出不良之心。贤甥必要依我三件事情，方无他变。第一件，我起身之后，切莫与史通、刘栋往来；第二件，可着常生早早婚娶，你一件之内，必要留心；第三件，乃你舅母年老，早晚无人供奉，你可早寻一房妻室，看管家园，尽你舅舅母一世，我就死也瞑目了。”言罢，不觉掉下泪来，夫人小姐亦悲伤不止。郝鸾道：“愚甥谨依严命，大人不必挂念，表妹过门之后，家中料理明白，愚甥亦来登州，帮助舅舅成功，班师回朝，共享荣华。”吴公道：“你也是将门之后，应该出力皇家。”话言未了，各各又悲伤起来，那里还饮得下酒去？便叫人收拾了席面，各人安睡。

次日，吴公备了重礼，送与钦差。正在家中料理，忽见常、柳二生备了酒席送到吴府，常生上前施礼，道：“恭喜岳父荣征，小婿不才，特备酌筵与大人饯行。”吴公说道：“多承贤婿。”柳生亦上前恭喜道：“小侄礼当明日恭

敬，恐伯父大人次日五鼓起马，故同常兄特来饯行。”说罢，与常让各各奉爵。柳生朝上一躬道：“愿伯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常让道：“愿岳父鞭敲金镫响，人奏凯歌还。”吴公连饮双爵，大笑道：“多承贤侄贤婿美意。”三人方才坐定，只见那些亲戚朋友俱来恭贺饯行，吴公一概辞谢。直饮到日暮，常、柳二生各各告别。吴公回到后堂，着随征的家丁收拾军器行李马匹等件，又备了香烛，拜辞家神灶君祖先，然后又吩咐夫人小姐些家常闲话。到了次日五鼓，吴公起马，夫人小姐依依不舍。只听三声炮响，吴公带了四十多名家将，乘了马匹出城去了，文武官员送至十里长亭，方才告别而回。郝鸾同常、柳二生送了五十多里，方才告别。钦差回京覆旨，不提。吴公到了西路，会合两路大兵，征剿海寇去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卷分解。

第十回 常公子邀友游湖

话说郝鸾与常、柳二生送了吴公，回进城中，他们三人朝夕不离。虽然吴公吩咐郝鸾，叫常家娶亲，一时那里来得及？府中大小事俱是郝鸾掌管。史通与刘栋常来顽耍，虽然郝鸾与常、柳二人厌他，那史通单要来闹他。一日，柳绪道：“老伯去了有半月有余，府中事体俱已料理明白，许久不曾与郝兄畅饮，小弟意欲尽量一饮，怎奈史通惹厌不过，如之奈何？”常让道：“郝兄到此三月有余，尚未游过西湖，明日小弟作东，请郝兄到西湖湖心亭玩赏，一者避那厌物，二者尽我们的情兴，岂不美哉。”柳绪笑道：“妙极，妙极。”郝鸾道：“蒙二位贤弟雅爱，愚兄怎敢不遵命？明日贤弟先在湖心亭等我，我随后而来，那厌物才不知道。”三人正在言谈之间，忽见家人禀道：“史相公来了。”郝鸾听了此言，心内一愁，道：“这厌物又来讨厌了。”柳绪、常让却往后走，说道：“我二人且避他一会，今日会他不打紧，恐明日跟我又要缠扰。”家人道：“不是史相公，是那开饭店的陈爷。”郝鸾道：“快请他进来。”对常、柳二人说道：“这个姓陈的很有些义气，明日可约他同游西湖。”这陈雷因那日见郝鸾武艺精通，是个豪杰，屡屡要见郝鸾。因吴公在府，不敢引见，暗地里相会了几次。今见吴公远征海寇，故此前来相望。郝鸾便着人请他。那陈雷走进厅来，常、柳二生见他生得凶猛，就吃了一惊。陈雷说道：“小弟连日少来问候长兄，望乞恕罪。”郝鸾道：“贤弟驾临，愚兄不曾迎接，贤弟亦要恕罪。”陈雷见常、柳二生，便问郝鸾道：“此二位是谁？”郝鸾道：“这位是愚兄的表妹丈，姓常名让，乃是吏部右侍郎常老伯的公子；此位姓柳名绪，乃兵部左侍郎柳老伯的公子。”陈雷道：“原来是两位公子，小弟失敬了。”二人见礼，礼毕坐下，献茶已罢，郝鸾道：“明日常、柳二位贤弟请我游玩西湖，贤弟可得空闲，同去游玩如何？”陈雷道：“小弟乃山野愚夫，怎能陪得二位公子？”常、柳二人道：“陈兄乃当世的英雄，小弟们乃书儒

之辈，郝兄每称陈兄义气，使小弟正欲投启相请，今幸驾临，真乃天赐奇逢。”陈雷道：“既二位公子不弃鄙陋，小弟领教便了。”郝鸾吩咐家人办酒，四人畅饮，直饮至黄昏方散。

次日，常让叫了船只，着人悄悄的请柳绪、陈雷，径自登舟，先到湖心亭来，叫店家准备酒席，等候郝鸾不提。再说郝鸾，在家料理了些家务，然后与夫人言明，带了两个书童，出了城门，雇了一只小船，竟往湖心亭而来。约有巳牌时候，只见那些游人在两岸上下来往，又见那游湖船在湖内飘荡，也有笙歌细乐，也有吟诗作赋。郝鸾想道：人称杭州西湖乃天下第一胜景，果然名不虚传。正想之间，忽见对面摇了来一只小船，中舱内坐着一人，面前摆着数盘肴馔，一壶酒，一只碗，独自斟饮。郝鸾定睛将那人一看，吃了一惊。你看这人生得怎生模样打扮：

相貌希奇，眉中长带杀气；胸藏侠义，腹中单爱英雄；鼠眼金光闪烁，行黑暗如同白昼；鹤膝猿背，腾身快似风轮。济困扶危，所仗者鸡鸣狗盗；诛奸险恶，不让那摄政专诸。独坐舱中如虎踞，狞眉狰目似凶神，只因奸党迷真性，降下台垣地藏星。

郝鸾见那人生得奇形怪状，满面杀气，两眼如紫靛；那人亦看郝鸾生得面如重枣，两道浓眉，肩揸背阔。他见郝鸾看他，那人也目不转睛看郝鸾，不觉两船早已擦过。郝鸾因见那人生得异相，便叫稍公：“与我把船摇回去。”稍公不敢不回，只得把船摇回，奔湖岸而来。郝鸾意欲赶上那人细看一番，问其住居姓名，不意那人依旧回来，只见那位站在船头之上，郝鸾亦出舱站在外面，两来之船，对面一擦而过，离了半里之地。郝鸾道：“稍公，我不回岸了，还到湖心亭去。”稍公道：“方才行到半湖之中，相公又叫摇回来；这会又要摇到湖心亭去，岂不是耍杀我了。”郝鸾道：“你不要埋怨我，多与你几分银子就是了。”稍公道：“既是相公多赏我些银子，再转几次，我也不敢言语。”便将船又摇往湖心亭而来。郝鸾抬头一看，只见那船远远又摇来。郝鸾想道：那船上的汉子生得如此异相，必是英雄之士，他见我赶来看他，他亦如此看我，其中必有原故。猛想起司马傲的柬帖，便点头道：是了，是了，司马先生曾言过的，若要救孙佩，必得奇异之人方能救得出来，叫我离了开封，奔浙而来。虞字却不是口天？我如今已在母舅府中安身，前已应过：“舟中巧会异奇人”是后首一句，今日却在船上遇着一个奇人，莫非就是此人？正想之间，那船早已当面。只听得那船上的稍公叫道：“进禄官，你往那里去？”原来跟郝鸾的两个书童一个叫进禄，一个叫爵禄。进禄听有人叫他，就抬起头来一看，笑道：“我说是谁？原来是张叔叔。我同大爷往湖心亭去呢。”说罢依旧两船擦过。郝鸾便问进禄道：“那个船家你认得他么？”进禄道：“小人认得

他，他上年曾在府中过的。”郝鸾道：“那站在船头上的，你可认得他么？”进禄道：“小人认不得他。”郝鸾也就罢了，坐在船头，想起心事：那鲍刚不知去向，孙佩又不得知他好歹如何。正想之间，也到了湖心亭，郝鸾只得上岸。那常让、柳绪、陈雷等得心焦，见郝鸾到来，起身迎接，说道：“小弟们等了兄多时了，因何此时才来？”郝鸾道：“有事羁身，故而来迟。”四人上了亭子来坐下，观看湖中景致。小二摆上酒肴，四人畅饮不提。

再说郝鸾在舟中见过那人，乃是本城人氏，姓马名俊，字子昌，绰号叫“电光目”，因他身轻会跳，世人又叫他“玉蛱蝶”。自幼父母双亡，虽然遗下些薄产，怎当他结交好汉，不觉一贫如洗。忽一日，来了一个道人，对马俊说道：“贫道此来传你法术，偷盗大户人家不义之财，一来与壮士权为度日；二来见贫困之家，可周济他些银钱，也是些好事，不知壮士可能允否？”马俊想了一会，道：我不免权且依他，看他有何法传我。便说道：“蒙老师指示，敢不从命。”那道者在马俊耳边说了一会，马俊心灵一一记在心中，拜谢道人，道人竟自去了。马俊得了这个方法，当夜就试验，一些也不费力。后来将盗来的银钱周济贫人，人都念他是个好汉。今日无事，雇了一只小船，到湖心来游玩，方才见了郝鸾心内想道：“这杭州城里也不知见过了多少好汉，不曾见这红面的好汉，此人决非杭州之人，定是他乡的好汉，适才他两眼看我，似有相怜之意，恨不曾与他交言，我且走上去与他谈谈，看他出言若何。又想道：且住，这稍公既认得他书童，必认得他主人。便问：“船家，方才那只船上小使你认得他么？”船家道：“小人认得他，他是吴经略府上的书童。”马俊道：“那个吴府？”船家道：“就是前月奉旨征剿海寇的老爷府中。”马俊道：“那红脸人是府中甚人？”船家道：“他是吴老爷的外甥。”马俊道：“你可晓得他姓名？”船家道：“我晓得，此人大有名望，他父亲做过值殿将军，今已父母双亡。他挥金如土，家业被他败尽。他姓郝，名鸾，字跨凤，世人称他为孟尝君，乃此真洛阳人，膂力有千斤，拳棒枪棍，件件皆通，本城不知有多少会拳的好汉，俱到吴府中请教他，他连一人也不中意。”马俊想道：是呀，常听朋友说，洛阳郝鸾是个好汉，今日相逢，果然是个好汉。我若是日里会他，恐他不知我的本事，不免今晚三更时候前去会他，他才晓得我马俊是个有手段之人。主意已定，船已到岸，马俊把了船钱，竟自上岸去了，不言。

再说史通，因刘栋到巳时之后还不见来，史通坐在家中纳闷不过，便自己一人走出门来。到得街坊，一头走，一头想道：这几天不曾闹得他们，今日不免走走。一直来到柳绪门首，也不问门公，竟自走进，书房冷冷清清，并无一人，只得出来，问门公：“你家相公往那里去了？”门公回道：“今早常相公

着人请去。”史通想道：此人定在常让家里。便跑到常家门首，问门公道：“柳相公可曾来？”门公道：“柳相公不曾来。”史通不信，走到书房花厅，四处找寻，并无一个人影。想道：定在吴府。出了大门，竟又到吴府来。来到吴府门首，也不问门公，竟自走进花园，东张西望，亦无一个人影。心内想道：他们不在常相公家，不知在此处往那里去了？便走进书房看看古物，玩玩园中的花卉，坐在书房里面乱想。时值初秋天气，凉风拂面，不觉一阵困倦起来，不知不觉的就在床上恹恹的睡着去了。

却说吴府内老爷出征去了，夫人又值午睡，小姐在窗下刺绣。小姐身旁有一贴身服役丫鬟，名叫秋香，来至园中，见一带巾的书生酣睡，伏车便道：“今日问知我的常姑爷到西湖上去游玩，怎么此时还睡在此？难道不曾去么？”复又一看，一些不差。想道：我的姑娘过门，定然把我陪送过去，此常姑爷生得人物风流，我秋香若得姑爷收为侧室，便快活一世。今日园内无人，我不免进去以言挑他，看他，若倘有天缘之分，也未可知。只因秋香动了一点邪念，岂知错内生出祸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昧理谋奸身受辱

话说秋香走进书房，把采的花蕊放在桌上，就伸手在史通脸上轻轻打了一下，说道：“读书人不念书，反在这里打盹。”史通正在朦胧之时，被秋香一掌打醒，惊出一身汗来。说道：“是谁打我？”秋香再定睛一看，却不是常生，是史通。先前史通是坐在几上，只有半边脸在外，所以认错了，此时史通立起身来，方才认得明白。这秋香从小看见常生、史通往来，故此认得明白。秋香见不是常生，转身往外就走。史通乃是个色中饿鬼，见秋香有几分人才，便上前拦住，笑道：“小生在此打盹，既蒙姐姐将小生打醒，必有下顾之意，况且房内无人，真乃天缘凑巧。”秋香满面通红，说道：“我见相公睡在几上，恐我大爷回来，故请相公醒来，因何口出不逊之言？”史通笑道：“这是姐姐见爱小生，非是小生强逼。”说毕，上前一把握定。秋香道：“相公快些放手，如不放手，我就叫喊起来，恐夫人知道，反为不美。”史通道：“就是夫人知道，也不能责罪于我，是你来寻我的，不是我寻你的。”秋香见他不肯放手，又挣不脱，便心生一计，说道：“我出来好一会了，恐小姐着人寻我，况今夜大爷与常、柳二位相公游山玩景，明日才回，相公让我进去，待晚间伏侍小姐之后，我先到书房等你，或是相公先到这里等我，那时无人知觉，免受惊慌，岂不为美？”史通道：“这是你哄我的话。”秋香道：“我既有心于你，怎么又肯将言语哄你？”史通认以为真，恐人看见，便说道：“我今晚一定先来等你，你将此门莫关，切莫失信。”秋香见史通放手，便跑开说道：“岂有失信之礼？”史通道：“你若不来，我明日禀告伯母，定然打死你。”秋香

含着羞，红着脸，点点头，竟自去了。

史通出了花园，欢天喜地回家。路上撞见刘栋，刘栋叫道：“大爷从那里来？我那里不寻到。”史通因私事不肯说真话，故意将眉头一皱，说道：“这几日方才空闲，不意都中来了几个朋友，被他霸留住了不放，是我苦苦告辞回来走走，约他晚间再会，我却辞他不过。”刘栋道：“大爷说差了，自古道：故人相见，喜上眉梢。大爷可带门下去谈讲谈讲，自然有趣。”史通道：“若是你我平素相交之人，到不说他了，那几个人总是几个书呆子，不喜帮闲，止喜读书作词，咏诗作对，我也不喜与他们相交，若你去时，他们总要罪加于我。另日慢慢的带你去便了，我今日却还有点小事，改日再同你去走走罢。”刘栋见史通如此回他，却又不肯再言，只得自别，刘栋竟自到别处赌钱场上去了。这史通三言两语将刘栋支开去了，回家到书房坐下，用过午饭，闲顽了半日，望着太阳落西，他就一溜烟跑到吴府，来到花园，进了书房，将书架上的古书翻了几本看看，呆呆的在那里等候秋香，不知那秋香原为脱身之计，所以慌骗他罢了。今在楼上伏侍小姐，并不提起此事。到晚间，依旧伏侍小姐，连下楼来有事都是悄悄的行走，恐怕史通来寻他。再说那史通，等到黄昏时候，他不见秋香出来，心下想道：敢是在楼上伏侍小姐不能得空，要等若兰小姐睡了才得出来。堪堪等有一更时分，也不见来，外面又无月色，书房并无灯烛，黑洞洞好不寂寞。一时身子困倦起来，伏在几上，不觉就睡着了。

且不言史通睡着，再说郝大爷在西湖，直饮到黄昏日落，方才转回。但那小船到了城边，已是更初时分，郝大爷道：“三位兄弟，今自不必回去，且到舍下吃杯闲茶还不迟呢。”陈雷与常生、柳生三人一同来到吴府。书童掌了灯烛，来到书房，忽听得书房内呼声如雷，柳绪道：“此处有何人在此睡着？”一齐进了书房，书童将灯一照，常让笑道：“你看这灰物，好没体面，因我们不在此处，他就老老实实等我们要吃酒呢。”郝大爷见是史通，便用手摇着他的肩膊，笑道：“史兄少睡，醒来罢。”史通正在梦中，见秋香从花架边走来，若要上前去搂他，却挣也挣不起来，却被郝鸾摇打，猛然惊醒，只道梦里的事，转身过来，把郝鸾一把抱住，亲了一个嘴道：“姐姐真乃信人也。”那个嘴刚刚凑巧，郝鸾被他亲了一个嘴，就怒将起来，况平昔又不喜欢他，便掌起右手，认着史通脸上打了一下，打得史通耳内轰轰的乱响，跌在一边，猛然睁眼一看，见是柳、郝、常三人，还有一个大汉，吓得他目瞪口呆，连舌头都吓短了。郝鸾骂道：“咱平日不曾与这狗头有半句戏言，因何亲起我的嘴来？”史通说道：“小弟一时唐突，望兄恕罪。”常让道：“那有平白的就亲起人的嘴来之礼？”柳绪道：“他还说‘姐姐真乃信人也’，必要送官究治才是。”陈雷道：“不要送官，私下打他一顿，不怕他不招。”郝鸾道：“俺

们那有工夫打这狗头，叫家丁们打他便了。”书童跑出来叫了几个家丁来，家丁道：“大爷呼唤我们有何使用？”柳绪说道：“今有史通黑夜钻入花园，非奸即盗，叫你前来打这狗头，必然叫他招出真情才罢。”众家丁齐齐答应道：“总在小人们身上。”因这史通平日嘴坏伤人，这些家丁无有不恨，今日奉主人之命，正好公报私仇，个个手执短棍，不由分说，往上一拥，把个史通攢倒在地，轮流敲打，只打得遍身青紫，全体伤痕，又叫道：“切莫打他头脸。”那史通打得叫苦连天，只听他说道：“莫打，我招了。”常让恐怕把史通打急了口内乱招胡说，柳绪也怕他打急了乱招私情有关风化，二人上前止住家丁，说道：“且不要打，况史通是个世交，也不要叫他招，放他去罢。”郝鸾上前道：“列位贤弟，此言差矣，岂有不招而放之理？明日他又生出别样话来，反说我们的不是。”史通无奈，只得招道：“小弟因日里找访三位不见，就在此处闲坐打盹，忽有个丫鬟叫秋香，将我打醒，约我今晚在此相等，不期撞着了三位仁兄，除此并无别事，望兄饶恕。”郝鸾道：“秋香可曾来呢？”史通道：“秋香并没有出来。”郝鸾又道：“秋香是丫鬟之辈，你也不该勾引她，况母舅待你不薄，又

是你年家，老伯既容你往来，你反起邪念，其罪难免。”史通道：“小弟一时被秋香哄诱，所以该死，从此再不敢到此了。”陈雷道：“虽是如此说，其理不当。”常让、柳绪道：“史通是一时迷性迷了他的心，所以做这些畜生的事。念他平日无罪，饶了他罢。”郝鸾道：“虽是二位仁兄讨饶，叫这狗头吃了大粪，我就饶他。”柳绪道：“言之有理。”便叫家丁取些大粪来，家丁不敢违拗，就拿了一个破碗，盛了些干粪来，便把史通抱将起来，将粪朝他脸上就浇，史通用双手将嘴遮住，常让见史通如此的光景，吩咐家丁不要把粪浇他，让他得空溜了。那史通见众人放松了些，乘空跑出去了。那些家丁也不拉他，任他走了。史通见花园门半开，就跑出花园去了。众家丁虚张声势吆喝吆喝，郝鸾气得面如土色，立在门首不动。且说史通跑到家中，众家丁见他满身臭屎难当，只得取了衣服净水与他洗过了脸，换了衣服，坐下，家丁见他身上有伤，便取了酒来。史通饮了几杯酒，却又满身疼痛难禁，想道：秋香这个贱人，害得我好苦也。又想道：我黑夜阑入人家园中，其实是我不是，就是打骂也不为过，只恨这些小畜生怎的叫那狗头拿大粪浇我，我怎肯与他干休，倘明日将此事传将出去与外头人知道了，我有何颜面在杭州城内往来？我如今不免到五更时分起身进京，到父亲府上去住下，慢慢的用计谋算这班畜生，以报此仇便了。正是：

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就吩咐家丁收拾行李，雇了牲口，明日五更就要起身进京。众家丁足足忙

了一夜。将到四更时分，辞别了母亲，带了家丁，等开城门就往京都去了。后来，那史德明听信儿子史通的语言，就害柳公过海封王，拿了常家，种种暗害，生出多少唇舌，皆因今日拿粪浇他的原故，仇恨在心。此话休提，后来自有交代。那刘栋次日听见史通进了京，犹如失群的孤雁，又不曾做过生意，平日是嫖赌逍遥，好吃好穿，那里受得这班苦楚？只得将房子变卖，又问亲友借了几两银子，带着浑家，也进京去投奔史通去了。这也是后话，休提。

如今且说郝鸾，站在花园门首，怒气未消，只见东首黑地跳出一个大汉，来到郝鸾跟前，双膝跪下，说道：“求郝大爷救命。”郝鸾吃了一惊，定睛把大汉一看，见他面如黑漆，两道浓眉，背阔肩揸，头戴栗色毡帽，身穿短短的青衣，年纪约有二十余岁。郝鸾道：“好汉请起，我郝鸾乃是一个愚人，兄有何冤屈？我怎生救得你的命？”那汉子起身哀求道：“一言难尽，求大爷台驾到小弟寓所，一一奉申。”郝鸾想道：我从来不曾与他会面，他怎的到认得我？我若不去，他还说我惧他。便叫家丁掌了灯，又叫家丁对那三位相公说声：“说我就来。”随即就同那汉子出了花园门去了。不知此汉请郝鸾去做什么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仗义医疮遇异人

话说郝鸾随着那大汉走了半里之地，到了一个寓所，只听得有人大叫道：“痛杀我了。”郝鸾四处一望，并无人影，这一声喊叫如雷鸣一般。那汉子请郝鸾坐下，纳头便拜。郝鸾用手挽起，道：“足下尊姓大名？贵处那里？因何晓得我的名姓？足下有何冤屈？请教明谕。”那汉子起谢，说道：“小弟系东昌府人氏，自幼父母双亡，止生我愚弟兄二人，咱姓周名龙，只因咱面黑，人都叫小弟为‘铁判官’。咱的哥子叫做周顺，因他面红，别号叫做‘火判官’。前月离了山东，寻访朋友行到此处，咱的哥子肚皮上偶然害了一个大疮，不能医治，有碗口大，亦有口耳眼鼻，那些大夫俱说是人面疮，都不下药。小弟前日在乡村寻访名医，偶然遇着一个道人，他说道：‘凡有可知奇难异病，早来遇我，错过难逢。’小弟听见，就去求他，把哥今所害之疮告诉与他。那道人说道：‘贫道这疮到会医，药饵到有，只是差一样引子，却不能医治。’小弟就十分哀求，他又说道：‘世人晓得叫人面疮，惟我知之却是百日疮，若过了百日，其人必死。我出家人方便为本，与你说罢：城内有一吴府，如今奉旨出去征讨的就是他家，某日晚间你可在他家花园门首等候，有一红面爷就是，他是洛阳人，姓郝名鸾，字跨风，你可求他一口龙泉宝剑为引，可以立刻痊愈。’小弟在门首等大爷有两天，今日才得相遇。”郝鸾道：“剑却有，只是无药，怎生医治？”周龙道：“那道人已将药饵交付与我，又有一个帖儿，大爷照帖取用。”郝鸾道：“那道者有如此神通，但不知是何名号？”周

龙道：“小弟曾问过他的名姓，那道人复姓司马，名傲，别号裊子。”郝鸾闻言，惊讶道：“原来是司马先生，真乃高仙也。”便叫家丁回去取剑，又将柬帖展开一看，中间写得明白，就叫周龙快取炭火，又取阴阳瓦来，将药用水和得干不稀。又叫周龙：“扶起你哥哥来。”郝鸾方进房，看见两张床铺上卧着一个大汉，约有丈余，果然面红，圆眼双睁，头大如斗。郝鸾道：“好个汉子。”遂将那药料搽在疮上，止让出疮上那张嘴在外。不一时，家丁取了剑来。郝鸾叫家丁把火拿到周顺房中，把剑掣出鞘来，金光绕眼，即将剑尖插在火中，不一刻的时辰，那剑金光灼灼，通红的，拿在手中，认着那疮的口内插将下去，听得咯喳一声响，其臭味难当，只听得周顺大叫一声：“快哉！快哉！”呼呼的睡去，忽见疮疤霎时落下，犹如鬼脸一般。周龙见哥哥疮好，感谢不尽。郝鸾见周氏兄弟到是两个豪杰，心中欲有结交之意，一时不便说出。郝鸾道：“你可将这疮疤明日埋了。”周龙道：“晓得。”郝鸾又问道：“你的贵友姓甚名谁？”

周龙道：“此人亦是同乡，姓陈名雷，绰号叫做‘值年太岁。’”郝鸾笑道：“陈雷如今现在我花园内，今日不便，明日同令兄到我园中与陈雷兄相会便了。”周龙道：“原来陈雷在大爷府中，明日咱与哥子到府叩谢大爷，再与陈兄相会便了。”郝鸾道：“今日夜深，暂别兄长，明日再会罢。”叫家丁掌了灯，携了剑，出了店门。周龙道：“寓中多有得罪，感谢不尽。”送郝鸾出了店门，回到房中，见周顺呼呼睡着，又见郝鸾如此豪杰，心中大喜，又知道陈雷的下落。收拾过了物件，息了炭火，也自安睡不提。你道司马傲既然用药，因何用剑为引？不过借此提拔出一班英雄相聚之意，要他们侠气相投之故耳。

且说郝鸾回到家中，陈雷与常、柳二生都来问道那汉子的原故，郝鸾便把医疮一事一一说明。那陈雷听见，说道：“周顺弟兄自幼与咱相交，在山东也算他两个好汉，不意他兄弟们前来寻我。”郝鸾道：“我已约他明日到此相会。”陈雷大喜。时已二更，常让、柳绪、陈雷三人又吃了几杯茶，说道：“小弟们要告辞了。”郝鸾还欲留他三人，他们立起身来坚意要行，明日相会罢。郝鸾留他们不住，家丁掌了灯火，送他们三人回去，各自回家不提。先前传唤家丁打史通又浇粪等事，此时夫人小姐俱已知道，把秋香吊打了一顿，又听得郝鸾被个不认得的人请去医治人面疮去，夫人忧疑不定。忽见郝鸾回来，走至后堂见夫人，知这秋香他是小姐房内的丫鬟，不便说长道短，只得含糊说了几句，又把周顺害人面疮的事情说了一遍。夫人小姐各称奇异。郝鸾来到书房坐下，因受了史通的气，却一时睡不着，先叫小童去睡了，郝鸾秉烛独坐，想起史通做出这样事来，好不气闷。又想起孙佩受那囹圄之苦，不知鲍刚那里去了

，不觉的伤心起来。又想到：“司马傲有如此神算，怎么偏偏的不应前言，叫我那里去寻访异人？到是今日船上遇见的那个人可以算得奇人，却不知他的姓名。虽然陈雷、周龙、周顺生得相貌魁伟，未必能救得孙佩。”想到此处，不觉的烦恼难熬，便弹剑作歌道：

歌曰：

怒气冲霄汉，心事儿向谁谈？恨不平，且把匣中宝剑弹。俺也曾钩西风渭水寒，俺怎肯义手告人难。何一日见青天？作一番吐气扬眉，那时节，方显男儿汉。——右调《西江月》词

歌毕，将剑入鞘，只听得门响声音，郝鸾凝神道：“好似有人推门的一般。”话言未了，又是一推，郝鸾是个好汉，其心不惧，便问道：“是谁？”又没人答应。想到：敢是我心神不定？不然是树叶儿被风吹落打的门响？忽又听得指头在门上弹了两下。郝鸾道：“敢是花园门不曾关，走进歹人来了？”就掣宝剑在手，开了房门，跳将出来。四下一望，并无人影。想到：这又奇了，分明是个人，如何出来就不见了？正沉吟之时，只见花架下站着一人，却是一个做贼的打扮，郝鸾大喝道：“大胆的贼子，敢来讨死么？不要走，吃俺一剑。”便仗剑奔那人，那人把身子一转，呼的一声，早已跳上屋去了。郝鸾见那贼纵上屋去，反吃了一惊，往后退了几步，拿剑指着骂道：“你这个剃万刀的贼子，快快下来，免得俺取箭来射你。”那人道：“郝大兄休得恶口伤人，你方才想我，我来又拿宝剑吓我。”郝鸾定睛把那人一看，好似在船上会见的那人。便问道：“你可是在船上游西湖的么？”那人道：“然也。”郝鸾道：“你夜晚到此园中，敢是来窃取衣物么？”那人笑道：“非也。我闻你的大名，人说你是洛阳好汉，我特来会你。”郝鸾想：这个人能黑夜上屋如登平地，必有手段，不免唤他下来，试试他的本事如何，或救得孙佩亦未可知。便说道：“你既来会我，因何鬼头鬼脑的？且请下来见礼。”那人道：“我试试你的胆量如何，你可把手中宝剑去了，我就下来。”郝鸾笑道：“大丈夫怎肯暗里伤人？”那人也笑道：“我却也不怕。”便从屋上轻轻的跳下来，并无一点响声。郝鸾暗暗称奇，便请那人到书房，二人见礼坐下，幸喜有茶，郝鸾奉茶，问道：“足下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怎生认得我的？”那人道：“因日间在西湖偶见台驾英豪气相，况又久慕大名，因此特来拜谒。在下本城人氏，姓马名俊，贱字子昌。实不相瞒，父母在日，所遗薄产微末，后来父母双亡，结交四方豪杰，所以家业萧条。偶遇一个道者，传了小弟轻身之法，做了那不要本钱的买卖，将取来之物周济那穷困人家，人见小弟身轻，起我一个别号叫做‘玉蛱蝶’；又见我二目有光，又叫我‘电光目’。”郝鸾听了，想到：“原来是个贼，我是一个堂堂的大丈夫，怎与贼子交结？岂不惹天下的英雄取笑么

？马俊见郝鸾沉思，便笑道：“小弟虽是做这勾当，再不被人所擒。前年芜湖县知县，姓魏名雷，贪赃不堪，酷刑无比，一县中人无不怨恨。小弟知道，那日访得魏雷谒见上司，被小弟在半途中轻轻杀了，替万民除害，这是一件为民除害事。旧岁嘉兴府知府，姓董名士弘，因城内有一劣官，姓马，名叫白英，因他好色，人都

叫他为色仑兜，强占人家妻女。偶有一人姓扈名庠，他的妻子有几分姿色，那马白英就算计他，谋他妻为妾，无计可施，马白英由人勾引扈庠到家中，又拿住扈庠，说他是贼，到他家来偷窃的，将银钱送与知府，要将他妻子准折偷去的赃物。知府就将扈庠拿去，用刑拷打，就将他妻子硬断准折贼赃，怎奈这扈庠死也不招。那时小弟知道如此情由，走到扈家对他妻子说道：如此救你丈夫。扈庠妻子柴氏满口依允，只要丈夫见面便了。况且马白英还着人看守。到得二更时分，小弟轻身去到马家，竟把扈庠劫了回来，又替他换了衣服，叫他躲在僻静之处，又到扈家与柴氏说知，左近放起一把火来，惊得四处纷纷的乱跑，乘着火势，把柴氏带出来与他丈夫相见，又助他盘费，送他出境，他依旧回福建去了。那马白英被小弟连放了五六次火，烧得他一贫如洗，知府又被我劫了几次库银，叫他赔过不休。小弟虽是个贼，没要紧的事我却不做。”那郝鸾听了他一番言语，心中甚是惊惧，想：马俊所做的事，可以救得孙佩如反掌耳，司马傲之言莫非应在此人身上？便开言说道：“马兄如此仗义，我郝鸾有眼不识泰山，望乞恕罪。”马俊道：“小弟乃是下等之人，承兄抬爱，切莫见弃。”郝鸾道：“明日有几位山东朋友相会，屈兄明日在此一会，不知尊意若何？”马俊笑道：“敢不从命？奈我才从屋上而来，恐被尊使看见，反为不美，待明日走大门而进，才是个道理。”郝鸾道：“仁兄所言极是，但此时门户俱已关闭，如何是好？”马俊道：“不妨小弟从那里来，还从那里去就是。”言罢起身要走，郝鸾道：“仁兄休要失信。”马俊道：“不必叮咛。”出了书房门，将身子一纵，上了房屋，将手一拱：“小弟去也。”煞时就不见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聚义赠剑说冤枉

话说郝鸾见马俊纵上了屋就不见了，呆了半晌，想道：我郝鸾虽有本事，却不及马俊上屋这等快当。便进了书房，吹灭了灯火，就榻安床。到了天明，书童取水进房，郝鸾净了面，用过早膳，只见常让、柳绪同着陈雷走进书房，说道：“昨日史通这畜生好胡说。”郝鸾道：“幸蒙诸兄在彼，便宜了那狗头。”忽见门公走进来禀道：“有周顺弟兄二人，特来向大爷叩头。”郝鸾道：“请他进来。话音未了，外面走进二人，当先一人头戴着棕帽，身穿天青箭衣，果然像个好汉。四人迎进堂来。周顺问道：“那一位是郝爷？”郝鸾道

：“在下是郝鸾。”周顺纳头便拜，谢道：“夜来多感大爷活命之恩，如不遇大爷的台驾，已作故人也。”郝鸾扶起周顺，周龙亦上前来拜谢，众人各各见礼，礼毕坐下，问过姓名。陈雷道：“仁兄既到杭州，怎不到小弟店内居住，反在别的下处居住？”周顺道：“前月闻得贤弟自南而来，所以同舍弟前来投奔，不意偶害毒疮，舍弟一时访不出来。昨日晚间若不是郝大爷言及贤弟的下落，又要费咱的心机。”郝鸾见周顺身体虽然长大，却举止动静有些呆气，正是大汉不呆真宝贝。茶罢，就想起马俊怎不来？又只见门公拿着个红金帖进来，禀道：“外面有一位马相公，前来拜访。”郝鸾接着帖子看时，上写：“通家弟马俊拜。”郝鸾看毕，对众人道：“这个姓马的最有义气，必须要前去迎接。”众人迎出大门口，只见马俊头戴一顶扎巾，身穿一件肉红色的直摆，珠履绫袜，手拿一柄未曾写面的金扇。常、柳二生见了，暗笑道：“你看此人文不文，武不武，一团的假斯文。马俊进了书房，各各见礼，礼毕坐下，茶罢，通个名姓。常让想道：“此人进了门，两眼东张西望，不像个正人君子，定是个匪类之徒，非贼即盗。马俊故意说道：“小弟出外多时，昨日方回，闻兄在此，少来拜见，望乞恕罪。”郝鸾道：“小弟事情颇多，不知尊府住处，故而少候。”当时众人又说了些闲话，郝鸾对众人道：“我郝鸾生在洛阳，今到杭州探亲，幸遇列位，义同骨肉，况周陈三位俱住山东，看来岂非天缘凑合？据弟愚意，欲与诸兄结为金兰之好，不知诸兄意下如何？”陈雷等道：“小弟们是下贱之人，怎敢与大爷结盟？”马俊道：“意气相投，结拜是极妙的，何必推逊？”郝鸾大喜，道：“到是马贤弟说得爽快。”便叫家人备了香烛，郝鸾道：“我还有两个兄弟，不在此处，不若望名结拜，不知列位可依？”马俊道：“既是仁兄的好友，拜在结拜，不知列位可依？”马俊道：“既是仁兄的好友，拜在同名何妨？”当时叙起年庚，郝鸾居长。常、柳二生却不过郝鸾的情面，只得依从

。柳绪写了盟书，依次开了众人姓名，上写道：

第一郝鸾，字跨凤，系洛阳人氏；

第二周顺，字伟然，系山东人氏；

第三马俊，字子昌，系杭州人氏；

第四鲍刚，字子英，系北直人氏；

第五陈雷，字电霞，系山东人氏；

第六常让，字云仙，系杭州人氏；

第七周龙，字杰然，系山东人氏；

第八柳绪，字贵芝，系杭州人氏；

第九孙佩，字玉环，系开封人氏。

开写明白，不一时，众人摆上香烛，各人拜过神圣，发誓已毕，收过香案，用过午饭，即便摆上酒筵，叙了席位坐下，俱是开怀畅饮。酒过了半晌，郝鸾猛然想起鲍刚、孙佩，不觉的眉头倒促，闷上心来。周顺便问道：“今日蒙兄的雅爱，理应兄弟欢聚一堂才是，怎么兄到长眉双锁，莫不是有甚事关心？”马俊道：“敢是恨与小弟们结义么？”郝鸾说道：“非也，愚兄虽是与贤弟们聚义，有趣之至矣，怎奈我想起孙、鲍二人的苦处，我虽在此欢乐，其心伤悲不尽。”言毕，泪如雨下。马俊道：“终有相会之期，何必忧虑？”郝鸾又道：“鲍刚往湖广去了四个月不见消息，这还可以放心；只是不知孙佩生死如何？故此虑他。”马俊道：“孙贤弟无非在家读书做买卖，仁兄何出此言？”郝鸾道：“量无人救得他，说也无用。”马俊生平性燥，忙起身来说道：“孙佩既与俺们拜过，便是骨肉的弟兄，仁兄何欲言又忍，不以心腹说之？那里算得一个弟兄？”郝鸾道：“兄弟们怎么不是心腹？只因孙佩身陷囹圄，遭奸人的圈套，命在旦夕，那里有偷天换日的手段救得出来？”周顺说道：“马贤弟是个性快的人，仁兄可说明孙佩被何人坑害，倘若小弟们做得来也未可知。”马俊说道：“兄长说来，我马俊若是救不出孙佩，誓不为人。”郝鸾听了，即将闹争春园打米公子，前后说了一遍。急得马俊暴躁如雷，说道：“世上有这样庸劣的人，小弟不才，情愿不避汤火，到开封府走这一遭。若不救出孙佩，不杀那米斌仪这贼子，乃万世的匹夫。”郝鸾道：“贤弟莫非戏言？”马俊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怎敢戏言？”郝鸾道：“不知贤弟几时动身？”马俊道：“要走就是今日，若是迟延时日，非为弟兄。只差一个帮手，不知那位贤弟与我走走？”言还未了，周顺应声说道：“俺与你去。”马俊道：“若是二哥同去，越发好了。”当时马俊起身，说：“今日权且告别，多则两月，少则月余，必带孙佩到此相会。”那陈雷见马俊如此性急，恐不能成事，便说道：“马仁兄不要性急，闻得开封府乃繁华之地，必有守府参军镇守城池，如今孙佩身陷重地，非同小可，待我回到山寨，邀请他二十个兄弟，同心合胆劫取，方保无事。仁兄须当三思。”那陈雷言毕，常、柳二人听了此言，越发心焦，暗地里埋怨郝鸾说道：“大哥怎与响马强盗结交？后来不知怎样结局。”只见马俊笑道：“此时俱是自家兄弟，何必隐瞒，但黑夜里勾当是兄弟做熟了的，虑他做甚么？但我马俊平昔言不及齿，要去就去。”郝鸾不好催他，只是点头说是。又见马俊如此着急，那里肯停一刻？一时气性急燥，立刻就要起身。郝鸾

马俊真心实意，便想道：看来周顺、周龙、陈雷非真侠士，到是马俊如此义气，不若赠他一口宝剑，今若当众人赠他，恐他三人着恼。便把马俊扯到书房中，低低的说道：“我看贤弟真乃侠士，当日司马傲赠了愚兄三口宝剑，叫

我转赠，前日赠鲍刚乃是攒鹿剑，今贤弟到开封去，手无物件，将此诛虎剑赠与贤弟防身。”马俊接在手中，掣出看时，果然光华耀目。便入了鞘，藏入衣袖里面，出来说道：“小弟换了衣服就来。”起身言毕，竟自去了。常让对郝鸾说道：“马子昌此去怎样救得孙佩？况劫狱犯禁的事，仁兄除不止他，反纵他，何也？”郝鸾说：“贤弟不知马子昌的本事，此去无妨，不必忧虑。”不一时，只见马俊换了长行的衣服，腰佩宝剑，与众人作别，说道：“兄等高坐杭城，小弟就此拜别。”朝上作了一揖，众人还了礼，郝鸾与众人又叮咛一回，携着周顺往外就去。众人送出大门，将手一拱，放开脚步，竟自去了。郝鸾与众人回到园中饮酒，至晚方散。周龙、陈雷到店中安歇，且自不言。

再说马俊与周顺出了城门，周顺道：“咱与贤弟匆匆而行，却忘记了行李盘费，却怎么处？”马俊道：“不难，总在小弟身上。”二人说说行行，不觉的走了五十余里，到得个乡镇上。马俊取出了银子，买了一床铺盖，打过了尖，依然赶行。若是缺少盘费，马俊就在富豪之家量意取些。这一路上过的丰丰足足的，免不得晓行夜宿，在路非止一日。到了开封，日色将落，急急的赶进城门，找寻客店。马俊、周顺从不曾到过，路头不熟，寻了半会，来到一条大巷，巷内走出一个老者。马俊上前问道：“借问老丈一声，此处可有宿店？”那老者提着灯笼，将马俊看了几眼，说道：“转弯头一家就是宿店。”马俊、周顺谢了一声，走不多远，果见一个灯笼上写：“公文下处。”马俊走到门首，问道：“里面有人么？”只见里面走出个人来，将马俊看了几看，说道：“爷们是下店的么？”周顺道：“正是。”小二道：“请进来。”马俊叫小二接了行李，来到后面一看，却是两间大大的厅房，一连四五进平房，两进大楼。马俊到了那三进住下，房屋虽多，却没有住人。小二取了两盆水，二人洗面已毕，小二问道：“爷们还是自家起火，还是一同叫小二奉膳？”马俊道：“俺们不会起火，一总是你的，俺如今同你说明，就是我弟兄二人，日间三餐，晚间的酒肴连房钱，与你一两银子一天。”小二听见说是一两银子一天，心中大喜，说道：“听凭爷赏赐，小人怎敢争多？只是还不够些，请爷添些才好。”周顺道：“一两银子一天就是足价了，还要争多呢？”马俊道：“只要你吃饭吃酒的肴馔洁净些，再加上二钱一天罢了。”小二道：“既是爷们慷慨，小人不敢再言。”马俊道：“今晚不用你的物件，烦你替俺买办，少不得与你些饭钱。”便取出一锭银子，交与小二道：“这块银子与俺备夜宵，这一锭银子算明日的房钱，所多的算今晚火钱，快快备来。”小二接了银子，欢天喜地，跑到前面与店主说明，那店主叫做武乾宸，听小二之言，想道：天下那有这等失算之人？就把银子收下，叫小二去买了熟米菜，又宰了一只鸡，叫妻子在厨房烧煮，武乾宸他就慢慢的走到后面，与马俊、周顺见过了礼，说了些

情面话。不多时，店小二捧上饭来，不知是甚么酒肴饭菜，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施计放火盗人头

话说店小二捧上夜饭，马俊、周顺用毕，小二收去家伙，过了一会，方才捧上酒肴，摆在桌上。周顺坐在上面，马俊对坐，小二斟酒。二人饮至数巡，马俊问小二道：“你家既有这些房子，因何却没有人〔住〕下？”小二道：“实不相瞒，这所房子原是孙相公府中的，原先此处要算我这个下处为第一，终日里挤不开。只因今春孙相公是他岳丈请他到争春园饮酒游玩，不知为着何事，与本城了不得的公子斗起口来，偶有个红面大汉，把米府家丁打散，又有个黑面大汉帮着，那红脸汉子打得那米府家丁无处躲奔。不知怎样的那两个大汉又到孙相公府中吃酒，米府有个石相公，领了许多人打到孙家来，就被那红脸人打死米府多少家丁，那黑脸人又把那石敢当撞死，那两个汉子竟自逃走，可怜把个懦弱的孙相公拿到县里，苦打成招，问成死罪，只在秋后就要处决。被他家打死的人共有三十多名，总停在孙府厅上不敢掩埋，因那些冤魂到了晚上就抛砖撩瓦，那些下宿的客人说我家店中离他家不远，恐怕惹着了怨鬼，故此就没有人来住了。”马俊听了，方知孙佩住在此地。又问：“如今孙家可有甚么人了？”小二说道：“他家那些家人妇女丫鬟争行走散，只有两个老管家还住在后面。此房赁与我家开下处，每日到我们店中付食米去过活。”马俊道：“如此这孙相公在那里？”小二道：“孙相公在县衙门内牢里，前日他家人到监内去看孙相公，回来说道，监内行了牢瘟，满牢人尽行睡倒，如今的罪人俱提到府监内，相公危在旦夕，只怕还要死呢。”马俊又问道：“难道监内就没有个名医调治么？”小二道：“监内虽有大夫，总是些不中用的，那有名有时的大夫却不能下监医治，若是把我们这里有名的罗大夫请下监去，不消几天就都好了。”马俊道：“是那个罗大夫？他有这样好手段，本县太爷如何不发他下监医治罪人？”小二道：“本县太爷贪脏极盛，每日饮酒取乐，他那里管到这些闲事？”马俊问道：“这罗大夫住在那里？叫甚名字？”小二道：“离此不远，一直向东走就，有个挂牌上写‘罗辉庵大小方脉’，人若有病症，请他一看，一剂药就好了。”马俊问过实信，小二又取了两壶酒来放下，说道：“小人要去收拾物件，大爷若是要酒，喊小人一声就送来。”言毕，小二去了。

马俊对周顺说道：“我与兄长兴兴头头的来此，指望救孙佩的，不意他又病在监内，纵然救他出来，又不能行走，也是枉然。这怎好回去见那郝大哥哩？”周顺道：“这却不妨，就说孙佩身染重病，如何救得？”马俊道：“况无患据，他们那里肯信？”就把眉头一促，计上心来，须得要如此如此，方可为妙。欲要将话说与周顺知之，恐他害怕，待行事之时打发他回去。主意已定。

小二收拾完了家伙，来到后面说道：“爷们吃完了酒了。”马俊道：“你可把碗盏收去，再拿两壶酒来。”小二依言收去了家伙，又取了酒来。马俊道：“你可把中门闭了，俺们要睡了。”小二听了，收完家伙，取了两盆水来，与马俊、周顺洗了手脚。马俊道：“小二，那府衙门在那里？”小二道：“就在前街便是。”小二说罢，收拾了家伙，将中门闭了，往前面去。马俊打发小二去后，将酒肴拿进房来，与周顺坐下饮了几杯，说道：“仁兄在此少坐，待二弟走走就来。”周顺道：“更深夜晚，往那里去？若有事，到天明去罢。”马俊道：“仁兄不要管我，我就去就来。”便在行李内不知取了什么东西，放在腰内，又换了衣服，便对周顺说道：“若是小二来取甚东西，切不可开门。”言毕，就到天井内将腰一弯，轻轻的纵上屋去，暂时不见了。周顺暗道：这马俊鬼头鬼脑的，黑夜黄昏出入，必要做出事来。

不说周顺着惊，再说马俊在屋上沿房过街，行了一会，并不见知府的衙门。正在找寻之间，只听得后面更鼓之声，那梆子敲得咕咯金锣响声，他才转回来，就听那梆声。又过了十数进房屋，只见前面隐隐的有些灯光，他就在屋上伏下身子，望下举目一看，只见前面一个高大的照壁，画得花花绿绿，却看不明白。又见那高的大府门，门前挂着两个纱灯，上面写着“开封府正堂”五个大字，约有十几个巡更的更役，手执军器，左右巡逻。马俊暗道：此处正是知府的衙门。便纵那屋上，向西首轻轻的跳过墙东，进了仪门。西首又有高大墙垣，墙上放有许多荆棘，想必此处定是监狱所在。里面巡逻的更役时刻往来，不能下手。等了半会，那巡役的到后面去巡察，马俊乘着空时从屋上落下，四处里一望，并无个起火之物，走到狱神堂中看时，只见神鬼旁边堆着二三十个柴草，还有些破坏的家伙堆在上面。马俊想道：就在此地放起火来，天从人愿，况狱神前有现成的灯火，就拿一把柴草在灯头点着，推上一块又拽上些柴草，不觉的就呼呼的烧起来了。马俊离了狱神堂，依旧上屋竟自回寓去了。

再说那狱神堂被马俊放火烧着了柴草，天意如此，一霎时腾腾火起，更役便丢了锣，都向前救火去了，那里救得灭？那狱里罪人闻得牢内失起火来，各各要命，狱卒连忙开了牢门，众人往外一拥，各要逃生，惊得那中门卒役忙把东西两囤门关好，却不曾走脱一犯。此时宿堂的人役慌在一堆，跑进大堂宅门上乱敲梆子，惊动守宅门的家丁，问道：“有甚么急事胡乱敲梆？”衙役道：“不好了，狱中失了火了，烧得凶险，烦大叔禀声老爷。”那家丁听说狱中失火，忙到里面禀道：“狱中失了火了。”幸得知府未曾安睡，闻得此言，吃了一惊，急忙出堂看时，只见火势凶猛。知府跌足说道：“罢了罢了，倘若烧死重犯，叫本府如何回得上司？有负朝廷四品之职，这都是狱卒自不小心，故而失火烧起。”这知府乃湖广人氏，姓雷名宸，字照丹，乃乙未科第十二名进

士出身。莅任一年，为官清正，不徇情面，不贪民财，不怕乡绅官宦，断事风燥，决才最高，满城百姓无一个不称他是“雷青天”，铁面无情胆气最大，又不惧权宦，又叫做“雷铁胆”。此时雷老爷初看火势甚大，心中着急，次后见火势微微的熄灭，方才放心。约有一更时候方才平熄。知府着人查点，可曾烧了民房。狱卒禀道：“只烧了牢狱，不曾烧了民房。”门役又禀道：“狱内的人犯俱是看守在狱，犯人一名不少。”说：“老爷点名。”知府把重犯罪人一一查点，幸喜不曾烧及人犯，就将值日狱卒重责三十板革退。知府见人犯无处可收，即着衙役将重犯收禁县监，待修理完时再提回收禁。此时一县三衙五个厅官知守府参将俱来府前问安，雷公一一谢过了，依旧回衙去了。

不提知府回去，再说马俊因见监内起火，方才回来。那周顺见马俊一去多时不回，心中疑忽不定；又听得外面喧哗，正虑之间，只得出门外听听，忽然马俊从屋上呼的一声跳落在地。周顺见了马俊，便问道：“贤弟往那里去的？因何此时方回？”马俊就在周顺耳边说明放火之事，周顺吃了一惊，说道：“却为何事？”马俊道：“因孙佩患病不愈，闻得罗先生专医时病，欲要请他，恐他推三阻四。”又在周顺耳边低低说了一会：“知府收禁府监阻隔两处，反为不美，因此把府监烧了，一总到县监里好医治孙佩病症。”周顺听了，吃惊道：“罗先生那里认得孙佩？又无人指点也是枉然。”马俊道：“小的少不得陪着罗先生下监，说出缘故。今晚却不去，明日晚间行事，仁兄到后日先回杭州，说与郝大哥知道，等孙佩的病好了，一同前来相见。”周顺道：“事虽如此，我和贤弟同来，如今怎好我先回去？必须等着贤弟一同去才是。”马俊道：“仁兄若在此地，小弟反放心不下，我一人在此却无妨碍。”周顺只得依言，心内甚是放心不下。二人正在店中安歇，正要睡时，只听得外面喧嚷，只认做大盗，再听时，方才晓得失火。那店主看了一回，依然来关门安睡。马俊故意的问店小二道：“是那里失火？只听得喧嚷。”小二见问，回道：“是本府监内失火，适才那些罪犯都发在县监内去了，爷们请睡罢，此时火已熄了。”马俊答应了一声，那小二去睡了。周顺先前还不信，听见小二说了，方信了马俊之言不谬。当时二人睡了一宿。

天明早起，梳洗已毕，用过早膳，换了几件新衣服，就与小二说道：“昨日我与你的房钱，是今日的所费。俺在此买些货物，不知是三日五日才买得，天天算账这不是个道理，俺这锭银子与你店主收算便了。”小二听得与店主银子，心中欢喜道：“只是小人伏侍不周。”便叫主人取了这银子。马俊对小二道：“俺见你店中无事，你可和我上街去顽顽。”小二满口依允。马俊要小二指路，就与他五钱银子，小二得了银子，与店主说明，马俊闭上了房门，与周顺、小二三人出了房门，先到府首去顽。只见那些禁卒在那里抛砖弄瓦，马

俊与周顺只是暗笑，小二带马俊、周顺到那热闹地方玩了一会，不觉肚中饥饿，三人到饭店中吃了些酒饭，依旧上街玩耍。马俊问道：“米相府在那里？”小二道：“就在县东首便是。”小二便将二人领至相府。马俊看那米府，果然热闹。马俊将出入的路径看在肚内，又认了罗先生的住宅，鲍成仁的门户，直至申牌时分，三人才回。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为友除病忘天理

话说马俊、周顺与店小二上街游玩，到申牌时分方才回寓。吩咐小二买下许多酒肴鲜果，到晚收拾停当，比昨晚要丰盛些，要十分精致。马俊道：“我弟兄们今日商议买些货物，你把酒肴俱排在房内，多取些酒来，再待俺拿个炭炉来，你可把中门闭了，俺们自斟自饮，不要你来，你去睡罢。”小二听了欢喜，就将酒肴饭食炭炉俱送入房内，小二关了中门，同店主吃酒饭去了。再说马俊与周顺饮了几杯酒，马俊道：“仁兄且宽心自饮，我去走走就来。”周顺道：“你再饮几杯壮壮神也不迟。”马俊道：“恐怕误事，我酒少饮几杯，回来与兄畅饮。”马俊道罢，起身带了宝剑，便飞身纵上屋去了。那周顺心中却有些害怕，只得自斟自饮。约有二更时分，马俊从屋上下来，背着个包袱，便打开看时，却是血淋淋的一个人头，两眼大睁。周顺看见吃了一惊，说道：“贤弟，你取人头这样容易，不知道是谁的首级？”马俊道：“这是鲍成仁的狗头，小弟去时，他与老婆斗口，他憋气到书房里睡，却被我杀了。”说毕，将人头放在床下，包袱撇在一边，又饮了五六杯酒，吃了些肴馔。说道：“此时二更多时，小弟要干正事。”言毕，依旧上屋去了。周顺暗想：马俊如此手段，只是担险害怕，不免明日咱先回去，免受惊吓。

不言周顺自言自语，且说马俊因日间看过出路，所以不费找寻，竟到县前轻轻的上了屋，到得私衙内室，伏在屋上看时，正见知县孙剥皮坐在那里与妻子饮酒取乐，席已将终。不一时，便起身说道：“夜深了，去睡罢。”他妻子因他去睡，说道：“今日要干美事，莫像昨日夜里那样不济事时，岂不急杀了我么？今定要与你拚命。”孙剥皮说道：“今夜不似昨夜，定要你求饶叫免方才饶你。”只见夫人满脸一笑道：“也看得见。”二人说毕，携手进房去了。那班妇女丫鬟无不掩口而笑，收拾了杯盘，吹灭了灯火，各自睡了。马俊从屋上跳下，立在窗前，只听得淫声浪作，浪语嘻言。马俊咳了一声，暗说道：死在头上还不知觉，只管做这些风流的事哩。等得他干完这事，即把堂屋门轻轻推开，只见房门半开半掩，不曾闩门，侍女都去寻老公去了。那剥皮只管要与夫人睡的心忙，那管门开不开关不关？此时马俊闯进堂屋，越进房门了，掣出无情宝剑，那夫人还在床睡着，口中只叫快活不止。况且房内灯火未灭，马俊走到床边，用剑挑起帐子，站在踏板上，知县正干得情浓，只听得踏板上幔子

响了一声，即伸头一望，见了一个大汉手执利剑。正欲叫喊，马俊手快，赶上一剑，早已杀下头来，从床上骨碌碌滚将下来。那夫人正在快活，听得喊叫一声，见孙剥皮不动，再睁睛一看，见孙剥皮倒在地下，夫人说道：“我正快活，你就撒娇，快些睡上床来。”马俊骂道：“该死的淫妇，留你也无用。”就举起剑来，挥为两段。马俊在他床上扯下一块单被，把两个人头包好，吹灭了灯，出了房门，依从旧路而走。那周顺正在忧虑之时，只见马俊携了个包袱进来，便说道：“又取了两个人头来了？”打开一看，却是一男一女，虽总有头发，却面貌不同，况有一个耳头上戴着金环，所以认得是个女人。马俊把他二人云雨的鬼话说了一遍，周顺笑道：“虽是被杀，却也是一对风流怨鬼。”马俊笑道：“他二人还不知是杀死，只当快活死了。”二人取笑了一会，又饮了几杯酒，马俊说道：“小弟又要走了。”周顺道：“贤弟此去须要小心，相府之中，非同小可。”马俊点头道：“晓得。”便纵上屋，要杀米斌仪去。周顺见马俊去后，虽然胆大，看着三个首级，到三更时分，俱睁眼咬牙似恨人的一般，周顺却也有些害怕起来。就把那袱单被盖在上面，又把冷酒拿到炭炉上炖热，自斟自饮不言。

且说马俊找到米府，径奔后堂，寻了半会，寻不着米斌仪的卧房，不知在那里，好不烦恼。信步而行，合当米斌仪命绝，马俊正寻之际，只听得悲悲苦苦又娇娇嫩嫩的声音叫道：“小女子其实难受当不起，求大爷饶了妾身罢。”马俊听了猜疑，暗道：此是何人的房？为着何事作此声气？悄悄走到窗前，在板缝中将眼望内一张，只见房中床帐家伙一应俱全，通宵蜡烛二枝，点的明亮亮的放在桌上。有一个男子，精赤条条在一个醉翁椅上按着个美貌的女子奸耍。只听见那女子再四哀求歇手，那男子道：“我的乖肉，你再忍耐一时，我的兴还不尽；等到兴尽时自然饶你。”那女子道：“好大爷，我的亲大爷，可怜奴家年纪小，再经不起尽兴，求你放慈心，留待明日罢。”那男子总是不听，一发施展的加倍凶猛。那女子一发不能承受，咬着牙嚶嚶哭泣。那马俊看到此处，晓得这男子就是米斌仪了。心中十分大怒，暗暗的道：这狗头倚势行奸，好行可恶，待俺取出闷香闷住众人，然后行事。遂向身边取出闷香，并身边一齐取出火来，点起闷香，从窗内插进去，不到半刻时辰，那里面的人打个呵欠，几个妇女已先睡着，那米斌仪也丢了手，欲上床去睡，走了几步，就跌倒在地板上睡了。马俊收了闷香，走进房来，见女子赤条条的，便取了单被替那女子遮了羞处。又见两个女子，亦在椅拐上精赤条条的睡着，只见米斌仪倒在一旁，就举起剑来，恨了一声，剑过头落，剑起剑落剁了几块，方才歇手。在房内看了一会，好不齐整，又开了箱子，拣了一件新衣服，又见箱内有几百银子，就取了一封放在怀内，将首级提起，依旧上屋，找到罗先生家内。四

处一看，无处可藏，只见正厅左首有张小几，几上放一药箱，却是罗先生不得用的，如今得了时，俱是紫檀描金的箱子，故用他不着，所以搁在几上。马俊将箱门揭起，把颗人头放在箱内，依旧关好，提着包袱回到店中，已是四更时分。周顺见马俊回来，方才放心。马俊便将去杀米斌仪的话说了一遍，周顺称赞道：“贤弟真乃大能也。”马俊道：“仁兄可收拾行李，天明之时好行路。”又把那封银子分了一半与周顺为路费，余者带在身上，监中好用。又把那三颗首级提着，用单被把血迹揩净，包在包袱之内，放在一边，用宝剑挖了一个坑，将些血迹埋了，二人又饮了几杯酒，天已大明。二人开了中门，小二送进水来，二人净过了面。不一时，送进早膳，二人用过。马俊又吩咐周顺一番话，周顺携着行李出了店门，竟奔杭州去了。小二看见周顺出了店门，便问马俊道：“那位爷那里去了？”马俊道：“他明日还就来了。你家店主到那里去了？”小二道：

“下乡收租了，大官人在家管理事情。”马俊道：“你去叫他进来，俺有话。”小二走到前面，把大官人叫了进来，道：“店主。”武乾宸止生一子，年纪二十三岁，因他平时不肯学好，他父却不十分喜他，学名叫做武志，排定第三，因他母亲上胎生了两个，尽夭而亡，人都叫武志为三郎。三郎听得客人叫他，他便抖抖衣服，竟到后面来。与马俊见礼，说道：“小的见礼。”马俊看那武三郎，虽不十分美貌，却也不俗。亦还了礼，坐下，三郎道：“小子有事在外，昨日方回，奈家父年迈，小子愚蒙却不曾请教过爷的台府大名？”马俊道：“俺祖籍山东，姓马名俊，字子昌。因来此处买几件货物，在宝店多承厚意，俺请足下非为别事过问，敝友到个所在去走走，俺又要去买些货物，这行李寄在你宝店，这还犹可，俺还有一口宝剑，价值千金，亦寄在你宝店，千万不可失错，俺后来少不得重重相谢。但我去后，倘有外人前来问你可有马俊在你店中，烦足下回他没有，三郎休要招揽，只推不知。”武志不解其意，只是点头依允。马俊提了包袱，出了店门，竟奔府前而来。

再说那开封府雷公，那日升了早堂，衙役参见已毕，放过了告。只见孙知县的管家跑得气喘吁吁，走到大堂上跪下禀道：“不好了，求太爷做主。”知府道：“你有甚冤枉？且从头说来。”那管家禀道：“小的是知县的家丁，因昨夜不知甚么时分，我老爷与奶奶被贼杀了，首级不见了。”知府听了，便吃一惊，县官夫妇二人被杀。说道：“禁城之内杀了知县，事关重大，本府须要亲自去看验。”又见鲍成仁的妻子哭哭啼啼，手拿一纸状子，当堂跪下禀道：“小妇人顾氏，是鲍成仁的妻子，因丈夫每日陪米公子闲玩耍，昨夜独宿书房，不知被何人杀死，头竟不见了，求太老爷做主。”雷公想道：孙知县夫妇被人杀死未曾相验，怎么鲍成仁又被人杀了？随即看了状子，问道：“杀死你

丈夫的尸首还是在米府，还是在你自家里？”顾氏又禀道：“在自家书房内。”雷公即委二衙去看验鲍成仁的尸首，顾氏出了衙门。只见五六个人跑到大堂跪下磕头，禀道：“太爷在上，大事关天，俺是米府的家丁，俺家相爷止生一位公子，昨晚好端端的在府内，宿于深闺，不知被何人杀死，尸分数块，那首级尚且不见，这是太爷的干系，须当究拿凶手，详报相爷。”那雷公听了此言，吓得冷汗流出，呆了半会，方才说道：“有这等事？”随即打轿来到米相府中。进了内室房里看过尸首，叫过伴宿的侍女，问了几句，叫衙役押着候审。米府买了棺木，权且收殓。知府又到知县衙门看验知县夫妇已毕，亦叫家人买棺权且收殓。便叫库吏将库封了，待本府慢慢盘查。又叫各役将若干人犯带齐，打道回衙审问。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报医入狱起沉疴

话说雷知府回到衙内，坐了大堂，便将那三个女子带上，跪在一边。雷公问道：“昨夜是你三人伴宿的么？”三个女子齐说道：“正是。”雷公道：“既是你三人伴宿，必知被杀情由，从直招来，免受刑法。”那女子道：“民女系本城东门内袁秀才之女，因父亲早丧，母胥氏止生民女一人，乳名鸿装，年方十七，父亲在日，凭媒许配本城张元吉为妻，尚未过门。前日民女偶在门首闲玩，不意遇见米家公子，他看见民女有几分姿色，就着鲍成仁到民女家内与母亲说：‘米公子丧偶，要娶你女儿做填房。’我母亲回他有了婆家，那鲍成仁就说了许多狠话去了。过了两日，昨晚带领了三十多人，强将民女抢进府中，破了民女身体，一时就睡着了，不知是何人杀死。况初进相府，不知内里深浅，求太老爷可问他二人便知情由。”雷公听了袁氏之言，点头叹道：“做出这样无法无天的事来，所以如此。自古道：杀人者，非良人也；被杀者，亦非良人也。”便叫过那两个女子，问道：“他是初入相府，不知深浅，你二人在相府多日，知道府中的深浅，家中有甚人暴凶？公子与甚人有仇？是甚么人杀的？你们从直说来。”两个女子说道：“妾们是米大爷新买来的，却不知情由，求太老爷作主。”那雷公大怒，喝道：“胡说，公子既与你们同宿，怎推不知道？”正欲用刑拷问，忽见一人拿着红布包袱，大踏步走进仪门，高声叫道：“不要冤枉无辜之人，若问杀人的事，寻俺尽知道。”门役便向前喝住。知府坐在堂上听得杀人情由有人知道，其人突然而来，必有原故。便叫衙役把那汉子带上来。那衙役领命，叫道：“汉子休走。”赶上前一把扯住，说道：“太爷叫你进去。”那人道：“不要扯，俺自进去。”便走到堂前，放下包袱，跪下说道：“小人见太爷磕头。”雷公见那人生得异象、气概不同，便问道：“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怎么知道杀人的情由？你细细说来，本府重重赏你些，切不可诬说有仇之人。”那人道：“小人系山东人氏，姓

马名俊，那杀人的凶人小人到不知道，到晓得那四颗首级的下落。”雷公道：“首级今在何处？”马俊便将包袱打开，抖了一下，那首级就骨碌碌的滚在地下。雷公见了又惊又喜，喜的是有了凶手，惊的是世上那有这样胆大之人。便想道：“首级怎么在他包袱之内？必定是他杀的。”众衙役吓得面如土色。雷公问道：“这首级从何而来？”马俊道：“实不相瞒，小人久闻米斌仪倚仗父势，强占良家妻女，夺人田地，俱是鲍成仁撮合；知县贪财屈害无辜，小人恨在心头，所以杀了劣宦赃官，与万民除害。因见太老爷正直无私，清如水，明如镜，小人怎敢移害太爷

？自古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特来投到。”雷公听了，想道：“禁城之内杀了知县还犹可，单怕米相作对，幸喜有了凶手。”便叫米府的家人知县的家丁识认首级，知县的家丁认了知县和夫人的首级，用布包了，领回收殓。那鲍成仁的妻子亦认了首级去了，单单不见那米斌仪的首级。米府的家人禀道：“县主和夫人、鲍成仁的首级俱有，单不见了公子的首级。”雷公便问道：“米公子的首级到那里去了？”马俊道：“小人送了个朋友，故此不在。”雷公想道：这又奇了，那有人头送人之理？便问道：“送了那个朋友？姓甚名谁？”马俊道：“此人颇有名望，小人从山东到此，住在他家三天，这个人却是个大夫，名叫罗辉庵，因昨晚饮酒之时，罗大夫谈及医道的话，他叹气道：‘我若医好了此人，何愁没有万金相谢？’小人问道：‘俺闻哥哥真乃华陀重生，疑难病症不知医好了多少，怎么今日作难起来？况有万金相谢，何不用心医治？’罗大夫就回小人道：‘群药俱已齐备，止少引子，要生人的脑子，在火上炙了开碎，放在药内，合成丸药，服下即愈。’小人就允承在身上，晚上杀了米公子，把头送与罗大夫为引子去了。太爷若是不信，可着公差把罗大夫叫来便知明白。”雷公大怒，说道：“好个大夫，怎么要起生人脑为引？其情可恶？”随标了一根朱签，写了几个红字，差两名快役，飞奔出了府门，要拿罗辉庵。公差奉了太爷之命，出了府门，齐奔罗大夫家来。行不上半里之路，恰恰的撞着了那乘轿子。此时罗大夫的轿抬如飞对面而来，公差拦住说道：“不要走，我们请他呢？”那轿夫说道：“且慢且慢，我们清早出门抬到此刻，肚中已是饥饿，让我们吃些东西到尊府来罢。”公差喝道：“谁请他看病？俺们奉本府太爷的严命，特来拿他的。”便把罗大夫扯下轿来，罗辉庵说道：“莫要拿错了，我罗辉庵并不犯法，太爷拿我则甚？”公差道：“一些不错。”就把那根朱签与他看：“速拿罗辉庵当堂回话，火速火速。”罗辉庵看毕，呆了一会，说道：“列位公差，太爷拿我为何？你们可知道么？”公差道：“我们不知，你做的事还要问人？如今太爷坐在堂上立等，快走快走。”两个公差把个罗大夫平空挽了就走。这才是好好轿中坐，平空降祸来。那些轿夫

抬了空轿，回家报信不言。

再说那公差拿了罗先生，来到府门，公差缴了朱签，雷公吩咐道：“带他进来。”罗辉庵当堂跪下，知府喝道：“你可知罪么？”罗辉庵禀道：“小的遵法守理，并无毫厘过犯，小的不知罪。”知府说道：“好个遵法守理的人，本府且不问你，你可认得那下面的那个人么？”罗先生看了马俊两眼，说道：“小的从未曾与他相会过。”马俊道：“罗大夫，昨日蒙你的情爱，那话儿早已承奉到府了。”罗先生听了勃然大怒，道：“我姓罗的从不曾与你相会，你怎么在太爷堂上胡言乱语？说甚么那话儿不那话儿？”马俊道：“但为人要拿出良心来，不要这等胡赖，俺马俊到此之日，蒙你厚情，你医治那位官宦，赚他万金包医。俺在你家过了些时，蒙你盛情，故此杀了米公子，将首级送为引子合丸药，怎么推作不认得俺呢？”雷公喝问道：“你到不如认来此事，免得本府动刑。”罗先生听得马俊说甚么首级送他，他心内不得明白，说道：“求太老爷恩赏，小的明白甚么？公子甚么首级？小的实系不知。”雷公大怒，喝道：“你与马俊作的事情，反问本府，本府若不说明，你反说本府屈用刑法。”知府道：“你为医个官宦的病症，要活人的脑子为引，如今这马俊杀了孙知县夫妇及鲍成仁并米相爷的公子，将首级送与你为引，可是真的么？”罗先生听了此言，只吓得冷汗直流，便叫道：“太老爷，这是马俊坑害小的，况马俊与小的并不识面。那本草书上那有用生人脑子的理？况且首级又不在小的家中，皆是无赃无证的冤枉事，求太老爷作主。”雷公平日为官清正，不忍将无辜加刑，听了罗辉庵的口词却说得清清白白，便问马俊道：“你说罗辉庵要生人脑子为引，这是无凭无据，律上写得明白，无凭不拷贼。”马俊道：“太爷若要凭据，首级现在他家厅上左首小香几上一个药箱内，太爷若不信，可着公差到罗辉庵家内去搜，若有米公子首级，罗大夫问罪，若无首级，小的冤害无辜，情愿加等问罪。”雷知府道：“说得有理。”随限差了四名马快，飞奔罗家搜寻，果在药箱之内寻出首级，不知可是米公子的首级。雷公叫米府家人领回首级，入敛收棺不言。

且说知府对罗辉庵说道：“如今首级现在你家搜出，这还是冤害你，还不是冤害你么？”此时将个罗先生吓得有口难分，有舌难辨，只跪在地下磕头道：“药书上从没有要生人脑子为引之理，还求太老爷作主。”雷公大怒道：“本府那里管药书不药书，城中有多少人家，单单冤害你不成？我想道不夹不招，左右与我夹起来。”两边衙役如狼似虎，把罗先生拖倒在地，扯住鞋袜，不由分说，竟是一夹棍。罗先生死去还魂，说道：“真真冤枉。”雷公见他还不招，叫衙役敲。罗先生受刑不住，只得招道：“这个人果然与小的往来，在小的家内住了三天，要首级为引俱是有的。”雷公见罗辉庵招了，松了夹棍

，叫他上了刑具。雷公见马俊是重犯，责了三十板，上了刑具，押送县监收禁。袁氏女子与那两个妾妇无事发回娘家，不提。

且说罗家着人料理衙门，用了多少钱钞，铺了监，禁子人役将罗先生、马俊收入监牢，知府当堂做了详文，通详上司，米府写了书札，着人进京报信，不提。

再说罗先生与马俊下了监，正是无巧不成书，只因府监火烧，将此人犯多收入县监，无一处不满，只有东号没有多人，因孙佩身染牢瘟，别人染疫俱好，只有孙佩不得出汗未愈，所以不把犯人同号。此时罗先生等下监，虽然得了罗家钱钞，却一时腾不出空号，只是收与孙佩同号。当时马俊进了，并无一人，只有左边草铺上睡着一个人，年纪约有二十，垢面蓬头，哼声不止。马俊便问狱卒道：“这是甚么人犯？所犯何事？因何独自一人在此？”狱卒见是黑夜飞越杀人，不得不答应，便说道：“此人是本城甚有名望人家，只因凶徒打死人命，把他拿住，牛代羊灾，他姓孙名佩，字玉环。”马俊听得是孙佩，心中暗喜，此乃天随人愿。便问道：“为何哼声不止？”狱卒道：“他惹了狱气有病。”马俊道：“总是你们不好，这有病之人也该与他些茶汤调理，自然好了。”罗家着人送了酒肴进监，罗先生那里吃得下去？只得哼声不绝，骂不离口，马俊只当不知。罗家家人把些酒食与了狱卒禁子吃了，回家。天色将晚，马俊把刑具上的锁使用了解锁法，霎时刑具俱开，狱卒看见，大嘴呆了半会，正要上前拿他，马俊摇手笑道：“你们休得撒野，若不多事，俺却不累你们；若是放肆，俺就去也。”言毕，走出阶下，忍着腿疼，一纵而上，走在屋上，忽然不见。那些禁子狱卒吓得魂不附体，惊倒在地。不知马俊到哪里去了，来与不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张仲怕累鸣知府

话说那些禁子见马俊纵上了屋就不见了，吓倒在地，齐声哭道：“俺们死也。”喊道：“马爷爷，俺们又不曾冲撞你，怎么竟自越狱去了？我们岂不是死也。”只见马俊依旧立在屋上，说道：“你们从今以后要依我行事，俺就好好在此，并不连累你们。”狱卒禁子齐声说道：“无有不遵马爷爷的命。”马俊便从屋上下来，好言安慰了狱卒禁子几句话，马俊说道：“做汉子的自己做事怎肯连累着列位？”狱卒要上前擒他，又怕他纵跳，只得好言好语的求他，狱卒禁子十分心内要算计马俊，此时马俊取出两锭银子与禁子，说道：“俺初到此处，不曾在列位身上为情，这银子烦那位大哥买些酒肉，暂且请列位。”那些狱卒禁子推却了一会，只得着韦升去买办，众人各自散在外面看守。韦升是个贪财爱利之人，但是在监的人犯送他银子，他就无不照应，又依那犯人的言语。再言韦升不多时买了许多鱼肉，一瓶美酒，总挑在牢内，煮熟，用

碗碟盛了，捧到马俊的号内放下。马俊见韦升是出热之人，他又取出二锭银子与韦升道：“这薄礼权为敬意，烦兄将这些酒菜，到各号将重犯人量意散些便了。”韦升接了银子，好不欢喜，向马俊道：“多承马爷。”韦升把些鱼肉端在别号散去。再说马俊见罗先生闷闷坐看，便笑笑叫声：“罗大夫，你不要这等纳闷，马俊实实昧了良心害你，因有一事，要请你到此看看犯人病症，恐你不肯，故此设个计策，权且请来，方能请得大夫到此。”罗先生大骂道：“好没良心的瘟贼，先不在堂上咬我，怎到此地反说妖买人心的话。”马俊道：“你骂也无用。”指着孙佩道：“这个孙佩是最相好的，因他偶得狱气，不能痊愈，所以坑害大夫来医治，倘蒙医好这孙佩，自当救出大夫，还有千金相谢，决不食言。”罗先生叹口气道：“也是我的医道出名的报应。罢了，罢了，世上那有这样请医生的？”暗想：马俊有黑夜杀人的手段，他又有些义气，奈何他不得，只得叫马俊扶他到身边。马俊提起孙佩手来，叫道：“贤弟，可认得俺么？”孙佩在昏迷之际醒来，问道：“是那位叫我？奈我病体沉重，不久要做黄泉之鬼了。”罗先生便诊脉息，道：“马兄不必惊慌，此人心内作烧十分症候。”马俊道：“可医治得好么？”罗先生皱眉道：“虽然脉息如此，那有炭火药饵？”马俊道：“这不难，只求先生开方，余者都不要紧。”马俊出了监号，遇见韦升捧了酒来，放了说道：“马爷，请同罗先生用了罢。”马俊遂与韦升说道：“俺初下监来，孙佩暴病，俺们怎与病人同住？适才求先生看了脉息，却无炭火等，速要笔砚，俺与你银子置买，倘得救好，也是你们的德行。”韦升得

了银子，道：“炭火总有，待我取来。”去不多时，果取了炭炉药罐等物，交与马俊，便说道：“如今府牢人犯监禁在此，人犯甚多，难以料理，求马爷自己煎与他吃罢。”把笔与罗先生写下了方，引用生姜一片。韦升拿了药方，竟自瞒了他人出牢去。不一时，韦升买了药来，交与马俊。马俊又与先生看了，韦升又拿了一桶水，一把壶，一包茶叶，然后与他们饮酒去。马俊扇起火来，药放在火上，方劝罗先生饮酒。罗先生没奈何，也只得吃了些。马俊将药煎好，与孙佩服下，又煨了水与孙佩洗手脸，见孙佩沉沉睡去。有二更时分，见孙佩身上只盖一床单被，能济甚事？况自己又无行李，与罗先生说道：“俺去就来。”言毕，竟上房去了。罗先生见马俊如此，心中害怕，又被巡更人看见此号无马俊，问罗先生道：“马俊往那里去了？”罗先（生）道：“他又无刑具，我不知道。”狱卒听了，总呆了半晌，听屋上呼的一声，马俊跳下，对众道：“我说过不连累，何必着惊？”狱卒见他手拿包袱，不知何物，众人只得去了。他打开包袱，却是两床棉被，几件衣服，拿床棉被盖在孙佩身上。直到天明，只见孙佩身上汗如雨下，大叫一声：“苦死我也。”马俊

即到身边，见他直挺挺的仰在地下，马俊大惊，连忙又对罗先生道：“昨晚服了药，到了此时，忽然大叫一声，就不着声，甚么原故？”罗先生即到孙佩前，见他面如金装，全无血色，手足皆冷，胸前微微热气，幸喜脉息平和。罗先生道：“此人的病理当如此，不时就回。”马俊想道：那有此话？不信。二人就坐孙佩的铺边，约有一顿饭时，只见脸上转了红色，手足微微的热，又见他面上有了许多汗，如潮水一般。马俊又拿了一床棉被，替他盖好。到了天明时，叹了口气：“好爽快，那位大哥在此，把口茶与我吃。”马俊道：“好了，拜谢神明。”然后取了茶与孙佩，说道：“茶在此，待我捧来与你。”就将他扶起，一手捧茶，孙佩吃了半杯，依旧睡下。那先生又把孙佩脉诊了，便对马俊道：“恭喜，亏出了些汗，病症全好了，只要人调理要紧，再服补中汤，则痊愈矣。”马俊大喜，先生又写了方，叫韦升出狱取药，与他服了。孙佩因受风寒，幸未结胸，所以服药出汗无事。马俊走到身边，叫道：“贤弟，你心中好过么？”孙佩见马俊，说道：“小弟不曾与兄会过，怎么认得小弟？”马俊笑道：“愚兄为着贤弟，不知费了多少心机，耽了多少罪。”便将在杭州与郝鸾结拜的事说了一遍，“郝鸾说贤弟在狱放心不下，故烦愚兄到此来，闻得米斌仪、鲍成仁等万恶多端，今被我俱杀了，又闻贤弟染病，访知罗辉庵医道甚高，就将米贼首

级送到罗府，害了〔他〕进来医贤弟。”又把放火事，低低说了一遍。孙佩知道杀了仇人，又知郝鸾不负前情，马俊如此义气，心中爽快，便谢道：“我蒙兄天高地厚之恩活我性命，仁兄尊姓大名？”马俊道：“我姓马名俊，字子昌。贤弟调养几天，待你痊愈，愚兄自有道理。”孙佩暗暗欢喜，服了两剂补药。那马俊专等孙佩病好救他，不表。

且说禁卒见马俊散脚散手，如在家中一样不时出狱，好不担怕。便同伙计们商议道：“马俊牢中虽有银钱与我们，到底不好。自古道：有利必有害。况是官的重犯，出进如虎一般，若一去不回，岂不是你我干系重？”禁子道：“刑具又禁他不住，作何法儿？”内中有一个识事的，名叫谈云，道：“此事你我也巴不得他怎的，依我，不若将马俊会用解锁法黑夜出入禀明太爷发落，一来推开了干系，二来银钱一样，此为有利无害，悉诸位裁夺。”众人道：“此话有理。即速回明为要。”那禁头张仲即出了狱门，竟到府内宅门口，与守门的大叔说道：“烦爷通报，禁头张仲有机密事面见太爷。”门上人进内半刻，即来开了宅门，走进内堂，跪了禀道：“前日杀官的重犯马俊等，乃是太老爷发下小的们看，那罗先生是守法之人，只有马俊移头扳人下监，医好了孙佩。不知马俊、孙佩有甚么交结，况马俊善能飞墙，又会邪术，刑具禁他不住，昨晚竟纵上屋去。到五更，小的恐怕他逃出，特禀求太爷，早早作法囚

禁方好。”雷公听了，吃惊道：“有这等事，倘若走了，其罪归于本府，连你等亦不免利害。你且在此等着，本府自有禁他之法。”就来到书房与刑名相公商议，把张仲之话说了。那相公道：“这孙佩定与他有甚交结，他见孙佩惹了牢疫，所以扳害了罗先生医治，若孙佩病好，必有越狱事。事关重大，倘若米相爷要这马俊，那时逃了一个马俊也不好说话。依晚生愚见，今夜却要亲自进监，多带捕卒查监。那时马俊自然散手散脚在内，可吩咐禁子须如此如此，那时将马俊拿住，挖去二目，没有光明他自不能走了。一者保明公前程，二者使孙佩不能漏网，羽党不敢前来。”雷公大喜道：“此计甚妙。”别了相公，来到内堂，吩咐张仲一番，张仲磕了个头，站起出宅门。正是：人心如此，天理未然。

这张仲回狱与众人说明了，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被马俊看见，不在意。到了申牌，马俊两眼齐跳，心如油煎，发似人抓，好不难过，想道：我从不曾像今日这般心惊肉跳，必有祸事临身。况坐在牢，还有甚祸？又想道：方才禁子俱是交头接耳，难道算计我不成？我且留神待他。正想之间只见一个公差，手拿朱票走进，乱喊：“禁子在哪里？”不知这公差来做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马俊喜逢活真师

话说公差手拿朱票乱喊：“禁子在那里？”禁子应声问：“爷问小人有何见教？”公差道：“我奉大爷之命，叫你将牢中人犯查点查点，今晚太爷亲自来查点。”就把朱票递与张仲，张仲接在手中，高声念道：“本府正堂雷#，为查点人犯亲验事，照得两监人挤一处，况知县缺官，狱中刑具不周。为此票，仰禁役即将男妇轻重罪犯，毋得令其喧哗乱走，各归各号，候今晚查验。如违即革不贷，须至票者。”

张仲念毕，交与来差，说道：“小人怎敢？”送出公差，进向马俊说道：“小人才念这票子，马爷可听见？”马俊答道：“我听见了。”张仲道：“小人本不敢放肆，怎奈太爷今晚要点验犯人，如有宽恤，要责四十。少顷点着马爷，看见松手散脚，岂不要累着小人打了？就是马爷也不过（意）。”马俊道：“据你怎么样？”张仲道：“小人得罪马爷戴了刑具，等太爷点过回衙，依然开了刑具，照常一样，查非完了四十。”那马俊点头道：“这个使得。”张仲见依允，心中大喜，道：“此刻尚早，不敢得罪，待老爷下来，我再放肆。”言毕去了。马俊依然伏侍孙佩。

到了黑暗，雷公带了捕役，又传了袁守备，得了此信，点了几十个兵在监门外把守。雷公知道马俊的利害，恐当时纵上屋去，故此传了守备防获，那捕役携了铁杖铁尺，带了绳索，来到牢门。众役喊道：“太爷查点人犯，快快开监。”那张仲听了，就跑到马俊跟前说道：“太爷来了，先告过上了刑具。

”马俊道：“俺先许过，谁不肯么？”外面又走进几个禁子，拿着麻绳刑具，张仲道：“马爷要上重刑。”就将马俊两手绑起，用麻绳扎了，又上了手肘。也是马俊平日作甚冤孽，虽然杀了六七个人，亦非容易，是大限该死在他手里，俱是注定被杀者，皆不良人。今日若被知府才宛去二目，后来怎救驾封王，荣宗耀祖？到底上天不灭好人侠士，劝人必须义气，作些好事，做些正大光明之事，必须莫起奸邪之念，上天自有好报，逢凶化吉。这是编书人劝化。

闲言不表，且说张仲是雷公先前吩咐过的，叫马俊背绑两手，用软靠靠住，脚下亦是使他不能纵跳。张仲一时忙乱将其靠绊，古人云：人心如此，天理不然。这雷公进得狱来，在狱堂坐下，捕役人等两边鹰翅排开，禁子叩头已毕，张仲递上号簿，雷公此来以查为由，擒拿马俊是实。只见各犯俱是铁索，推号一名一名点过，点到孙佩，张仲跪禀道：“孙佩身体病才好，尚且不能行走。”知府虽则为由，俱要吩咐道：“虽然有病，亦要用心看守。”又点到罗辉庵，点过就点道马俊。马俊在下跪着，看见雷公坐在上面，两边有五十余人手执兵器绳索，便心内想道：点查人犯是个小事，只不过带几个家丁足矣，又不是拿大盗，为何带着许多人手执兵器？必是捉人。猛然想道：是了，是了，敢是禁卒禀过知府，说我黑夜出进，雷公恐我逃走，怜惜他的前程；况且禁子鬼头鬼脑，又把我绑起来。越想越是，我且见机而行。只听上面牢头连叫：“犯人马俊”几声，马俊答应道：“有。”却不上堂，只在屋外跪下。雷公道：“你知罪么？”马俊道：“杀人抵命，更无他罪。”雷公大怒道：“我把你这大胆贼，还要强口，左右与本府拿下。”众役一齐上来，马俊却是留心的人，若不留心怎么跪在屋外？听了一声“拿下”，众役一齐拿他，他回身往下就跑。马俊两手被绑，如何脱得众人之手？那些人速速围住，那里跑得脱？马俊心内着急，看看跑到小号屋之下，拿出平生力气一纵，如飞上屋去了。雷公看见，吓得冷汗直流，众衙役一声齐喊：“不好了，马俊走了。”禁卒开了牢门，雷公领了众人，随后赶去。守牢众人听得牢内喊道：“犯人走了。”听了此言，领兵围住牢前，众兵各拿火药兵器。此时是一更时分，今日乃下弦之月，月色高升，那守备面朝天望，见马俊双手被绑，跳上高墙，守备忙叫绕钩钩住他，不可放走。那兵丁正要拿钩不及，马俊早已纵上房了。袁守备见事不偕，拿着双鞭，随着马俊，一个在屋上跑，一个在下面相随不放。马俊路熟，跑到城门口，方才从屋上加些力气，望着城墙一跳，竟上城墙飞跑不提。

且说袁守备上了城，随即也跑上城，那守城兵丁随后赶来，雷公骑在马上，率领捕快人等点着火把如同白昼，喊声大作，惊得百姓不则一声。再说马俊跑到城头，要去了手上麻绳，方好跳下。守备在后追赶，要跳下，又恐怕伤自己的脚跟；若与他对，手内又无兵器，实在两难。一头跑，一头想，他到城楼

边，想出一计。把身子朝楼墙一站，将右脚站得稳稳的，便将左脚提起，等着袁守备。那袁守备提着双鞭，大叫：“贼徒，那里走？老爷来擒你了。”却是跑行了的人，一时不能住脚，向前直直的跑去，却不知马俊趁他不防，便提起右脚，用了十二分力气，说道：“照爷的腿罢。”那袁守备叫声：“不好。”早已打着胸前，骨碌碌直滚下城坡民间的粪坑，坑内不稀不干的粪内了。雷公听了响声，便走向前，骂声：“马贼今日飞到那里去了？”袁守备叫道：“是卑职被强徒打下来了。”不言雷公叫人救起，且言马俊一个黄莺落翅飞过城河，逃走去了，且自不言。再说雷知府听见，忙教人救起，问了原故，将水与他洗过了满身，换了一同回衙，只好照着马俊逃走。详文报到北京，米相爷闻知，急传钧旨，着手下官员捉拿玉蟾蝶的马俊，且不言。再说马俊逃出了城，走了三十多里，到了一个松林，正走之时，听得背后有人大叫道：“马俊不要走，贫道在此等候了。”马俊听了吃了一惊，回头一看，那月色照得明白，却是上年教他轻身法叫他做贼的司马傲先生。马俊见了，纳头便拜道：“上年蒙老师教训，弟子谨尊师命，并不曾违拗老师。”司马傲扶起马俊道：“贫道也知壮士的心事，不必细言，今晚吃了大惊，日后受皇上大爵。贫道夜观天象，汉平帝有一大难，非壮士不能救驾。但此事夜里所干，壮士熟会平土遁的法方能干得奇功。”便同马俊并肩站立，在他耳边啧啧不知恁的是甚么咒语，马俊心灵一一记在心头，便问道：“不知救驾之事应在几时，望乞老师指明。”司马傲道：“此是天机，不可泄漏，到临时贫道自然来指点。”马俊又道：“不知孙佩可能救得出狱，求老师指点指点？”司马傲道：“吉人自有天相，非壮士不能救他出狱。但你且回杭州，自有能事帮你二进开封府，救出孙佩，骨肉重逢。再者，那口诛虎剑你可三进开封府取讨，方保无事。若不依我，必有大祸临身。”马俊点头依允，司马傲道：“壮士且回杭城，贫道还有正事，后会有期。”说罢，将手一拱，竟飘然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阮氏卖俏寻男子

话说司马傲传了马俊借土平身之法，竟自飘然而去。马俊望空拜谢，谢毕，他就把新学的法试试，念了咒语，抓一把土往上一洒，将身一纵，高有十余丈，如生双翅一般，比那纵跳之法省力得多。遂收了法，落下地来。一路奔杭而去，不表。

再说鲍刚惊散了响马，那凤小姐被莫士玉拐骗到扬州去卖，不知好歹若何。且说鲍刚找寻凤公不着，心内想道：料他已到湖广去了。到得天明，回到店中，取了行李，竟奔湖广而来。独自一人晓行夜宿，渴饮饥餐，逢人问信，却不得实信。那日午牌时分，到了襄阳城内，那六街三市，人烟凑集，是个奢华

地方。鲍刚无心观看城中景致，一路问到金鸡巷口，立住了脚，只见五十多岁的一个男子站在巷口，鲍刚将手一拱，道：“借问爷一声，此处可是金鸡巷？”那人回：“是，爷问他则甚？”鲍刚道：“此巷内有个凤二爷，当年开过珠宝店，可住在此处么？”那人见问凤二爷，就叹气说道：“罢了，好人不得长富贵。”鲍刚问道：“可是凤二爷有甚过去不得的事么？”那人道：“当初凤二爷开了珠宝店，有十万之富，一生无子，好善，修桥补路，塑佛装金，济困扶危，舍药施茶，诸般善事，无所不作。有妻吴氏，亡过，续娶了阮氏，其坏非常，打僧骂道，不行善事，不到几年，把十万家私用得精光。如今珠宝店也不开了，独自闲居在家。幸喜是大家出身，还有些古玩变当，稍可度日。岂不是好人不得长富贵么？你进巷第二个门便是。”说罢，那人去了。鲍刚走进巷来，到得第二个门首，见门关着，便用手敲门，敲了两下，里面有一个小孩子问道：“是谁？”鲍刚答应道：“是俺。”那小孩子开了门，鲍刚走进来一看，见是小小三间厅房，十二张金漆罗汉榻椅子，四盏料丝方灯，正中摆一张小小沉香小几，几上摆着一个羊脂玉洗就的一个牛牛，上伏着一个牧童，旁边放着一部《春秋左传》，一只古铜罄瓶上挂一幅十二层合锦来。鲍刚道：“晚生是开封来的。”凤林见鲍刚生得虎相，不是下等之人，便请到里面分宾主坐下，茶毕，问道：“不知兄驾到此，有失远迎，望乞恕罪。”鲍刚是个直汉，不会咬文嚼字，便答道：“晚生不为别事而来，只因那日在争春园内，令兄与夫人小姐在园内游玩，偶遇米相爷公子米斌仪亦往园内，看见小姐，就叫许多家丁打手抢劫小姐，遇了郝鸾同俺，打散米家众人，俺二人保住了令兄令侄婿和小姐夫人，一同回去了。那米家的打手各自逃回去了。”凤二爷问道：“兄是那里人氏？因何与郝鸾争春园打散米家众人？”鲍刚道：“俺乃京都顺天府人，姓鲍名刚，号子英，有个别号叫‘披头太岁’，小弟生来情性粗鲁，那日街上有个地虎叫做王命，父子叔侄弟兄九人，被俺打死五人，俺就逃到开封府。闻有个争春园，弟偶然进去闲游，闻店小二说米家带了打手来抢小姐，那时小弟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就打了一个报不平。即日孙佩令侄婿请俺二人饮酒酬谢，

又与俺同郝鸾结拜。不意米斌仪着石敢当带领人，打到孙家，被俺二人打死米家多人，米府招官将孙佩拿去，苦打成招，收入牢内。凤竹大爷害怕，避凶带领家眷逃走，不期又被强盗抢去小姐。”把前后之事说了一遍：“为此俺特来寻访，可曾到府么？”凤林听了此言，吃了一惊，面上失色道：“竟有其事，遭此大变，侄女又被强盗抢劫去，侄婿又陷在囹圄。家兄并不曾到此，这事怎好？”鲍刚听了不曾到此，吃一大惊，说道：“如此说来，难道凤大爷到别处去了？既然不在此处，晚生就此告辞。”凤林扯住道：“兄言差矣，那有

就行之理？”鲍刚道：“凤老伯不在尊府，晚生要上杭州寻俺兄去。”凤林听得鲍刚要上杭州二字，便打动他的心事，便说道：“鲍兄请坐，我还有心事与兄商议。”鲍刚只得坐下，道：“二爷有甚事和晚生商议？”凤林叫人到厨中备饭，便对鲍刚道：“我如今闲住在家，不是个了局，欲到杭州买到货物贩卖，没个同伴，今幸得鲍兄要往杭州，意欲烦兄作伴同行，不知尊意如何？”鲍刚道：“晚生久闻二爷是个好人，既然如此，无不遵命。只是以速为妙。”凤林见他依允，满心欢喜，午饭已毕，至晚备酒叙谈，后日起程。酒毕，吩咐家人将鲍爷行囊送到书房内安睡。凤林回后对阮氏说明，阮氏平日不喜凤林，便道：“随你去，我不管闲事。”

一宿已过，次日天明，梳洗已毕，用过早饭，凤林拿了一串明珠出来，还是吴氏在日带的，他拿到珍宝店中换了四百两银子，至下午方才回来。鲍刚性情急躁，那里等得？只见凤林回来，方才平了他性子。当晚摆下酒饭，同鲍刚饮了酒，吃了饭，鲍刚依然在书房内睡了。凤林回来，与阮氏作别，说道：“我明日同鲍刚上杭州买些货物，多则三月，少则两月有余方回，但家中柴米食用，我同王家店铺说过，所用物件叫人到他店中去取。”又丢下三四两银子与阮氏，又买了菜蔬油盐作料。阮氏道：“既然如此，一路上须要小心谨慎。古人云：人心隔肚皮。凡事留神为妙。”凤林点头，说：“我俱知道。”安宿一宵，次日五更起身，收拾行囊物件，到了前面，见鲍刚将行囊收拾停当，二人吃了些饭食，凤林回来吩咐阮氏看好门户，鲍刚提了行囊出了门来。凤林又吩咐家人几句，家人关门进去，凤林、鲍刚到了街上，雇了船只，二人直奔杭州去了。正是：

去时夫妇恩还好，只恐回来心变淫。

且说阮氏却是个后婚妇人，自嫁与凤林续弦。凤林乃是个正人君子，书香后裔，却不在女色上用功。这阮氏生来好淫，从前的丈夫却是个此种子弟，惯走花街柳巷，读过嫖经，年少精壮，到得十分中阮氏之意。正是恩爱夫妻不久长，不久身亡。这阮氏嫁了与凤林填房，那凤林年纪衰老，又不是个风流之辈，所以阮氏就不中意，每日长吁短叹，想起前夫的好处；若还一时口角，就呼天叫地，哭个不休。今日见丈夫同个大汉到杭州买货去了，他就搽了些脂粉，唇上又搽点鲜滴滴胭脂，点了一个瓜子样的红痣，梳了一个时款的望郎归，高高挽着个一髻，横插着一枝金花簪子，顶上插一根金目点翠的■■斗儿，傍边戴一枝七八钱重的金搜山虎，耳上戴了一对松鼠偷葡萄金坠，手上戴一副八仙庆寿的紫金镯，指头上戴副金戒指，身穿一件怀素套衫，内衬银红纱挂，下穿一条天蓝镶边元色百折裙，脚穿一双大红花鞋，真似三寸，红菱兰花色褶裤，一幅大红妃央带子，手拿一把鹅毛扇，杏黄须子，打扮得娇娇滴滴的

，站在门外望那金鸡巷口走路的行人。

此巷乃僻静之外，虽巷内有几家人家，总是后门出入，那阮氏正看那过往之人，俱不过是些生意人。那日也是合当有事，乃是前生造下的宿债，只见巷口走进一人，头戴丝巾，身穿元色直缀，腰束丝带，足登青布靴子，面目无须，手拿着一把杭州扇子。你道此人是谁？乃是本城中曹府中总管，名叫曹成。是兵部大司马曹斌，乃是此处襄阳人，这曹斌也是米相一党，所生一子名叫若建。这曹成奉曹若建之命买办物件，却从此巷口经过。曹成猛然抬头往巷内一看，早已看见阮氏。曹成便浑身酥了，便立住了脚望呆了一般看着阮氏。那阮氏看见白白净净标标致致风风流流一个小伙子，又见他大大的身体，不觉有些动情，便故意鬼脸一笑，往那内里一闪，露出半截身子，把那小小的金莲放住门外边，只伸出头来把眼梢儿斜看着曹成，又娇滴滴笑出声音，叫声“得财”。那曹成是个行家，知这个妇人不是个正经的，看了半会，猛然想起道：这是金鸡巷凤二爷家，不免等我问他一声，试试这人若何？主意已定，便大着胆，抖抖衣服走进巷内，见阮氏却又藏躲，曹成上前朝着阮氏作了一揖，道：“动问大娘一声，凤二爷府上可住此处么？”阮氏把脸一红，又笑道：“官人你问他做甚事？”曹成道：“凤二爷与我相识，我一向在外，昨日方回，今特来拜访，求大娘子指点。”阮氏又笑道：“原来是拙夫的相知，奴家失敬了。”曹成才知是凤林的妻子。又作一揖道：“原来就是二娘，到得罪了。”那阮氏若是个正经的，不与人说话，就没事了，他只管与曹成说长道短，出一言就笑，曹成趁着机会说道：“还有要紧话说。”就走进门来，阮氏让他走进，曹成碰一碰，阮氏也不言语，曹成见阮氏不作声，便右手一把抓住阮氏左手，说道：“二娘好双嫩手。”阮氏红了脸道：“青天白日，调戏良家妇女，我喊叫起来，打你半死。”曹成兴动，色胆如天，把阮氏一把搂住，说道：“二娘不用喊叫，你转把我杀了罢。”阮氏心内依从肯了，现今搂抱住他，他亦不推辞。曹成跪下求道：“二娘可怜我罢。”曹成说着，就把他抱进房中，干那事去了，却不曾关门，那得财从外面走到堂屋里，叫道：“二娘往那里去了？”曹成、阮氏听了有人喊叫，吃了一惊。但不知得财前来撞破有何话说，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春香偷情引主奴

话说得财一路叫进来，阮氏叫那人躲过，出来支吾了一回，得财到房内去后，然后叫那人出来，问他底里。那人道：“我住在西市桥，自幼在曹府养成的家，老爷是当朝兵部尚书，我名叫曹成，今年二十五岁，今日奉公子命，到关口取讨房钱，从此经过，偶见二娘这等天姿国色，不由人不爱杀。方才我说寻访二爷，原是假意。”阮氏道：“你这个说谎的贼精，就有如此机见，我还

长你三岁，是你姐姐，从此以后，认为姐弟，瞒得财耳目，须要夜夜来陪我。”曹成道：“恨不得时刻不离二娘方遂我意。但不知凤林那里去了？”阮氏道：“他同个黑汉子到杭州去了，保佑他不能回来也罢了。若是不回家来，我同你日夜欢娱，也不枉为人一场。”曹成道：“虽如此，还要慢慢的想个长久的法儿。我且回家交过了账目，候傍晚没事，我悄悄的来陪你饮酒，通宵快乐。”阮氏道：“千万不可失信。”曹成道：“岂有失信之理。”言毕，竟自去了。

且说得财买了鸡鱼肉蛋食物回来，问道：“舅爷往那里去了？”阮氏道：“进来，把门关好了。”阮氏即下厨房收拾肴馔，不一会，曹成叩门，阮氏听了，迎接进来。说道：“为何此时才来？”曹成道：“被个朋友拉去，所以来迟，多多得罪姐姐。”阮氏又换了装束，梳了一个懒梳妆的松鬓头，身穿一件白纱对襟衫子，比日间更觉风骚五六分。一时间酒席摆将上来，二人一同坐下，十分亲热，一时吃完了酒，一并同到房中，卸衣上床，两相恩爱。曹成是积年在花柳场中的子弟，阮氏是最好风月的婆娘，甚么事宜儿不通。曹成在凤家走动，并不避忌邻居，在得财面前只说是姐弟，认作舅爷来往，又时常把这银钱与得财。得财小娃子家，晓得什么？时常得些银钱，好不欢喜，反到尽心伏侍他二人，不提。

且言曹尚书在京为官是个奸臣，生下公子曹若建在家，一心专好女色。家中豪奴多人，最得用的二人一个是曹成，一个叫作曹代。曹成已娶过妻子，叫作春香，也有几分姿色，却与曹代有首尾。一日，曹代、春香二人正干到好处，正觉多着曹成。曹代道：“亲妹妹，我的意思多了曹成不快活，不如向公子撺掇将他逐出，可好么？”春香道：“这方为长久之计。”到了天明起来，只见曹公子喊道：“曹成在那里？”曹代回道：“他不在家宿。”公子大怒道：“曹代，快快寻来。”曹代答应，出门逢人就问，却却问着个人，那人说道：“我昨日看见曹成到金鸡巷内去的。”曹代听了此言，就奔金鸡巷去。

且说那阮氏送曹成出门，说道：“今晚早些来。”携着手儿笑道：“千万早些来。”二人说着情话，不期被曹代看见，笑得眼睛都细了。曹代也不则声，就抢进巷口叫道：“大哥捉弄小弟，无处不寻到，原来你在这里做快活事。”阮氏急转身把门关上，曹代又说道：“也该携带小弟顽顽。”曹成听了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却是曹代，心才定了。说道：“贤弟休要取笑。”曹代道：“你我兄弟，却也不论，小弟今日出了府门，你同我去到那个宝贝家谈谈，小弟同他饮一杯儿，也不为之过。”曹成便起吃醋之心，就把脸望下一沉，道：“你这匹夫，敢占我的面子么？再要胡言，赏你一顿拳头。”曹代见他变脸，便笑道：“这是小弟说的顽话，大哥怎么认起真来？伤了和气，凡事小

弟还要总成大哥呢。但不知这个赛天仙是甚么人家的？”曹成此时见他说了一番热话，曹成就把子午卯酉，怎么上手，怎么的情趣，阮氏怎么鱼水骚态，细细说了一遍。曹代此时听了，越发动兴，欲要说顽话，又怕曹成打他，口内不言，一头走，一头想道：你这狗头，如此可恶，你的老婆与我有个账儿，何况墙外的野花？你肯与不肯，该好言回我，怎么就行凶要打我？此时：

我不淫人妇，谁敢欺我妻？

再说这曹代今日怀恨在心，后来勾引公子妒奸杀他，移害凤林，皆因今日种下的祸，这是后事，不提。且说曹成、曹代二人进了府门，来到书房见公子，公子骂道：“你这该死的狗才，往那里去的？”曹代在傍瞞道：“在他表兄家的。”公子也就罢了，又问了他些市房租钱之话，曹成含糊应了几句，依旧出了书房到外边来。他见曹代替他隐瞒，心内欢喜，把他认作好人，竟回房睡觉去了。

那曹代想道：适才受了这口冤气，无处去出，不免将此事告诉公子，打破他的好事。想罢，走进书房，站在桌横首，叫道：“大爷，你可晓得曹成结识了一个天仙妇女？”这曹若建是个好色之徒，听了此言，便喜得手舞足蹈，道：“我到不知道，你且说来。”曹代就把曹成告诉他的话说了，又添上些风流骚话，说个不止，说得个曹若建立起身来，说道：“我大爷难道反不如这个奴才么？今晚我大爷且去受用受用。”曹代道：“大爷太急，恐怕曹成在他家看见，虽不怎样大爷，却然到底不好看相。依小的愚见，大爷可封几百两银子，打发他往下江去买些绸缎，等他去了，小人领大爷竟到凤林家去，不怕那阮氏不从。”公子听了，说道：“好计好计，你且进去与太太要了银子，再去叫他。”曹代答应：“晓得。”便进里边与太太要了几封银子，放在书房桌上，又走到曹成的房门首，叫道：“大哥，大爷叫你。”曹成正在睡梦之中，听得大爷叫他，便惊醒，问道：“大爷叫我作甚的事？”曹代道：“我不知道，你进去自然明白。”曹成便从床上爬起，擦了擦眼，与曹代来到书房。只见公子坐在上面，桌上摆着几封银子，曹成不知缘故，便问道：“大爷呼唤小的，有何使用？”公子道：“今六月中旬，太太生日将近，方才太太说要做几件衣服，各样缎匹俱有，只少了几件单衣的裁料，本处没有顶好的绸缎，不中太太的意，今日太太发出一百两银子，要着人到南京置买。我想别人去不得，只有你还在行，着你去走走。”便提起笔来，写了一个单子，上写“闪缎绫缎贡缎，顶重的府绸西纱洋绉大红天青杏黄各样颜色，件件要好。”一一开明，递与曹成道：“你看货还价，俱要颜色鲜明。”又把算盘算了一算，约有一百一十两之数，又叫曹代到后面取出三十两银子，放在桌上。公子道：“这一百一十两是正数，外银二十两与你做盘费。”曹成道：“不要大爷赏赐盘费，小的

自备。不知几时动身？”公子道：“日期急速，早些买来，还要叫成衣来做。今日天色尚早，就是今日动身罢。”曹成道：“今日到过了午了，明日动身罢。”公子大怒道：“胡说。”曹代道：“大爷发怒了，今日动身也是一样。”曹成不敢多言，只得收了银子，公子又叫曹代押他上船。曹代道：“晓得。”

曹成回到自己房中收拾行李，与春香说道：“我奉大爷之命往下江买些绸缎，多则两月，少则一月就回。”春香点头答应，曹代又催促动身。曹成提了行李，一头走，一头想，他把曹代当了一个心腹之人，便说道：“我今日动身也罢了，只是失了人的信，他还要等我呢。”曹代道：“可是早上那位姣娘？”曹成料曹代不敢欺他，又料阮氏决不能听从了他，拿定这个主意，便回道：“正是。”曹代道：“等兄弟送了大哥上船之后，回来时我去送个信与他，只说大哥差往上南京采买物件，不过一月后即便回家来，叫他耐心等着大哥便了。”曹成道：“如此甚好，千万送个信去。”二人走出了城，叫了船只，写了长船，搬下行李，曹成无奈，只得下船，曹代又吩咐了几句，二人将手一拱而别，船家开船往南京去了，不言。

再说曹代赶进了城，回到府中，先与春香说些风情的话，然后到书房中，与公子说明曹成已去，并所说之言告诉一遍，二人笑得不止，只等到黄昏时候，送公子到金鸡巷去与阮氏偷情。不知阮氏从与不从，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顾明园鲍刚逢友

话说曹若建用计打发曹成远去，就与曹代商议道：“你待我做个法儿。”曹代道：“今晚小的领大爷到阮氏家去，大爷莫说曹成远去，只说曹成告诉的，不怕那阮氏不从。”公子大喜，等到黄昏时便去。

且说阮氏日间预备了酒菜，又叫得财：“在门首等候舅爷来，他还把钱与你哩。他来时报我知道。”得财道：“晓得。”当日吃过了晚饭，得财站在门口等候。等至深黑，也不见曹成到来。

再言曹代提着灯笼，领了公子到金鸡巷口。得财认是曹成，便进来叫道：“舅爷来了。”得财自往后边去睡，不提。再说曹代先进门来，说道：“来迟来迟。”阮氏迎出说道：“不迟。”抬头一看，不是曹成，又见后边跟着一个白面书生，便吃了一惊，道：“你们是甚么人，黑夜黄昏到我家来？”曹代放下灯笼，公子抬头一看，果然阮氏生得俊俏。向前作揖，说道：“小生是当朝曹兵部尚书之子，特来拜访。”阮氏一听红了脸，说道：“有甚话也该日间来说，那有黑夜拜望之理？况且拙夫不在家中，你们快快回去。”那曹代道：“二娘，你不要隐瞒了，此事曹成已对公子说知，我家公子因曹成出差往南京采办绸缎，有两三个月才回，恐怕负了二娘之约，请公子来陪二娘的。”阮

氏听得呆了，半会说道：“此事从何说起？我乃良家女子，如此戏弄，王法何存？”公子假怒道：“不识抬举，我公子到不如个奴才？明日曹成回来，一同送官，问你个倚奸脱骗的罪名，看你怕不怕？”曹代道：“大爷息怒，二娘是个知窍的人，且让他想一想。”阮氏暗恨道：“曹成这天杀的，把我的事怎么告诉起人来？我若是从了他，他是有势力的，来往不怕人，若丈夫回来知道了，风声必竟要弄出事来；若不从他，他若果然把曹成送官，连我也要出丑。罢了罢了，我如今火烧眉毛，且顾眼下。只得说道：“蒙大爷抬举，妾身怎敢违命？只是可恨曹成。”公子见阮氏有了肯意，道：“等他回来，我重重处他，代娘子出气。”曹代听了阮氏之言，喜从天降，又对阮氏说道：“公子今日交与二娘，我自回去，明日来接。”公子听他，道：“你回去罢，明日早来。”曹代答应，自去与春香做事，不言。

再说阮氏关了门进来，同公子到后堂坐下，桌上已摆了酒菜。阮氏请公子上坐，二人对坐饮酒。公子畅饮欢笑开心，一会玉液下柔肠，春红生看脸，彼此相觑，公子扯阮氏，阮氏挽了公子，进房一看，房内收拾的甚是干净，摆设齐整。公子向烛台上弹了弹烛花，阮氏到炉内添了些沉香饼，方才解带宽衣入罗帏，勾肩就枕。曹若建乃是风流公子，不比愚蠢之人，他有许多轻怜慢惜，艳话浓情，逸性柔捉，心存神摇。槽入波心，故意停篙，直弄得阮氏狐精迷了芳魂。曹若建是个色鬼，不顾性命，弄得阮氏意荡神怡，真正中意，就把曹成丢在三江四海之外。狂淫了一夜，次日曹代来接，阮氏再三叮嘱：“今晚请公子早些来。”公子答应回去，就叫曹代送了许多物件与阮氏，从此若建与阮氏，曹代与春香，俱是夜夜欢娱，按下不表。

且说凤林、鲍刚一路行来，那日到了杭州，投在潘家行内，买了些棉绸等物。当日已晚，次日鲍刚出了店门，一路问吴府。因鲍刚口硬，不肯叫人，人都指他些瞎路，叫他难找，他足足找寻了大半天，并不曾找到吴府。肚中又饥，口内又渴。正走时，见前面一个人家，门口挂着一面小牌，牌上写着“醉歌园”三个大字。鲍刚走进园门，只见许多人在那里观望，分开了众人，大模大样插进园来。只见正面是五间大厅，两傍有数十个亭台楼阁，俱是挂灯结彩，内中有出色女戏子在台阁上演戏，那正厅都有人坐满，厅中间有一席空着，鲍刚端然坐下，小二捧上茶来，鲍刚吃茶已毕，小二又摆上酒肴，他便狼食虎咽吃了一个醉饱。又见女子们妆扮得娇娇娆娆，正看之时，只见一个蓝面大汉，赤着身体，穿条大红绸裤，肩上搭了一个钞马，小二拿着夹剪算盘，先在那些席上算账交银后，来到鲍刚桌上。那汉问道：“此位该多少银子？”小二算了一会，说道：“共该一两零六分。”那汉对鲍刚道：“请爷称了银子罢。”鲍刚回道：“咱是上街找朋友，不曾带银子，写了账罢，明日一总还你。

”那汉道：“咱们开馆从无欠挂，那有闲人写账？”鲍刚性急，那里受得住人的言语？便大叫道：“咱腰内无银，难道逼命不成？”那些众人俱说道：“这朋友说得好笑。”那汉亦笑道：“吃酒还钱，大丈夫说这丑话，难道舍你不成？”鲍刚听得此言，满面羞愧，心头火发，大喝一声，将桌子一掀，碗盖打得粉碎，站起身来骂道：“爷不把钱，看你这班狗头把我怎样？”那大汉怒道：“你这瞎眼的死囚，焉敢惹俺太岁爷？”把钞马递与小二，便进步打来。鲍刚手快，把那汉子的手抹在一边，举左手用力一下，将那汉打倒，赶上去要踹那汉，那汉一让，早跳起身来，复奔鲍刚，二人摆开架来，打个平手。只是那汉力弱，勉强敌住。正斗之间，园外又走进两个人来，却是郝鸾同周龙二人，听得里面喊叫，便问小二，小二说道：“有个黑大汉，吃了酒看了戏不肯还钱，反同陈爷相打，陈爷打不过那汉子。”郝鸾听了吃一大惊，便抢入里面。周顺脱了大衣跟了进来。此时鲍刚把陈雷挤在厅角里，陈雷正在难支，见了二人进来，心中大喜，叫道：“大哥，快来帮小弟打这狗头！”鲍刚打到性发，听见有人来，便大叫道：“你的人来得越多打得越热闹。”郝鸾怒道：“这贼说得这等大话，待我打这厮。”走至面前一看，大惊道：“此人好似鲍刚的模样。”便上前止住，说道：“不要打，俺郝鸾在此。”周龙正要上前，郝鸾亦止住了，那鲍刚听见郝鸾在此，上前一看，大叫道：“大哥来得好！帮咱打这狗头！”郝鸾道：“

快住了手！总是自家人。”二人听了住了拳脚，陈雷问道：“此人是谁？”郝鸾道：“与你也是弟兄，乃北直燕山人士，姓鲍名刚，字子英，绰号披头太岁。前次写在盟书上的，就是此人。”陈雷、周龙笑道：“原来是自家兄弟，不是郝大哥来，险些儿打错了。”吩咐子弟不要做戏，饮酒的各散。郝鸾叫小二关了店门，四人离了此处，来到吴府，进厅施礼礼毕，坐下。茶罢，郝鸾问道：“自从那日与贤弟分别，不觉是半年有余，不知凤公小姐可在湖广么？”鲍刚听了，叹了口气，把前后之事说了一遍，“如今凤二爷现在此处置货，小弟因寻不见大哥，故此在这园中与此位相打。不知二位尊姓大名？大哥到此，可曾访着奇人？又不知孙佩好歹，大哥自然知信，可说与小弟知道。”郝鸾便将在西湖遇见马俊，结拜弟兄并各人姓名，如今马俊到开封府去救孙佩，细说一遍。鲍刚听了大喜。郝鸾叫家丁到潘家行内请凤二爷前来。不一时，凤林来到吴府，与众人见礼已毕，道过姓名，凤林又拜谢郝鸾道：“前日家兄多蒙相救。”郝鸾便吩咐摆酒，众人坐下饮酒，酒过数杯，郝鸾对凤林道：“难得台驾到此，可慢慢的置货，在此盘桓几日。”凤林道：“蒙诸位的雅爱，理当奉陪，因行内有一个江北的客人，置货已完，他有家信到来，说他乃尊命在垂危，要他回家，他归心似箭，便把货物倒在我名下。况我舍下无人

，明日就要起程。怎奈路上荒险，一个人恐难照应，还要烦鲍兄相伴去走走，不知兄可允否？”郝鸾道：“员外可宽住几天，今日非待客之酌，明日还要奉候，怎言就要回府？”凤林道：“承兄盛意，弟心领了也是一样。”鲍刚道：“大哥不必相留，待小弟送员外回府，再来相叙。”郝鸾只得依允，饮到黄昏，凤林相辞，同鲍刚回寓。郝鸾与众人送出府门，复进书房。陈雷对郝鸾道：“前日司马傲先生指点，救了一个姓凤的，如今现在山上，不知可是凤公？”郝鸾道：“天下同名同姓人多，或者是他也未可知。”郝鸾同陈雷说话，且自不言。

再说凤林、鲍刚回到行中，凤林将账目开算明白，住宿一宵，次日雇了只船，发上货物，别了行主，二人上船，竟奔湖广而来。非止一日，那日到了襄阳，将货物发在张星如行内，凤林叫人挑了行囊，对鲍刚说道：“兄且住在行内，我明日请兄到舍。”鲍刚道：“员外请便。”凤林别了鲍刚，担着行囊，回到家中，打发了脚钱。阮氏见丈夫回来，吃了一惊，出神倒鬼的，脸上一红一白，凤林也不在意。阮氏只怕曹若建来，愁到晚上，见他不来，略略放心。替丈夫收拾物件，吃了晚饭方才睡觉。那得财是阮氏吩咐过的，所以不提，也去睡了。你道曹若建为何不来？因曹成也是今日来的，在家查点绸缎，所以未来，又听曹代说道：“小人方才撞见凤林回家了。”公子道：“既如此，去不成了。你有甚么计策？”曹代想了半会，道：“要做长久夫妻，须如此如此。”公子道：“此计甚妙，事成之后，就把春香赏你，还要赏你银子。”曹代听了，好不欢喜。再说曹成，因丢不下阮氏，故此星夜赶回。将一切交代，又赏了酒菜，叫曹代陪他，二人到厢房饮酒。曹成道：“我去看娘子，走走再来。”曹代道：“哥离嫂子才两月，这等急。”曹成道：“休得取笑。”又饮上一会，有起更天，曹成道：“酒够了。”要去安歇，曹代道：“知道大哥的心事，要紧去见凤二娘子。再饮几杯，兄弟送你去。”曹成不知是计，便又坐下。曹代就冷一杯，热一盏，把曹成灌得大醉，不省人事了，便走到自己房内，寻了一把尖刀，把曹成驮在肩上，出了后门，奔金鸡巷而来。不知曹成性命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金鸡巷太守白冤

话说曹代将曹成驮到金鸡巷内凤家门首，轻轻放下，取出尖刀，暗暗祝告道：“过往神圣在上，小人曹代奉主人之命，因阮氏起见，故杀曹成，却与小人无干。”又叫曹成：“大哥你阴魂不要怨我。”祝毕，执刀在手，摸着曹成颈子，一刀杀死，将刀摠在凤家门首里，忙忙回府。约有二更时分，见了公子，说了一遍。公子道：“虽然如此，若到了官，将甚事杀死的呢？”曹代道：“不妨只说凤林借了公子五百两银子，同曹成到杭州买货，因此谋财害命。

再与阮氏说明，一口咬定，小的做个证见，公子再与滕太爷讨个情面，将凤林问罪抵偿。那时，家财货物与阮氏俱属公子受用。”曹若建听了大喜。二人坐至天明，曹代便悄悄走到巷口等候。你道这襄阳是个要冲之地，巡更的虽多，却不到小巷之内。再说凤林因货物在行，鲍刚又在行内，放心不下，天明起身出房。阮氏起身，叫得财烧水洗脸已毕，穿了大衣出来开门，猛听得地上当的一声响，拾起来看时，吃了一惊，见是一把尖刀，上面还血迹淋漓；又见门外横着个死人，血流满地，吓得目定口呆，魂消胆丧。曹代听得门响，便往巷内一张，见凤林手持尖刀痴在那里，不觉也打个寒禁，方才喊道：“杀了人了，凤林杀人”，连喊几声，此时街上已有人走了，旁边人家起来的早，只听得喊叫“凤林杀人”，都开门来看，见个人血淋淋的倒在凤家门口，又见那凤林手内拿一把血刀。不一时，巷内人都挤满了。曹代便跟着凤林，恐他逃走了。阮氏听见外面喊叫，急急的走将出来，只见曹代与凤林并肩站着，正待要问，那曹代丢了个眼色，又说道：“这凤林欺心谋财害命，把曹府家丁杀了。”阮氏是伶俐之人，听了此言，吃了一惊，却早会意。这淫妇只有奸夫的心，忘夫妻之情，故意儿叹了口气，便说道：“罢了，罢了，也是前世里的冤家，我怎样劝你，你只是不听，却又做得不干净。如今怎的好？我不管，你自做自受。”言毕，进内去了。凤林听得阮氏之言，大叫道：“娘子，你怎说这样话来？”阮氏只当不知，进房去了。

此时惊动了本坊里长保甲前来，不由分说，把凤林拴住。那四邻先还有为他之意，及听了阮氏之言，又是有曹府的对头，那个敢来多口？一众人挨挨挤挤，拥到府前。里长写了报呈，曹代写了状子。这人命事该报县里，方才详府，为何就到了府？有个原故，因襄阳县前月被上台参了，印是本府代理。这知府出身最大，乃西京人，姓滕名瑞，字易堂。本来做过户部右侍郎，因米相专权，这滕瑞是个铁面无私之人，那里容得？便上本弹劾。那米相反奏他诬谤大臣。圣上念他是先朝旧臣，不忍加诛，降职为襄阳知府。年已六旬开外。此时正坐早堂，书役参见已毕，将放告牌抬出，那些刀笔之人因滕公清正，不敢混告，告状的都少了。里长保甲把凤林押在外面，命曹代来到堂上跪下，呈上报呈状子。滕公看了，见是人命重情，即传了件作行人，打道到金鸡巷来。那街上的人个个都来看滕大爷相验。里长将凤林带在轿后，滕公来到尸场坐定，件作检验了一会，上前禀道：“身上并无伤痕，只有颈上一刀致命。”滕公叫过四邻，问道：“这曹成与凤林合伙，谅非一日来往出入，你们可曾见过么？”四邻回道：“小的们从前不曾见过，自凤林出门之后，那曹成却每日往来，不知今日怎么杀死。”滕公听了此言，想了一想，又问道：“凤林出门几时了？”四邻回道：“不在家两月有余。”滕公道：“可有别的原故？”四邻回

道：“先前是曹成来的，次后就是曹代同公子晚来早去，小的们不知底细，求太爷察详。”滕公先看状子时，说是曹成同凤林上杭州；据这四邻说曹成是凤林出门之后他才往来，他来之后是公子与曹代，晚间走动。疑想一会，道：“其中必有原故。”又把状子一看，上有凤林妻阮氏，便叫“带上阮氏”。衙役答应，带上。阮氏跪下，滕公叫阮氏抬起头来，阮氏抬起头来，滕公看了几眼，这贱人狠有几分姿色，便笑道：“是了，是了，本府知道其中之事。”叫原差把这一群人总带到衙门听审，刻下权且收尸。滕公便上轿回衙。那鲍刚在行内闻知信息，即忙问了路径，来到府前。太爷已进衙内，鲍刚和那些看的人站在一旁。滕公升堂，书吏将在案犯人一一指明，依次跪下，滕公道：“曹代，你是曹府的家人么？”曹代道：“小的是曹府家人。”滕公道：“曹成领公子银两同凤林合伙，你可知道？可从直说来。”曹代道：“两月前，曹成领出公子银五百两，同凤林往杭州买货，昨日方回。凤林将曹成诱到家中杀死，希图独吞。公子知道他回来，又见曹成一夜不回，今早着小的寻他，才走到凤家门首，正遇凤林把曹成尸首移出门来，小人见了，就喊叫。四邻里长众目共睹，求太爷明断正

法。”滕公道：“凤林杀死曹成，是你亲眼看见的么？”曹代道：“小人看见的。”滕公叫过仵作，问道：“这曹成杀死的伤痕还是今日杀的，还是昨日杀的？”仵作道：“小人不敢蒙混太爷，但看他地下血已成饼色变紫黑，颈下伤痕俱变淡紫，若是当时杀的，不被风吹，其色是鲜明红。今看这血，伤痕是有多时，况浑身冷冰，若是才断气的，心不能如此冰冷。”滕公道：“人不是才杀的，你下去，且带凤林上来。”曹代听了仵作这番言语，有些心惊面热，只见衙役将凤林带上，跪下说道：“小的是冤枉陷害，求太爷做主。”滕公开言道：“你是个甚么人？平素做何生意？”凤林道：“小的本籍是开封府人，胞兄名叫凤竹，曾做过太常寺正卿之职，书香后代。平日开珠宝店为业，世守本分，从不敢多事。”滕公道：“你既是宦家子弟，就该知道礼法，怎么在禁城之内谋财害命？岂不知王法么？你把领曹府的本银同曹成往杭州买货，及为甚事杀他，从实招来，免得本府行刑。”凤林道：“小的是自己本钱，自那两月前，因开封府来了一个亲戚，要到杭州去，小的把前妻所遗的一串珍珠，在伍林生店内换了四百两银子，同这亲戚往杭州去买货，并不曾与曹家借货合伙，求太爷赏个天差，将伍林生提来一问。小的带来的货物现在张星如行内，求太爷一并提来，细细审问，自然明白。”滕公道：“也不必拘这二人，且把阮氏带上来，本府自然明白。”左右将阮氏带上，跪下。滕公问道：“你丈夫做出这样不知法的事来，你也该劝他才是，怎么坐视不管？”阮氏却不曾与曹代会过口供，当前太尊问曹代的话，却又不曾听见，便回道：“小妇人再三

劝他，他说妇人家晓得甚么事？昨夜三更就把曹成杀了是实，却与小妇人无干，求太老爷开恩。”滕公道：“一件人命到是三样口供。本府且问你：这曹成是两月之前同你丈夫去的，怎么去后曹成又到在你家来呢？”阮氏见太爷顶了他真，脸上就变颜色，说道：“并不曾有此事。”滕公又问道：“曹成后来不来，曹公子与曹代每晚到你家来，是为何呢？”那阮氏越发着惊，说道：“那有此事？”滕公又叫四邻上来，先在尸场顶曹代的那人姓郁，多叫他郁四。郁四上堂跪下，滕公问道：“曹成到凤家往来，你知道么？”郁四道：“瞒太爷即是瞒天，自七月十六日，凤林出门之后，他家有个小厮，名叫得财，拿了一块银子，央烦小的替他买些鱼肉等。小的就问他做甚么买这些东西？他回小的道：‘舅爷在家里，又嘱咐小的莫告诉人，又时常叫小的买办，小的留神探望，却是这曹成。不上两三日，曹成就再也不来了，又是曹公子同曹代到他家来，不知他做

甚勾当。太老爷若不信，只把得财拿来便知明白。”此时曹府有家人在此，打听见这事弄巧成拙，心内无不惊怕，这也是凤林平日做人的好。又只见春香痛哭上堂来，禀道：“小妇人的丈夫被凤林杀了，求太老爷做主。”滕公道：“你且下去，本府自然还你个凶手。”便拈了三根朱签，“左右，叫张星如、伍林生、得财三人立刻听审。”又令凤林、阮氏、曹代、春香、四邻等跪旁边。滕公叫值刑衙役上，吩咐道：“这夹棍要坚收的拶子原要枣核样的，即速取来。”衙役一声答应，掣上拶子夹棍，吓得曹代、阮氏魂不附体，那些看的人无不称快。但不知滕公如何断法，曹代与阮氏怎样招出实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假传圣旨害忠良

话说滕公叫衙役掣上了刑具，又把凤林叫上问道：“这阮氏可是你发妻么？”凤林道：“阮氏是小的继室。”滕公道：“是了，他的口供不一，曹代状上是借曹公子本银五百两，十八日出门；阮氏说领银四百两；曹代说凤林杀曹成于今日早上杀的，阮氏说是昨日三更天杀的；四邻又说凤林十六日动身出门之后，先是曹成走动两天，后是曹公子同曹代每晚往来。这凤林既同曹成出门，岂有后又往来两日之理？其中必有妒奸之事。且待那三人来时便知明白。”不一时公差拘了三人到堂，滕公先叫伍林生上来，问道：“凤林三月前将甚么东西在你行内兑换了多少银子？”伍林生道：“小的开行出入最多，人怎生记得？却逐日有账，求太老爷看账便知明白。”随即呈上一本账簿。滕公查到七月十五日里，有珍珠一串，换白银四百两，下注金鸡巷凤二员外亲换。滕公看罢，也不说出，又叫张星如上来，问道：“凤林是几个人到你行中卖货？有多少银子的货物？”张星如回道：“他昨日有一个姓鲍的亲戚到小的行卖货

，货物约值四百余两银子，现有杭州沈锡如行内的发票。”滕公听了，又问曹代，道：“凤林借曹府本银是几百两？”曹代道：“是四百两。”滕公道：“你这刁奴才，你状子上写的是五百两，你才见他说四百两，你就辩是四百两。”又对着阮氏骂道：“我自然拶你这贼妇，你才好好直招。”又叫得财上来。那小厮不曾经过这样利害，走到上面也不跪，只是呆呆站着。滕公叫左右人不可惊吓他，和容悦色问道：“曹成是你家舅爷，日日总在你家歇宿，今日却被何人杀死？你可从直说来。”得财见官问他，便哭起来，跪下说道：“我家舅爷不知何人杀死，日前与娘娘同坐同吃，夜里与娘娘同房歇宿。”滕公听了大怒，指着阮氏道：“你这贼人，做的好事。”喝左右：“把这贼人拶起来。”衙役正要动手，忽见报人进来禀道：“太老爷，圣旨到了，请太爷接旨。”滕公听得旨下，那里还审官事？吩咐将曹代、凤林、阮氏收监，张星如、伍林生这二人暂且放出，得财着人差看押，着春香自回曹府，待接了旨回来审。衙役将三人押下监牢，阮氏被凤林骂个不休，那些看审之人挤在旁边，皆看接圣旨。堂上摆了香案，只见一个钦差，八名校尉，走到上面，滕公俯伏在地，那钦差开读圣旨：

圣旨已到，跪听宣读：

诏曰：朕念尔滕瑞乃朝廷旧臣，不忍加诛，降职为湖广襄阳知府，令尔改过前非，仍欲官还原职。今处督抚申奏：尔不思协力进忠保国，反贪赃虐民酷吏，本当正法，朕凛遵先帝之遗训，命锦衣卫解来京严审，该部候旨定夺。钦哉！

谢恩。滕公谢恩已毕，那校尉上前，剥去了冠带，上了刑具，将圣旨供在案上，那些看的人听见读过圣旨，拿下滕公，个个发怒喊叫，闹出府门，不到一刻工夫，街上锣声大振，那些士民人等手内各执兵器，足有计千人，拥在府前。众人齐声乱喊道：“滕太爷为官清正，不贪民贿，不用屈刑，如何不行重赏，反要拿问？我等俱要合力保留，若不允者，我等先杀钦差。如今天下荒乱，奸臣当道，强者各立一方，我们就保滕太爷为王，有何不可？”内中还有知事的，说道：“且慢慢的，不要乱说，且看钦差说甚么话？”那些不知事的人道：“要反就反，管甚么钦差不钦差？”鲍刚跟着那些乱神大叫道：“列位，既是朝廷宠用奸臣，陷害忠良，滕老爷果然清正。今竟拿问，万死一生，不若反他娘，有甚大事，俱是咱承当。”那些乱神说道：“这位好汉到有义气，亦有胆量，我们就把他做个头脑。”三三两两胡言乱语

且说滕公与锦衣卫在内堂说话，这锦衣卫姓龚名熊，乃滕公的乡亲，今奉圣旨来拿，也是不得已的。正说话之间，只听外面喧嚷，有个衙役进来禀道其事。滕公听了大惊，与钦差来到大堂，众人见了，便呼喊道：“太老爷有功于

社稷，无罪于朝廷，居〔然〕全不恩赐高升，反来加害，小民等情愿不惧刀斧，保留太爷在此，永戴万民感仰。”滕公摇手说道：“众位贤民，此言差矣，我有罪无罪，进京自有分辨诉奏皇上。若诸位如此乱为，本府有灭族之罪，非是爱我，反是害我。还望诸位贤民全我名节，没世不忘。”内中有些混帐绅卿举监生员瞎叫道：“太公祖，只是我等舍不得太公祖。”那些乱神说道：“小人等就不乱为，只请钦差大人先回京去，我等百姓写个连名短表保奏，准与不准，再做商议。”钦差便向众人道：“你们不要如此，旨上写得明白，是拿解来京严审，有无罪过，候旨定夺。你们写明了表章，同本差进京，皇上看了尔等的意思，自有还仕之日。”那班乱神先是一时之忿，如今听了钦差这番言语，渐渐气平，虽还有几个乱神不忿，总四不拗六，亦只得依了。滕公作谢众民，众民俱走出府门，寻人写本，议出几个绅士年老的写在本头。又各沿门去凑盘费，不上两个时辰，化起三百多金，又让出几个人跟随，随差进京。那日里众人忙了天把，大早，众百姓哭送滕公上船方回。且说滕公一路奔京而来。此乃米相恨滕公的前仇，故假传圣旨。到京之日，即禁天牢，并无发落。百姓的奏章何能上达？以去的年老绅衿无计可施，只得各自回家，不提。这滕公直等马俊救驾除奸，才有滕公的交代。

再言曹若建听得知府相验之后即回衙审问，又见家丁来道：“太爷审真了，各人口供不同。”那曹若建心内着惊，又闻圣旨来拿问滕公，方才放心。本城有一个二府，费去许多银两在上司处，谋署知府的印。曹若建探得此信，心中大喜。原来这二府姓王，乃是曹尚书的门生。

那日王二府到了知府任，他晓得凤林这宗事情。第二日上街拜客，就到曹府。门上通报，公子即时接见，二人见礼坐定，献茶。公子说道：“恭喜世兄升署郡侯，弟尚不曾拜贺，反劳台驾。”王二府道：“这是上司之意，世弟怎敢自为？”公子道：“此乃世兄巧言，今弟有一事，要世兄周为？”公子道：“此乃世兄巧言，今弟有一事，要世兄周全。”便把凤林之事说了一遍。王二府笑道：“总在世弟身上，只是那俏人儿到手，世兄却如何谢弟？”公子笑道：“自有些须微敬。”王二府道：“这不敢相领，只要世兄在老师面前提拔足矣。”公子道：“总在小弟身上。”王二府告别回衙，公子送出大门。二府回到府内，示明某日将凤林案内人犯带齐听审。那些书役忙个不住，曹若建带了银子，会过刑招房与原差，将银子上下都买通了，把从前的口供尽皆改去，将郁四、得财二人弄在一边，不让他上堂，这也是凤林该受天灾。那鲍刚日日在府前打听。那日午牌，王二府升了大堂，下监提出凤林、阮氏，王二府也不叫四邻，只叫凤林上来跪下，王二府道：“禁城之内，你怎敢谋财害命，杀死曹成？从直说来，免受刑罚。”凤林听了此言，只是磕头，便哭诉道：“小

的遵法守分，本银是小的珠子换的，并没有领曹府银两，曹成不知是何人杀死移害小的，求太爷只看滕太爷口供，小的就得生了。”王二府大怒道：“滕瑞是你买嘱，本府怎肯徇私？不夹如何肯招？左右，与我夹起来。”那值刑的衙役得了曹府银子，无不用心，将凤林鹰拿燕雀，拖到阶下，套上夹棍，一绳收足，凤林死去半晌方醒，叫道：“小的受刑不起，愿招了。”鲍刚听说愿招，无可施設，便出了府门，到行内收拾行李，又付行内十余两银子，托他照应凤林，自己奔杭州而去。

凤林招道：“小的实领曹府本银五百两，同曹成买货回来，一时持见杀了曹成。”二府道：“货物在那里？”凤林道：“在云桥张星如行内。”二府叫凤林画供，松了刑具，将阮氏、曹代放出，把凤林发在死囚牢里，发封皮到张星如行内封了货物，将曹成棺木掩埋，然后退堂，改了先前的口供，申详上司。这阮氏到家，收拾细软，一乘小轿抬进曹府，不提。这凤林在监，亏他平日待人有恩，这禁子一半是受过恩典的，都来替他上药收拾，有那些嘴快的，把阮氏进曹府之事告诉凤林，凤林听了，气上加气，又不知鲍刚那里去了。那襄阳满城百姓都晓得阮氏先与曹成通奸，后与曹若建往来，妒奸杀死移害凤林。又只恨那王二府受贿，屈害良民，俱是敢怒不敢言。那些受过凤林恩惠的人，今见他受冤，都来买着禁子照应他。此时冤声重大，曹若建恐怕弄出事来，便亲自在上台断理，把凤林问了个禁城白日谋财害命之罪，不待京详，只候督抚发下王命，立时处决。不知凤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重改口供顺奸恶

话说曹若建贿赂王二府，将凤林屈打成招，问成死罪在狱；又见怨声震动合城，恐怕祸来，亲自到上司处谋干，将凤林问个白日谋财害命之罪，不等京详，只等发下王命，就要处斩。且按下不提。

再说鲍刚离了湖广，晓行夜宿，那日到了杭州，进了城，直奔吴府而来。到了大厅，只见众人围一大汉在那里讲话。你道这大汉是谁？原来就是马俊，往开封府来，所以众人围着讲话。郝鸾见鲍刚也回来了，心中大喜。马俊问了鲍刚的姓名，鲍刚又问常、柳二人的姓名，大家施礼，郝鸾邀进书房坐下。马俊见鲍刚生得肩宽背阔，心内甚喜。便说道：“久闻哥哥大名，今幸相会，名不虚传。”鲍刚道：“小弟是有勇而无谋之人，怎比得兄长文武兼全的英雄？”

大家谈了一会，家人摆上酒肴，挨次坐下。酒至数巡，常让道：“前日周兄回来说马兄在开封干出这番大事，小弟听了抖衣而战，不知仁兄怎得脱身，孙佩贤弟如今怎么样了？”马俊道：“小弟险些儿不得相会诸兄。”便将前后之事说了一遍。郝鸾听了，无不称奇，说道：“不是马兄有通天的手段，无

能脱得这门套。”郝鸾见众人俱是欢笑，惟有鲍刚闷闷不言。郝鸾问道：“贤弟与凤二员外上襄阳去两月有余，今日方回，弟兄相会，贤弟因何不悦？”鲍刚见问，便把凤林被害之事细说一遍。马俊听了大叫道：“天下那有这等不平之事？待我救了孙佩回来，到襄阳杀那赃官并奸夫淫妇，救出凤二员外，方显大丈夫的手段。”鲍刚道：“兄长请放心到开封去救孙佩，这凤二员外在小弟身上。”马俊道：“非俺不能救孙佩，奈无帮手。这一回去，须要一位胆大的方可成事。”鲍刚道：“小弟襄阳去也要个帮手才好。”周龙道：“小弟不才，愿与马兄到开封走走。”马俊道：“若是贤弟同去，不怕救不出孙佩。”那周顺想道：马俊是个黑夜做事的人，却不敢与他去；这鲍刚决不像他那样做事，我不免同他去走走。便说道：“愚兄随鲍贤弟走走。”鲍刚看了周顺两眼，暗道：动武须得这样汉子才惊人。便说道：“好好。”郝鸾道：“非是愚兄怕事，怎奈我母舅屡与奸相作对，今马兄弟到开封劫狱，是件犯法的勾当；鲍贤弟到襄阳，或是牢中劫出，或是法场抢救，亦是惊天大事。两处得了手，总要到杭州聚会。倘被人知，竟传出吴府存留劫狱的大犯，奸相再上一本，岂不害了母舅全家？据我的意思，必须先寻个下落方好，两下归一，不在杭州，与我母舅无干。”常让道：“兄言正是。”陈雷笑道：“小弟到有个去处。”柳绪道：“兄长有何去处？”陈雷道：“等马兄、鲍兄四人去后，俺同郝兄竟上铁球山，与焦豹王常樊冲三人聚义，招军买马，做他一番。”众人听了，齐说道：“妙极妙极，要去，拣个好日起身。”计议定了。常让道：“小弟一事奉告，闻柳年伯升了礼部尚书，柳兄弟奉母命要进京看父亲去，是明日起身。小弟母舅升任扬州太守，亦奉母命往贺他，也是明日起身，却不能相送诸兄。待事毕之后，小弟二人再到山相会。”郝鸾道：“二位贤弟既奉母慈命，愚兄怎好强留？”众人饮到更深，常、柳二人与众人洒泪而别。不言常让于次日往扬州，柳绪亦往京都而去，且说郝鸾等过了一宵，次早马俊、周龙、鲍刚、周顺各各收拾行李，多带银两，辞了郝鸾、陈雷，分头往湖广开封而去。郝鸾往后堂辞别舅母表妹，说道：“愚甥在此许久，要回去走走，多则两月便来。”

”吴夫人道：“

贤甥要去，必须早来，勿忘你母舅嘱托。”郝鸾道：“甥儿晓得。”便出来吩咐众家人等小心办事，又叫将行李送到陈雷饭店：“我随后就来。”到了陈雷店内，家人辞回去了。陈雷叫人收拾已毕，同郝鸾背了行李，陈雷又吩咐小二好生开店，二人离了杭州，竟奔大路而行。

非止一日，到了铁球山。陈雷引进郝鸾与焦豹王常樊冲等相见，礼毕见厅上走出凤公，郝鸾一见，想起向日陈雷曾说救个一凤姓的，谁知果是凤年伯。忙上前拜见。凤公见了，惊喜非常，二人各叙别后情由，又告诉了孙佩的事。

凤公听了，心内悲伤。那焦豹见郝鸾相貌端正义气，愿让郝鸾为大王。郝鸾再三推辞不过，只得允之。当日杀牛宰羊，祭告天地。焦豹、陈雷挽郝鸾在聚义厅上正中坐下，张魁、樊冲等率领小头目参见已毕，又晓谕众喽罗，遍赏牛酒，在厅上大排筵宴，按下不表。

且说鲍刚、周顺，在路趲行。那日黄昏，到了襄阳，奔至昙桥，到张星如行门首叩门。里首打杂的出来开门，认得鲍刚，后面又跟了个大汉，便请进厅房坐下，行主出来相见，礼毕，茶罢，问道周顺的姓名。用了晚饭，又摆上酒来，三人饮了数杯。鲍刚问道：“咱去后，不知王二府怎样将凤二员外审法？”张星如叹了一口气，道：“好人没有好报。”就将曹若建到上司处谋干，及阮氏淫妇已到曹府，只等王命。并将货物封抄，一一细说。鲍刚听了，大怒道：天下那有这等狗淫妇，上天怎不报应他呢？哈哈，反了，反了，咱怎肯与王二府干休，不杀这淫妇，誓不为大丈夫。”张星如劝了鲍刚一会，各人安歇。

次日清晨，梳洗毕，用过早膳，鲍刚穿了件元色箭衣，里面带了银子，藏宝剑于腰内，外系鸾带。周顺穿件紫花布的大衣，腰束系带。鲍刚也叫他暗带双刀，别了张星如，走上街来。听见行人都有骂王二府的。将近午牌，只见个人拿一根竹子，在街上叫道：“你们各家关门，今日出人呢。”那些开店的听说，纷纷将店门上了，又见些贫穷百姓，各拿些纸钱，齐说道：“我们都到法场上去，等凤员外来时，我等将纸钱烧化，谢他昔日之恩。”鲍刚听了，扯住一个问道：“你们说出斩的甚人？”那人道：“今日出斩的是我们的恩人，乃金鸡巷住的凤二员外，被淫妇奸夫屈害，今日王命到了，在西市桥处斩，我等无所报答，各将一陌纸钱烧化，聊表寸心。”鲍刚听了此言，回过头来，对着周顺呵呵大笑道：“咱们来得凑巧。”又与周顺附耳道：“喜得带了兵器来，且跟他们去看看。”周顺道：“甚好。”

二人走到西市桥边，只见祭奠之人不计其数。此时还早一刻，未曾绑来。鲍刚抬头一看，见有一座酒楼，离法场不远，那店收拾关门。鲍刚上前说道：“俺是过路的，不意这法场阻住俺的去路，况且肚内又饥，借你楼上吃些酒饭，自然与你银子。”那店小二不知好歹，便应道：“爷们既要吃酒饭，上楼坐，只是一件，王老爷的公座紧靠着酒楼底下，爷们且不可高声。”鲍刚道：“俺们晓得。”便同周顺上楼坐下，小二捧上酒肴，二人狼餐虎咽，吃了一顿。小二又送上酒来，鲍刚对周顺道：“俺们来得这样凑巧，俺们多饮几杯壮壮神，好与这班狗头厮杀。”周顺道：“早知今日要斩凤二员外，也叫陈雷来帮助帮助也好。今日眼睁睁是救不成了。”鲍刚听了此言，圆睁两眼，对着周顺道：“这样一个大汉子这般胆小，俺同你来，又不做买卖，又不看亲戚游山

玩景，原为凤二爷性命，今日恰恰遇着他典刑之日，正是天不绝凤二爷，方才遇着俺们前来，做大丈夫的也要做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才算得好汉。只等凤二爷绑来，你我跳下楼去杀了监斩官，劫了凤二爷出城，上铁球山，也有些光辉，好见郝大哥。你若如此胆小，见杀不救么？”周顺暗想道：“前日同马俊到开封府，他是黑夜私行，鬼头鬼脑的做事；今日这鲍刚青天白日要劫法场这胆也不知有多大。便又和颜劝道：“非是我胆小，这劫法场不是一件小事，他自然有守城营兵围护。（一者）你我二人初到此地，不识路途，倘若他将城关了，如何得出？二者他的人多，你我只得二人，顾前不能顾后；三者，再得一人方好，要一人在前开路，一人背着凤二爷，一人断后，方保无事。我们做好汉的，也要识些时务，何必将这条性命白白的送于小人手内？仁兄须要三思而行。”鲍刚道：“你说的多是书儒之话，这城内能有几个营兵？却也不在俺心上。当初常山赵子龙在长板桥前救阿斗，难道也有帮手？古云：一人拚命，万夫难当。你是个要命过千年的人，且自走开，不要你管俺，看你是个无用的懦夫，这才是大汉不呆真宝贝。”正在讲话之时，只听见楼梯上一片声响，走上个人来，二人吃了一惊，但不知上楼来的何人，鲍刚、周顺不知救得凤林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救凤公一人报德

话说鲍刚同周顺商议要劫法场，周顺劝阻，鲍刚只是不听。正在楼上说话时，只见楼下走上一个人来，头有巴斗大，两道浓眉，一张大嘴，身長九尺向开，头戴一顶半新的大毡帽，花布扎头，身穿一件绒色短衣，青布跳袍，大红！裤，脚下裹脚，打脚下穿班尖场土快鞋，口中叹着气道：“罢了罢了，今日同这一般狗头拚命了。”鲍刚却坐在上面，先看那人，心想道：若得此人帮助帮助，大事成矣。那个人看见鲍刚，心内亦想道：若得这二人帮助，此事不怕不成。便在腰间取出两支有四十多斤有二尺长的锁铁铜来，望桌上当的一声响放下，大叫道：“快些取酒来。”周顺吃一惊，回头一见，却认得那人，叫声：“贤弟从何处来的？多时不见你了。”那人看了周顺、鲍刚两眼，大笑道：“好了，好了，有了帮手了。”那人道：“原来周哥，小弟有罪了。”鲍刚见周顺认得那人，却不起身，就把周顺一扯道：“周贤弟，你既是认得这位，还不站起身来与人见礼？”周顺才起身来说道：“贤弟不必另坐，这是俺的哥子，请过来同坐罢。”那人与鲍刚见礼坐下，便叫小二添了杯箸酒肴，那人不管好歹，亦不谦让，就如两三个月不曾吃饭的光景，狼吞虎咽吃了一饱，又饮了几杯酒，方才住手。便问周顺道：“此位尊姓大名，贵处那里？”周顺道：“此位乃顺天府人氏，姓鲍名刚，号子英，绰号披头太岁，也是愚兄盟过的。”那人起身道：“小弟久闻鲍兄大名，今日相会，真乃三生之幸也。”鲍刚

道：“兄长尊姓大名？贵处何方？亦要请教。”那人道：“小弟扬州府仪徵县人氏，姓曹名双，字德先，绰号病钟馗。今日有件大事要做，所以到此楼上吃三杯酒，助助兴。不意在此相会。”周顺道：“贤弟这一向安在何处？前月在贵县访问，有人说你在外贸易，今日却在此处相会。”曹双叹了一口气道：“实不相瞒二兄，小弟自去岁蒙亲友美意，拿了三百多金，买了些杭货，前到湖广发卖货物，刚刚上了船，小弟得了风寒病，行到半路，遇见大盗，把我货物行李一劫精光，只剩下几件寒衣服随身，还有三四两碎银子。没有货物，不便远行，权在三官殿住着。不想病了一百天，方才起身，囊内一贫如洗，衣服行李净行典当，无奈，只得沿门求乞。那日在珠宝行门首柜上坐着一位中年的员外，他见小弟犹如亲友，又问了小弟的住处乡贯，就把我请进行内，与我酒饭，又赠我衣服行李，又与我白银十两。问其姓名，方知是金鸡巷凤二员外。那时小弟行了有半里路，遇见焦哥，又赠我百金。这几年仍在外贸易，也赚些利银，全亏了凤二员外的恩惠。前来此处，要报昔日的恩德，谁知他有个续娶的妻子是个淫妇

，勾搭了曹府的家人，后又从了府中的公子。那晓得曹公子妒奸，就叫将他家丁杀死在凤家门首，咬定是凤二员外杀的，曹府又贿嘱王二府，详了上司，定成个死罪。闻得今日凤二员外处斩，故此小弟不避刀斧，要劫法场，救出凤员外，方是我曹双有些仁义。小弟今日意欲烦二位兄长助小弟一臂之力，帮救恩人，不知二位尊意若何？”鲍刚听了此言，便跳起来叫道：“好爽快汉子，俺们也是为此事而来，恰恰曹兄也有此意，俺三人同心合意，先杀了王二府那个赃官，出一出气，然后慢慢的再杀那淫妇奸夫。”周顺又把在杭州结交郝鸾的事细说了一遍：“我们劫了法场，救了凤二员外，俱到铁球山去。”曹双连道：“好，好，好。”鲍刚道：“俺在中间背了凤二爷前跑。”曹双道：“小弟断后。”吩咐周顺在前开路。就要卷袖束腰，只等凤二员外绑出来就动手。

且说禁头人等听了个杀人的信，慌忙备了些酒肉与凤二爷吃。如今凤林在牢内，肉饭系杀人恭敬，牢役又不上刑具，安心在内养活，更比先肥胖了好些。正然坐着，只见役卒愁眉绉脸眼红似哭的一般，捧了些酒肴进来，摆在桌上，叫道：“凤二爷到此半年有余，小的未曾孝敬一次，今日备些薄酒相辞，请凤二爷开怀畅饮，聊表小人的寸心。”凤林道：“我自被害下监，还未曾与大哥们身上为个情儿，今日怎好到吃你们的酒？何以克当？”禁头说道：“小人若不是凤二爷的恩惠，焉得有今日？”斟下酒来，请二爷坐下，禁头陪着，饮了数杯。凤林道：“如今我在监中承你等盛情，到有半年多了，还不见上司批发，我倒情愿早早归了九泉，省得做这现世的人。”禁头又劝酒道：“吉人自

有天相。凤二爷何出此言？”凤林又饮了几杯酒，又吃了些肴馔，禁头只是苦劝，凤林道：“承大哥的美情，我感恩不尽，怎奈我今日不吃早酒，既然大哥苦劝，且留我晚上再吃如何？今日大哥自饮几杯。”禁头便立起身说道：“岂不闻：逢着好花采几朵，逢着好酒饮几杯。常言道：鬼门关上无花采，地狱门中酒市稀。古人说得好：保得一时，保不得一世。且吃他个酩酊，随我怎样。”凤林听了此言，吃了一惊，说道：“大哥说出这样话来，敢是京详到了，今日是我处决之日么？”禁头却不能瞒，就将此事跪下哭说道：“小人蒙二爷恩德，不是小人不救，只因小人是个下役，不能替二爷伸冤。谁知曹若建这个狗头，倚仗父力，在上司身上费了几千金，算谋了个禁城之内白日图财杀命，不等京详，今早本官出示说：督抚批下，今日午时二刻，是二爷的喜日。小人闻知不忍，故此备祭奠辞别，凤二爷今生不能报仇，死后必须在阎罗殿前，摄镜台下，告他因奸害命，小人愿为干证。”言毕，哭个不止。凤林听禁头之言，便呵呵大笑道：“苍天，苍天，我只道坐在监中不知几时挨得出头的日子，今日上天慈悲了与我一局了然。”只见众人推进，齐说道：“恭喜恭喜。”凤林道：“列位是奉上司之命，我凤林毫无怨言。”说罢，将衣脱下，又说道：“列位绑了我罢。”众人见此光景，无不伤心落泪，无可奈何，只得动手。官长催促，只得上前，松松的将他绑了起来。那禁卒牢头个个掉泪，出了牢门。凤林又对禁卒人等谢道：“我凤林只好来生补报你们众位罢。”言乞，随着捕役，押到大堂之上。二府用朱笔票了招子，押出了大门之外。二府坐了轿，先到西市桥去。

且说众捕役人等押着凤林出了大门，一面破锣，二面破鼓，敲的声气难听。后面兵马约有十把余，还有四个守备，俱是明盔解甲，长枪短刀，挠勾弓箭，鸟枪各兵器，押护而行。不多远，就有人祭。一路往西市桥来。却从曹府门口经过，那班贫民单挤在门口，各焚香纸，跪的跪，哭的哭，还有念恩的，口中乱骂道：“这淫妇奸夫，昧尽良心。”也有的一百纸钱焚化的，说道：“凤二爷，你冥中受用。”也有的骂：这奸夫之家，叫他世代男盗女娼。”亦还有骂阮氏：“这个淫妇，叫你嫁一千个老公不得到头。”骂他臭名最多，其实难听。众口哓哓，骂不绝口。那曹府的家丁欲要上前拦阻，那些无赖之徒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在内，他们见有人阻拦就要上前乱打。曹府的家丁见那些众人势头不好，只得忍气吞声，躲避家去。有几个护送的千总守备人等见众人喧闹，恐曹府公子知道，催促兵丁速行。众人烧纸的烧纸，哭骂的哭骂。兵丁只得推着凤林就往前去。来到法场，就将凤林跪下，绑在桩上，刽子手领了花红，那活祭之人不知其数，都在旁边哭着说个不止。兵丁围绕法场，那王二府提笔标行刑牌。

再说鲍刚、周顺、曹双三人，在楼窗内看得明白，见那祭奠之人足有数百还多，他三人俱叹气道：“可叹这凤二爷是个好人，行善之人。事不宜迟，早些动手。”鲍刚把衣服脱去，取出宝剑，将剑鞘插在腰内。周顺亦脱去大衣，撇在楼上。二面取出双刀，又把腰间丝带紧了一紧，头上手巾扎了一扎，提起双刀，曹双也提起了双铜，鲍刚用手将楼窗推开，大叫一声，就像一个霹雳，喊道：“狗娘养的，不要动手，有俺披头太岁鲍爷爷来劫法场。”“扑通”的一声，跳下楼去，曹双、周顺随后跳下，大叫道：“有俺病钟馗曹爷爷来了。”周顺亦大叫道：“有俺火判官二爷爷也来了。”众兵丁正然站起，听得有人喊叫之声，见楼上跳下三个大汉，手执兵器，要来抢劫法场，呐一声喊，惊天动地。不知三人可救得凤林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杀赃官百姓施恩

话说鲍刚、周顺、曹双从楼窗上跳下，大叫道：“你们这班狗头，休要动手，俺们来劫法场了。”那些兵听得有人来劫法场，正待上前，被一阵冷风逼住。原来是鲍刚手内宝剑出了鞘，一阵寒风，冲人难当。鲍刚急下楼时，却在王二府的背后。那王二府正要提笔判刑，听得大吼一声，吓得把笔丢下，那鲍刚手中剑快，连砍了四个兵丁，抢入篷内。王二府见了个黑汉提剑砍来，便站起身要走，却腿软脚麻，走也走不动，是他大难无常，那鲍刚赶上，手起一剑，叱嗻的一声，连肩带背斜砍两段，王二府死于非命。鲍刚上去又砍了几个兵丁衙役，到得桩前，周顺割断绳索，把凤二员外背在身上，曹双取了两条系带，代他扎好。鲍刚喊道：“我乃山林中好汉，特来劫法场，救凤善人出城上山，拦我者死，让我者生。”此时众兵丁同那看的人祭的人纷纷闪开。那四个守备见有人劫法场，便拨马当先，大叫道：“无名的野贼，焉敢大胆？”鲍刚显他的武艺，奔上便大叫道：“不知死活的狗头，焉敢拦俺的去路？”便挺身仗剑就砍去，那四个守备抵挡不住，只得退后。那曹双两根铜挡住，那鲍刚见曹双迎敌，便到后面，手起一剑，砍着中门，一个守备落下马来，死于非命。曹双见鲍刚来帮他，他便赶上前去，又是一剑打死了一个守备跌下马来，那两个守备见事不谐，不得已，只得后路逃去。被伤的兵丁谁敢阻他？那些兵丁见鲍刚三人凶恶雄壮，又伤了两个守备，劫法场犯人，便一拥齐前。内有一个少年兵丁，正端着弩弓要射凤林，被后面一个兵丁止住，道：“不可，凤员外是被冤枉，当初你父亲死了，还是凤二爷买的棺材，你如何不报恩，反来谋害？”那个兵丁想起来，便将弓射了一个朝天箭。又有个兵丁要用挠勾勾他，旁边有个兵丁说道：“你这个人没良心，你妻子是那个娶的？”那个兵丁就不动手。众兵丁低说道：“你我们总是受过他的恩德，何必害他怎的？不若让他去罢。”那些人就往旁边去了。鲍刚骑了守备的马，就纵马向前，却又认不得路

径。街市中人等听见劫了法场，各家急急关门闭户，那里关得及门？有个胆大的人，看见骑着马跑来，他便指道：“大王，你走错了，快快回去，奔东首转弯才是北门的大街。”鲍刚听得，回头就往东首而走。走不多远，又走错了，便有人又指引他路径，才来到城门之首，那把守城门军役便摇手说道：“爷们不要动手，城门已开在此，请爷们快出去罢。”鲍刚同了周顺、曹双、凤林四人出了城门，奔大路而行，走了有五六十里之外，方才放下凤林歇歇。曹双上山，到那避静之处，短劫些孤客，剥了几件衣服与凤林穿了，各诉等情。凤林拜谢三人救命

之恩，言毕，四人取路往铁球山去了。不提。

再说城内，未死二守备见盗贼去远，方才领着兵丁赶出城来，赶了半会不见，只得回来，收殓王二府并二个守备的尸首，清理街道。文武各官写了盗贼抢劫法场杀伤官员兵丁的详文，申详上司，缉拿凶盗的下落。那曹若建听得劫了法场，抢去凤林，心内着慌，恐惹出是非，便与阮氏商议，带银子衣服家人等，私报表兄张澄如任上去了。只等后来吴老爷大破海贼，米太师谋反，方才擒住曹若建与阮氏报仇雪恨。且自按下不提。

再说马俊、周龙离了杭州，一路而来。那日到了开封府，二人在饭店吃了些酒饭，走到一个树林内，二人坐下，等到一更时分，马俊对周龙道：“愚兄要去了，将这行李放在树林之内，待等事毕回来再取。”二人离了树林，来到吊桥上。马俊指道：“贤弟，你在那破城坡之下等我，我救了他来，就在这城堞上放他下来，你在下面接他，千万不可走动打盹。”周龙道：“晓得，焉能误事？仁兄放心。”马俊便抓把土一洒，借土就腾空如飞一般，到了县监，便收了法，落在屋上，往下一看，只见狱卒来往巡查。听更时，已有二鼓。马俊暗道：如何此地甚是严紧？自己又点头道：是了，是了，雷知府被我惊过一次，又怕我来劫狱，故此狱卒加意提防。腰内取出自家火，拿出几枝鸡鸣断魂香，自己口内先衔了解药，点着香，从屋上丢下去。那些狱卒巡役人等，闻了香味，连打几个涕喷，都就昏倒睡着；巡更的梆子铜锣丢在地下。马俊从屋上跳下来，找到孙佩的所在，只见点着一盏油灯，便念一遍解锁的罪鬼观门推开，只见孙佩在左边睡在地下草内，罗先生在右边，亦睡在草内，他二人讲话。马俊走上，把手一拱，低低叫声：“罗先生，晚生一向少来看你。”孙佩抬头看见是马俊，吃了一惊，便起身叫道：“仁兄，你好大胆，如今上司批文各处缉捕，仁兄还到此地来做甚么？”马俊说道：“愚兄奉郝大哥之命，前来救你出狱，随我速去。”孙佩道：“仁兄，你能飞上屋，小弟如何去得？”马俊道：“这个不难，俺背你出去。”便将刑具去了，又对罗先生说道：“非我薄情，奈我只救得一人，不能再救先生。况孙佩没有家眷的，先生是有家业的，有

妻妾，要救你出去，岂不连累你的家眷人等？反为不美，先生且耐心在此，待俺再想法相救。”罗先生道：“壮士之言正是，我这样大年纪还死不着么？你二人前程远大，小心快去。”孙佩道：“晚生去了，只恐又连累先生。”罗先生道：“不妨，不妨，俺自有主意，你们放心快去。”孙佩就有不忍之意，马俊道：“快些罢，转三更了，晚生要走了，得罪先生。”罗先生把头点点。

马俊在腰间取出一条绳子，底下是布，孙佩兜在坐下，自己带着绳，先跳上屋去，把孙佩扯上了屋去，背在身上，却不好使法，只得慢慢沿屋跳到城边，依旧照前兜住孙佩，扯上了城，扶到破城垛处，低低叫道：“周贤弟。”周龙他等得心焦，听得城上是马俊的声音，答应道：“仁兄，我来了。”马俊喜道：“贤弟，好生接着孙贤弟。”便将绳子慢慢的放下了孙佩去，周龙在底下接着了，马俊跳下城来，过了城，回走到树林之内，取了行李，孙佩又问了周龙姓名，三人连夜奔走。次日到了个镇市上，替孙佩洗了个澡，便换了衣服，奔山东大路，就往铁球山去了。

再说罗先生见马俊同着孙佩去了一会，方才故意喊道：“不好了，马俊把孙佩带去了，你们快快走来。”惊了隔监的人犯，一齐喊道。那些巡更的人听得喊叫，各执兵器奔到狱神堂前，看见那些狱卒巡役俱睡在地下，便一脚踢醒了，一齐来到罗先生监内看时，果然不见了孙佩，惊得面如土色，忙忙去禀了狱官，狱官忙进府衙禀了雷太爷。此时正交三更，雷太爷审事才完，方才退堂，听得家丁传说狱内马俊劫了孙佩去了，吓得雷太爷魂不附体，即忙坐了大堂，问了狱官几句，即传了捕役兵丁人等赶出城来，四方五路追寻。赶到天明，影形全无，只得领了众役兵丁，进城回覆知府。雷太爷坐了大堂，提出罗辉庵当堂跪下，太爷怒道：“那马俊来劫孙佩时，如何不叫禁卒，等他劫去你才假喊假叫？你还说不是马俊的朋友，今日看起来你必知他们起脚窝家，你且说来，本府还放你一条生路；若是不招，必用大刑审问。”罗辉庵哭诉道：“青天太老爷，这马俊出入，太爷从前都是晓得。昨夜三更，马俊一从屋上跳下来，小的看见正要喊叫，他手内有刀，便来杀小的，小的怕杀，就不敢叫喊。他说：我当初弄你到监里来，原为要医孙佩，如今孙佩病好了，他说连我一同劫去，不料被太爷那番惊吓，险遭不测，今日特来救你二人出狱，并不曾说到那里去。小的抵死不肯同他去。我说小的有家业，妻儿老小现在半城居住，还随你去，要连累我家眷。况且我受他陷害冤屈，我宁可死在牢内，也不同他去。马俊又说：你不去也罢了，恐我上屋时作声喊叫，惊动人来，岂不又是一场空？他就举起刀来，说不如杀了你罢，免其后患。亏得孙佩苦苦劝他，方才饶我性命。他又在腰间取出不知甚么药，抹在小的口内，口内一时咽喉舌头俱麻，不省人事，他就把孙佩背了去了，只等药性过时，小的方知孙佩同他去了

，小的方能喊叫。实情与小的无干，求太爷高台明镜，笔下超生。”这雷太爷是个清正官员，见他说得情实，知道马俊的本事，并不加刑，仍然将罗先生收在监内，只把禁卒打了几板，申详上司。那雷太爷所属的各县人民都知道马俊的名儿，各处访拿，但不知可拿捉得住，再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凤栖霞误入烟花

话说马俊、周龙、孙佩三人离了开封府，往铁球山而来。非止一日，到了山寨，见了郝鸾等人，又见了那凤员外，他翁婿抱头大哭，各诉离情之苦，又见过岳父母。正在叙话之时，又见喽罗报道：“周爷劫了法场，上山来了。”郝鸾众人迎下山来，大路相聚，同上聚厅来。凤林与凤竹骨肉相逢，各诉离别苦情，鲍刚、马俊各说劫狱劫法场的事情，众人又问了一遍，又问曹双的姓名，大家无不称赞。今日只少个凤小姐，不知下落，再慢慢的打听。当日大排筵宴庆贺，从此后，每日操兵，不讲。

且说凤栖霞自被莫上天明骗拐奔扬州，不料途中凤小姐不服水土，身染重病，幸得医治好了，耽迟了数十日才到扬州。那莫上天父子商量卖他到乐春院里去，银子才得多呢。便去请了一个妈儿来看。这个妈儿是有名的乐春院官妈，一见了小姐的容貌，喜得老虔婆心痒难抓，便问道：“这位姑娘多少年纪？”莫上天道：“本色十八岁了。”凤小姐见这个妇人举止大失正派，心上忧疑，不与他说话。那婆子同莫上天回到了院内，正好遇见本城内两个蔑片，一个叫脱张三，一个叫李四骗，历年在院内作个牵头。见了莫上天是北方人，口气不相同，嫖客便问道：“此位是谁？”妈儿道：“不瞒二位相公说，他是开封府来的，带了一位姑娘前来投我，故此来讲说，正好二位相公在此，作个中人。”张三、李四听了此言，满心欢喜，要落个媒钱，便说道：“好事好事，恭喜恭喜恭喜，妈妈得了一个新人，必要大发财了。可知姑娘人品好么？”妈儿道：“老身有句话要说，二位相公且商量商量，得罪莫相公少坐一坐。”张三、李四、妈儿且到后边天井内说道：“姑娘人品好，老身已看见过了，真有西施王嫱之容。烦二位相公于中撮合，成事之后，老身愿重重谢相公白银三十两。”李四道：“那位姑娘叫做什么名字？”妈儿道：“还不曾问他。”李四道：“你如今愿出多少银子买呢？”老妈道：“难得这个姓莫的愿卖与我，我如今情愿出五百两银子，若还不肯，量意儿些微再添几两罢了。”李四听了此言，便与张三丢眼色说道：“妈妈你同莫大爷在厅上坐坐，待我二人议个话儿，好与莫大爷说话。”妈儿不知就里，他就同莫上天在厅上去了。张三、李四到了无人之处，说道：“我们作了半世蔑片，却也不曾赚得个大钱，今日这件事儿口气千金可出，莫兄又是要卖的，我们对莫兄说：我们只允他三百银子，万不得已，允他四百银子足矣，且看莫的意思何如。如若肯了，多下银

子我们二人均分。那姓莫的若依了，我们到要叫他多要些，不怕妈儿不出。

”张三道：“我也是这个主意。”二人来到厅上，当下说道：“小弟一时唐突了，未曾请教尊姓大名？”莫上天答道：“小弟姓莫，小字孝先。”二人说道：“原来是莫长兄，我们失敬了。”莫上天亦问张三、李四的名姓，二人说了。妈妈叫厨上备酒，张三道：“且慢些，妈妈且看个，我们今日也看看，回来好请教莫兄的价钱。”妈儿道：“不消二位相公看去罢。”莫上天是个油儿光棍，见人面目就知人的心事，便说道：“张李二兄说得正是，与小弟去看看何妨？回来好讲价钱。”三人起身出了院内，来到了茶房坐下。李四道：“快拿茶来。”三人吃茶已

毕，莫上天说道：“小弟初忝教下，今见二兄尊意，小弟尽知，只要尽到我白银六百两，余者奉送二位，听凭二位所要多少。”张三、李四见莫上天说话在行，便道：“原来莫兄也是我辈，明人不用细说，不敢相欺，允他五百两银子。”莫上天只是摇头，三人说了一会，方才离了茶坊。张三、李四又照应莫上天，叫他多说些价钱。

三人回来，到了院中，妈儿接着坐坐，排上酒来，四人坐下，吃了酒饭，半酣，妈儿道：“不知那位姑娘是莫相公什么亲眷？叫什么名字？”莫上天他仗着张三、李四的力便不瞒三位说：“那个女子是有声名人的，他父亲曾作过太常寺正卿凤竹之女，名唤栖霞。”又将遇难遇他之事说了一遍。那李四道：“无论正卿不正卿，女子买与我们，就凭我们摆布。”妈儿道：“我将银子买人，有眼主无眼客，到我的院内，就依我的规矩。但不知莫上天要卖多少银子？”莫上天道：“外事间人就拿大帽子磕他，况李、张二兄在此，不说虚头，不二价，实价银一千两。”妈儿道：“非说这中等女子就要许多银子？”莫上天道：“这凤小姐一则是个黄花女子，二则是个官宦人家小姐，就是琴棋书画，吟诗作赋，件件皆精。虽然得这宗银子，却抢着利害，如何不值千金？就兑千金银子与他。”李四道：“莫兄不必多言，你的主意这些银子还要让些。”又对妈儿说道：“莫兄要千金，你难道就依他一千两呢？丢掉他的，再讲你的，你也要还他价钱，让我们再评着。”妈儿道：“少也不是路，实五百两正。”莫上天道：“那里有还个对合的道理？那有许多虚头？”张三道：“妈妈也少了些，适才我们看得明白，姑娘是果然生得不差，据我们看来，须得八百金，若是的就兑银子。”妈妈道：“李、张二位相公不是当顽耍的，不是空口讲白话的，一千、八百既是二位相公说了，添上一百两叫作现钱卖现货，莫相公也要看破些。”莫上天摇头说道：“不肯，适才张三兄说我还不肯。”李四道：“你们一个是一千，一个是六百，张三兄又说八百，总然照张三兄说，只少二百两。”又对妈妈道：“将钱买货，便宜讨不了。我如今有个道理，且将

姑娘接在院中住几天，若依口顺话的肯接客，就是八百两；若还不从，还是六百两。”妈妈道：“我不允八百两。”张三道：“若是姑娘肯接客，等我二人在外打听个大大嫖客，不愁没有二百多金。”妈儿听了，只得依允。

当晚，莫上天辞别了三人回寓去了。到了寓内将此事对他父亲悄悄的说了一遍，莫家父子商议已定。次日早晨，莫老对凤小姐说道：“老汉这两日因探望个亲戚，耽误了两天，今日已雇下船只，请小姐先到船内，行李随后上船，不消十天就到襄阳了，与令尊令堂相会。”小姐道：“多承老丈同令郎，到了襄阳，少不得重重相谢。”便收拾了行李，放在一边，轿子已在门口，叫小姐上轿。莫上天跟着来到院内，轿夫是吩咐过的，一直就抬到后楼方才歇下，妈儿领着众姊妹向前接见，揭起帘子笑道：“请小姐下轿，莫相公是我侄儿，老身要请姑娘来玩玩，又恐小姐见怪，所以今日才悄悄的请小姐玩玩几天，再送小姐上船。”小姐一见妈儿，晓得昨日在寓处有些犯疑，到了此处无可奈何。小姐看那些女子，俱是扮的妖妖娆娆的模样，搽胭抹粉，嘻笑得扭头怪颈，拖肩搭背，口内不知说些什么。小姐心内越想越疑，先还有见机之意，这会犯疑，立住了脚，问道：“此是什么所在？莫老丈他父子二人往那里去了？”妈妈笑道：“他们在前厅上呢，请小姐且到后面坐坐。”小姐不敢走动。有个丫鬟向前笑道：“我们同姑娘走罢。”小姐只得走到后面，却是三间大屋，上面是串楼，正中排一座佛龕，内供着一尊佛像，红面长须，两道重眉，一只手拿鞭，一只拿如意，不知是位什么菩萨。点着香烛，排着牲礼供献，旁边有个水盆手巾。妈儿上前点了香，说道：“请姑娘拈香拜神。”小姐口内不言，心内越发着惊，便红了脸说道：“自幼儿生于宦宦之家，从未见过这位神圣，却不知你们这里乡风。”丫鬟道：“奶奶代姑娘拜罢，姑娘是新来的，有些怕呢。”妈儿道：“也罢，等我代他拜罢。”但不知凤小姐身落烟花寨中，不知可肯依从接客，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常云仙欣逢贞烈

话说凤小姐被莫上天拐到扬州，卖与乐春院内，小姐尚不知道，心中犯疑；又见妈儿排祭点香，就有几分明白，道：“你们这些贱人，把我良家女子诱入娼家，当得何罪？快叫轿来，送我回去。”妈儿笑道：“我儿，你说的好容易话，却不道来得去不得了。如今若是依我说，为娘的还疼你，还爱你，作好衣服与你穿，好金珠与你戴，好东西与你吃；若是不从使性子，为娘的吊起你来，剥去衣服打一顿皮鞭，莫说你是正脚的女儿，就是王侯的郡主，进了我的门，就要随我呢。俗话说的好：端我的碗，就要服我管。”小姐听得此言，急得面如土色，眼睛直睁。妈儿又指着骂道：“你是宦家女子，倚着势力压我，我是不怕的。”小姐哭道：“莫说是打，就是杀我也不从的。你这老贱人

，老娼根。”骂个不止，把个妈儿骂得气冲斗牛。心中想道：“此女有些傲手，今日要与他一个下马威，他才怕呢。便叫丫鬟剥去衣服，那些丫鬟不敢违拗。可怜把个闺中弱女，拖翻在地，上下的衣服剥去，只留一条裤子。那妈儿紫涨着脸，像杀人的样子，拿了一条水浸的皮鞭，又叫道：“丫头们，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小贱人吊起来。”丫鬟答应一声，取了一条绳子来，恶恨恨的把凤小姐吊起来。那些娼女上前劝道：“姑娘从顺了罢，免得受苦。”小姐口内只是大骂。妈儿提起鞭子，不住手的打了一顿。小姐忍着疼，还是大骂。妈儿心头火起，说道：“老身打死你这小贱人，谁要我偿命？不过丢了几两银子。”举起鞭来又打个不止。妈儿打得狠，小姐忍着疼骂得凶，只打得浑身伤痕，妈儿心内一想，也怕打死了不好与莫上天讲话，便对众娼女丢了个眼色，那些丫鬟假意跪下道：“请奶奶息怒，我们有言告禀。”妈儿道：“你们有什么说？我今日是要打死这小贱人才罢。”众娼劝道：“奶奶且放他下来，今日饶他一次，我们慢慢劝他依从便了。”妈儿方才坐下。内中有个女子叫阮三官，口舌甚利，说道：“奶奶，霞姐新来，等女儿慢慢劝他。”妈儿道：“你们不晓得，他是黄泥心，越烧越硬，不要劝他。”阮三官道：“我若不能劝霞姐顺从，情愿领三百皮鞭。”妈儿便叫丫头放下他来。阮三官替他穿上衣服，见他头发篷松，泪痕满面，阮三官劝道：“这也是命该如此。”妈儿道：“若不是众位姐姐讨情，怎肯饶他？”阮三官同众姊妹们劝他上楼去了。又叫丫鬟寻些定疼药来，替凤小姐调搽疼处，众娼女劝了一会，各人散去，只有阮三官在楼上，低言巧语，将长话短说与凤小姐听了，小姐只是流泪。妈儿到了前厅，见了张、李二人，说道：“好个扭手的女子，不是老身，谁能降他？”张、李、莫三人见妈儿有气，

张三道：“若是小姐扭手，整治他一回，自然怕你的利害。”妈儿笑道：“将好言好语劝他，他到装腔作势。叫他拜利市神，他不拜，又把我大骂。是我打了他一顿。我这霞姑娘很有些扭手呢，价银就是八百两，只等他肯接客，便兑银子。”张、李二人道：“这个自然。自古道：水性女子。妈妈你用些淫言浪语去打动他的心，自然降顺。”当晚三人又在院中吃了酒饭，各自散去。

次日，三人约齐来讨信。妈儿道：“不但不依，连茶饭总不吃，还要寻死，日夜着人伴他。”说完，三人去了，一连过了十多日，依然一样。张、李、莫三人对妈儿说道：“我们有一计在此，我们三人在街上寻个标致书生来，又有要势的人，先与他说明，若依从便罢；如若不肯，就行强。或者月里嫦娥爱少年，恐见了标致书生就肯依从，亦未可知。”妈儿道：“你们去寻访。”当日，张、李、莫三人往四路找寻有容貌有势力少年书生，一时难遇。妈儿在院

也不打骂与他，也不逼他接客，反将好言劝他吃些茶饭，不提。

且说常让那日别了郝鸾人等，奉母命到扬州来望母舅姚太守，在路已非一日。带了书童，那日已到扬州钞关马头。叫人挑了行李，直到扬州府衙门内。走到大堂，对衙役说道：“我相公由杭州来的，是太爷的外甥，姓常名让，烦你通报。”门役听了，进内通报了，一时走出家人说道：“太爷有请公子。”书童叫家人接了行李，打发脚钱，常让走进宅门，来到内宅。只见姚公与夫人立在中堂，笑容满面迎着。常让书童铺下红毡：“请母舅舅母二位大人上坐，待愚甥拜见。”姚公道：“贤甥一路风霜，只行常礼罢。”常让就拜了两拜，夫人扶起，说道：“只七八年不见贤甥，今已成了人了。前日闻得你入了贤门，真真可喜。姑太太在家安否？”常让道：“家母托赖二位大人，身体安康，时常思念二位大人，特命愚甥前来恭喜请安。”姚夫人道：“前月得了京信，知你令尊升任吏部大堂，如今你表兄亦为吏部主事，多谢令尊提拔，感谢之至。”彼此叙了些闲话，到晚备席，三人同饮，酒至数巡，又吃了晚饭，起身书房安歇。姚公是日升堂理事，不得闲。

常让住了两日，觉得烦闷无聊，而且衙门无事，那里闷得住？一日用过早饭之后，进内见了姚公，说道：“愚甥到此数日，不曾出去走走。闻得扬州乃繁华之地，今日特禀母舅大人，意欲要到街市上闲玩闲玩，不知母舅允否？”姚公道：“扬州的人奸媚拐骗的不少。”常让道：“愚甥非是贸易之人，不怕拐骗。”姚公道：“既如此，多带家人相随。”常让道：“愚甥不喜跟随人多，只要一个书童足矣。母舅衙门还怕问不出的。”姚公道：“虽然如此，早去早回。”常让听得姚公依允，心内十分欢喜，带了书童，出了宅门，走到街坊，找热闹街市去顽耍。只见那些店面装修齐整，货物鲜明。来到一个古董店内，那店主见常让人品俊秀，衣履雅淡，便请到里面坐下吃茶，架上古董听其赏玩。书童立在门口看那来往的行人。就是那小本生意颇多，那俊俏伶俐人等却也不少，轿马来往纷纷。

不提常让书童闲玩，且说那张三、李四、莫上天寻找俊俏书生，寻了几日，三人走得蔫哉乎也，缓缓而行。李四的眼快，望见古董店内坐着一位美少年，他便对张三、莫上天说道：“你看古董店内坐的那位相公，分明是羊脂玉洗就得一个人儿。”张、李、莫三人又细细一看，俱欢喜道：“好个书生，真天从人愿也。但是如何问他？”李四道：“旁边站的小厮，等我去撞个金钟问他一声，倘有些机缘也未可知。自古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不知李四怎样问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篋骗邀饮空欢喜

话说张、李、莫三人在街上寻访俊俏才郎，见古玩店内坐一位，儒雅风流

；又见门口站着个书童，三人住了脚，李四道：“张三老，你看那店内坐着的书生好标致，我们过去谈谈。”张三道：“又不认得他，怎好与他说话？”李四道：“你们略站站，等我去问他那个小厮。”莫、张二人走开，李四来到书童面前，叫道：“小哥乃是来同相公看古董的？”书童道：“正是。”李四道：“你家可是工部徐老爷么？”书童道：“我们乃是杭州常老爷家，曾为吏部侍郎，如今升了吏部大堂了。到这里来看本府太爷的，姚太爷是我家舅老爷。问他怎的？”李四又惊又喜，暗想道：果然是位公子，骗得才好压重呢。离了书童，来与张、莫二人说：“如此如此。”先着莫老回去送信，张、李二人故意回头，看见常让，便同李四慢慢走进了店内，道：“想是常兄。”李四亦回头说：“果然果然。”二人假托热，走进店内乱叫道：“常兄，常兄，既到此处，因何沿门经过，就不来看看小弟？”常让见有人叫他，抬头一看，却不认得。常让却不很作大，见二人叫得亲热，站身拱手道：“小生常让，不知二位是何处相识？”李四道：“常兄忘记了不成？当初小弟们在京，曾受令尊老爷的大恩德，感之不尽。”张三又说道：“那时，小弟们在京，常兄尚在垂发之年。”常让道：“请教二位兄尊姓大名？”李四笑道：“小弟贱姓李，名叫正周。此位姓张，名世宏。”常让道：“原来是张、李二兄，小生少敬了。”张三道：“常兄可是往本府姚太爷衙内来的？”李四道：“姚太爷是常兄令母舅呢。”常让道：“正是正是。”李四道：“闻得令老大人升了吏部大堂，小弟们不日进都贺喜，还要求老爷提拔。今日幸然撞见，岂有瞒门而过之理？”常让见他二人说的话不枉，便不疑惑了，答道：“小弟初到贵处，不识尊府，未曾来访，另日奉拜罢。”李四道：“岂敢，只是今日既然会见，岂有不尽地主之情的理？弟备便饭一肴，水酒几杯，聊表心意。”常让见他二人真心实意，他又是斯文打扮，并无半字骗言，便说：“既是二位兄的雅爱，小弟怎好相扰？只是不当。”张、李齐道：“说那里话？”常让与店主拱手作别，那店主作道是位公子，忙送出门。常让唤书童相随。这书童见李四与公子像亲戚一般，心内有些见疑，怕是个拐子，却又不敢则声，只得跟着。

过了几条街市，来到乐春院门首，那李四为人尖利，便立住脚道：“小弟舍下还远，张兄府上陋居，不敢屈常兄贵步，不如借张兄令姐家坐坐罢。”常让道：“怎好造张兄令姐府上？”张三知李四推却，不好作声，想那三百两，只得把乐春园妈儿认作姐姐，便说道：“李兄说得是，请常兄驾进去。”只见半大不小黑漆门楼内有两条懒凳，坐着几个汉子。妈儿见张、李二人同一位相公进去，认是个嫖客，起身道：“请相公里面坐，待我进去说声。”李四喝住道：“你舅爷和常相公在此，你家爷不在家，说什么？”那妈儿不知头脑，不敢则声。他三人走进厅上见礼，坐下，茶毕，叙些闲话。妈妈先得了莫上

天的信，吩咐众丫头不出厅，假装着闺门甚紧。不一时，不下桌椅，端出几样鲜肴，二人请常相公入府，相逊坐定，假斯文谈笑，骗住常让在前厅。虔婆便到后楼，对凤小姐说道：“我如今苦打你何苦？只管结下冤仇来。我只得善言劝你，我为你不知费了多少心机，方才寻出一个少年俊俏的郎君。若是低三下四的人，我也不敢多说，却是现任吏部大堂老爷的公子，又是本城太爷嫡亲的外甥，如今他在厅上与张、李二位饮酒呢。他一个吏部的公子，配你一个正卿女儿，也配得酒了。况今日乃是黄道良辰，可与他成了姻事，到明日，听你从公子去也罢。只求你叫他还我个本钱，肯与不肯，一言为定。”凤小姐听了妈儿，便暗想其言道：到如今，若是直着性子，量这老虔婆放我不过，恐另想出别的主意，坏了我的名节，悔之晚已。我如今且自依他，等那姓常的上楼时节，待我将酒灌醉了他，先刺死他，我随后寻个自尽，全我的名节，量本处官府见外甥宿娼被害，必不放这老贼人，连这个龟子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才出我无穷的怨气。算计定了，便假意儿回嗔作喜，说道：“我不要妈妈这等费心，既是公子，怎敢不从？只是那日忒打伤了些。”妈儿见是允意，便欢喜陪罪道：“当初原是老身不是，从今若还打你，指头上生个大疔疮了。我如今才劝得这位活菩萨已回心转意了，老身且下楼去，唤丫头送酒上来。”又对阮三官道：“我儿，可伏侍栖霞姑娘梳妆。”吩咐毕了，欢天喜地的去了。那阮三官替小姐梳妆，丫鬟捧上两席菜来，一席是三官与凤小姐吃的，一桌是留与常相公吃的。阮三官劝小姐饮酒用肴。可怜凤小姐今日是断头路的日子，那里还吃的下？只得勉强精神坐着。

将至初更，妈儿上楼道：“常公子酒量不佳，竟大醉了，他上楼时，我儿须要小心陪他，切不可拗他。”他又嘱托阮三官：“我们下楼去罢。”丫鬟收拾碗筷，完了也下楼去了。凤小姐独自一人在楼上，含悲忍泪坐着。且说张、李二人把常相公灌醉了，叫丫鬟抬上楼去，妈儿上楼替他把大衣脱了，巾儿除了放在一边，把帐幔掀起，将常让扶上床睡下，又吩咐几句，方才下楼，到厅上和三人吃酒。李四夸自己的机灵能干，莫上天催促明日兑银子，不言。再说凤小姐在楼上坐着，见众人抬上一个清秀书生，年纪约有二十岁，便暗想道：“姓常的，我凤栖霞与你无仇，只是你在富贵之家，父为吏部，只该守分攻书，怎么游荡娼家？这是前生的冤业，借你一命，出我无限的苦楚，全我一世的名节。小姐走到桌边，将头上珠翠除下，重挽香鬟，拴了一枝簪儿，把身上衣衫脱去，只穿件紧身小袄，束条素裙。收拾已晚，天交二更，看楼中烛影昏黄，听天外雁声凄凄，又想父母与孙佩，不觉伤惨，两泪如雨，寸心刀绞。一面泣涕，一面找寻个匕刀儿，却无寸铁。寻到柜底下，有一柳编之内有一把五寸长的新剪刀，却是阮三官在此作针线忘记在此，不曾拿去，他拿在手中，欲

向前刺去，又退回几步。但凡作这恶事的人，战战兢兢。又走向前，又想道：“姓常的，却不知你是那里人氏，兄弟几人？若是有兄弟还好，若是无兄弟，岂不绝了常门之后？我凤氏要你出气伸冤，也顾不得你了。此时常让烂醉如泥，一时何能得醒？凤小姐拿住剪刀，恶恨恨奔上搭板要刺常让，不知刺与不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丫鬟泄漏脱灾危

话说凤小姐要刺常让，常让乃是个文曲星临凡，后来还中魁元，他原非本心宿娼，况且常公为官清正，止生一子，焉能遭此劫数？凤小姐起念时，早已惊动了神圣，暗中护佑。当下凤小姐手执剪刀，上搭板刺常让，常让在醉梦中犹如有人将他半边身子推翻下来的一般，“扑通”一声滚了下来，把个凤小姐碰了一跤，剪刀抛在地下半边。常让睁眼看时，是一个女子跌在搭板之上，有剪刀一把，吓得魂都掉了。只见那女子爬将起来，伸手便拿剪刀去，常让忙跪在楼板上磕头，说道：“小生一时酒醉，不知怎样误入深闺，乞求娘子饶了小生罢。”那凤小姐终是个女流，不曾经过，吓得魂不附体，况又没有刺死他，也战战兢兢，跪下道：“小女是含冤负屈之人，无奈在此处求君饶我，还要求救我难中之人。”常让定了神，想道：我同张、李二人饮酒之时，是在张兄姐姐家厅上，如何到这楼上？又见衣服脱去，到底是官家公子，有些才学，便站起来道：“我问你，那张世宏是甚么人？我同他好好在厅上饮酒，如何就把我灌醉？我怎样到这卧房来的？你因何拿刀刺我？你须要从直说明，若支吾，定然要禀官究治。”

凤小姐见常公子不是自愿来的，忙起身含泪说道：“请君子且坐下，待难女奉告。”常让先是吓慌了，不曾看明白，即转身在灯光之下把凤小姐一看，见他生得如花似玉，体态端庄，非是娼家之人，只得坐下。凤小姐问道：“君子是被何人骗哄来的？”常让见问得有因，便把古玩店遇见的事说了一遍，小姐知道是妈儿与李四等设的计，小姐又说道：“君子，你说是张三姐姐家么？那不是的，此乃扬州有名的乐春园，园内有个老虔婆，万恶多端，那张三、李四是他院内的牵头，还有个姓莫的，叫莫上天，我是他拐来卖与院内的。”常让听了如此言，动了他的书气，说道：“可恶可恶，这两个狗头好生无礼，焉敢这等放肆？与我兄长兄短的，〔明〕日定要送官处治。你既是院中女子，为何行刺于我？”小姐哭道：“难女非院内之人，是被奸徒拐卖来的，冤情无限，闻得公子是本郡太守姚公令甥，只求公子对姚公一言方便，便可救出难中人出陷人坑，报这冤仇，使我父母得见他如忘恩。”常公子听了，问道：“你父母姓甚名谁？今居何处？怎生被拐？可说明白，小生自然相救，拿这般狗头，替你泄恨。”小姐忍泪说道：“难女系河南开封府人氏，父亲姓凤名

竹，曾做过太常寺正卿。因避米府之害，欲奔襄阳投叔父凤林，半途遇盗冲散，被莫上天拐我到此，妈儿苦苦逼我，难女抵死不从，今日妈儿说是吏部大堂常老爷公子，难女假认其实，要刺君子，然后自缢，那时令母舅自然拿这妈儿人等正法，借报此仇。不意被君子识破，望乞海涵，若肯相救，恩当重报。”

公子听了，正合争春园一段事情，前月又会过凤林，便起身说道：“如此说来，小姐莫非系孙佩贤弟之妇凤栖霞么？”小姐见问，吃惊说道：“君子怎认得孙佩？怎么又知难女小名？”公子惊喜道：“四处找寻弟妇，杳无音信，岂知身陷于此。今日会面，真天幸也。”就将在杭州结拜，马俊大闹开封府，杀米贼之事，细细说了一遍。“如今令叔杀了王二府，那马俊同周龙、周顺往开封府去救孙贤弟，都上铁球山去。明日待小生禀过母舅，拿这贼泄恨。”

小姐在难中遇着不识面的大伯，好生欢喜，又把他受苦的情由告诉一遍。公子穿了大衣，小姐穿上衫儿，二人坐到天明。公子道：“小生临行之时，非是小生放肆，小姐须要假作留情的模样，若是尊了礼，恐被他们识破，走漏消息，别生变动，反为不美。”小姐道：“难女知道。”慌忙梳了头，洗了面，换了衫裙。妈儿领几个丫鬟来叩门，公子起身开门，妈儿见凤小姐面上有喜色，又梳了一个好头，穿了一件好衣服，妈儿心中甚喜，便笑道：“今夜不睡杀，何起得这早呢？”公子道：“因昨日不曾与母舅言明，出来一天一夜，恐其望我，故此要早些回去，说明了，午后再来，少不得重重带礼来相送。”丫鬟捧上面水，二人洗了面，与妈儿同下楼，来到厅上，张、李、莫三人坐下，三人齐说道：“恭喜恭喜，非是小弟们放肆骗兄到此，只为霞娘生得天姿国色，却寻不出一位风流俊俏之人。昨日见兄容貌端庄，故尔托熟，请兄进院，多有得罪。”又对凤小姐说道：“我三人为霞娘费尽心机，才得请常兄来此，霞娘要着实请我们。”公子与小姐二人恨不得吃他肉遂得称心，只得答应道：“小生自有重谢。”丫鬟摆上早膳，公子对妈儿坐下一桌，妈儿坐在横头，张、李、莫三人另坐一桌。用完早膳，公子对妈儿说道：“小生在此，多多有扰，又承霞娘留意，因昨日无心至此，未曾带得礼物，等小生回去禀过母舅，在此多玩几天，何惜千金之费。”妈儿道：“只是得罪公子，老身还要求相公求太爷出一张告示来挂在门前，禁止光棍骚扰，感之不尽。”公子道：“这个容易，在我身上。”就起身对凤小姐说道：“小生少陪，一刻就来。”小姐无奈，只得起身，老着脸皮说道：“有慢相公，求速些来此，免得妾身悬望。”公子点头，又与张三等作别，说道：“小生暂别，午后即来。”便带书童走出，小姐相送出来，不好叮咛，心如箭刺，不觉泪下。公子看见，知是小姐不便嘱咐，故此流下泪来，便对小姐说道：“你今不必如此，小生决不失信，即刻就来。”小姐点点头，到了二门口，便住了脚。张、李、莫三人同妈儿送出

大门，齐说：“有慢，

望公子屈驾早临。”公子拱手道：“暂别。”径自去了。

妈儿道：“霞娘接了客，又会留情。”叫道：“我儿，一夜劳碌，且到楼上歇息去。”小姐也不答应，上楼去了。张三、李四坐在椅上，欢喜道：“罢了罢了，这几天把双鞋子跑坏了，快些拿酒来，我们吃个太平宴儿罢。”莫上天道：“酒是小事，叫妈妈快些取银子兑罢。”张三道：“吃了酒再讲，多少日子到拖了，何在乎吃酒的时候？”妈儿道：“张相公说得是，当初老身说的话，难道少兑一厘米毫？”李四道：“妈妈说得大方，自然兑的，不用你催。妈儿，叫你丫头到厨房备了酒席。”不一时，摆在厅上，四人坐下饮酒。妈儿道：“昨日蒙三位相公替老身做了这桩事情，今日霞娘送常相公出去，看他那样留情，公子必要来的。非是老身不肯就兑，因我身上还缺百金，公子来必有二百金带来，那时一齐凑数交代。”张三道：“妈妈，你莫把常相公当口好食，况且他是公子，又是本府太爷的外甥，他在客边，那有多少银子到此使用？当初只要他来破了霞娘身子，另外好替你寻个好友，哄他几日，打发他动身。”李四道：“他就是官府的公子，哄他到此场上，也不怕他不出钱。”他四人吃着说着，好不兴头。只见傍边一个斟酒的丫鬟叫做喜儿，只有十三四岁，他便皱眉头插上一嘴道：“大家且莫要这等欢喜，只怕下午就有祸来。”张三睁着眼大喝道：“你这个少打该死的，有何祸事来寻着我们？”喜儿回道：“张相公你且不要骂我，片刻时辰就应了，这个八百两还是不成，只怕还要问罪呢。”李四见他说话蹊跷，便叫他：“喜儿，张相公吃了酒了，不要理他，你有话且告诉我，我把钱与你买花戴。”那喜儿道：“我昨夜在霞娘楼上宿的。”就把公子与小姐之话说了一遍，只吓得他四人魂飞魄散，缩头呆脑，那班粉头妈子，吓得龟尿直流，大家望着翻眼。妈儿道：“罢了，罢了，老身活活的死在他三人身上了，怎的好？怎的好？”李四道：“事已如此，却是难处的祸事。”又想到：“我有一计，好歹和他撞个金钟儿。”便向妈儿耳边说道：“你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倘若哄得动身，还有一样儿作为，又脱了这难。”妈儿道：“倘若不依，怎样好？”李四道：“不依么，瞒他卷起锣鼓，另寻别处去。”妈儿吩咐粉头收拾行李等件，又叫丫头们到房内收拾物件，他便起身往后楼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居二姑冶容惹祸

话说那妈儿听了李四的计策，便装了一个苦凄凄的样子，悲切切的声音，走上楼来。凤小姐平日见他如眼中钉，今日见他，便起身来道：“妈妈请坐。”妈儿却不坐，站立半边，假意儿把眼睛抹了一抹，便说道：“如今老身不敢坐了，要分上下贵贱，但此事非是老身逼勒，实是莫上天负了心，拐骗姑娘

到此，老身一时昏迷，不曾问得如有了婆家。昨日请常相公进院就是他三人的晦气星进宫了，请来常公子，是姑娘大伯，如今常相公禀了本府姚太爷，差了四名公差，一张朱票，把我与张、李、莫四人连院内粉头都进府去了，他每人夹了一夹棍，打四十大板收监，幸亏常相公发了个慈悲，讨饶放了我，若不是常相公讨情，我还要夹打呢。姚太爷批得明白：着令官媒出银催船伏侍小姐回去，将功赎罪。”小姐听得此言，欢喜道：“莫上天这强盗把我凤小姐当做甚么人？当初他逼我，谁知他也有今日。怎么常相公还不见来？”妈儿道：“常相公先去雇船，在码头等我们送姑娘去。姑娘可快些收拾，轿子即刻就到。”凤小姐虽然伶俐，一时难辨真假。李四的鬼计原要哄凤小姐离窝，果然凤小姐当是真的，他就收拾动身。那妈儿忙下楼来，到了厅上，说道：“事成了。”便取些银子交与张、李二人先去催船，莫上天约他父亲，妈儿叫乘小轿，同小姐一起上轿，直奔上船。莫上天人等另在一船，复回开封府去了。也是凤小姐灾难未满，又被骗去。那院内人等各自逃生去了，丢下一个空院不提。

再说本府姚太爷清晨同文武官员迎接上司，姚夫人见常让一夜不回，就着家丁四处去寻。常让书童走到府前，家丁在辕门上望见公子来了，便欢喜道：“相公往那里去这一日一夜？老夫人好不心焦。”常让道：“有事去的，老爷如何不坐早堂？”家人道：“老爷接上司去了。”常让见说老爷不在衙内，心中着慌，急急的进了内宅。夫人见常让道：“贤甥，你这一夜那里去的？你临行之时你舅舅还吩咐你的，如何就去一天一夜了？”常让就把遇见光棍张三、李四哄诱进院去，灌醉了抬上楼去，险些被人刺死。及至问起缘由，乃开封府凤文山之女，被莫上天拐来卖在院内。又把孙佩的一节，详详细细说与舅母知道。“外甥回来，求舅舅出个朱票，速拿这班光棍和妈妈治罪，救出凤小姐来，偏生舅母又不在家内，却如何是好？”夫人道：“凤文山是舅舅的同年，若早知道，早救出来了。如今你舅舅又不在家，谁敢擅用朱笔？”常让道：“为今之计，叫家丁快去，就将此事禀明舅舅知道，出了朱票速拿光棍罢。”夫人又唤过老管家，去将这件事禀知老爷，速标朱票来拿光棍。家人道：“这个却使不得，老爷去接上司，恐怕不便，依小人愚见，相公依然带书童还到院内，多着几名家丁皂快，把守了前后门，相公在内拿银子哄骗着他们，等老爷回来，那时擒住奸徒，救出小姐来可好？”夫人道：“倒是他说的不差。”不一时，吃午饭，叫书童拿了拜匣银子，常相公来到院门首一看，只见冷清清，并无一人。常公子心内疑惑，忙走进去，一直到后楼，全无一个人影。喊叫：“那里有人？”公子心中明白，想是逃走了。急转身出来，只见皂快人等已到。不知他们怎得知道，逃走了。便叫家丁问四邻，四邻说道：“他们是午前走的，不知往那里去了。”公子急得没法，命家丁各门去追赶，只得与

书童回衙向夫人说知：“院内妈儿人等知了风声，又将小姐拐往别处去了。”至晚家丁回来禀道：“四处追寻不见。”常公子闷坐书房。次日姚太爷方才回衙。常让见母舅，就将此事禀告一遍。姚太爷一面即差捕役访拿，常公子一面辞了母舅，要回家去了。姚太爷相留不住，厚礼送行，又着家人送公子回去，代请姑太太金安。常让拜别起身，出城登舟，一路访问消息。数日到了杭城，叫夫子挑上行李，到家拜见母亲。姚府家人亦来叩见夫人。请安已毕，夫人问道：“你家老爷夫人安好？”家人道：“托伏姑太太福庇。”住了几日，遂赏姚府家人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不提。再说常夫人叫公子带书童进京探看父亲，常公子随即辞别母亲进京，一路心内想着寻访凤小姐下落。

如今再说开封府城内有一个客店，店家姓武名志，他父名叫武乾振。因马俊寓在他店杀了知县米斌仪，他又下乡收了几天账目，冒了风寒，回家病了五六日，就呜呼哀哉。其妻毛氏每日哭泣，其子武志择了块坟山，看了好日子，埋葬已毕。但说这武志年已二十八岁，生得黑胖，一嘴短须，逐日在四处闲顽，不务生理，游手放闲，赌场上混帐，早出晚归，不管家中母亲有柴无米，只管自己终朝一醉，且又生事闯祸，真是亡命之徒。其母也管他不下。那一日合当有事，毛氏见儿子不在家，开了后门望望这街景，却是闲街，旁有一家姓居的老者，名叫奉玉，年已六旬，只养了两个女儿，乳名叫做大姑二姑。大姑已出嫁，在城外金家巷金辉庵为妻，二姑尚未出嫁。那居奉玉在府里当个刑房书吏，日间往衙门内去办事去了，只有二姑在家，因饭后无事，开了后门也出来望望，遂看见毛氏，便问道：“武妈妈，你老人家也到外面玩玩吗？”毛氏见居二姑叫他，他也叫道：“二姑娘每日在家做针指料理家务忙得紧，也该出来散散心。”二姑道：“我这几天身子不爽快，也没有做针指。武婶婶，你无事何不到我家来玩玩？只可怜武叔叔多在几年也好。”二人正说之间，又只见后面有十数个骑马的匆匆〔走〕来，头一匹马坐着一位官家子弟，头戴锦巾，身穿松花绣锦战袍，大红镶〔边〕内衬紫袂，粉底缎靴，面如冠玉，左手扯着丝绳，右手执看珊瑚鞭子。猛见居二姑生得一貌如花，便把坐下花马一勒，把眼一梭，却不好交言。那居二姑见官人貌如美玉，马骏如龙，甚是可爱，不觉失声一笑。那两下也无可通情，一个也只得加鞭，竟自去了。直等那些马过完了倒是毛氏说道：“二姑娘妇道之家，看见生人切不可轻笑。如今人好的少坏的多，方才那骑花马的人是南门外李员外的儿子，叫做花马三官，又是举人；若是那不三不四的人，还要惹出祸来呢。”这句话说得二姑娘满面通红，不好意思，只得转身关门进去了。毛氏见居二姑娘进去了，他也即关门到里面料理煮饭。

直至黄昏时候，武志吃得半醉，身背着两串钱进来，叫道：“老娘那里

？我来家了。”把钱在桌一丢了，就坐下。毛氏道：“儿呀，你这一天往那里去的？这时候才回来？”武志道：“孩儿被几个好友扯了去赌钱，”又在腰内取出一包银子，打开来看，约有七八两，便说道：“老娘呀，这银子是今日赢来的，你替我收好了。”那毛氏见儿子有了几两银子，便说：“儿呀，你如今快三十岁了的人，也该放老成些了，积几两银子，要房媳妇。你娘也老了，早晚间伏侍伏侍，也不枉我养你一场。”武志道：“孩儿在外面打听哩。”毛氏快嘴道：“这孩儿呀，向日还亏你没有要居二姑娘，我今日亲眼看见来，有些不正气。”便把那日见骑马官人一笑，细细捣熟一番。那武志不听尤可，听了大怒道：“我前日叫了几位好朋友向老儿说这亲事，只是不允，一定是这个贱人阻拦，今日他到看上了李家小畜生，这个可恶可恨。”当晚气得连晚饭也吃不下，说道：“我要睡了，明日要起早呢。”毛氏听说，收拾完了，自己归房去睡了。武志进房坐在凳上，想道：“世上有这样不值钱不识羞的贱人么？他父母只怕肯与我，我想他定要嫌我丑陋，他到看上李举儿。我如今怎肯甘心？当初我在他家玩耍，也曾将言调戏他，他一些也不理，如今怎样有个方法算计他才好。又想了一会，道：“有了有了，我如今装做李举姓名，越墙过去，看他怎样。”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回 武大汉妒奸行凶

话说武志起了一点邪心，要越墙过去强奸居二姑娘。忽又想道：不妙不妙，他若依从便好，若不依从，喊叫起来，怎么处？忽然又想道：有了有了，去年那玉蛱蝶马俊杀了人，有口宝剑寄在我家，如今现在那里，我不免带着此剑爬过墙去，闯进他房内，他若肯便罢，他若喊叫，就把剑吓他，不怕他不从。主意定了，便取马俊的剑带在腰间，走到后院墙边，将一个酱缸架子搭脚，上得墙头一看，月色朦朦，四方寂静，只是无处下脚去。低头往下一看，只见那边房檐下有张短梯，武志即从梯上爬下。原来这居家住的是三进房子，第一进是厅，二进是居老儿住的，三进西首乃厨房，东首是二姑娘卧房的。后有小院一间，即是丫头妇女睡处。这武志平日熟识，那时站在天井内，一会，樵楼已是二更了。掣剑在手，轻轻的弄开了窗儿爬进去，又摸床前，低低的捏了腔儿，叫声：“二姑娘，我是南门外李员外之子花马李二官是也，只为日间蒙情顾盼一笑之美情，故小生不敢负意，所以夤夜而来，特求一叙。”

此时居二姑尚未睡着，影影听见有人说话道“日间马上的李郎”，这一惊不小，忙睁眼坐起，心头如小鹿乱撞，忽见窗外月影光中有一个人，正欲扯衣遮身出外喊叫，却被武志掀开帐门，举起宝剑一晃，剑光射目，吓得二姑娘魂飞魄散，则声不得。武志喝道：“日间是你对我笑的，非是我来寻你。你喊叫，我便一剑挥为两段，你若是好好的依从了我，明日央媒说合，择日行礼娶你

过门，做个帘下夫人，掌管百万家财，倘得祖宗保佑，高中鼎甲，那时你是一位诰命夫人了。”二姑是个弱女儿，见他手内有剑，就吓软了，又听见他说有百万家私，便含羞说道：“我日间不过戏笑，实非有意；况且你是正人君子，岂有夤夜到此之理？须当禀知父母，通其媒妁成婚才是。”武志听了此言有此允意，便把剑放在一边，脱衣说道：“小生为姐姐费尽心机，担惊受怕方才到得此处，岂可空回？万望姐姐允从，日后决不负心。”口内说，将手伸揭起半边被来，伏上身去，把他脚分开，那管好歹奸二姑。二姑无可奈何，忍着疼痛，被武志破了身子。二姑一来见他马上风流可爱，即有俯就之心，只得将脸面遮起，随他轻薄一番，心内惊惊喜喜，又谁知错认了冤家？武志也不去掀他的被，恐怕认出真假，故连话也不敢说，将计就计，半推半就，他尽力干了一个难，弄得那二姑疼痛难熬，将手一推，始终不曾败露。武志恐怕天明看出破绽来，他起身穿衣，说道：“小生恐怕天明有人知觉，令尊知道不便，我去也。”即提宝剑，依旧从窗内跳出，带好了窗子，依然把后梯子爬上墙头照前跳下，回向自己家里睡了。

居二姑娘次早起来，洗净了床上的红斑，只得忍在心头，也不敢告诉父母。等了一天，也并不见李家有人来说亲，心内猜疑，莫不是他父娘不肯？到晚来睡了，胡思乱想。到了初更人静，武志依旧又跳过墙来，仍从窗内进房，到床前揭帐子，二姑已知是那人来了，便将面向里道：“你昨日说今日着人来说亲，怎么不来？”武志道：“小生父亲恰出外去了，一到家时就来的。我恐你忧心，故来回复。”此夜竟放大了胆，一连弄了四五次，直到更尽时，过墙去了。自此两三日来一次，二姑自得了甜头，尝着滋味，心中到有些恋恋之意。

将及半月有余，那日武志借了亲戚人家几两银子，往封邱做买卖去了，竟隔了有二十多天。那一日居老儿六十大寿，多少亲戚并同衙门人都来拜寿，那大姑同了大女婿金辉也来上寿。热闹了一天，晚上是戏酒待客，到得戏完客散了，只有大女婿在城外住，路远不能回去，又多吃了几杯酒，醉得昏沉不知南北，信步寻床要睡，那晓得一撞撞进二姑房内，连衣就倒在床上，呼声如雷，竟自睡了。那居老儿忙碌了一日，身子困倦，也进他自己房里睡了。二姑照管收拾，偶来房内取东西，听得床上打呼，吃了一惊，近前看时，却是姐夫，怎么睡在我床上呀？连忙拿东西出来，即告诉大姑，大姑道：“想是他醉了，等我去叫他起来，到前头爹爹房里去睡。”恰遇着一个老妇人多嘴，道：“大姑娘，你不要惊动姑爷，让他睡去罢，我和二姑娘在房中睡罢。”大姑道：“怎好叫妹妹同你睡呀？”老妇人道：“这何妨呢？”又笑道：“老爷又没相公，你姑娘就同姑爷一处睡也不妨事。”大姑笑了一笑，说：“也罢，妹妹权与老婆婆睡一夜，也省得又去费事。”如此收拾完了，二姑到自己房中取

了被褥，同老妇人厢房内歇宿去了。那大姑娘生得人物风流肥胖，却是个最好色的，夜夜不能离汉子的人，今晚又吃了些酒，那老妇人又提醒了这句话，大姑不觉骚兴顿发，走到床前，将他男人推了一推，说道：“你少吃一杯也好，怎吃得这般烂醉？就睡在妹妹床上，若是爹爹知道，成何体统？”那金辉庵被大姑摇醒了，说道：“我睡得好好的，你又来缠甚么？”大姑啐了一口道：“谁来缠你？怎不起来脱衣服睡呀？”那金辉庵无奈，起来脱衣，开开眼睛要脱衣裳，见大姑脱得赤条条的，雪白肥团儿坐在马子上，金辉庵道：“今日在这里难道还好干这事么？”大姑涎着脸道：“别又装这鬼话了。”二人遂门上房门，搂抱上床，吹灯大干起来了。

他二人正在快乐之间，且慢讲。再表武志从封邱回来，就是这一日，毛氏在家心疼病发，睡了。武志自己收拾了货物，做酒饭来吃了，就想起居二姑来。与他离了好些日子，未曾和他顽顽了，又想到：我只冒李举名字，终无了局，今日还把这剑带去，告以真言，我的真名，原本冒名而来，一向已经到手，也不怕你强了你。今日好好依我，贴我几两银子，我便央媒娶你，成其长久夫妻；他若不从，他若叫喊，我便杀了他，省得后来事露。算计将定，便带了剑，越墙一径来到二姑房门窗前，见灯尚未灭，不敢进去，忽听房中有人说话，遂停了脚步，向窗棂缝中细细望去，见床上帐子已放下，侧着耳朵去听，好像一男一女在那里交合，声息朦朦，那男子说道：“我的亲亲，已经玩了这一会，怎么你还不彀么？”那女子带喘带笑道：“早哩，想奴家好不熬想。也是今日缘法，一个人也不知道，必要玩耍十分受用。”又过了一会，又听那男子道：“怎么今夜你这般骚兴发作，比往常加倍快活？”女子道：“可是造化了你这冤家。”说着，又带笑哼哼的淫浪了一会，方才事完，安寝。武志在窗外听见了这般事情，二人言语，分明是二姑又勾搭上了别人。一时气上心来，想道：你二人如此亲热，玩耍了这好一回如何还有我在心上？遂大怒道：“小贱人，从未曾同我有句知心话儿。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不如把这小贱人和这狗头杀了，才出这口气，免得日后记挂在心。”起了一个凶念，便大踏步推进房门，又有残灯未灭，抢到床前掀起帐子，只见二人精光光的，闭着眼睛沉沉睡了，见了人来也不知。也是他二人今当命绝，武志掣剑在手，举起来，一剑一个。此乃马俊的宝剑，杀人全不费力，砍了两个头来。武志先提起女头来一看，却望见暗暗的不甚明白，那男人亦不认得，武志收剑道：“杀得爽快，爽快，才出俺胸中之气。恐人知觉，不如走了罢。”猛想起前日被买饼的七麻子兄弟两个为赌钱打了我一顿，此恨至今未消，我想打又打不过，告他，他又衙门人熟，我如今不免把这两个好东西送他，叫他吃个无头人命的官司，与他些苦吃也不为过。主意已定，把两个人头提起来结在一处，拿件衣裳包了

，提在手中，一并把灯吹灭了，亏得路熟，摸出房门，往后院中爬梯上墙。那剑上皮条括断坏了，“拍通”一声掉在地下，却惊醒了老妈咳嗽起来。武志想道：“罢，不要这把宝剑罢，且先干正事要紧。下了墙，到自己家里，重开了门出去，幸喜不远，走到七麻子门首，却无处放，一想，放了他饼锅堂里罢。遂往里一掷，即便悄悄回家，关门睡了，神不知，鬼不觉。单想道：这奸夫不知是谁？只可惜

一口剑不曾拾起来，倘马俊来问我要，如何回他？也罢，不怕他，他若好说，买口宝剑还他；若是狠要，我便出首他杀官劫狱的大罪，不怕他狠上天去。未知第二日居家起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狠上狠杀头灭口

话说开封府北门外有一人家，姓赵名永正，生了一子名赵大，娶媳何氏，时常口角，赵永正乃忠厚之人，怕事，便分居了。赵大时常送些柴米供养。这日赵大因进城挑灰粪，遂起早挑了箩担扒子，到城门口等开城门，进了城，要晓挑灰，却有祸事。单单郎七家离城门不远，赵大走到城门口，那郎七家饼锅砌在门里，灶门却在外面，每日赵大扒惯了，那一日扒竟扒不动，扒子捣着锅底，惊动了郎七骂将起来道：“你把我的锅打破了，还陪不起呢，你这小碎乌龟，清早就来，想什么东西呀？”赵大说：“往日这灰好打，今日有什么塞住了，我老人家难扒。”郎七听见，即便起来，开了门要打他，这里赵大将扒子用力一下，不知什么东西往外一滚，赵大一看，吓得乱叫道：“不好了，杀了两个人头。”郎七来看，也吓了一跳，再低头看见头发结连一处，灰迷了，看不出男女。赵大是乡里人，吓得呆了，郎七是个光棍，便心生一计，叫将人头还放在锅堂内，即将赵大拉进店来，道：“赵大哥，我兄弟与你相交不薄，况这两个人头不知什么人拿来移害我的，如今只要赵大哥包涵，我自重重谢你。”赵大此时吓得无主意了，说道：“我屡次承你厚情的，但是如今人命关天，叫我如何处治？”郎七道：“赵大哥，你心里不过要我们谢你多些，我如今谢你二两银子如何？你只与我把这人头带出去掩埋了就是。”赵大听说，欢喜道：“也罢，你再每日请我吃十个饼罢。”郎七依允。赵大说：“虽如此，只是这两个人头怎出得城去？”郎七道：“这个不难，将头发放开，一头粪箕内放一个，用灰盖好了，即挑出城去，挖个坑埋了，回来还请你吃酒呢。”赵大说：“此计甚妙，但我一人还好，须要你同我去，还带把锄头好挖坑的。”郎七道：“也好。”即取出二两银子，付与赵大接了，收在兜内。郎七将人头放在箕子内，盖上灰，又洒些水，恐怕风吹开。郎七拿了锄头，赵大担子挑了，二人一径出了城。

到了义坟地上，歇下担子，说道：“埋在那里好？”只见旁边有一个现成

的坑，赵大道：“省得挖，就埋在这里罢。”郎七道：“也罢，只是浅些，不要被人看见，还要挖两下。”于是郎七挖了两下，赵大扒土。那郎七猛然想道：我郎七兄弟两个在开封府从无人敢欺负，这如今现有个刀把在赵大手里，每日要吃我十个饼，倘有一言半语，终为后患。我如今不免除去了他，免了后患。主意已定，凶心顿起，趁赵大低头扒土，便提锄来照头一下，脑浆迸出，头顶已两半，倒在坑中，两脚一叉，呜呼一命。郎七此时跳下坑，把他身上这两两银子摸出来，将家伙一齐丢在坑内，两个头及尸都用土盖好了，此时神不知鬼不觉，独自一人回进城来，不提。

且说居老儿清早起来，开了门，又到后边天井来，见地下有几点血，便惊道：“呀！”又见梯子下有把剑，居老儿忙叫二姑：“快起来，想是昨日不曾照得门户，躲进贼来了。”见房内不答应，越发慌了，连叫几声，只听得厨房后答应出来，居老儿着急：“你何不在房里睡，却在厨下？”二姑道：“我姐夫姐姐睡的。”居老儿又到房前叫了大姑，不见则声，居老儿拾起剑来，拔出看见有血淋淋的，人又不答应，忙推房门，房门未曾关。一发慌了，来到床上一看，只见赤条条雪白两人挺在床前，就像没头水鸡一般，满床鲜血，把居老儿吓的半晌不出声，好一会方喊道：“不好了，杀死了人。”居二姑与老妇人忙来进房一看，好不害怕。老妈妈听见，跌跌踉踉跑进房来一看，大哭起来。一家哭个不止，惟有二姑哭着想道：怎的好好他二人睡在我房中，就被人杀了？连头也不见？好不蹊跷，顿想道：难道昨日李举来的？看姐姐姐夫睡在一处，他认我与别人睡了，所以杀了？不料此人这般凶恶，起初时来吓我，手中就拿着这剑，这必是他无疑了，只怕要连累我呢。想到此间，越发伤心起来了。

且表那居老儿急忙写了贼子杀人命状子，又知会了坊中与四邻，又着人到金家送信。那祥符县新官未到，还是雷太爷代理。正坐早堂，见投呈有盗杀人命，太爷一看，大惊道：“前有马俊黑夜杀了米斌仪尚未结案，今日又是黑夜杀人，首级又不见，真是无头事情。”又看看金家告居家谋杀子媳人命状子，太爷只得传唤仵作行人，打轿来到居家相验。仵作验明二人睡在一处，身上并无伤痕，实系杀伤无头。居老儿又将那剑呈上，禀道：“恩主太老爷，不知何人杀死小的女儿女婿，将头偷去，却把这凶器丢下来，求太爷作主。”那金老儿跪下禀道：“太老爷，不可听他一面之词，这居奉玉久已嫌小的儿子丑陋，故此杀死，绝了我的后代，求太老爷取究抵命正法。”太爷道：“不必多言。”便起身来看验尸首形踪，又内外细看了一会，前后门又不曾开，这禁城内杀死两个人，头又不见，这是件难明之事。只得叫衙役押带居、金二人并四邻坊甲人等回衙听审，将尸骨俱买棺木装了，一众书役人等跟随太爷回衙进内。

这位太爷即是个清正官府，吃了早膳即便登堂，书役两旁伺候，将人犯跪

在仪门。太爷点名，先叫金进章上来，问道：“你家儿子要这居氏还是他亲生的女儿，还是螟蛉的？几岁上娶到你家来的？到你家几年了？”金进章道：“小的年六十五岁，止生一子，媳妇是居家生的，周岁结亲，十六岁娶来的，已经是五年了。”太爷道：“今可曾生下男女？”金老儿道：“生了几胎都不存在。昨日因是居奉玉生日，办了礼物打发儿媳两个去拜寿，不知因何把我儿子杀死，绝了我后代，求太老爷作主，追出头来正法。”太爷说：“暂且下去。”叫居奉玉上来，问道：“你既作刑房掌案，岂不知人命事情？可从实讲来。”居老儿道：“小的知道，这金辉庵自幼结亲，多年相好，以及嫁娶过门，夫妻恩爱。昨日因小人生日，他来拜寿，与亲友们饮酒吃醉了，不能回家，所以就与他两口儿睡了。到了今日早上看时，不知被那个贼强盗连我女儿一齐杀了，连头都不知去向，求太爷高台明镜，拿了凶人，伸理小人的冤枉。”太爷听了道：“你已出嫁之女，因何留他二人一处同宿呢？”居老儿禀道：“太老爷，小人年已六十，止生二女，并无子侄，大女出嫁金家，二女未许人家，所以将女婿女儿如儿一样，不遂忌讳，皆因爱女之故。”雷公爷想道：他两下的话全无更变，又问道：“你二女儿多大了？”居老儿道：“十八岁了。”雷太爷道：“你前后门不开，单单到你二女儿房中杀了外人，其中必有原故，且将你次女拘来一看，本府便知。”即掣笏朱笔批道：“速拿居奉玉次女二姑当堂回话。”原差领命飞将居二姑拿到府前，未知雷太爷如何审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误中误认假为真

话说雷太爷差皂快去拿居二姑，去不多时已拿到，当堂跪下，禀明：“居奉玉次女拿到。”太老爷道：“带上来。”只听一声吆喝，居二姑吓得魂胆皆酥，低头跪下。太爷道：“你是居奉玉亲生次女么？”二姑答道：“正是。”太爷道：“你抬起头来。”二姑吓得满面通红，浑身是汗，太爷一看，道：“你且起来走几步与本府看看。”二姑无奈，只起来低了头走了几步，复又跪下。那雷太爷把二姑面容行动一看，笑道：“你的小名叫做二姑么？”二姑说道：“正是。”雷公低低说道：“唤你非为别事，只为失凶手要你交出，你可从实招来。”即把惊堂一拍，说道：“你免受刑法。”居姑娘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半日自言说道：“爷爷呀，小女子身居闺中，怎知杀人凶手？求青天太老爷开恩。”雷太爷道：“非是本府冤枉你，我看你神疏步懒，眉散乳高，非是真处女。近日与谁有好，从实招来。”叫左右：“看拶子伺候。”二姑一听，吓得哑口无言，羞得满脸通红，心中道：这官是个神仙，无奈哭道：“爷爷呀，冤枉难招。”太爷道：“我看你小小年纪，还要强口，与我拶起来。”只见两旁皂役如狼似虎，便将二姑套上拶子，一绳收足，拶得二姑死去

还魂。那时居老儿看见二姑自幼娇生惯养，割肉心疼，此时受了极刑，便求太爷饶了他罢，太爷怒道：“与我打下去。”又问二姑道：“你招也不招？”那时二姑疼得十指连心，哭个不止。太爷道：“你好好招出奸夫，我便饶你；如有半字吱唔，就与我拶死他。”那时二姑疼痛难忍，一想便道：“天杀的，你害得我好苦呀。”便叫道：“小女子愿招。”太爷一声吩咐：“松了拶，你快把始末奸情一一招上来。”二姑那时无奈，只得含羞忍耻招道：“自从前月小女子偶在门前闲望，一个骑马郎君少年可爱，见他马上偶然绊了一下，小女子便失声一笑，不想那晚三更时分，就是骑马的人从窗外跳进，手提利剑道：“小女子日间对我一笑，是约我来的。”小女子正欲叫喊，他便举剑要杀，那时我是个弱女，对不过他男子，被他逼吓无奈，被他奸了。”太爷道：“他叫甚名字？”二姑道：“他说是南门外李员外之子，名叫花马李三官李举。”太爷道：“他来过几次了？”二姑道：“五次了。”雷太爷一想，心中顿然明白，必定李举昨日又来奸他，见他大女夫妻少年酒后睡在一床，只道疑他另有奸夫，因作好忌，行凶杀了，将头带去，又移害别人无疑矣。且将李举拿来自有分晓。即掣坐票道：“速拿李举当堂回话。”仍差经手原差火速飞奔南门外去。太爷又问二姑道：“李举到你家来是甚么时来的？”二姑道：“俱是夜深黑地里来的。”又问

：“甚么时去呢？”二姑道：“五更便去。”太爷又叫居奉玉问道：“你既为个书吏，竟不知女大随娘么？”居老儿道：“只小的家无人照应，所以疏于防范，那晓得天上掉下这狗养的来杀了人去。”两边看的人无不发笑。

且说皂快领了朱签，同坊甲来到李家门首，叫伙计：“你们在外面，我自进去。”到了大厅上，问道：“你家员外在家么？”家人道：“在家，你请少坐，我去叫他出来。”不一时，员外出来，差人说明原故，太爷在堂上等着呢，员外忙送了银子几两，差人不要，说：“就是千两黄金，也不敢要你的。”遂扯了李举就走，门外早进来几个差役，一同要上锁，员外道：“不消，大官人是个要脸面的人，大家容情些。到府门口再上刑具罢。”众人飞速来至府前，后面李员外着慌，叫家人到各亲家送信，自己带了些银子与家人，一起到府前大头门，上了铁绳，自先上堂缴了朱签，禀道：“回太爷，李举带到。”太爷吩咐：“带上来。”那李举当堂跪下：“小人李举，叩见太老爷。”那雷公坐在上面望下一看，那李举儒巾华服，文彩风流，眉清目秀，相貌端庄，想此子不过二十多岁，如此仪容，不像个杀人的凶徒，必定另有别情。因问道：“你可知罪么？”李举道：“小人奉公守法，不知所得何罪？”太爷道：“你每日黑夜伏剑强奸人家幼女，昨日又去奸，杀死他大女儿女婿，现有凶器，你还不知罪么？”李举一听此言，如半空中一个霹雳，吓得魂飞魄散，连

叫“冤枉，冤枉，小人早晚身随父母，闭户攻书，何曾有强奸妇人之事，伏剑行凶之理？此言从何说起？”太爷道：“你也不须强辩，我与你一个对证就是。”吩咐：“居二姑带上来对证。”太爷道：“李举也径拿到，你须认明，不许冤害良人。”居二姑走到李举跟前，叫道：“李举呀李举，你这样丧心的强盗，害得我好苦呀。”李举抬头喝道：“你这无耻的女子，好没来由，我何曾认得你？有甚么冤仇平空扳害我来？”那二姑把李举便细细一看，吓得往后一退，暗想道：好奇怪，那李举却有须，身长肥胖，面貌声音大不相同，何曾有这般眉清目秀？便是死也甘心。我此时却又受刑不起，若不是他，一定又要受刑了追究。我也顾不得丧心，非是害你，我实无法了。便跪下道：“太老爷，正是他。”一口咬定不放。那雷太爷坐在上面，看见二姑将他一看，就眉头一皱，沉吟半晌方才说“是”，他其中必有隐情。问道：“是他不是他，不可冒认了。”那二姑此时不能改口，急了便道：“李举李举，你不要赖了。”李举道：“你这女子，我和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并认不得你姓甚名谁，住居何处，不知被那一个天杀的贼子奸了去，却来衔血喷人，坑陷良民。”那二姑只作不听，低着头，伏在地下。太爷道：“好个不知姓名，住嘴，他就是居奉玉次女，住在北门后街。”李举道：“一发不是，他住北门，小人在南门外，怎能黑夜来往？”

况且小人家资颇可，就有意爱他，难道不令央媒说合？还怕居家不允？小人时刻相随父母，从不相离，怎言黑夜出门，持剑强奸人家女子，行凶杀人？岂是这柔弱书生做得来的事？伏乞太老爷公侯万代笔〔下〕超生。”太爷又问二姑道：“果然是他不是他？”二姑道：“是他。”李举道：“你连人都认不清白，何人冒名来奸骗你，难道面貌声音都不分别？你一个少年女子，怎无良心天理，冤害我。”言罢，泪如雨下。二姑此时明知不是他，死也不肯认错，一口咬定正是。雷公爷见据李举说来毫无干涉，到不忍加刑，奈二姑不肯改口，太爷吩咐：“且把二人带去下监，明日再加#严讯。其余人犯暂且回家。”掩门退堂，且慢表。

再提那武志听了拿住李举羊代牛灾，便满心欢喜，只恨郎七这狗头不知美到哪里去了，这样干净。且说居妈妈见把二姑拿去拶打收监好不痛哭伤心，金老儿夫妻见儿子媳妇俱被人杀死，更觉伤心，痛哭得捶胸跌脚，按下不言。

再表铁球山郝鸾等众英雄，终日操兵演武，饮酒取乐。那一日正在聚议厅上，忽有喽罗来报道：“有个买卖正要来禀大王，遇着胡头目私自要分，山下头目不肯，被胡头目杀了，小人们不敢隐瞒，特报大王发落。”焦豹道：“先把赃物取来，胡罗绑去砍了。”不一时喽罗献上赃物，打开查点，忽见衣服内抖出一物掉下地来，“当”的一响，众人不知甚么东西，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三进开封索宝剑

话说那衣内之物掉在地下响了一声，鲍刚取起看来是一付八宝金镯。孙佩看见道：“鲍兄与我看看。”鲍刚递与孙佩，孙佩看时，不觉泪下。众人问道：“贤弟因何见镯伤心起来。”孙佩回道：“此镯是凤小姐之物，今日见了，岂不伤心。”凤公也走来，看见了此镯，便哭起了道：“此镯是我女儿常戴之物，今日有了此镯，不见我女儿，料是死矣。”凤夫人哭个不止。自古见镯思人，众人嗟叹，只得苦苦劝住，来日请僧追荐，不言。一日，探子报道：不日有官兵来捕捉。郝鸾道：“纵有官兵我们也不怕他，奈无空地操演。”遂与众人下山，找寻地基，操演武艺。郝鸾见山树交加，虽有空地，不过十亩之地，郝鸾叫众喽兵伐树。有些喽兵半日伐得一棵，郝鸾焦燥，骂道：“这些无用的狗头，半日才伐得一棵。”在腰间取出剑来，只见那剑光华曜日，认树砍了一剑，响了一声见树倒了，连伐数棵。众人见了，无不称好，道：“真乃宝剑也。”周龙道：“借与我一看。”郝鸾便将剑递与他。周龙同众人看了，又借鲍刚的剑看了一回，众人道：“不识此剑是何名？求兄指示。”那郝鸾便将升仙桥遇过司马傲赠剑的话说了一遍：“愚兄这口宝剑名为龙泉剑，鲍兄这剑名为攒鹿剑。”回头向马俊道：“贤弟那口剑名为诛虎剑。如何不佩带在腰间？”那马俊见郝鸾问他，便“不瞒仁兄说，只因到开封府去杀了米斌仪、孙知县、鲍成仁，自己不便佩剑，所以寄在武志饭店内，尚未取来，小弟过几日就去拿来。”郝鸾听了此言，把脸一沉道：好不小心，我当初赠剑之时何等吩咐你的？就把剑失落了？你那里认得好歹？也是有勇无谋的匹夫。”说得马俊心头火起，却不敢回言，便道：“仁兄不必性急，俺就到开封取来。”郝鸾也不答应，马俊自上山去取了行李，不辞众人悄悄带了行李下山去了。郝鸾等至天晚方才回寨，孙佩道：“仁兄言语太重了，但马兄不好与兄争论，其心不悦。”郝鸾道：“我是一时得罪马兄，着人来请他出来，我赔他个礼罢。”喽罗道：“马爷携了行李，下山去了多时了。”郝鸾大惊道：“马贤弟好生性急，我一时冲撞了他，他竟到开封去了，恐有不测，怎样呢？敢烦兄弟们到开封去走走，免其后虑。”众人齐道：“仁兄说得有理，小弟愿往。”只留焦豹、陈雷守寨，余者尽去。”

且说马俊晓行夜宿。那一日，到了个镇市，叫作临轩镇。此时有一更天气，无处觅店，只见一个院落，院开着。想道：“今夜就在此处宿了罢。便走进门来，屋内还有灯光，马俊放下行李道：“有人么？”只见里面走出一个老者，问道：“是什么人？”马俊道：“是过路的，赶不上宿店，借尊府暂宿一宵，明日自当重谢。”老者看了马俊几眼，道：“非我薄情，怎奈官府告示知照各家，凡有面生之人，不许容留；倘有不测罪罚不恕。请爷可往别处宿罢。

”马俊道：“好没分晓，俺又不是贼盗，说什么面生可疑？俺偏要在你家宿。”老者见他人发急，连忙说道：“爷也不是那样人，只是舍下没床铺款待，恐其得罪。”马俊道：“说那里话来？随便晚饭足矣。”老者没奈何，只得到后边对一个少年媳妇说了，捧出一钵大米饭来，两梗小菜，放在桌上。马俊吃了饭，后面又送出些小菜，拿了一壶酒，摆在桌上，对马俊道：“荒村地面，无物可敬，望乞宽恕。”马俊道：“我心甚不过意，又费老翁之心。”老者道：“真非待客之礼。”当时二人坐下饮酒。老者道：“请问客长尊姓大名？作何贵干？往那方去的？”马俊道：“俺姓马，要到开封取一件东西。不知老翁尊姓？”那老者道：“老汉姓莫，祖居此间。”马俊道：“原来是莫老丈，此地离开封还有多少路？”老者道：“有五十里。”马俊道：“俺明日要赶路，酒不吃了。但明日取了东西回来，还要拜谢。”莫老儿收拾了物件，往后面去了。

马俊就在长桌放开行李，又将双刀枕在头下，竟自睡了。想道明日怎生向武家取刀之法，作何话说。又想在山上被郝鸾大哥说那样言语，怎么样好？细听方有三更时分，忽听得外边有人轻轻敲门，原来莫老儿未曾睡着，听得外边敲门，从后面走出来开了门，又轻轻的说道：“里面有人借宿。”门外人道：“晓得今日有事，也不该留他宿。”悄悄的拿了个东西，往后面去了。马俊吃了一惊，道：原来这老者认得我，莫不是叫人来拿我？便起身将行李卷好，把双刀拿在手内。他若来，我自有对敌之法。不一时，那人依然去了。马俊又想道：此人不是害我，必是偷盗来的，寄在此处便知好歹。一直未曾合眼，直到五更天明，起身整整衣服拿了行李，带了双刀，叫道：“莫老丈，俺去了，明日再来谢你。”说毕竟自去了。莫老出来相送，关了门，又去睡了。

再言马俊走出荒村，镇市上买了些馒头吃了，换衣服才行。到午时方才进城，自己悄悄走到孙佩门首。巷内有鬼作祟，人走得稀少。马俊要到武家去取剑，恐有口角，不便就去，故此先去孙佩家坐坐。想着，将身一纵进来，只见厅上摆着十数只棺材，院内草长多深，他往前面走了一回，叹道：“这样一个人家被奸人弄坏了。不知孙兄弟几时方能复兴家业。”放了行李，就在上面睡了。日已沉西，起身来，将行李卷好，就待取了剑，再来睡罢。纵了出来，寻了一个饭店，吃了一饱，就赶武志家来。

此时约有一更时，纵上屋，到那里落下地面来。找到他向日歇宿的所在，只见武志坐在门槛上，在那里扑手打掌的笑什么东西。马俊用手抓住武志的后领掬在地下，又举起来叫道：“武志，你可认得我么？”武志见有人抓着他，吃了一惊，睁眼一看，见是马俊，越发吓慌了，道：“小人认得马俊。”马俊道：“俺吩咐过你的，叫你莫动这间房，怎么就忘了？俺的宝剑在那里？快

快取来。”武志道：“宝剑在呢。”马俊见他说在，就放武志起来，到房坐下。马俊道：“俺当初做了事，怕累你家，到你家叫你把这间房子锁着，就是一二年俺来取剑，自然认你的房钱。因什么竟自开了？”武志道：“不瞒马爷说，自你去后，我父亲染病身亡。又因此处巷内作怪，人都不来下宿，家计贫了，所以开了房门，借了爷的行李典当了。”马俊道：“衣服是小事了，俺的宝剑快快拿来，重重赏你。”武志道：“宝剑呢？”马俊说：“既在，快些拿来。”武志道：“剑在呢，在呢。”连说了两声，又说了七八个“在呢”。马俊性烈如火，怒道：“你这狗头，胡言乱语，既在，快些拿来就是，敢是你失落了么？”就把武志掬在地下，举起刀来问道：“剑在与不在，快快说出，免你一死；若还不说出，我砍你为肉酱。”武志一时要命，况也是天理难容，该当事发，只得直说道：“不瞒马爷说，剑在开封府库内。”马俊道：“因何剑在府库内？”武志就把前后事情细说了一遍，“被居老儿禀官，将剑作了凶器呈出，太爷验明贮库。这都是真话，饶了小人罢。”马俊道：“你这个狗头，做的好事。你今杀了他，害别人把宝剑又贮在库内，如何拿得出来？”心内想一想道：俺马俊乃是个作汉子之人，必须把性命二字丢开，若不大着胆进府见太爷把武志这件事情诉说一番，要救出李举，也免得太爷审这无头的官司。只教他把剑还我便了。主意已定，收了刀道：“既是你失了宝剑，何不早说，我也不与你耍了。”话说未了，纵上屋去了。武志见马俊去后，痴了半会，方才开口说：“吓死我也，几乎死于刀下。我真是凶屋过度，不免回头吃斋罢，免了这宗惊吓。”

且说马俊穿房过屋，来到府衙内四处厅上找寻太爷的房屋，寻到东边，看见有灯。有一人在内叹气，说道：“这件事叫本府怎样断法？”马俊听见大喜，原来太爷就在此处，我如若不见太爷，就不是个大丈夫。不知马俊怎样见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两案人命审真情

话说马俊大着胆走到门口，用手把门一推，说道：“居家杀人事，必须问俺玉蟻蝶马俊便知。”太爷听得“马俊”二字，吓得魂不附体，回首一看，果然是马俊，他进房拿张椅子拦门坐下，太爷指着道：“马俊，你可是行刺本府么？”马俊摇手道：“非也。”带笑说道：“请坐，俺马俊有机密事禀太爷。”问道：“你有甚事情来禀本府呢？”马俊便把武志冒名李举，携剑强奸居二姑，只因妒奸杀了金家夫妻二人之事，说了一遍。太爷对马俊道：“侠士如何得知？”马俊道：“非是讹言，有个缘故，那武志杀人的那口剑原是俺的，因上日杀了米公子等，俺自来投到，不好带在身边，所以寄在他家。今日到此与武志讨剑，他无剑还我，我就要杀他，因他害怕，才将此事说明，求我饶他。

俺想彼时杀了他，又恐太爷这里无对证，案件难阅，特来奉禀。太爷速拿武志正法，开释李举，把这口宝剑还我，马俊决不忘恩。”太爷道：“侠士美意，本当此刻交还，怎念更深开库不便，明日奉还侠士，侠士还在明日此刻此处来取，本府备酒相谢，若是本府照丹有害侠士之心，本府不得回乡，死于非命。”马俊笑道：“太爷擒我马俊，我到也不怕。领太爷的命，就到明日来取便了。”言毕出房，一纵去了。太爷想道：“好个有胆气的贼子么？他来意与本府讨剑，此人真是个侠士，真好胆量，我若不做个人情将剑还他，枉我一片丹心。”再言马俊顺路偷些肉馒头吃了，依然到孙府了。

太爷到次日天明，坐上早堂，衙役参见已毕，即差皂快人等，拈了一根签子，检写“即拿武志，立等回话，火速火速。”仍差皂快人等去了。太爷又叫提居奉玉一案人命听审。又听得外面一个老儿挽了两个小孩儿，拉着少年妇人，大叫道：“青天太爷，人命关天。”太爷道：“带他上来审问。”老儿哭道：“小的住居城外，姓赵名正，止生一子，名叫赵大。自从娶了这不贤的媳妇，把老汉赶出来，不肯养老汉。这也罢了，这个淫妇结上奸夫，把我的儿子杀了，尸首都不知去向，求太老爷作主。”太爷道：“把状子接上来。”衙役们接了老儿的状子递上，太爷展开了一看，上面写道：

具状人赵正跪，年六十三岁，住北门外。呈为毒妇奸夫杀死亲夫事。切身止生一子，名唤赵大，挑灰营生。因五年前娶何氏为媳，赶身在外，俱是何氏不良，百般恶毒，将是儿赵大于本月二十三日被何氏结上奸夫杀死，身子尸首无存。做此无法无天之事，伏乞太老爷电赏追尸抵命正法，以正人伦。焚■上呈。

雷太爷看毕大怒，道：“你这老奴才，告这样谎状，总是代书不知道理，毕竟奸夫是谁？尸首现在何处？干证某人？这写得不明不白的状子。不是念你年老，打你几个板子。”叫衙役：“赶他下去。”那赵正跪下禀道：“何氏的奸夫都是狠毒的，求太爷拶起他来便知奸夫名姓。”太爷道：“你这老奴才，越发胡说。本府且问你：你同儿子曾拿个奸夫么？”赵正道：“实在不曾拿过。”太爷叫左右：“掌嘴。”正欲动手，只皂役禀道：“武志带到。”太爷道：“带上来。”又叫赵正：“你且跪过一边，等审过这案再来责罚你这老奴才。”太爷道：“把居二姑带上来。”居二姑跪下，太爷笑问道：“那李举果然奸你的？”二姑想道：今日问得蹊跷，难道晓得李举是假的不成？回道：“真正是的。”太爷笑道：“你且下去，本府还你个真的。”二姑只得下去。太爷道：“带上武志来。”众衙役喝堂，武志心惊胆战走到丹墀跪下，太爷看了几眼，与李举不同，却是鬼头鬼脑，一脸凶气，必是此人，马俊之言不谬。便问道：“武志，你可知罪么？”武志道：“小的开张下处，从不犯法，小

的不知罪。”太爷道：“本府只问你怎么样充李举的名字强奸居二姑，又杀了金辉庵夫妇，你从实招来，免受刑法。”武志听了此言，犹如雷打的一般，便呆了半天，回道：“不曾……不曾。”太爷道：“不夹那里肯招？左右，取夹棍夹起武志来。”两边执刑衙役把武志掬在地下，脱去鞋袜，套上夹棍，收了一绳。武志喊了一声，死过去，半天苏醒，乱喊说道：“是居姑娘看上李举对面笑的，小人当晚带剑强奸也是有的。”太爷道：“你为何杀那金家夫妇？”武志道：“小人那日又过去，听见房内有人行奸，小人认是他又结上新奸夫，小人故此杀了。”太爷道：“头在那里？”武志说：“因郎七与小的同党同谋，头在他家。”太爷又差皂役急拿郎七当堂回话。差人去了。吩咐松了刑具，画了口供，又叫居二姑上来，李举也上来。太爷对李举道：“果然与你无干。”又对居二姑道：“你这小小年纪，专会强口。你且看看那个李举。”居二姑看了武志一眼，便道：“此人是真的，果然冤枉了李举。只是他冒名强奸小女子，该死了。”太爷道：“且等郎七拿来，有了人头，本府自有话说。”

只见差人把个郎七拿到，丹墀跪下。太爷问道：“你叫郎七？”道：“小的叫郎七，并无罪过，太爷唤小的有何吩咐？”太爷道：“那武志杀了金辉庵夫妇，移害你的？你如今将两个人头埋在那里？本府差人挖来，与你无罪，并无连累你。”郎七道：“实在与小的无干，那日早上起来开店，见锅堂内两个人头，是小的埋了，待小

的一人挖来献上太老爷。”太爷道：“你一人去不得，恐有人讹诈。”随即着皂头协同捕快四名，同郎七去挖人头。那郎七想起赵大之事，不肯同人去挖，捕快人等那里能让他一人独自挖去？暂且不提。雷公见审出真情，心中畅快，叫把何氏与赵正带上来，先问何氏：“你公公告你杀了亲夫，可是真的？”何氏哭道：“小妇人从不与男人交言，小妇人的丈夫自二十二日不回家，小妇人带着孩儿在家，柴米全无。今早来问公公，说丈夫两日不曾回家，可在公公这里？公公就把小妇人拉到太爷这里来，说小妇人结交奸夫，谋死丈夫。只求太老爷作主。”太爷道：“你丈夫平日可到别处去过宿么？”何氏道：“不曾。”太爷道：“你家远近可有亲眷么？”何氏回道：“没有。”

太爷正在不决之时，叫衙役且押下去。又见皂役锁了郎七，跪在丹墀，差人禀道：“小的同郎七挖取人头，只见坑内有一人尸，天平盖都打破，不知为何。小的不敢隐瞒，禀明太爷作主。”那捕皂将金辉庵夫妇首级呈验，太爷叫金老儿认明，领回入棺。太爷道：“叫郎七上来。”问道：“这坑中尸头从何而来？”郎七回道：“小的不知。”太爷又问差人道：“那尸首可有什么掩埋？”差人道：“并无寸板，只有个锄头，上有血迹，还有扁担粪箕两宗。”太爷听得，正是明白。便问郎七：“你把真情说出，免得本府动刑。”郎七道

：“小的实在不知。”太爷道：“挖是你挖的，埋是你埋的，岂有不知之理？”叫左右：“把郎七夹起来。”下面即将郎七夹起，郎七熬刑不住，只得说道：“扒灰的赵大替我挑人头，要我的银子，小的一时愚见，一锄打死了是实。”太爷道：“赵大乃是赵正之子。”且叫武志、李举站在一旁，又叫赵正公媳同到郊外，随太爷去检验死尸，以便识认。太爷上轿，一直来到郊外野地。先是何氏认丈夫面目，赵正认了儿子，二人一见大哭。太爷叫郎七买棺木，又用封条封了，太爷回衙。赵正换了人命状子，领媳妇回去。郎七画供，同武志下监，居奉玉、李员外同亲友写了领字，当堂保领儿子、女儿回去。太爷又道：“有了凶手，是武志冒名强奸此女，是本府开恩，但这女子人人知道，谁肯娶他？本府知道你的儿子已聘朱门之女未娶，本府作媒，将居二姑与他作妾，也是托名之故，不知你意下如何？”李员外道：“太爷作主，小的怎敢违违？”太爷又问李举、居奉玉同二姑，都点头依从。太爷道：“你们回去，择日过门，不可迟缓。”太爷退了堂，深感马俊之德，若不是他说明，这两案人命真是无头之案。本府今已审明此案，岂有不还他剑之理？便叫家丁取了一口剑，暗暗的开了库门，换出马俊的宝剑，晚间好交还马俊。二回做审语详文报详上司。太爷是日晚上在书房等候马俊，交还原剑。不知怎样见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因贪财横死奸党

话说雷太爷审明两案人命，叫人开库换出宝剑，仍回书房。初更时分，马俊前来，太爷迎问道：“壮士果是信人。”马俊道：“小人怎敢失信？”两下分宾而坐。马俊道：“太爷可曾拿着武志？”太爷道：“深感侠士指教，方能审出真情。已把武志问成死罪。”马俊道：“不知宝剑可曾换出？”太爷道：“侠士仗义，本府岂有失信之理？”便在书架上将剑双手递与马俊。马俊接来，掣出一看，毫无差错，就佩在腰间。说：“小人有了此剑，就要告别而回，另日再谢。”太爷道：“侠士少坐，还有小酌奉酬。”马俊恐有擒拿之意，便起道：“已承赐剑，感之不尽，岂有贪杯之理？只还有一件，小人讨个情面，那牢内罗辉庵实是无辜，求太爷释放了他，马俊日后自当重报。”言毕，上屋去了。太爷想了半念，他要放了罗辉庵，我明日自有道理。

再说莫上天父子，因在扬州同张三、李四、妈儿，复接凤小姐来至半路，便将凤小姐卖与个乡宦人家去了。张、李、莫三人同商议道：“我们虽是将凤小姐拐卖价银不多，有妈儿一份，越发少了。不若将妈儿丢下河去，丧了性命，不但于少分一份，还得他些银钱衣服。”所以半途将妈儿淹死，妈儿带来的衣服物件卖小姐的银子等。前日莫上天将衣银用了些，寻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新近招了此处。那张三、李四都要到他家来往住下，要分赃银衣服，莫

上天同张三在房内，李四在天井里闲走想主意。张三开口说道：“今日事已完全，前日曾许下愿来该还，今日我们买牲礼还愿，再讲吃酒分赃。”各人回去，李四道：“这个甚是。”莫上天就扯张三到僻静处，低低说道：“我与你为这件事情费了多少的心机方能到得手，那李四坐着一些不管，今日要分银子。我想这宗银子若三份子分，你我就少了。你买牲礼回来，叫李四先拜神圣，待我取块石头把他这狗头打死，岂不是你我两个人均分了？也作得着本钱。”张三道：“好计策。”李四又想到：“这两个狗头神鬼不知是些甚么话，我想身在异乡，又无人知道，待张三上街，我暗自买些砒霜放在锅内，连莫老鬼一齐毒死，我只推腹内疼不吃。等他毒死，我得了银子衣服，连夜走去，岂不是妙？主意已定。张三叫莫上天拿出银子来，叫李四一同上街。到了镇市热闹处，正走之间，李四忽然叫：“哎哟，肚内好疼，你二人先去买罢，我要去出恭。”张三道：“你可就回来。”李四溜了下来，莫上天同张三买了牲礼回来。

且说李四一人腰内取出三四钱的一块银子来，走到药店门首，见柜台上没有大人，只有十三四岁孩子。李四就把银子递与小孩子，道：“我家里有些老鼠儿恶得很，把我衣服都咬碎了。今到宝店买些砒霜，去毒老鼠。”孩子见了一块银子，管他甚么好歹，到后面包了一包砒霜递与李四。李四拿到家中，张三埋怨道：“你去出恭就不来了，此时三牲煮好了，你才来家。”李四道：“肚疼得紧，所以来迟。”莫上天在堂屋内收拾，李四假意走到厨房，只见锅内骨碌碌的开着，莫上天的新妇在灶下烧火，李四就掀开锅来看看，敬神之物，不可过烂。那新妇怕羞，只是低头不语。李四掀开锅盖，将砒霜到下去，将锅依旧盖好。说：“嫂嫂不用添火。”言罢，到前面料理打点。不一时，捧上三牲，张三假意道：“莫兄先拜。”莫老道：“年兄先拜。”张三道：“如此说，李四兄先拜。”李四果然先拜，跪下暗暗祷告前因拐了凤小姐，害官妈，今日还愿；今又许下新〔愿〕：“弟子买毒药在内，但愿毒死他们，另日备三牲还愿谢神圣。”言毕，低头便拜，张三向莫老头儿把嘴一歪，莫上天便捧起大石头，认定李四脑门，尽力一下，打得李四遍地花红脑子，真个不得活了。张三道：“做得好计，真爽快受用。”二人也跪下叩头烧香，便将尸首收拾，叫老婆把牲礼捧到厨下，放在锅里滚一滚。张三、莫上天父子三人把李四尸首抬到后面，挖个坑，一递一气换着挖，张三下坑埋，莫上天在上面想道：“李四已死，还有张三要分这宗银子。想他也是个异乡人，不若狠狠心肠把张三打死，埋在一处，我领父亲妻子搬回本庄住，岂不妙哉。这些银子总是我的了。拿定主意，张三正在下低头挖坑土，那莫上天举起锄头，认定张三，一下，倒在坑内，几滚呜呼哀哉。那莫老儿在旁，吓杀了，望屋里便跑。那莫上天也不叫他回来，就把李四尸首抱下坑去，拿锄头慢慢的将土掩上。

且说莫老儿进到厨房把张三的话告诉媳妇，“这些银子俱是我们的了。”妇人道：“好胆气，这些钱财总是我们的了。”那莫老儿闻得锅内肉香，急忙忙去到前面拿了条扫帚，冷水，将地下血迹洗刷干净，复奔厨下道：“娘子，我年纪大了，忙了一会，心中有些饿了，且盛碗饭我吃。”那妇人拿了一个碗，盛了一碗饭，递上老儿。这莫老儿闻见肉香，自己掀开锅盖，拿了一个木瓢，盛了一瓢汤泡饭，拿块肉来动手撕撕，放些作料，好似饿鬼得食，吃了半碗，口中觉得麻口降舌，便问：“娘子你把作料放多了些胡椒。”妇人道：“不曾放胡椒。”老儿道：“姜汁多了？怎正麻口？”说着吃着，方才吃完，觉得肚内有些疼，媳妇道：“想是饭泡汤热吃下去有些不受用。”那莫老儿放下碗来，摸着肚子，走到自己房内，啊了声，跌倒在地，滚了一滚就七窍流血，魂灵已同张、李二人去了。那媳妇见公公才吃了一点点荤腥，没福受用，吃了下去，肚里就疼起来了。真乃穷鬼薄命，才吃得碗把汤，就到房中出恭去了。可笑可笑。就自己掀开盖，拈起些好的，足足有一碗肉，又放了些作料，又斟了一大碗酒，捧到自己房里饮酒吃肉，好不受用。一时自己的舌头也有些降，也有些麻木了，勉强又吃了些，就上马桶，一般便丢了酒碗抓起马桶盖，扯下小衣，坐在上面，心中也便疼痛起，滚在地下，一同追着公公走路去了。

那莫上天足足弄到日西方才完了，走到厨房，一人不见，寻父亲妻子，又不料李四、张三魂多拦住，不肯让他进去，单将肉味之香浇他鼻内。莫上天一是肚里饿了，力又用尽，闻得肉香，咽口吐沫，想道：“敢他二人吃了酒饭去睡了饱不成？待我也吃些快活快活。便坐在灶边，拿冷酒就肉鸭子，就在锅边狼吞虎食吃了一饱，自己吃得快活，捣鬼道：“好麻嘴。”骂道：“死人手里弄的，胡椒放多了，这样麻嘴。”又吃了些肉。原来这砒霜在锅内滚了几滚，药性慢了，故此吃下去不能暴跳了。先媳妇公公吃得早些，莫上天吃得多，便大叫道：“肚内好疼。”把肉碗掷于地下，半空乱跳，跌于地下，滚了几滚，便爬起来说：“罢了罢了。”站起身来，开大门跳河，只是朝下一跳，伏于地下，两手分开，也是七孔流血，这五个鬼同到阴司断判，不提。

且说马俊得了宝剑，飞奔临轩镇来。方才午牌时候，在酒市内吃了一顿酒饭，又到林内睡去。只到更深方出林内，来到莫家问信。敲门敲了数十下，无人答应，他便纵上屋去，望见神前一对烛亮的紧，猛然见前面房内正中倒了一个人，七孔流血，马俊吃了一惊，便回身抽出了宝剑，叫了两声，又无人答应。走进来，又见莫老鬼亦死于地。到房内又见一妇人坐在马桶上，也是服毒而死，走到厢房，见牲礼在锅内许多鱼肉，便把宝剑放在锅内，那宝剑见毒，登时火起腾腾，剑黑了半节。马俊想道：他一家三口如何俱毒死？又有牲礼，必是敬神，其中蹊跷。待我且回林内，明日再来看是何故。今日马俊回林，不知

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为施恩放走家丁

话说马俊等到天明看个明白，不提。且说镇上有一光棍，叫做王老虎，父子六人，行凶撒泼，在镇上的人无不怕他。只到月色正明，这王老虎只因昨日不见了一只狗，所以今日起早到四处寻狗。走到莫家门首，见洞内伏着一只黄狗，王老虎认得是自家的狗，便唤了几声不应，他伸手在内拖出，却是死的了。王老虎见狗死了，便骂道：“我把你莫家奶奶咬死了，因何把爷爷的狗毒死了。”即便用手打门，又不开，遂转身回家，叫儿子出来说道：“莫上天这野囚，把我家黄狗毒死了，我去寻这狗囚。”这五个儿子整衣携棍，各执兵器，一路骂到莫家门首。那些人劝的劝，拦的拦，这五个儿子如凶神一般，将莫上天大门打下，往里一顿乱跑，见莫上天死于地下，便往外要走，被人拦住道：“那里走？你们打死莫上天，还想往那里走？”王老虎是个停当光棍，便上前扯住了众人，说道：“你们且到隔壁土地祠去，我有话说，你们讲我只是不赖便了。”众人说道：“料想里面还有死尸。”内中有人说道：“地下还打碎许多家伙。”到得厨房中，见莫老儿身带重伤，跌倒在地，那边房内有一妇人，亦带伤而死。地方人说道：“我们且将边门带上，我们到庙内有话说。”一众人等俱拥着王家父子齐到庙内，王老虎对众人说道：“虽是我父子快嘴屡屡恼人，非我王老虎与人不和，只因我性直情粗，好抱个不平，所以恼人。但今日之事，这莫家真不是我父子打的，其中恐有别故，望众位想想看。”那地方说道：“今是你父子六人骂过几次，劝你不肯罢休，回家各人带了兵器，打进莫家门去乱打一顿，可是有的？”王老虎道：“才进他的门，就看见他死在地下。”坊甲道：“无论先死后死，你却是打到他家，就是你打死的了。把你父子先锁来再作道理。”众人要锁王老虎父子，不提。

且说那个凤小姐已被一个都察院的麻太爷买了去做妾，因见了老夫人，细细的说道：“小女子本是太常寺凤竹之女，因被奸人所害，又遇拐子莫上天将我拐卖，我是有婆家的。”老夫人听了此言，忙叫家丁快将此女送到莫家，身价银子也不要还了，叫他送此女回家，与他父母团圆。家丁领命，雇轿子送到莫家去了。有一个家丁先到镇市上找问莫家住处。这些众人与王老虎理论，见来了十二个家丁，又来了一乘轿子，王老虎低说道：“列位，看这轿子跟着了许多家丁来问莫家，其中必有缘故来。列位放我父子罢，把他们拿住，还有个财发；倘若不能，还是我们父子抵偿。”众人道：“这个如何使得？”王老虎道：“包管代你们作法。”众人依了王老虎之言，道：“你们这些人怎把莫家人打死？”正说之间，后面又来了多少乡民人等，七嘴八舌，麻府家丁那里招架得来获看轿子？内中有一个家丁说道：“列位不要认错了人，我等是都察院

麻府家丁，并不曾打伤人。”王老虎道：“你们打死人，就拿都察院压势我们不成？”

那些家丁正在喧闹，只见大路上来了一人，身長九尺，头扎花手巾，身穿元色箭衣，足下登皮靴，腰带宝剑。乃是马俊。因在林内睡着，只因辛苦，方才睡醒，只听得喧闹之声，不知何事？便走到跟前，叫道：“何事吵闹？”人见马俊异相凶暴，便说道：“我这里有个姓莫的，被这般人不知为何事把他一家三个人都打死了。”马俊道：“只恐不是打死了的，只怕是服药毒死了的。”便走到轿边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因何打死莫家呢？”众家丁道：“我们是都察院麻太爷家丁，只因老爷买妾，有张三、李四拐了一个女子卖与我老爷为妾，前日抬到府中，见了夫人，就问他姓甚名谁？他说是太常寺正卿凤竹之女。夫人听了此言，叫我们雇轿抬来，送还莫家。今见莫家一人俱无。有个姓王的，同了地保人等拦阻，说道是我们大家打死了的。”马俊听说这轿中乃是抬的凤小姐，忙说道：“谢天谢地，今日才见了弟妇。”忙到轿边问道：“轿内可是凤栖霞弟妇么？”小姐听得有人叫他名字，便道：“小女子正是。不知外面是谁？”马俊道：“孙佩贤弟与郝大哥俺都拜过的。”又低低说道：“我是马俊，曾杀米公子。今日来取宝剑，幸喜遇着弟妇。”凤小姐道：“求伯伯救我。”马俊道：“等我打发众人，领你回山。”马俊对众人说道：“莫家现有许多银子，莫家是他自己吃了毒药死的，与他们无干，你等可拿他银子买几口棺材掩埋罢，余的银子你们分用。”那个王老虎道：“你是那里来的无名无姓的野人？好大脸面。”马俊道：“问俺姓名，你且站稳脚步，听俺说来：俺是杭州钱塘县人，姓马名俊，号子昌，另号玉蛺蝶，又叫做电光目是也。曾在开封府烧监牢，杀了米公子、鲍成仁、孙知县，携了人头，反监劫狱，救了孙佩。今日又到开封府来。这段情由，你可知道。”王老虎与众人听了马俊之言，都吓得往后退了几步，连麻府家丁听得此言也打寒噤。马俊道：“抬轿的，代俺抬了走，与你五两银子。”又对家丁说道：“列位请回，凤小姐是俺的弟妇，俺要请他上山与他丈夫父母相会，日后自当重谢。”家丁道：“凤小姐到也罢了，但是那帮人不肯放我们。”马俊在腰间掣出宝剑：“谁敢上来阻拦，着我一剑，分为两段。”那几个家丁上前去了，无人敢上来阻挡。马俊拦着，麻府家丁叩别而去了。且说那坊甲与众人等，内中有的说：“如今到处捕获马俊，我们何不擒马俊到官去领赏银子？”内中有人说道：“玉蛺蝶乃会五道三除之法，又会杀人，又会放火，拿的住他便好，拿不住他，他到夜里来放火烧我们，如何是好？”众人七言八舌，主意不定。且说凤小姐在轿内把被拐到扬州遇见

常让的话（说）了一遍。一头走，一头想。马俊在后仗剑相随轿子同走

，不提。再言王老虎与众人说道：“有事总在我们身上，大家齐上前追拿马俊。”镇上人总向前行，一时远远又来了十数个捕人，亦是追拿马俊的。马俊见后面有些人赶来，他也不放在心上，就犹如草芥一般，只催轿子前走。且说镇上有人进城传说，却被米府中知道，叫了十数名能干家丁，骑了快马，各执兵器追赶来了。这些乡民见大路上来了十几个大汉，说道：“快拿马俊。”你道十人是谁？

米府家丁十名：

一名叫活土地刘交，

二名叫生铁头王僧，

三名叫蜈蚣须方盛，

四名叫铜脊背周炎，

五名叫擒虎手伍泰，

六名叫捉虎将孟先，

七名叫不怕死吴能，

八名叫扒山虎施威，

九名叫入地蛇花龙，

十名叫双头狼孔白。

这十个人打马如飞，直奔那一丛人赶将来。那王老虎喊道：“前头跟轿的是马俊，列位将军，可快上前擒拿。”十人问道：“轿内是谁？”王老虎道：“甚么凤小姐，名叫凤栖霞。”这十个大汉内中有个人说道：“这总是凤栖霞身上起的祸，我们还不快快拿他？”这些飞马往前一拥，围住马俊。那刘交说道：“我们今奉钧旨，各处缉获，谁知此处相逢？”十人各执兵器要拿马俊，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铁球山喜燃花烛

话说马俊路遇凤栖霞，好不欢喜，只见四面来了许多人。马俊想道：必是来擒我之人。便叫：“弟妇不要慌乱，”又叫二名轿夫：“不要害怕，有俺在此，你且将轿抬到靠山窝之处。”又看见先来的一名马快生得面短须长，肩揸背阔，手提双刀。站在东首那几人身胖力单，人人手内各执器械。马俊先见一班乡民不足为意，后见这几个人，略略有些惊慌。暗道：这些人一定是来擒俺的了，怎奈弟妇在此，又怕失错。想道：罢罢罢，拼得这条性命，有何他虑？便把手帕扎了头，腰间系带紧了一紧，手提宝剑，指东画西，说些闲话，眼睁睁守着众人，一心只防着身子遮架。

不言马俊在此受困，且说郝鸾等自马俊下山之后，便领了众英雄奔赶开封府而来。却今日来到此地。郝鸾、鲍刚人等正走在那高岗之上，远远望见一丛

人，在那里不知做何事喧嚷。便叫能干喽罗前去打探。不多时，急急忙忙跑来禀道：“不好了，不好了，前去打探信息，那一众人不为别事，却是围着马爷，又靠着一乘轿子。小弟走去问那些乡民，说那轿内坐的是凤小姐，又说米府家将要拿马爷呢。”郝鸾、鲍刚人等听得此言，便吃了一惊，说道：“列位贤弟，事不宜迟，恐马贤弟遭其毒手。”鲍刚、陈雷生平性急，拍马前去，郝鸾道：“不要乱为，恐惹人耻笑我们不知兵法。”周龙道：“急急往救，不可迟缓。”郝鸾道：“众位兄弟，打马走着，听我号令。”先叫鲍刚领五名喽罗向正南方按定，这等动手可敌贼子；又叫陈雷领五名喽罗正东方按定，周龙正西方按定，曹双正北方按定。又叫周顺、王龙、张发、樊冲四人，往来四面围定。各人奉令，打马四散，各方围住。那十个大汉见郝鸾一马当先而来，马俊正在惊慌之际，猛然又见一伙人马，谁想却是郝鸾、鲍刚人等手执兵器杀奔而来。马俊大喜，叫道：“好了，有了靠手了。”不觉英风陡发，气高千丈，便大叫道：“列位贤弟，俺马俊路见不平，要救受难之人，不觉竟被奸党光棍拦阻俺的去路，请列位公言一二。”正南上鲍刚便来接上说：“这扶孤救难是好事，那个敢阻去路？若是多一嘴，一剑砍下他的驴头来。”陈雷亦说道：“若是阻拦，将刀杀这狗娘养的。”郝鸾向前说道：“朋友要走就走，休来阻挡。”郝鸾又叫周龙等：“贤弟们且护送轿子要紧，那个敢阻拦你那边？”刘交叫道：“众位，此时还不下手拿马俊，等待何时？恐怕溜了无处找他。”这刘交提了双刀，大叫道：“马俊，不要走，有俺活土地来拿你。”便举双刀来劈马俊。马俊提剑相迎。刘交自幼学的纵跳法，马俊因有此法，方才敌住，不分胜败。那方盛、王僧一齐来奔马俊，鲍刚看见，骂道：“你这狗头要打攢盘。”便叫道：“大家上来打攢盘。”陈雷、曹双一齐向前，大杀一场。那郝鸾手快，一剑把王僧挥为两段。马俊将剑执定，半空跳纵，刘交也纵跳起来，马俊猛然一剑，刘交招架不住，众人四散逃奔，郝鸾也跳起上前，方盛对敌不住，也就逃了。众捕役见米府家将都被杀伤，焉敢抵敌？亦四散逃去了。郝鸾道：“贤弟等不必追赶，且保弟妇回山。”众人道：“今日幸遇马仁兄救得孙佩贤弟并弟妇凶难，真天幸也。”马俊道：“若不是列位仁兄相助，必遭毒手。”郝鸾道：“那时愚兄冲撞贤弟，贤弟不辞而去，我深恐贤弟有失，故此同众位兄弟前来接应

，不想果有今日之事。米府家丁也被俺们杀得魂飞魄散，今又遇见孙家弟妇，真真万幸。”叫喽罗抬起轿子，马俊取出两锭银子赏那轿夫去了。众人方起身离了此镇，竟奔铁球山去了，不提。

且说刘交众人等今日被敌，各人带伤受疼，又杀了王僧，俱气忿不平，奔进城来，说雷太爷卖放凶手，诈了雷太爷千金方才罢休。这也是雷太爷的盛德

处，不表。

再表雷太爷亲到临轩镇去检验莫上天家人命，又被搜出多少银子，叫坊保买了棺木盛好，余下的银子派散带伤之人，太爷回衙，做详文通详上司咨部。

且说刘交、方胜诈了太爷千金银子，竟作路费，起身进京，走到米相公府上去。那米相爷在京新请了一个军师，名为百胜祖师，能呼风唤雨，又会定身裹眼法。这米相爷好生欢喜。忽有刘交、方胜跪禀道，路上遇着马俊、郝鸾等交战之事，说了一遍。米相爷听得此言，心下踌躇，就着刘交、方胜四处访寻好汉，不论僧道响马，只要有本事有武艺的。刘交领命去了。

且说郝鸾等护着轿子，保了凤小姐上山而来。焦豹、凤公一众人等听得各位回来，忙迎下山，见郝鸾等保着凤小姐的轿子一齐上山，都到得聚义厅上。凤小姐出轿，拜谢郝鸾、马俊诸人等，然后到后面拜了父母等人，大家痛哭一场。茶罢之后，大家各诉离情之苦。山上大排筵宴，一来代马俊接风，二来恭喜孙佩众人。又问马俊取剑之事，说了一遍，后因借宿莫家，如此如此之话，又说与众人听了，无不称妙。又把那麻都察院的夫人好意说了，“若非夫人叫众家丁押着凤小姐送与回家，我怎得就遇见了弟妇？此乃麻夫人莫大之恩也。”酒至数杯，郝鸾奉了马俊等酒之后，便出席对凤公打了一恭，说道：“小侄有一言奉禀。”凤公站起身来道：“贤侄请坐，有话请说。”郝鸾道：“小侄昔在争春园一会之后，至今无限苦楚，孙佩贤弟全亏了马俊救出，今日栖霞妹子又幸遇马贤弟救了带上山来，父母相会，夫妻完聚，真大幸也。欲请老伯早早选择良辰，以成洞房花烛之喜。”众人一齐答道：“此言极妙极是。”凤公道：“我一家深感马兄再造之恩，一言难尽，尚且未曾报答万一。”马俊道：“何劳报答，晚生礼当奉救。”众人又问凤公：“可允此事？”凤公道：“我已有此念久矣。”众人听得允了，遂取了日历，大家选定七月初八日不将良辰，众人无不欢喜，饮至更深方散。

凤公回到后面，将席间择期女儿成婚之事说与夫人知道。夫人亦皆欢喜。次日，唤了成衣匠上山料理裁做新衣。不一日，到了初八日，张灯结彩，鼓乐齐鸣，杀牛宰猪，犒赏喽罗。众人道：“请新人上堂，参拜天地父母。”又拜众位仁兄。看那凤小姐身穿彩服，如仙女临凡，仍将八宝紫金镯戴着。且说这金镯，当日凤小姐劫散躲在庙内桌下，遇见莫上天领他家去，小姐说明座落之处，莫上天就起不良之心，拐他去卖，只说送他回家没有盘缠，凤小姐将此镯叫他去当，不料他卖与富户人家。那个人家有一个雇工小厮不成人，就偷了此衣服首饰，这金镯恰就在内，他便拐而逃之，走这铁球山下过，遇见山上头目喽罗短住打死，将衣服镯与拿上山来，报了大王。凤公、孙佩认得，存在凤公处。所以今日凤小姐与孙佩成婚，又将这镯戴在手上。这日聚义厅大开东阁

，饮至更深，送孙佩与凤小姐合盃交杯，一众人等欢欢喜喜出房去了。这孙佩与凤小姐已完了周公之礼，到了次日，孙佩拜了岳父岳母与众位仁兄。过了数日，郝鸾对众人说道：“愚兄昨夜得了一梦，不知凶吉如何？”孙佩道：“仁兄所梦何来？”郝鸾道：“正交三更睡去，见柳绪身披花红，如同状元一般，望着我笑之不止，正然笑时，又见常让身穿破衣，垢面蓬头，赤足站在愚兄面前，哭而求救。正要问他为着何事，只见来了一双大虎，竟把常让一口衔去。我正欲救他之时，正南上来了一双金师大豹，把那大虫一抓，救下常让，那大豹一声吼叫，就把愚兄惊醒，原来是一场大梦。不知此梦凶吉如何？”孙佩想了一想，回道：“据小弟详来，柳绪披着花对着仁兄大笑，是个搵象，所以反作花红；那常让蓬头垢面望着哭而求救，依反理说，是欢喜了。且东方甲乙木，水能克火，心哭之相，那只大虫是性，那害柳绪之人幸得那双大豹相救，大豹不姓花就姓马。依小弟说来，那柳绪定然受害，常让定然得其大志。”郝鸾道：“贤弟详的不差，我想着当初在杭州结义之时，愿同生死富贵，贫穷共之。今日我们共乐此山，单单只少常、柳二人，这是愚兄一件心事。即不作梦，我也久有此心了，怎能有个奇人连夜进京，访个消息，我方能放心。”鲍刚道：“小弟愿去。”郝鸾道：“贤弟去不得。”鲍刚道：“仁兄何以就量小弟去不得？”郝鸾道：“贤弟昔日性粗莽，做不得细事。”鲍刚有些不满。只听得有人高叫道：“除了玉蚨蝶，谁人敢去？”郝鸾摇手道：“更去不得，你去进京，要进关，你有大罪在身，如何去得？”马俊道：“仁兄若是别的，小弟还可依你；若论米贼，小弟偏要去。况孙贤弟详梦，要一个姓马的，小弟又姓马，有何虑哉

？我一定明日起身。”却说郝鸾等苦劝不从，只得备酒饯行。次日，众人送马俊下山独自一人进京探听常、柳二人信息。不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银安殿笑接彩球

却说那马俊在路赶行，不提。且表常、柳二生在路，前后二起到了长安。不意常公升了吏部，米相爷奏了一本，保举常洪柳滂助吴公阻寇去了。二生只得住在书院内，等候班师回朝。常、柳二生时常在外游玩。一日在街坊，只听得三三两两人传说道：“这场大富贵，不知那个有福之人来受用呢。”常、柳二生问个老者道：“这些人乱哄哄的往那里去？”老者道：“皇上有个公主，年方十八，太后择定今日抛打彩球，得者便是驸马。二位何不去走走。倘有天缘，亦未可知。”常让对柳绪道：“贤弟曾言前妻已故，何不去走走？得了彩球，岂非好事？”柳绪道：“不可妄想，我二人只去看看罢。”二人带书童找到彩楼前，果然是光灿烂照明，十分齐正。只见守楼八个太监花帽锦衣，各

执黄棍，还有几十个巡拦的太监，场外是御林军。那公侯伯子荫袭公子士民人等，不计其数，谁敢喧哗？只等午时，公主方才出宫抛掷彩球。

忽见一内监手执黄旗传谕道：“皇上有旨：出场文武官员后裔士民人等，凡有家眷者，不许进场，如违，族诛。”言完去了。那些有妻室无貌者皆纷纷出场。常让道：“愚兄别你了，明日到驸马府来贺喜。”柳绪道：“岂有此理？兄何必将弟戏耍？”常让道：“作个不着，兄不妨去碰碰机会。”柳绪道：“虽是正说，我一人怎好在此？”常让道：“本是不敢违旨。”柳绪道：“小弟量也无福，不若一同回去罢。”常让道：“岂有料得不中的，恐有机缘亦未可知。贤弟在此，我出去了。”柳绪遂带了书童远远站着。

直至午时，彩楼上走出八名妃子，摆了香案卷起珠帘，只听一派音乐，公主驾临；又见太后与娘娘宫娥俱上彩楼。皇太后命公主拈香礼拜天地，礼毕，旁是侍女捧上一个金系盘儿，内放着五色彩球，玲珑好看，有八条绣带，那带上有金铃四个。皇太后将球递与公主，公主接在手内，公主移步香飘，佩声微动，走至帘边，露出娇面，犹如天仙一般。那下面看的人暗道：“好个公主，不知是谁的福？”众人思议纷纷，只见那公主将球向空中一抛，众宫女即扶公主同太后与正宫娘娘下楼升辇，仙乐悠扬，回宫去了。那球在半空中如神人捧着，飘飘扬扬，或东或西，引得那些公子蠢士民个个仰头伸手，东奔西跑，想接彩球。惟有柳生站住不动，看着他们抢接那彩球。忽然向东飘，众人跌跌爬爬往东去；猛然往西一飘，铃铛刚刚打着柳绪的头，那三十二个金铃叮叮当当响了一阵才住，遂缠住柳绪身上，要解也难解下来了。只见有几十个人飞奔来要抢彩球，幸有巡场的太监，那里容得这般人胡闹？遂手执黄棍乱打，说道：“抢球的是谁？与我拿着。”那知是米府家丁，被打不过只得退下。原来米相的儿子死了，把史通承继为子。米相心想篡位，故叫众家将扮做公子，那个得了彩球都是让史通的，史通作了驸马，就好借公主之势横行的了。有了史通在内，自己便好举事的了。谁知天理不容，又被太监护着这得彩球的人。史通看，原来就是柳绪，心中越发气闷。刘栋在史通耳边说道：“大爷总不要紧，都在门下身上，包管驸马还是大爷做。”史通只得领了家丁回去。那些太监早把柳绪抬了，飞奔午门。这书童不知好歹，吓得溜了去了，不提。

且说太监到了午门，放下柳绪，老太监进宫启奏天子，皇上随即登殿传宣，文武公卿侍立两旁。米中立与史明德在朝，心想十拿九稳彩球是史通得了，及至一看，不胜大惊，只见驸马传到金銮殿，山呼万岁，天子见柳绪面如傅粉，唇似涂朱，俊雅风流，天子大悦。柳绪只称：“臣系浙江杭州府人氏，臣父柳滂，官居礼部，随征去了。臣叫柳绪。”天子道：“原来是柳滂之子。”心中大悦，想道：“外貌虽好，不知内才如何。天子便问：“卿年十几岁

？平日作何事业？”柳绪奏道：“臣少年时父训攻书，已入洪门，年十八岁。”天子听得柳绪十八岁，比公主长两岁，心中更喜。又说道：“寡人今有一题，卿若能作，即作文章一篇，呈朕考阅。”柳绪奏道：“万岁旨意，焉敢有违？求万岁赐题。”天子赐柳绪平身，太监摆了书案在于殿前，柳绪立于案前，天子赐题是：“得天下英才而教有之”一句。柳绪领题一看，举笔书笺，并不思想，一刻工夫已写完篇，俯伏呈缴皇上。皇上命太监将卷子捧到龙案上，天子看了一遍，真是字字珠玉，出言锦绣。忽见太监走来奏道：“皇太后有旨，即宣驸马爷进内宫。”太监随领柳绪进宫朝见太后，拜毕，太后见柳绪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心中甚喜，便问道：“卿能咏诗否？”柳绪奏道：“少知一二。”命太监取过文房四宝，赐柳绪坐下。那柳绪谢恩，又赐香茶一盏，饮毕，太后道：“今当中秋佳节之时，以秋景为题，赋七言律一首。”柳绪领旨，拂纸濡笔，一挥而就，并不思索。宫女呈上，太后与正宫娘娘一看，诗曰：

蕊瑞花开别样秋，疏桐依旧凤来投。

一轮冰鉴临金阙，万树天香护玉楼。

西女停车仙乐奏，飞琼慢舞彩云浮。

肖郎今识清都景，不戏蓬瀛不复游。

臣柳绪恭呈御览

太后与娘娘看毕，称羨不已。太后命太监领驸马到宫楼听旨。去不多时，内宫传旨道：“皇上有旨，先宣驸马进府，候十五日完姻。太监缴旨送柳绪去了。那同柳绪相好之人，无不欢喜。但米中立等心中气闷，同众门生在相府坐着，埋怨史通无用。有刘栋在旁道：“相爷休怪公子，实因那内监阻拦的凶。如今有一计，难得公子面目与柳绪无二，据门下看来，要谋驸马，反掌之易。”米相道：“那柳滂又与老夫作对，幸得皇上不准。如今他儿子做了驸马，柳滂回来，他父在殿上一本，子在宫内一本，老夫焉得不受他的累？不知你有何计策可得大事？”刘栋在米相爷耳边道：“为今之计，要相爷亲去，带银百两，快马一匹，如此如此，赚了他，着人在外面僻静处放下一张梯子，将他骗出来，叫他奔南门逃去，再着家丁赶上前去杀了他，即将公子撮进府去，守门太监那里知道？请相爷上裁。”米相爷听了大喜：“妙计，妙计。”一面假做起边报凶信，一面命家丁牵马取梯子在僻处伺候，米相爷带了银子，故作慌张之状，来到驸马府前。守门太监见是米相，就不阻挡，就接入了后堂，与柳绪见礼坐下，内监殷勤毕，柳绪道：“晚生有何德能，敢劳老太师深夜降临？”米相爷把眉一愁，说道：“老夫尚未曾来贺驸马，因有边报到了，故此来迟。且有一件机密大事来报驸马，驸马可命内监到前面去，老夫好说的。”柳绪便吩咐内监暂退。米相爷离坐，把门掩住，在袖中取出假边报递与柳绪道

：“驸马看此便知。”柳绪展开一看，是报开常洪、柳滂顺了海寇，吓得柳绪魂飞魄散，双膝跪下，说道：“求太师爷开一线之恩，救晚生一命。”米相扶起，说道：“你只与老夫不薄，我恐明日圣上震怒，不便相救。故此黑夜前来。为今之计，教你逃之入生，但只是可惜彩球之名。”柳绪道：“如今父为反逆，还说甚么彩球？不知何计可逃？”米相爷道：“那前后门是走不得的，恐太监们阻拦，必须要越墙而逃，外面已安排了梯子，并快马一匹等候你，你可出南门，并无阻拦。这是白银一百两，与你带为路费。”柳绪接过，感谢不尽。米相爷同到后墙下面，并无接脚之物，来到假山上，见垂杨柳覆墙头，柳绪一看，果然有张梯子，竟爬下去。那家丁低说道：“相公来了么？马在此。”柳绪忙跨上马，家丁又指他向南门去路，急急而逃。家丁见他去了，才把史通从梯上游进府去，自搬梯子回去了。米相爷见史通来，方开了中门，假作宾主之状，假驸马送出，相爷去了。太监们一时那里辨得出真假来？刘栋又忙催家丁赶出城去杀那柳绪。未知后来吉凶如何，且看下回即知分解。

第四十一回 常让怒怪假柳绪

且说彩楼跟前柳绪的书童当时吓得飞奔回来，进书院见了常让，叫道：“常相公，我家相公惹下祸来了。”常让听说，吃了一惊，问道：“有何大祸？你快说来。”书童道：“我家相公同小人站在场内，看那公主抛彩球，只见那彩球东荡西飘，猛然落下，打着我家相公，缠在身上，又有些人奔来抢球，被太监们拿黄棍打散了，便把我家相公抬起来，不知往那里去了。故此小人急急跑回来报知相公，望相公相救我家相公。”常让听得此言，便朝天作了三个揖，说道：“谢天谢地，今日柳贤弟登仙了。”又对书童道：“你家相公如今是椒房贵戚，乃皇上的女婿，你不必着惊。”又叫家人再到午门访信。家人去访，将晚回来，说道：“果然柳相公得了彩球，进朝见驾，御考其才，又到后宫见太后与娘娘，才送进驸马府去了。”常让听了十分欢喜，当晚畅饮一回，料理次日恭喜。

再说柳绪骑了快马跑出南门，行有二十余里。此时约有二更天气，忽见树林内跑出一个人来，手执刚刀，直奔将来，大喝道：“留下买路钱来。”柳绪乃懦弱书生，不会骑得惯马，听得强盗赶来，他心慌手软，跌于马下。那人赶到身边，将他腰内银子搜去，又把他衣服马匹劫去，幸喜不曾伤他性命，骑了马，飞奔大路去了。柳绪吓死半晌，爬起四处一看，惟有满山烟月，拍面秋风，只得凄凄惨惨信步往小路逃灾。

且说米相家丁追来，分路找寻有二十多里，忽见那大路上有一人飞马而去。刘栋忙叫家丁打马赶上，团团围住那人，那人吓得心慌脚软，被米府家丁提过马来，一刀砍了。却是腰间带刀，众人心疑，仔细一看，不是柳绪。刘栋上前

看了一眼，心中想道：柳绪必是被这人短劫杀了他的性命，故此马匹衣服银子被这人所得。我们如今将马匹衣服带了回去请功，只说柳绪是我们杀了。众人道：“妙极，妙极，我们且将就在城外过一宿，明日进城回覆相爷。”大家沿路寻店安歇去了，不提。

且说常让次日起来，梳洗完毕，换了一身华服，又带了家人，到了驸马府来。见那府旁彩蓬齐整，守门太监十数个在门首伺候。常让道：“人生在世，富贵难料。前日柳贤弟同我住在书院，今日做了驸马，便如此光华。”叫家丁对管门说：“烦爷进去禀驸马爷一声，常让相公特来贺喜。”守门人问道：“可有帖子？”家丁道：“亲身而会，不曾带帖。”守门的不敢怠慢，便去禀知驸马：“有一位常让相公来恭喜驸马爷的。”那史通知是常让，吃了一惊，想道：“这狗头从哪里来的？若是会他，岂不被他识破？便道：“你对那姓常的说，驸马爷有事，不得工夫。你不过是门下走狗，不便相见，另日自有赏赐。”太监出来，照着所言说与常让。常让听了此言，就气呆了，想骂他一顿，又不在理，只得忍着气，骂在肚内。回到寓中，气冲冲的叫道：“柳家家人，快去向驸马府中对你相公说，我骂他负义小人无情。”柳绪家人答应，即奔往驸马府中去了。

且说史通生怕人来看出破绽，即着家丁对管门的太监说：“无论驸马亲戚人等，都不许入内。”那柳家家人来到府前道：“小人要见主人。”守门的回道：“今奉旨，一切人等不许入府。待十五日完姻之后，方得进见。”家人没法，只得回家了。

这日马俊刚刚寻到书院，对门主人说道：“你去报知常爷，说我马俊来看。”门上人进去禀知常让，常让正在恨柳绪之时，又见来了个盟兄，便心灰意懒，就像呆子。马俊走进，叫道：“贤弟，俺来了。”常让揩着眼泪，慢慢答应道：“原来是马兄，小弟失迎了。”马俊见常让眼流泪，愁眉不展的模样，便问道：“贤弟有甚过不去的事情，这般模样？”常让道：“一言难尽。”才起身来见礼，坐下，复拭泪说道：“小弟并无过不去之事，只因负义忘恩的柳绪。”便把他做了驸马，不认兄弟，还说是他门下走狗，叫我另日去领赏，“你道气也不气，可恨不可恨？”马俊道：“贤弟且勿怪他，这也是小事，恐是他门上人传错了名姓。”常让道：“岂有传错之理？这是柳绪一时富贵变了心肠。真乃小人之辈。”马俊道：“你今不要烦恼，待我马俊前去见他。若他相会，俺替贤弟道及此情，叫他陪罪。”常让道：“兄到他处倘若不会，反受其辱。非是小弟放肆，况小弟与他自幼相交，时刻不离，尚且如此，仁兄虽然与他结盟，不过相会几次，一别许久，只怕竟忘了仁兄。依小弟之意，不若不去。你我做丈夫的，何必趋奉他？”马俊会意，想道：“贤弟是个吏

部公子，俺乃平民百姓之人，俺却不依，偏要去走走。”言毕起身，除下宝剑便走。常让相留不住，方才去了。那柳家家人就回来说道：“小人往我相公府中，却不得进去，府门前有太监阻住。”常让道：“我叫马俊莫去的好，如今看来真是无益。”且说马俊找到驸马府前，叫道：“门上的人烦你进去通报驸马，说俺马俊要见。”那门上人看了马俊一眼，不像个有来历的人，说：“要见我驸马作何事呢？”马俊道：“俺与你驸马同乡，又是结义过的，特来奉贺。”那些守门的道：“早间有个常相公，也是同乡之人，我们进去禀报，被驸马爷大呼叱了一顿，吩咐我们以后但有往日门下走狗来见，俱回他另日来领赏。”马俊听了大怒道：“你且进去禀声，俺定要会。”门上人见马俊凶恶，只得进去禀了一声，便出来回道：“驸马爷道：方才有旨意下来，凡一切亲交，毋许擅入，候完姻之后，谢过了恩，方才会客。”说完都坐在门凳上说话，不瞅不睬。马俊方知常让之话不差，急得凶心顿起，怪眼圆睁，说道：“俺看你驸马做得长久做不长久。”那守门人大怒道：“你是那里来的野棍？敢在此无礼？快些走了便罢，若走迟了，拿棍子打你狗腿。”马俊见门上人骂他，越发动怒，却不便行凶，只得忍在心中，气忿忿回到常让的寓处。常让见他满面怒气，便说道：“仁兄如何？不听小弟之言，故有此气。”马俊道：“罢了罢了，今生不得与柳绪开

交。”常让道：“等他完姻之后，再作道理。”便叫家丁摆上酒席过来，饮了几杯。常让问道：“山上诸位长兄安否？”马俊将三进开封取宝剑，并劫凤小姐上山之事，说了一遍。常让道：“小弟被张三、李四二人骗进院内，遇凤小姐行刺，幸我醒来，问其来历，方知是孙佩弟妇。回去禀了舅舅，捉拿拐子，不知又被拐子同院内妈儿一同逃走，不知去向。今得仁兄又做一番好事，完了他二人大事，真感仁兄恩德莫大。”马俊无心闲话，心中只恨柳绪，便问道：“今乃中秋佳节，不知公主是甚么时候出宫？”常让道：“闻说戌时。”马俊道：“若是撞见这无义之人，让他招得成驸马，俺也算不得手段。”常让道：“仁兄凡事要忍耐。”再三相劝，忽然一阵神风，寒雾满天，纷纷大雨，下到天晚方住，渐渐明星亮月。常让举杯对月闷坐，马俊起身，换了一套短衣，带了宝剑，对常让道：“俺要去杀柳绪呢。”那常让一听此言，吓得战战兢兢的，说道：“三思而行，不可后悔，还要忍些气。”扯住马俊衣角不放他走。马俊那里肯听？说道：“这气恼难消。”把常让推了一交，纵身上屋，要杀柳绪。不知杀得成与不成，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马俊义奏真史通

却说常让被马俊推倒在地，半晌起来，叹口气道：“柳绪怎的了？今日得了富贵，就忘朋友之情？却是你自讨其祸，可惜绝了柳门之后。”左思右想

，无计可施，先虽恼他，今见马俊去杀他，其心又不忍。足足想到三更，方才睡着，不提。

再说马俊离了书院，借土遁落在驸马府屋上，睁着一双怪眼，在屋上望见中堂内那柳绪独自一人，穿着驸马的华服，气昂昂的坐在案桌之上，红烛双辉，又是满堂红灯高照。原来史通假冒柳绪，所以不要家丁伺候，独自一人坐着。马俊一见，犹如仇寇。骂道：“我把你这狗贼，快活得几时。”他坐在屋上又细看了一会，便吃一惊，道：“这不是柳绪的模样，他如何坐在此处？”便定睛细看，越想越疑。原来马俊眼力最高，故尔称为电光目。虽离了许久，他却认得真切。何也？因同几次酒席，会过几回谈心，故此认得真实。马俊又想到：若是认不得，我马俊恐离久了，故尔忘记，亦未可知。今常让与他同寓一处，寸尺不离，难道他也忘记了不成？如今看来真正不是柳绪。不说马俊在屋上犯疑，再言那刘栋奉米相之命，恐怕史通不谙国礼，写了一张仪注关节，着刘栋送来与史通看了，到临期之时照帖而行，方免失仪。刘栋进了中门，还是照平日相见的混闹作乱之故，也显他的妙计，叫道：“大爷，我来了。”史通便道：“老刘，你来做甚么呢？”刘栋笑道：“特来送一物与你看看。”便衣袖中取出，递与史通。说道：“你照此帖行事便了。”又笑道：“大爷，你今日这等荣耀快活，不知那人儿怎样苦呢。”史通道：“这是我大爷洪福，所以得你的妙计。”两人笑了一会，刘栋起身往外去了。史通手内捧着送来的仪注细看，不提。单讲马俊在那屋上听得这番言语，真真十二分是假的。又见行事不是柳绪平日的文雅，越看越不是。马俊心中想道：惜乎错怪了柳绪。猛然想起：既是假的，真的往那里去了？又想到：莫不是被他们害了性命不成？正思想之间，只听得梆锣之声，已是一更天气，略迟了一刻，公主就要出宫了，一者，乱其人伦；二者，不知柳绪在于何方。我如今若杀了这贼子，不知柳绪生死何在；欲待拿他，恐他羽党人多，反为不美。但公主出了宫，完了姻亲，那皇上也难辨真假。左思右想，无法可施，着急想了半会，道：“罢罢罢罢，我想做汉子的要为朋友，就把这条性命放在肚皮外，我今进了皇宫，先奏天子拿这假驸马；若是真驸马，我情愿受斩剐之罪。若是审出这个贼子是假的，不但我无罪，而且反有功。做好汉的要撞这个金钟，舍着这条性命。”主意已定，就离了此处，借土遁如风响一声，早到了皇宫。想到：腰间宝剑藏在那里？有了，我把宝剑放在皇宫高屋天井之内，方才立于地下，看那殿宇房屋甚多，却不知圣驾在于何处，又不知宿于何宫，到此也是枉然。不若回去先杀了那贼，替柳绪报仇。正欲回去，只见得有人叫道：张文正那里？”只见皇宫内走出一人，手提

宫灯叫道：“周公公，做甚么？”周太监道：“皇爷有旨，说时辰将近

，公主快出后宫，你们把銮驾俱要齐备，咱家去缴旨去。”那周太监吩咐完时，往前而去。马俊听得“缴旨”二字，不是皇上，定是娘娘，我不如随他引了进去，那周太监进了宫门，来至永和殿缴旨，那马俊也跟进宫内，闪过黑处，往殿内一看，只见天子端坐中间，背后两旁约有三十多名内臣保驾，灯烛辉煌。马俊却有些胆寒。想道：怕也怕不得这许多。又想道：惊了驾是个斩罪，私入皇宫也是斩罪，不过是一死而已，但我被杀，皇上也要问问驸马的真假。罢罢，就被他杀了，也是瞑目的。便往上走了几步，猛然往上一纵，俯伏在地，说道：“民人见驾报机密大事，有关国体。”那保驾的内臣拿着金瓜等物把马俊压住，不容转身，皇上吃了一惊，说道：“你是何方奸细？敢黑夜来行刺寡人么？”马俊道：“民人报机密大事，有关国体，并非行刺。”天子道：“你报什么大事？”马俊道：“万岁爷放起民人细奏。”天子叫内臣先在他身上搜检搜检，那些内臣在马俊身上搜检，并无寸铁。天子道：“放他起来。”那内臣才把金瓜收起，放他起来，马俊转身跪下，说道：“民人非奏别事，今有驸马柳绪，被奸人害了，不见影形。今在府内的驸马不是柳绪，是假驸马，求万岁爷龙恩，速将假驸马拿下，追问真驸马柳绪的踪迹，生死何存？民人宁可碎剐，不可乱伦乱国。”天子闻奏大惊道：“你怎见得真假呢？”马俊道：“柳驸马民人自幼与他同乡，所以认得。”天子道：“你叫甚么名字？”马俊又道：“求圣上赦了民人万剐之罪，民人乃敢说名姓。”天子道：“朕赦你无罪。”马俊谢恩，奏道：“民人叫做马俊。”天子道：“你可是大闹开封府，夜杀米斌仪同孙知县，在铁球山聚众的玉蛱蝶么？”马俊道：“民人正是。”天子大惊道：“你既是做恶的罪犯，来此都中所做何事？如何又得知驸马真假？”马俊道：“民人因同柳驸马同乡相好，今到都中，听得他招了驸马，民人前去贺他，反被他大辱一场，民人气恨不过，要去杀他，方才在屋上看时，面貌仿佛，只是耳朵小些；又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假驸马叫他老刘的，那姓刘的取出一张纸来，说道：若是行礼，必须照此帖行事。还说了许多不成文的话，又突出一句话，叫声‘大爷，你今晚如此荣耀快活，不知那人怎样苦呢。’假驸马说：‘你的妙计不差，我一总见情罢了。’所以民人见了这些破绽，方知是假的。万岁若不信，先叫内臣把我绑起，后传旨意即拿假驸马，求万岁爷究其真假，将功折罪，赦免民人的罪。”天子闻奏，方才全信，即着周太监传出一道旨意

：“据民人出首，在府内的是个假驸马，将柳绪驸马所害情由，朕疑不决。传旨仰都察院领旨，速将驸马拿问，明早早朝见朕回奏，再辨真假定夺。”周太监领了旨出去，又叫内臣将马俊绑起，不提。

再说都察院麻太爷正在驸马府内料理，猛见此旨意下来，即着家丁进了驸

马府内，说道：“圣旨已下。”此时史通跪接圣旨，麻太爷上前读完，御林军向前除了驸马服色，带上了刑具。此时米相闻知这个凶信，吓得目定口呆，便赶来接着麻太爷说：“此是真驸马，何故拿下？”麻太爷道：“老相台差矣，圣上旨意下来，叫拿驸马，我怎敢逆圣上旨意？且等明日见驾，自有分别。”周太监回宫缴旨，麻太爷押了驸马不提。

且说天子又问马俊：“外州外县风俗如何？”马俊把那米丞相怎样作恶，怎样害他，多少不良之处，万民痛恨，一一奏上。万岁方知米相奸处。急叫内臣将马俊押到分宫楼上，锁在柱上，又叫几十个太监看守。天子回宫安寝，不提。只见皇城大小官员预备贺喜，见拿了驸马是假的，无不吃惊。且说书院内有几名乡绅官员，听得此言，却一人传十人，十人传百人，人人皆知。独有常让睡也睡不着，正在心焦之时，听得传说圣旨拿了假驸马，又有个姓马的在皇宫内出首，此时方知柳绪被害，驸马被人冒名，心内晓得错怪了柳绪。知是马俊入宫奏了皇上，又惊又喜，惊的是不知柳绪生死，喜的是假驸马奉圣旨拿下。便与家人说道：“明早到午门探信。”不知假驸马明日见驾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三法司坚持异见

话说次日早朝，百官齐候驾临轩。不一时，金钟一响，齐来朝贺，文进东华，武进西华，静听金钟三下响，层层文武叩金阶。天子登殿，马俊押在一边。百官朝拜已毕，都察院麻青出班缴旨，奏道：“昨日晚上臣领旨将驸马拿下，已在午门，请旨定夺。”天子道：“卿且归班。”麻青谢恩归班。圣上传旨：召进皇门官，将驸马解进午门，至殿前朝拜，俯伏道：“臣柳绪见驾。”天子道：“你且抬起头来。”史通道：“臣不敢仰视君面。”天子道：“赦你无罪。”史通才敢抬头，天子龙目一看，暗道：面貌不差，马俊怎说是假的？事有蹊跷，便问文武官员：“恐朕眼花，诸卿可看是真是假？”班部内走出米中立、史德明，奏道：“臣等看柳驸马是真的，皇上何必见疑？反被罪犯所惑。”米中立又哭奏道：“臣的儿子米斌仪被马俊杀死，又大闹开封府，杀官劫狱，种种不法，罪大恶极。昨晚马俊是受奸人贿赂，前来行刺，幸喜圣上洪福齐天，反擒拿了罪犯。他无言回答，捏称驸马是假的，方好脱身。请圣上速斩马俊，一则诛此凶恶之徒，以除后患；二则速正国法，即便完姻，休错了时辰。请旨速速施行。”天子听了米中立之奏，有八九分准意。马俊在旁，见天子不言，恐其准了米相之本，便奏道：“这不是真驸马，一定是假的，虽然相貌仿佛，真驸马的耳朵多大，这假的耳朵又小。求万岁爷龙目观看。”天子细看史通的耳朵，果然甚小，前日柳绪果然耳大。天子看毕，问道：“你是何方混徒？胆敢到此冒名驸马？”史通道：“臣果是柳驸马，（马）俊昔日与臣有仇

，故此假言害臣。”马俊道：“柳驸马自幼与民人相好，岂有不识面貌之理？”天子正在猜疑不决之间，只见吏部大堂傅老爷，又是国舅，奏道：“据马俊说驸马是假的，据他自己说是真的。奏圣上，可着他将前日所做诗文今日细默一遍，一字不差，笔迹无二，就是真驸马，将马俊斩首示众；若字迹不对，诗句差讹，笔画两样，这定是假的无疑。圣上可即发刑部审问，究出真情，问其真驸马生死何存？然后再究羽党，伏乞圣上施行。”天子准奏，龙心大悦，说道：“卿奏之言有理。”便叫内臣拿了龙凤金笺，文房四宝，摆在史通面前，阶檐之上，题目仍是前题。只吓得史通目瞪口呆，半晌无言，又不敢再奏。且说米中立、史明德心中好胆怯，道：“如何是好？”内臣又来催促快写，史通故意看了题目，拿起笔来，左思右想，无处下笔，不知写些甚么才好。写了半日，写了三个字，以后再也写不出来了。约有三五个时辰，内臣又催促甚急。天子问道：“文章可曾写完？”内臣奏道：“才写了三个字。”天子大怒道：“前日柳绪

见朕时节，看了题目，不上半个时辰，已完篇了，今日为何连默也默不出来？”史通奏道：“臣今日着了惊，一时间忘记了，求圣上限臣三日臣心方定，好写。”天子道：“把他写的字拿来与朕看。”内臣捧上，放在龙案之上，天子见他写的七歪八扭，大怒道：“好大胆贼子，焉敢欺君，当得何罪？”又将柳绪文字同今日的三个字命诸臣比看，那些文武官员大家同看，一齐奏道：“前日柳驸马写的字是银钩铁书，今日写的并无一笔看得，其中着实可疑。请圣上龙目观看察之。”天子道：“若不是马俊进宫奏闻，必遭此贼之计。”即发三法司，将马俊同此贼勘审问明，究真驸马下落。都察院麻青，刑部大堂史德明，大理寺胡清澄三位公同领旨出了午门，百官朝散，天子进宫与太后娘娘言明，方知是个假驸马。太后等无不动气。娘娘又奏道：“请圣上究他羽党才是，并查明真驸马下落要紧。”

却说米中立向三法司说道：“这马俊是老夫的儿子仇人，这驸马是真的，他反捏言生事说是假的，可恶之至。年兄须要加刑审问马俊才是。”只有史明德答应，麻、胡二公不答，三人领旨去了。且说麻老爷家人前月受过马俊的恩情，见马俊今日犯这钦案，俱来报他前恩，齐齐上前拦阻，不许那刑部衙役动手，好好送他进狱，又吩咐狱官无不依允。且说史通亦送下监去了。那史德明即到米相爷处商量，米相摇手道：“此事连老夫都在内了，为今之计，着人进监照应史通，叫他且挨过今日这一夹棍，明日老夫自有主意。”米相爷即着家丁进监，与史通说明法子。那史德明就回衙门，只见麻太爷着家人来请，说胡老爷与小的主人已到衙等候多时，来请老爷同审驸马之事。史德明就随来人同到衙内。麻老爷发牌下监，提出驸马、马俊在班房同候。三人坐堂审问口供

，上面供着圣旨牌，叫衙役带进驸马、马俊，当堂跪下。史德明叫马俊上来，审问道：“你既是罪犯，十恶杀官劫狱，聚众谋反，你有灭族之罪。”麻公接口道：“这些罪俱是前罪，大人不必问他，只问他假驸马情由。”史德明道：“这罪恶本部院此刻且不究你，但柳驸马乃皇上钦赐御题，金殿上看见过的，你怎么说是假的？”马俊回道：“小的自幼与柳绪相交，岂不认得真假？真驸马乃方面大耳，乃杭州第一才子；这假驸马面貌虽同，只是耳朵又小，才学不好，一定是假的。而且圣上亲自见过的。”史德明大怒道：“你这该死的狗头，你将这些胡乱之言前来蒙混。”史公喝道：“左右，将马俊夹起。”衙役正欲动手，被麻公止住，道：“不可夹他，马俊是圣上有功之人，是夹不得的。先不问被告之人，到先问出首之人，快把马俊带下去，把假驸马带上来。”跪在圣旨案前，“本部院问你：那柳驸马与你有何仇隙？怎么你就害他？既然设此计，必有同谋羽党之人，你可招出，你的名姓是谁？羽党何人？如今柳绪在于何处？一一招来，本部院自然开活你的重罪；若是含糊抵赖，那是受了刑法，招出口供，莫想有命。”史通道：“小人是真柳绪驸马，马俊向日与我有仇，故而假言陷害，求大人上裁。”麻公道：“你既是真驸马，怎么前日做的文章都忘记了呢？况且笔迹字样大不相同，若写出一半忘记了一半也还可恕，你全然一句也写不出来，还说是真驸马？若不严刑夹起，你焉肯招来？”叫：“左右，快快将这贼子夹起，方肯招出。”众衙役往上一拥，把个史通攒倒在地下，那刑部史德明对麻公说道：“此系内宫国戚，皇上的贵客，大人须要三思而行才是。”麻公道：“他就是内宫国戚，此刻要他口供，也顾不得他了。这是本部院所

为，与大人无干。”史德明讨了个没趣，也不便再多话，只得忍着心头之苦。那些衙役把个史通两腿分开，不由分说，竟是一绳收足，史通昏死，半个时辰方醒，咬定牙齿，一字不认。麻公又叫拿杠子打，一连打了十数下，那史通本是个娇皮嫩肉，那里受得这样刑法？便大喊道：“不用大人费心，如今小人招了。”史德明听见一个“招”字，便道：“你乃真驸马，不可胡言乱招。”史通即刻转口道：“冤枉冤枉。”麻公见假驸马正待要招出真情，又被史德明止住，便大怒道：“史大人，你莫非认得这人么？若是这样看，就是你与他同谋。”史德明道：“大人之言差矣，卑职焉有同谋之理？”麻公道：“他才要招，你为何止他不可？岂不是与他同谋？”史德明道：“马俊是大人相知，你因何为他？”麻公自想：我生平性格最高，那里容得史德明这般奸诈言语？就指着史德明道：“你这奸贼可恶，皇上钦差此案要审问明白，以便回奏，你怎么便止住他不可乱招呢？其中看来大有情弊，明日早朝，奏明圣上，看你这刑部大堂可能长久做么？”言毕，气得满面通红，忽然就吐出两口血来

，便倒在地下，不能再审。众家人扶将起来，只得打轿抬回去了。此话不言。再说那大理寺胡公，刑部史德明仍将史通、马俊二人收监，打轿各回衙门。且说史德明就奔米相府中来商议，对米相爷说：“如此如此，受了麻青大辱，史通挨不住大刑，求恩相早做良谋要紧。”米相爷说道：“事关重大，方才边报传来，吴兰得胜，不日班师就要回朝，若柳滂回京，倘若认出真假，你我性命休矣。”那刘栋在旁笑道：“小人到有一计，可保无事，相爷还要早登大宝，不知相爷可能依允？”米相爷道：“你足智多谋，有何妙计？”刘栋不慌不忙，不知说出甚么计来，再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九重主恩封功臣

话说米相爷问刘栋：“有何妙计可保无事？”刘栋道：“为今之计，有一计为上策：相爷久有夺位之心，外面要招募天下英雄，虽不日起手，尚有慢局。如今公子又在紧急之时，却挨三拷六问。倘若招出，必遭擒拿。况吴兰不日回朝，又添这支人马，又碍着手脚。据小人愚见，莫若乘此机会，着一能干家人，进宫杀了皇上。那时相爷登了大宝，此为上策。不知相爷尊意以为如何？”米相道：“此计甚妙。只是内禁深宫，平人焉能进去？”刘栋道：“这件一发不难，那周公公与相爷相好，不若请他出来，相爷当面与他计议此事，绑在周公公身上，自然得成。”米相爷听了此话，心中甚喜，即着心腹之人到后宰门知照内监，请周公公今晚到米相府议事，米相又留住一班门下相陪，周公公直至黄昏时候方才来到相府。相府一众人等迎接了入厅见礼，分宾坐下。茶罢之后，周公公道：“咱家无情奉进，如何屡承老先生见爱？何以克当？”米相道：“不过薄酌，有屈公公驾临光降。”周太监道：“说那里话来？”谈笑了一会，摆上酒席，俱是珍羞百味。酒过数杯，汤上两道，米相道：“公公可知今晚请公公之意否？”周太监道：“咱家不知。”米相道：“在席的都是学生的门人，总是心腹。先将杀柳绪，将史通冒名招为驸马，今日事已败露。向日曾与公公言明，厚许平分天下。如今要行刺皇上，必须公公设一妙计，带一人进宫，方好成事。”太监听了此言，想了半会，方才说道：“这事怎么使得？”米相道：“这是公公当日许过学生的，今日又何必作难？公公允与不允，总放在公公身上，有福共享，有祸同当。”太监见推托不掉，又想了一想道：“计有一条在此，却要一个胆量大的人方才去得。”米相道：“这却不要吩咐，学生家内有胆大的甚多，不知公公有何计策？”太监道：“今晚乃十六日，二十一日是先皇的忌辰，前后不理朝政。明日晚上，皇上沐浴要到三更时分，皇上到慈迪楼拜先皇圣像，止有咱家相随，其余并无一人。老相台可着一能士相随咱家，下扮作内臣打办，暗藏利刃，随咱家一同进宫，先藏匿在楼前垂训亭旁边，听咱家咳嗽为号，那时溜出亭来，杀了圣上，老相台在后宰门打听

，等咱家的消息，先着家将进宫得了玉玺，然后登位，不怕那班文武官儿不顺。”米相闻言喜畅之极，说道：“若是学生得了帝位，情愿平分天下，决不食言。”太监道：“这是得位之说；倘若不能杀君，是咱家出宫送信，必须要想个安身去处，免诛九族之患。”米相道：“若是事不成，学生到有个安身去处，决不负公公之意。”太监道：“若是如此，咱家要进宫去了。”众人劝酒，又饮了几杯，

太监回宫，不提。

再说米相与众人说道：“尔等俱要小心，就把各家眷，只说上山烧香，悄悄的都搬出城去，安放静处，只听消息。”米相叫出解凤来，吩咐了一会，那解凤领命，临时干事。次日，天子登殿，麻公病在床上，他有长子见驾奏道：“臣父有病在床，不能侍驾，望我王准奏。”那史德明奏道：“昨日臣奉旨审假驸马一案，因麻宏义有病，未曾审明，臣等不敢自为，候麻宏义病痊复审再奏。”天子准奏，退回不提。

再说常让听了假驸马之事，心中甚悦。直至二十日晚上，周太监出宫到米相府把解凤扮做内臣模样，身佩利刃，随太监越进皇宫，叫解凤躲在垂训亭。当日天子沐浴，更了素服，坐在偏殿，等至三更，方才前去。

再说马俊自在监内以来，全亏麻府家丁日夜巡查，恐被奸人所害，又陪他坐卧，保他不上刑具，又轮流送酒饭他吃。今晚马俊见家丁睡了，到得二更时分，马俊站在狱所门首，想柳绪不知生死何往。见那半空中忽然飞下一张大红纸帖儿，马俊上前一步，拾起来细细的看，上写着道：

司马字示马俊：昔日说过，圣上有难。今夜三更时分，在垂训亭前被人所害，有刺客。你可速速带宝剑进宫救驾，不可有违，速去速去。

马俊看毕，想道：上年曾言此事，今日果应其言。把帖儿收在身上，除下刑具，我扎了一会，到得天井，纵起土遁，如飞而下，到得宫内。先寻到高殿屋上天井内，取了宝剑带在身上，又寻垂训亭。原来宫殿楼阁甚多，亭子止有两座，所以好找。到得亭前，把眼一睁，放开神光，见亭子上面一个匾，却是写的“垂训亭”三个大字，他就闪在亭中。不一时，见周太监手提龙纱凤灯，后随着两个小内臣，提看香炉，缓缓而行，往慈德楼来。走到亭边，周太监咳嗽一声，又把灯往上一提，照看圣上的面。那解凤听见咳嗽，便仗剑在后，跑来直奔天子。那马俊在亭中先见圣驾，后见亭后跑出一个刺客飞奔天子，马俊就掣宝剑相从，早到圣驾前边站定。解凤并不提防，只认定天子，劈面一剑砍来。天子大叫一声：“不好了。”就跌倒在地埃尘，不期马俊手快，那解凤举剑来砍之时，不防右手有人，早被马俊飏的一剑，砍断右手，连剑落在地下，再复一剑，解凤早已呜呼。此时周太监吓了个昏，那里想到有人救驾

，见事不谐，也不管圣驾，就飞奔逃出后宰门来。到米相府内说知：“其事不成，快些出城要紧。”众人听了，上马加鞭，来到城门口。守门官员乃马通、郑通、曹奎，见了米贼，开了城门，大家逃去。

且说天子倒在地下，那小内臣吓得飞跑来见太后。那马俊扶起圣驾，叹口气说：“吓杀朕了，是何卿救驾？”马俊道：“民人马俊救驾，有惊龙体之罪。”天子惊讶，立起身来：“你在大狱之中，如何知道？”马俊即将司马先生柬帖呈上，天子龙目看毕，说道：“这司马傲真神人也。”马俊奏道：“刺客已被民人砍死，尸首现在此地下。”

且说太后与娘娘听了大惊，即领内臣传御林军，提灯前来救驾。天子道：“不必惊慌，幸未伤体。”提灯来看刺客尸首。太后道：“周明何在？”内监奏道：“周明出宫去了。”太后道：“这刺客必是周明隐匿来的。”天子就命马俊保驾回宫，即传下旨意，命九门巡城御史不许擅开城门。此刻各官皆知，来至午门，天子登殿，百官朝拜，只见巡城御史奏道：“未领旨之先，那米中立同史德明、周太监、曹奎人等，私开城门逃走去了。”天子闻奏，便道：“众卿听朕之言。”就将得刺，幸遇马俊救驾之事，说与众官员知之。各官俯伏奏道：“臣等不知圣驾受惊，恕臣等之罪。”又奏道：“圣上洪福齐天，故有神人护佑。”天子道：“朕封马俊为御前侍卫。”马俊谢恩，将右相葛宗显封升左相。又传旨，命御林军王世元领兵拿获各家眷，王世元领旨出朝。天子又命内臣把刺客尸首拖出后宰门，晓谕众人知之。又命兵部陈云坚守城池。众臣奏道：“此假驸马定是米相同谋羽党，俟柳滂回朝认识真假治罪。”那王世元来回旨道：“米相等家眷全无，只有空房。”天子闻奏大怒，传旨颁行天下，着各省文武捕获米中立、周明、史明德等解京，不可隐匿。凡是米相门生，俱拿下天牢，俟拿着米中立一起治罪。天子退朝回宫，太后与娘娘无不赞马俊救驾之功。

且说马俊出了朝门，来到书院同常让相会。常让见马俊为侍卫之职，好不欢喜，出来迎接马俊到内厅坐下，说道：“前日不让愚兄去杀驸马，焉有今日么？”二人叹了一会，马俊又将怎么在狱内天井，见落下司马先生柬帖，中写着叫俺救驾，砍杀刺客，天子大喜，封我御前侍卫之职，前后说了一遍。常让道：“仁兄真乃大丈夫，全仁全义又全其忠。”马俊道：“明日须贤弟修书一封，送到铁球山与郝大哥同众位兄弟知之，叫他们在山上不可乱为。着人各处寻访柳贤弟。”至晚，常让摆酒庆贺马俊不提。

且表柳绪赤手空拳，无处投奔，每日求乞而逃。那日，柳绪宿于破庙之中，忽然天降大雨，又饥又饿，好不苦恼。左思右想，欲投铁球山，又路途遥远。虽在杭州听说，郝大哥叫众位兄弟若是救了凤林、孙佩，可到铁球山来要紧

，在此齐聚，不可有误。不知郝大哥与众人如今可在铁球山，恐其不在，如何是好？正在思想，不觉苦楚起来，急欲寻个自尽。不知他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遇金翁情结父子

且说柳绪受了许多磨难，饥饿难忍，欲寻自尽。正在庙内凄惨之间，只见庙门外来了一位老者，拿着香烛，到神前烧香叩头。听得叹气之声，那老者吃了一惊，便问道：“是谁？”柳绪道：“是我，落难之人，只因饥饿难忍，欲寻个自尽。”那老者是个吃斋行善的人，听得此言，便道：“不可行此短见。俺看你相貌堂堂，后来必有好处。”便在腰间取出一锭银子，递与柳绪，说道：“你自己将这银子用几天，速速投奔亲友去罢。”柳绪接了银子，致谢不尽，又问公公姓名，老者道：“你问我姓名？我姓赵。”又说道：“你速速投奔亲友去罢。”柳绪告别老者，那老者带上了庙门，竟自去了，不提。

再说那吴兰征剿海寇，已经得胜两次，不能灭绝。吴兰命吴兴背本进京，求请虎将助战。”吴兴领命，行至中途，直奔铁球山分路。只见山头来了一支人马，意欲向前对敌，又不知那里人马，是由何处而来？只得兜转马头回避，走过一边。不期那支人马看见，赶上前来，便使挠勾勾下马来，捆绑到营见郝鸾。郝鸾正在山上闲坐，叫喽罗下山打探。此时吴兴解在营前，看见中间那一位将军，吴兴却认得郝鸾，便道：“大爷，小的吴兴，奉老爷之命进京的。”郝鸾见押来的人叫他，看时，原来是吴兴，便叫喽罗解了绑放了。吴兴叩头，郝鸾道：“你且起来，我正要着人探听你家老爷的信息。征寇的事如今怎样了？一一详细说来。再者，你太太在家安否？可曾有人来往？”吴兴即将征寇的事，怎样交兵，大战几回，得胜了几阵，却不能全胜，所以奉老爷之命，如今送本进京见驾，呈闻圣上，求发雄将数员，征剿海寇，方能全胜。不意此地过，见大爷的兵将，把小人绑来。不知大爷因何不在家中？因何到此？领的何处兵马？要往那里去战？郝鸾将前事细细告诉他一遍，如今不得回乡了。吴兴听得此言，叫道：“大爷的话正合我家老爷之机，如今老爷领了十万大兵，千员战将，征剿海寇，尚未成功；幸喜家老爷与柳老爷得胜了几阵。据小人看来，这里这些爷们犹如天神天将，若依小人看来，弃了此山，小人也不进京，竟同大爷与列位爷们领兵一同助战，帮我家老爷收服海寇，一举成功。那时班师回朝见驾，照功封官，岂不为美？”郝鸾等闻言，无不欢悦。众人都到郝鸾面前说道：“此言甚是有理。”郝鸾道：“众人兄弟，其意若何？愚兄亦有此意久矣。”传令回山，领了兵将，并吴兴到了山上，与凤公大家商议。忽见厅前上走的喽罗跪下禀道：“京中来了一人，说是马爷差来的，不敢擅入。”郝鸾听见是马俊有信，便道：“唤他进来。”喽罗将来人引至聚义厅前跪下，呈上

两封信。郝鸾拆书一看，又惊又喜，即与大家同看，方知米中立、史德明、曹奎等逃走外邦去了。大家看完，无不欢喜。凤公听得明白，感谢神灵不已。郝鸾叫能干人到各处寻访柳绪，不提。

且说凤公与众人一面改了旗号，喽罗改为官兵，凤公领了各家的眷属。因得了马俊之信，方才放心回开封府去。郝鸾等收拾盔甲，马匹草料完备，领了陈雷、鲍刚、周龙、周顺、曹双、王常凤并孙佩人等，又令焦貌烧了山寨，吴兴领路，直奔登州而来。一路并不搔扰百姓。

那一日到了登州地界。郝鸾领大小三军，安营扎寨，先叫吴兴去禀知吴公，吴公告知常、柳二公，皆着将官迎接。诸位将军到了，大家上前倒身下拜，投上姓名册簿，吴公照册名点着，见众人俱是身长胜调，好似神将一般，喜不自胜。当时款待众人等。郝鸾在席上将柳绪得了彩球，被史魁陷害，并马俊救驾，米中立、史德明等逃走外邦之事，说了一遍。柳公大惊着恼，吴公解劝了一遍。又问郝鸾等候收伏贼兵之后，将功奏闻圣上，免郝前罪，见功封官。当晚席散，各归管寨，准备次日交战。

再说柳绪得了这锭银子，过了两日，一路行来，直奔铁球山而来。那一日到了山脚之下，朝上一望，不见一人，只得走上山来。并不见屋宇，只有乱砖乱瓦，心内伤感不定。只山门里走出了四个人来，挑箬箩，手拿铁把，走上山来。原来郝鸾烧了此山，有些零星在内，每日淘沙的人上山来淘沙。柳绪拱手问道：“列位长兄，借问一声。”淘沙人说道：“你问什么？”柳绪道：“我是落难之人，闻得此山有位郝大哥在于此山，我来投奔他，特来避难的。所以动问：他们往那里去了？”淘沙的内有一个少年人，一把抓住了柳绪说道：“拿着了，拿着了，强盗聚在此山，打家劫舍，放火杀人，无所不为，如今不知去向。今奉上司行文，各处缉拿。你来问他，一定是与他同伙的，把你拿去见官。”柳绪吓得跪下哀求道：“我是落难之人，并非反人，望爷爷饶了小人罢。”幸喜内中有个年老的，便劝道：“龚大哥，谅这人也不是个反人。况此刻你我还有正经事做，与他作什么对头？看我面上，饶他去罢。”那姓龚的才丢手，说道：“若不是老大哥说情，我拿你见官，处你一个死。”便挑箩下山去了。那柳绪只得移步下山。便想道：我身出宦家，何曾受此饥寒？今又不知郝大哥去向，叫我如何是好？怎样度日？又走了几步路，腹中饥饿，口内又渴，巴巴又望不见一个人家，又行走不动，甚实难挨。因想道：“千休万休，不如死休。前面有所树林，且到那里去歇歇。走到林内，见一座坟莹，上前看时有一石碑，上刻着“金氏坟莹”四字。上前拜了一拜，就地坐下，前思后想，流落天涯，终不免为沟渠之鬼，到不如早早寻个自尽罢，免得现丑，有辱祖宗。就在腰间解下半新的丝绦，作个扣儿，一头挂在树上，又哭了几声，爬

上坟堆，将颈往扣内一伸，双足离地。

且说坟外来了一个有五十年纪的人来，不知往那里去的，骑了一匹驴子。走至林内将驴子扣在树上，说道：“许久未曾来看看。”进得林来，听“哈”一声喊，吃了一惊，仔细一看，见树上吊着一个人。只吓得那老儿急急忙忙爬上堆来，抱住那人，往上一撮，用手替他解下了带子，放在地下，歇了半会，方才有些微气。不多时，方才醒过来，叹了口气，睁开眼睛，看见一人搂住他，便道：“好苦呀。”老者道：“你这后生，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走到俺家坟上来上吊？幸喜遇着俺进林来，若不来看见，你岂不吊死在此？又要连累老夫，跪官跪府。我看你不是低三下四之人，面貌庄严，骨骼清秀，日后自有好处。你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柳绪只是叹气，不做声。那老儿又说道：“你为何不说与俺知道？”柳绪不说真名，便随口道：“晚生是江南真隶人氏，姓金名绪，因家业寒薄，便来寻访亲友，不意又被强人盗去衣服，只得每日沿门求乞。只因受不得饥饿寒冷，所以寻此短见，实在不知是尊府贵莹。今蒙老丈大恩，救下晚生，始终不过多活几天，我到别处去便了。”站起身来，作了一个揖，谢谢老丈，伸手拿了系带，哭着便走。那老者一把扯住了，说道：“慢走慢走，俺有话说。”柳绪只得站住，老儿道：“你且坐下，老汉也是姓金，名惟德，离此山五十里，是个小庄，我夫妇二人一百多岁，止生一女，已出嫁了。我看你年纪不过二十余岁，流落外方，不是个长法。不若随我回家，做个买卖，日后到有好处，且免今日之死，你意下何如？”柳绪暗道：我如今又无家业，又无投奔，不若就拜他为父，随身在此处，也好访问父亲与郝大哥的信息，借此安身。便道：“晚生既蒙台爱，救命大恩，岂有不从之理？晚生愿拜膝下。”金老儿见他依允，又做了他的儿子，满心欢喜，说道：“先在坟上拜了祖先。”柳绪就拜了四拜。金老儿见他拜了坟莹，就牵了驴子说道：“我儿肚中饥饿，骑了驴罢。”柳绪上了牲口，一路行来。柳绪道：“饥饿，骑了驴罢。”柳绪上了牲口，一路行来。柳绪道：“父亲今日那里去的？”老儿道：“我今到女儿家去的，今早起身，所以拢坟上看看，不想遇见了你，这也是有缘的。”

说着闲话，不觉已到了自家门首。此庄上甚是热闹，如镇市一般。二人进了圈门，第五家是金家。金老儿便挽住了牲口，说道：“这是我家门口。”金老儿敲门叫道：“妈儿开门。”妈儿开了门，金老儿领了柳绪进得门来，那妈儿问道：“这是何人？”金老儿道：“是俺的孩儿了。”柳绪朝上拜了四拜。金老儿便将在坟上救活情由告诉一遍，又叫妈儿：“炒饭与孩儿吃，他肚中饿了。”金妈妈听说，好不欢喜，便往厨下收拾了饭，大家吃了。金妈妈晚间搬出一付行李，与他歇宿。此时柳绪就住在金家，且按下不提。

再说登州吴公与常、柳二人郝鸾等在营商议道：“这些贼寇狂妄之至，必须要用计擒他。”郝鸾上前禀说道：“愚甥却有一计，明日且看这一阵谁人胜败。”欲知怎生交战，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征米寇天降神仙

话说次日吴公领兵出营，与贼寇大战，叫杀连天。那贼首海天王领着贼兵海寇，拥出营盘交战。郝鸾挺枪骤马当先，贼人见了，拍马来迎。二人交不十合，郝鸾诈败，往本阵而走。贼首海天王见兵丁得胜，催动了一班贼将，撞入阵来。吴公与常、柳二公正在中军将台上看得明白，贼将总到阵内，即将红旗一招，四面伏兵齐起，只见这边众将纷纷骤马，那边贼将让让挥兵，好一场大战。不多时，只见郝鸾枪挑着一将，鲍刚刀劈了二人。投降的，丢盔卸甲，拒敌的，血流沙场。海天王众贼将俱都被擒，余者追杀奔逃。杀了一夜，方鸣金收兵回营。众将报功记册，将擒住的海天王并贼将打入囚车，班师回朝。

进了潼关，犒赏三军。行不数日，到了马头城外，安扎了营寨。吴、常、柳三位领了郝鸾等将官来至午门候宣。吴、常、柳三公见驾，山呼已毕，天子赐三位卿家平身。呈上奏章，乞皇上龙目一览，方知众将之功。天子展于龙案之上，看毕，说道：“既是郝鸾等有此大功，朕自赏郝免前罪，候封官职。”又将柳绪之事说与柳滂知之，“如今未明真假，专等卿回来看其真假。殿上传旨，令役卒牢内提出那假驸马审他，问柳绪下落。柳公上前一看，俯伏奏明：“不是柳绪，是史德明之子史通。”天子大怒：“好大胆的贼子，作此为逆之事，陷害公主，罪诛九族。”史通伏在地下，磕头奏道：“臣被米相所害，并非本心。”天子怒道：“老贼米贼，朕也不曾负你，为何乱国至此？”柳滂又哭奏道：“臣止生一子，伏乞圣恩究臣儿子的生死下落何存？”史通奏道：“米相备了快马与柳绪骑骤，有门前逃，后来又着家丁追去杀他，家丁去了，回来止将空马带回请赏，并无首级，不知生死之事。”天子闻奏，亦含悲泪下不说。班师文武官员奏道：“曾据史通所奏，米相家丁空马而回，想驸马吉人自有天相，必无不测之事，定是奔逃他方，埋名改姓，伏乞圣恩下诏，颁行天下，命各省大小官员沿处寻访，如送出驸马还朝，加封升赏。”天子准奏，颁行各省各州府县，四门张挂榜文，寻访驸马。又命刑部左堂伍福，领旨出了朝门，传齐兵将，巡守法场，将史通碎剐斩乞示众。

忽有兵部左侍郎刘锐将山海关告急表章呈上，天子看罢，大惊道：“米贼叛乱边界，若不早除，必为后患。那位卿家与寡人活擒米贼？”吴兰出班奏道：“臣不才愿往，领将剿除米贼。”天子道：“爱卿受了两载辛苦征战的艰难，方始还朝，今又远征，朕心不安。”吴兰奏道：“臣食君之禄，自当报君之恩。伏乞圣上加封诸将。”天子准奏，封吴兰为大都督元帅，常洪、柳滂为左

右都督大将军，郝鸾为前步将军，凤林、孙佩封为参谋大将军，鲍刚、樊冲等为护军。众人谢恩，马俊出班奏道：“臣保举一人随军征贼。”天子问道：“保举何人？”马俊将革职滕瑞被害之事，一一奏上，天子即命赦出滕瑞见奏。天子封滕瑞为行军司马，封马俊为都督元帅，二人谢恩。又命光禄寺备办赐宴，众臣辞朝，天子起驾回宫，降诏找寻驸马之事，说与娘娘太后知道。娘娘太后大喜。众官一齐领宴，谢恩归第，各各收拾。

次日，众将都随吴兰下教场操演三军，检点人马。吴兰吩咐众军士：“今本帅奉旨征讨米贼人等，诸将俱要仰体圣心，竭力报国，毋得怠慢。如敢抗违，即照军法斩首示众。”众将喏喏连声。吴公命郝鸾为先锋，凤林为谋士，领三千铁甲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又马俊、周龙、滕瑞、焦豹为前后翼，鲍刚、陈雷、王常、曹双为左右翼，自己与柳滂、常洪为中军。又命周顺、孙佩、蒋忠、武雄、高鉴、仲安为护军，领马步军兵共十万。又命樊冲、张奎、解丹，催督粮草。次日五鼓辞朝，百官送至十里长亭，饯别之后，吴公催促大军前进，百官各自回衙。常让回到书院，只虑父亲年老，出兵奔驰，此去不知好歹，亦无可奈何，且自专心攻书，候来春应试不提。

且表米贼同周太监、史德明、曹斌、张恺人等，在山海关一带自称为王。又有军师叫百胜祖师，发兵侵占城池，掳掠人民，抢夺妇女，百般残害，百姓悲伤。闻知吴公奉旨征剿米贼，百姓准备迎接。吴爷大军随路而行，秋毫无犯，百姓欢呼拜接。

那日正行前来，前报已到境界。且说吴公一到，那些州县官员迎接，一一参见已完。吴公命：“各位回城保守城池，我自有道理。”那前部郝鸾与凤林正在营，忽有小军报道：“有一位道人求见。”郝鸾说：“请进来。”小军将道人请进，郝鸾正欲出营相见，马俊来相约郝鸾去见吴公议事，马俊认得道人就是司马先生，一见欢喜非常。请入帐中，叙礼坐下。司马傲笑道：“今日英雄得志，方遂我心。”马俊道：“皆赖先生所赐。今幸先生降临，诸事还求指示。”司马傲笑道：“贫道专为此事而来，烦引见大都督，共议军务。”郝鸾、马俊引师父到大营，先着中军官禀上吴爷，吴爷命摆酒出来迎接，三人入帐。司马傲对吴爷等稽首，吴爷、柳、常三人还礼叙坐。吴爷看司马傲仙风道骨，清秀古怪，便道：“老夫吴兰奉旨征剿米贼，今蒙鹤驾光临，愿求指示。”司马傲道：“贫道乃山野之人，一无所能，数年来闲游四方，因此地杀气冲天，知道应在今日，故此预访众位英雄到来，特助大人成功立业。”吴爷道：“多承指示，但不知用何计策，望老师赐教。”司马傲道：“贫道乃世外之人，才疏学浅，不谙军机。只因米叛营中有一军师，叫做毛头祖师，是个妖人，多会邪术。贫道此来降灭此怪，则米叛无能为矣。他虽有诸将兵丁，不足为

虑。”吴爷听了，大家欢喜，齐说：“全仗老师法力。”遂摆素席相叙，共论明日交兵之事。不知胜败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真驸马承恩招赘

且说米中立等带了兵马出城，排列阵势。吴爷点兵出营，摆成阵图，与常、柳二公并司马先生立于旗门之下。只听得米贼阵中炮响旗开，冲出一将，乃活土地刘交，舞刀跃马当先，喊杀连天。马俊知道刘交的跳法非常，便上马提剑杀来。二人刀剑交加，盘旋左右，两阵之人暗暗喝采。战有三四十合，马俊卖个破绽，让过刘交双刀砍人，便使了个小转身，看得清楚，拦腰一剑，刘交跳躲不及，早已挥为两段。米贼大惊。旁边恼了不怕死的吴能，舞刀拍马，直冲马俊。鲍刚看见，大喝一声，骤马提枪迎着，未及三合，一枪刺吴能于马下。那半截蜈蚣施威、双头豹孔白、小霸王卞光、黄幡星周顺、双秀腿黄文、黑天王任威一千贼将见了，气冲冲走马，恶狠狠摇枪，个个敌住。郝鸾、焦豹、王曹等众英雄大叫道：“慢来。”骤马迎敌。只杀得天昏地暗，雾惨云愁，擂破了五花战鼓，叫喊连天。交战多时，不分胜负。郝鸾大叫一声，枪挑了孔白，众英雄趁势杀来，刀劈了黄文，铜打了卞元，斧破了项尚，箭伤了曹成，剑削了陈王。那大将军金白礼、李寿等见势头不好，兜马便回，米阵大乱。毛头祖师在敌楼上望见，鸣金收军。郝鸾等也至城边，关上炮石如雨点，只得回了本阵。吴爷亦收兵回营，与各位将官记功，摆宴作贺。

且说米营见头阵损兵折将，米贼着急，与军师计议。毛米祖师道：“主公勿忧，汉营中不过是勇夫耳。如今不与他斗力，只与他斗智。今晚预备他明日之事，待俺略施小术，排一阵势，引他杀入阵来，那时管教他个个遭擒。”米贼等齐说道：“全仗军师法力。”当日毛头祖师升帐，点值年太岁樊左、小金刚袁升领兵五百，俱扮妆赤发，披着头，朱红涂面，身穿红甲，手执红幡；又点青夜叉王贵、潜小豹伍盛领兵五百，俱要青甲，手执青旗，青面；又黑百步星邹成、入地蛇花龙俱要粉面，白甲白旗；又点黑天王吴成、铁头和尚姚奇领兵五百，要黑面黑甲皂旗；又点五鬼星李元、白日鼠薛永、丧门星张虚、吊客星毛进、花头马布、金猫眼徐明、狼如虎徐亮、斗杀鸡潘锡八员将官，领兵三千，俱要金盔金甲，黄面黄幡。备办齐正，明五更时听调。众人得令，各各准备。

只听五更炮响，毛头祖师与史、曹、周三入领兵出关，命青、黄、赤、白、皂五支鬼兵各执方位，列成一阵图，当中设一将台。这怪物披发仗剑，作法已毕，命花拳贾大下战书。乱棍打出去，传令放炮，命诸将出营，摆开阵势。吴、常、柳、司马先生上将台观看，只见一派黑气罩定，悲声惨惨，冷雾漫漫，忽现无数神头鬼脸，仗剑执幡。司马傲问道：“大人识此阵否？”吴爷道

：“老夫幼习阵图，从未见此怪阵，望先生指示。”司马傲道：“此阵名为五鬼迷魂阵，乃妖人邪术。”吴爷道：“老夫累经征战，从未见此妖邪降阵。这便如何是好？”司马傲道：“不难。自古道：邪不胜正。待贫道去破他。”即便传令鲍刚、王常，带领三千人马，悄悄抄过贼营之后，抢他关寨，阻住贼人去处，如有走漏消息者，处斩。又令周龙、周顺、曹双、陈雷、焦豹共领五千人马，排列左青龙而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央戊己勾陈，亦按五行生克。听号炮一声，一齐各列方位杀入，违令者即斩。自同郝鸾、马俊带领五百名甲士前去破阵。吴大人守营，但见我将阵一破，可连放号炮，不可有误。吴公道：“谨依法令。”

吩咐起鼓，司马傲左手执旗，右手仗剑。只听得三咚鼓响，步出阵前。只见来了一个道人，面如黑铁，尖嘴獠牙，头戴玄冠，身披鹤氅，手中仗剑，杀气冲天，坐花班豹飞奔而来。司马傲一见，便说道：“道友请了，你我俱是方外之人，何必来在这战场中自寻烦恼？劝道友速回山中，修真养性，成其正果。”那道人一听，怪眼一睁，开口道：“你是那方小道，敢来说道？敢来说吾，吃吾一剑。”司马先生把剑架住，笑道：“非是贫道多事，只可惜你千年修炼，若不听吾言，只怕枉送性命。”那妖道听了，不觉动起气来，也不回言，连砍数剑。司马傲道：“孽畜，好生无礼，我将好言相劝，你反不知回避，贫道只得开杀戒了。”执剑相还。战不数合，妖道勒着坐骑道：“你有何本事，敢进吾阵来？”司马傲道：“今既到此，自然破阵方回。”即飞步追赶，那妖道急急下骑，上了将台，令牌一拍，四下烟云密布，飞沙走石，如神嚎鬼哭，内中还有火焰飞腾，豺狼虎豹，蟒蛇怪兽，齐来捉人。此时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司马傲把口一张，吐出一朵金莲，却有三丈光华，照定后面军士，遂喝道：“怪物休走。”“咳嗽”一声霹雳，后来烟消火灭，雾散云收。吴爷见黑气一散，说：“放炮。”“扑通”一声炮响，阵中司马傲把手中剑一招，那五路兵一齐进阵，真是犹如削菜切瓜果，是逢刀的头如瓜滚，着剑的血似江潮，枪挑的两脚朝天，鞭打的饿狗扑食，火烧的焦头烂额，马蹶的似粉如泥。这叫做魑魅魍魉，怎见得天神天将。原来那些贼将在乌合之中无所纪律，各处逃生。回至关前，只见关上换了旗号，慌得走投无路，四散奔逃。又听得一声炮响，左有鲍刚，右有王常，安排三千兵马，两头围住，一个也走不掉，总被擒拿。只有那毛头祖师，见破了阵，心中着慌，即便逃走。谁知司马傲赶来，念起咒来，毛头祖师才要土遁逃去，却被司马傲把手一撒，一个掌心雷响，如天崩地裂，吓得千军万马魄散魂消。只见火光万道，火中有一个东西，像个黑驴子在地下乱跳，跳到司马傲面前，就如哀求一般的。司马傲道：“你这畜生，一念之痴，害了百万生灵，饶你不得。”就一剑挥了两段。大家一看

，却是个九尾黑狐狸。吩咐军士拖了。

吴爷、郝鸾等会兵入城，围住贼将家眷，老幼尽皆拿住。吴爷就在王府坐下，众将献上妖兵首级，报功记簿。又将生擒的贼眷查明注册。王常又押到三犯：曹若建、阮氏、曹代。他三人自从劫了法场，便投表兄张澄，接着米贼，反至山海关，结连贼寇。原想百年快乐，谁知今日之难。时有凤林在旁边禀道：“这三犯望大人赐与卑职发落罢。”吴爷依允，凤老爷将三人带出，审明是他奸计，曹若建等羞惭无辨，命刀斧手绑出碎剐其尸，此淫妇奸夫之报。吴爷查明贼犯，吩咐收禁，打造囚车起解。司马傲吩咐将妖人架火烧了，命军士将关内被杀之人埋掉，清查府库，出示安民，犒赏三军，留一将官守此关。料理数日，传令班师回朝。曰诗：

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声。

且说柳绪在金家为子，倒是丰衣足食的，这叫做无巧不成书。一日在庄前闲步，忽听得三三两两的人说道：“新闻年年都有，不似今年太多。昨日进城，看见府前一张榜文，却是皇帝的公主抛打彩球招个驸马，忽然不见了。后来有一个冒名的假驸马姓史，已经三法司审明，皇上传了旨意，寻访真驸马还朝。”又有一个人说：“米丞相弄了个刺客进宫行刺皇上，亏得有个大闹东京的强盗叫做甚么玉蚨蝶马俊，飞进宫中，救了圣驾，把刺客杀了。如今那强盗封了大大的官儿，那米丞相已经叛出边关。若杀到这里来，连我们还要跑哩。”柳绪听了想道：原来是米贼害我的。据此说来，是真事了。便回家过了一宿，次日，禀过金老夫妇，换了衣巾，骑了驴子进了城。来到府前，果有多多少少的人在那里念的念，看的看。柳绪挤入人丛中，即将榜文前后细细看明，心中大喜，急急回到家。就对金老夫妇说道：“我受你老父母大恩，终身感激不尽。我有一句话实实对你说，我是当今皇上的驸马，礼部尚书的公子，姓柳名绪。因逃难流落在此，蒙二位父母收留，恩重如山。今日孩儿进城，看见皇上榜文，方知奸贼已反，寻我还朝。只是不忍舍下二位大恩人，不若收拾，同我进京，共享富贵罢。”金老夫妻听得，连忙跪下，柳绪即忙扶起，三人欢喜之至。即收拾些软细物件，诸事已毕，去报知里长，同到府前，禀知太爷。知府迎接柳绪上堂，太爷待柳绪换了吉服，一面准备车马，又差官员兵卒护送柳绪与金老夫妇进京。

一日到了都中，天子知道，着礼部排执事迎接入朝。面圣已毕，天子大喜，道：“因朕不明，致卿受苦。”着众卿家送驸马回府。各各谢恩出朝。天子退朝回宫，说与娘娘、太后知道。太后、娘娘大喜，即传工部、礼部二位官员，速速准备应用物件，不得缺少丝毫，并择日完姻。那些官员谁不到驸马府来贺喜？常让在书院闻知此信，即忙前来相见，二人携手，悲喜交集，相坐茶罢

，各诉离情，二人深感不已。当晚备酒对饮，直至更深，底足而寝。次日常让辞回。

到了吉期，太后命内臣将金玉资妆赐送驸马府，拥列得花团锦簇，玉映朱辉。又有老太监小内官宫娥采女，也不计其数，说不尽千般富贵，万种繁华。至晚，公主打扮得金妆玉佩，乃即驾了九凤彩舆，太后与娘娘亲自送到分宫楼前方回。只见又是满朝鸾驾，内监宫娥，文官礼部，武衙锦衣，喧天鼓乐，笙箫振地，送入驸马府成亲。不知怎样热闹，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众公侯奉旨团圆

话说柳驸马迎接圣旨才毕，只见那宝辇采舆到门，接入厅，行君臣礼。二十四对宫娥高擎花烛，送入洞房，方行夫妇之礼，合盃交杯，共入销金帐内。这一夜欢娱，真是占尽天下风流，人间极乐，不能尽说。

次日，礼部众大臣引柳绪入朝谢恩。天子大悦，命柳绪入宫朝见太后与娘娘，见礼赐宴，辞别出宫。又谒见诸王、太子，并皇亲国戚，四相九卿，六部众朝臣，已毕，个个俱来贺拜，不必细说。

再说吴爷班师回朝，将到都城，传令放炮，大小三军安营下寨。天子出城迎接，吴、常、柳三位将军滚鞍下马，俯伏道旁，恭请圣安。君臣入城，细奏叛贼情由，托赖圣上洪福，天下太平。天子传旨赐宴庆功，朝散。

却说常让、柳绪都见父亲，会过诸将，已毕，各诉离情，大家欢喜不提。

再表吴爷次日把诸将功劳簿并叛贼花名册请旨定夺。圣上观毕，即封官加职，圣旨一下，当驾官开开，诏曰：

吴兰封为晋国公，荣封三代，妻封晋国夫人，食禄万户；常洪封为大司马，妻封一品夫人；柳滂封为大司空，妻封一品夫人；司马傲封为护国军师；马俊封为安宁侯；郝鸾封为宜卿侯；鲍刚封为徐亭侯；孙佩封为新亭侯；凤林封为光禄寺正卿；曹双封为威武将军；陈雷封为镇远将军；王常封为破虏将军；焦豹封为伏虏将军；周龙封为平虏将军；周顺封为定虏将军；滕瑞封为户部左侍郎。

其余诸将俱封赏，不必细说。

吴爷等俱已谢恩，司马傲不受官职，乞归白鹤观中居住。圣上传旨：赐香火田三千亩。又命光禄排宴，尽欢方散。至次日，诸臣谢恩。又奏叛贼已被生擒，实赖皇天庇祐，皇祖厚福，礼宜昭告天地祖宗。奉旨依议，着校尉将各犯捆绑，推至太庙，生献已毕，着刑部押赴市曹，首犯米中立寸刚烹醢，周明、曹兵、史德明、张登、刘栋等，俱皆凌迟处死，余者斩首示众。入朝缴旨。马俊跪奏道：“臣保举一人，开封府知府雷照丹，才高车异，讼简讼清，乞圣上擢用此人。”天子准奏，着吏部行选引见。有行人司领命，即刻起程。马俊又

吩咐行人司几句，对雷知府致意：“致意我向日曾托过他释放罗辉庵，不知可曾开活否？我今有黄金一千两，相烦带去，叫雷知府转交罗先生收纳。”行人司领喏，上马如飞去了。吴爷差家将回杭州请夫人小姐进京，同享荣华。柳老爷也去接夫人到来，夫妻母子相会，欢喜非常。迎进驸马府，朝见公主。公主拜见公姑婆，开筵庆贺，合家欢乐。次早婆媳入宫，朝见太后与娘娘，内宫赐宴，宴罢，谢恩归府。真乃是享尽人间富贵。

一日，驸马梦一凤凰飞来，公主怀孕，生下公子，眉清目秀，长成十二岁，连登科第，后来世代簪缨，不提。

再说常洪，也差家人迎接夫人到来，夫妻公子相会。孙佩也着家丁回开封府收拾住宅，并请凤老爷夫人小姐进京。那郝鸾差人回洛阳，带些银子与老苍头修理祠堂，赎回住宅。这司马傲一日见驾辞回，归山修道。天子留他不住，司马傲谢恩，驾白鹤腾云去了。众臣见了，无不嗟叹。圣上传旨，着工部在鹤观装塑仙像，圣上封他为灵机妙道普济真仙。又着鲍刚、马俊、郝鸾三人致祭。三人奉旨致祭，只听得空中司马仙师身骑白鹤说道：“三位贤契，听吾吩咐：自古道：富贵无穷，光阴有限，所以贫道逍遥物外，净观云水。诗曰：

朝游碧海暮湘江，袖里乾坤日月长。

丹成九鼎蟠桃熟，云近蓬莱是故乡。”

众皆听了，道：“原来是上界神仙。”各各拜谢。仙师又道：“你三位英雄，功成名就，留此宝剑无用；且此物不可久留凡间，速还贫道罢。”三人取了宝剑，双手捧献。仙师把手一招，三剑齐声“叱喇”一响，化成三条金龙，飞绕而上去了。仙师收剑已毕，拱手说道：“三位贤契安享荣华，各宜保重，后会有期。”言讫，飘然而去。众人散讫。

再说雷照丹奉旨来京见驾。圣上见他为官清正，封为谏议大夫。谢恩出朝回署。次早，马俊来拜。雷爷忙迎接，见礼。雷爷说道：“自别尊颜，不觉数载，且喜大人位登极品，尚未恭贺。那日吩咐罗辉庵已领教放了，赐他千金，彼甚感谢。”马俊道：“向蒙大人相待，故在圣前保举，特报知遇之恩。”雷公方知马俊保举，当即叩谢。一时共饮，尽欢而散。次日回拜，不提。

当今正是大比之年，天子点了主考，去选奇才。三场考试已完，会元却是常让，殿试又中了状元。天子见他青年美貌，又是忠臣之子，龙心大悦，特赐锦袍玉带，金花御宴，游街三日。此时各家府眷俱已接到京中，吴公的小姐已许配常让，常让又是吴公的外甥，又是女婿，新中状元，两家好不欢喜。常公择吉完姻。吴公备办妆奁，已到吉期，宝马香车，花灯鼓乐，天子钦赐銮驾。又差四相九卿，又有三百进士，俱是大红吉服，前来贺喜，大排筵宴，庆贺花烛，送入洞房。又有交好郝鸾、鲍刚、马、雷、凤、柳、曹、王、孙、周、陈

各位，代劳款客，欢乐通宵，客散不提。次早，新人梳妆，拜见公婆，合家见礼。吴、常二公代状元谢恩，即告假还乡祭祖。天子准奏，钦赐常让为翰林院学士，奉旨还乡祭祖，钦限三个月回朝。谢恩退出，择日起马出京。

一路威风不必细说。将到家时，地方官员迎接到家，择吉祭祖，又重整门庭。已毕，进京覆命。后来常状元做到礼部尚书，寿元八十六岁，连生四子，皆登科甲。那郝鸾、鲍刚、马俊，寿至九十余岁。一日，三人同叙闲话，只见司马仙师手执拂尘，望他三人一招，只飞下白鹤三只，三人骑了白鹤，白日飞升，腾空而去矣。自此之后，四海清宁，天下太平。诗曰：

纷纷离乱治平初，一旦云开色气和。

草木百年新雨露，诗书万卷旧山河。

飞鸾彩凤升平世，燕语莺声锦绣多。

四海清宁无事日，普天齐唱太平歌。